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

齐氏医案

清·齐秉慧 撰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

齐 氏 医 案

清·齐秉慧　撰

姜兴俊　毕学琦校注

中 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氏医案/（清）齐秉慧撰．－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3
（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
ISBN 7-80089-592-0

Ⅰ．齐… Ⅱ．齐… Ⅲ．医案，个人-清代 Ⅳ．R24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166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发行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兴路七号 电话：64151553 邮码：100027）
印刷者：北七家印刷厂印刷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221 千字
印 张：9.875
版 次：199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数：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4000
书 号：ISBN 7-80089-592-0/R·591
定 价：12.00 元

内容提要

《齐氏医案》为清代四川名医齐秉慧所撰。全书共六卷，卷一以六经学说论述伤寒、温病和内伤杂病，主张分经论治；卷二分述六经证治大义；卷三详析先天水火之说，着重论述虚劳、痨瘵、咳喘、痰饮等证；卷四主要论述后天脾胃病证；卷五主要论述血证，介绍了诊治吐血的独特经验；卷六以论述妇科为主，并介绍了温疫与痧证的诊治。

该书每述病证，先引前贤精论，次述己之见解，后举实践验案，或论中夹案，或案中夹议，使理寓于案，案证于理，医理与临床融为一体，具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

此次以清·嘉庆十一年原刻初印本整理而成，供中医工作者及中医爱好者参考。

校注说明

《齐氏医案》六卷，清·齐秉慧撰。秉慧，字有堂，叙州（今四川省宜宾市）人，生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卒年不详（据《齐氏家传》记事，道光二十二年春尚游泸州，时年78岁）。其幼业儒，性嗜勤学，年甫十三即经史烂熟，惟因先君遭家多故，为谋生计，十六岁即舌耕糊口，成年后又废儒经商，奔走四方，三十三岁时过武昌，遇喻嘉言之门生黄超凡，方弃商学医，拜黄氏为师，尽得其传。黄氏先从喻嘉言学，喻氏故后，又从喻氏大弟子舒驰远，故齐氏亦得喻、舒二家之传。齐氏学医三年，返川后又闭门读书，上溯岐黄，下逮百家，深思熟虑，穷究医理，遂致悟性大开，迎诊患者，即"愈者十之八九"。日久学验俱丰，感于医书多讹，有误后学，随又立论择案，撰成是书。

《齐氏医案》一书初成于清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此后刻版多次印行，且不断校勘补正，至清道光壬辰（公元1832年）时，作者复加订正，增选医案，既成《齐氏医案》六卷单行本，又同《齐氏医秘》、《痢证汇参》、《痘麻医案》汇编成《齐氏医书四种》丛书，于次年新镌刊行。

《齐氏医案》书分六卷，卷一以六经学说论述伤寒、温病和内伤杂病，主张临证分辨六经，按法治病；卷二分述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证治大义；卷三详析先天水火之说，着重论述虚劳、痨瘵、咳喘、痰饮等病证，并介绍了地黄丸的多种加减应用方法；卷四主要论述后天脾胃

病证及其主方补中益气汤，并附眼、耳、鼻、口齿、咽喉等病证的诊治经验；卷五主要论述血证，突出介绍了作者诊治吐衄的独特经验；卷六以论述妇科经带胎产和乳病为主，并介绍了部分应急丹药，以及温疫和痧证的诊断和治疗。此外，卷首针对医生提出十劝，劝医敬业重道，注意医德医风；卷尾针对患者提出十戒，劝请惜身养命，与医合作。

在编写体例上，该书每述病证，先引前贤之精论，次述自己之见解，后举实践之验案，或论中夹案，或案中夹议，使理寓之于案，案证之于理，医理与临床融为一体，既深刻辨析了伤寒、温病和内伤杂病，以及血证、痧证、五官、妇科等病证的病因、病机、诊法、方药和预后，又颇能启迪后学，具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由此，该书对后世影响较大，自清·嘉庆至民国百余年间，即有十余种刊本传世（建国后未再印行），至今四川川东一些地区仍以《齐氏医案》为重，视为学医必读、临证必备之书，与《寿世保元》齐名。近代中医大师秦伯未著《清代名医医话精华》即选录齐氏医案数十例，并赞齐氏“行医治病，迎刃而解，活人累万。”

《齐氏医案》版本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上海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四川省图书馆、泸州市图书馆、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等处均有馆藏，而以四川民间流传为多。本次整理点校，即以民间流传的清·嘉庆十一年书成后原刻初印本为底本，以上海中医学院馆藏的聚奎堂校本（简称聚奎堂本）和泸州市图书馆所藏的清·道光十三年怀清堂新镌本（简称怀清堂本）为主校本，以清·道光十三年尚友堂刻本、清·道光十六年安怀堂刻本、清·同治五年本、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等为旁校本，以《齐氏医案》所引《素问》、《灵枢》、《伤寒》、《金匮》、《医门法律》、《尚论篇》、《寓意草》、《医

贯》、《瘟疫论》等书为参校本。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一、全书简体横排，新式标点。

二、凡底本中明显错别字径改，异体字、避讳字、通假字则改为通用字，均不出校记。

三、凡底本与校本互异，若无关宏旨者，即依底本而不改，亦不出校记；若系底本脱漏、错讹、倒衍者，即据校本改正，并出注说明。

四、若底本与校本无异，但字词错讹，有悖文意者，则据文意改正，并出注说明。

五、凡咒符均删，并在删处说明。

六、书中图画因过于简草，无实际意义，故删略，并在删略处说明。

七、对古奥冷僻字词和方言俚语予以简略注释。

八、正文题目与目录互校互补。

本书整理过程中，毕学琦同志协助做了大量的校对、抄写工作，何永峰同志亦参加了部分点校和抄写，谨此一并致谢。

姜兴俊

一九九四年四月于绵阳

序

余幼业儒，性嗜勤学，奈命生不辰，而多疾病，彼时弱冠，正有志青云，以复箕裘[1] 之望，不意先君遭家多故，徙居长邑。先君曰：离乡矣，家贫矣，子暂糊口，再作良图。遂从严命，舌耕九年，形容枯槁，颜色憔悴，腰俯不伸，形如鹄立。维时囊中始有，贸往渝泸，访求良医，竟不一遇。噫！何求医之难耶？归至舟中，同伴者买有《薛氏医案》一书，得观补益门内，始知凡人患病之因，当用何药峻补之法。选方对证，拣买良药。数年来，汤药服至数百剂，丸饵服至百十斤，未尝停歇。一日腰俯自伸，饮食健旺，身体康壮，非药之力，何能及此？

嘉庆丁巳，时年三十三岁，复贸汉镇，获遇超凡黄公老师，乃西昌喻嘉言之小门生，受业于舒驰远者也，幸得拜门于楚北武昌客邸。即示予曰：吾今者老矣，年已七十矣，久因劳攘风尘，日为人役，而未传于徒，观子颖敏，可当吾意。乃将数十年亲承于嘉言、驰远口授之秘旨，遂一一以传于慧。晨夕问难，分辨六经，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条分缕晰，金针并度，罄传无隐，至详且尽。我师弟二人，依依三载，拜别回川。屏去营谋，志在济世，杜门乐饥，穷究医学。购求《黄帝内经》、《灵枢》、《素问》、《难经》、《脉诀》、元始、《纲

---

[1] 箕裘：谓克承父业。

旨》、张刘李朱四大家之秘诀、喻氏《医门法律》、《尚论篇》、《寓意草》及《御纂金鉴》、《薛氏医案》、赵氏《医贯》、《冯氏锦囊》、《诊家正眼》、《嵩斋集解》、《龙宫方》、《石室秘录》等书，昼夜苦读，殚心悉虑，寝食研求。其中五行生克制化，一一辨明，字字领悟，于凡要妙疑关，会旌肯綮，无不迎刃而解。噫！有莫之为而为者，我今果知医耶？然虽发脱将尽，觉肌肤光泽，体健身轻，心中喜不尽言，言不尽意。于斯时也，城乡远近，府县厅州，送往迎来，医治咳嗽、吐痰、咳血、吐血、咯血、衄血、遗精、痨瘵、虚劳、痨虫，愈者十之八九。每治一人，即立一案，至今活人，已盈千累万。内选病之奇、医之良易易者百十案，附于熟习各条之下，商诸高明。佥曰：宜亟梓行世。慧何人斯？而敢妄为著书立说，以取画蛇添足之诮。况生于千百年成法大备之后，即有所说，又岂能出古人范围乎？恨禄山兵燹，真书淹没，后人以讹传讹，世多不分阴阳，不辨虚实，用方用药，鲜能中病。敢将数十年觞寐诚求，心得仲景、嘉言之蕴奥，立斋、养葵之秘旨，吾师超凡之心法，古今诸家之议论，乃为之畅发其义，针砭诸家，启迪后贤，俾不至有虚虚实实之害贻误后世。慧故于是编之所以作，要诀之所以明，足快偿吾生平之大愿也。知我罪我，又何计焉？是为序。

嘉庆十一年岁在丙寅孟秋月有堂秉慧自序

目　录

卷　首①

---

① 卷首：原缺，为求题录分明，酌加。
② 滇南：原作“大定府”，据文内题目改。

卷　一

卷　二

卷 三

---

① 发狂发斑结胸：原作“斑麻发狂”，据文内题目改。

卷　四

卷　五

卷　六

---

① 气：原作“语”，据《温疫论》改。

卷　首

医门十劝

（七言排律十首）

劝医士尽心诊治

一自勤搜海上方，顺时调气贵周详。
凝神腠理咸昭彻，入手根由细较量。
敢道无钱分厚薄，惟求有疾尽安康。
良医良相功归一，愿起斯人菜色黄。

劝医士安贫莫苛取

颠连抱病剥床肤，全仗春风拂朽枯。
尽尔勤劳心内术，忍教抑勒病中躯。
人酬未及天酬巧，近报须将远报图。
莫学段家承务子，缣金索得便神诛。事见《丹桂籍》

劝医士恤孤寡

寡妇孤儿已寂寥，无端染病倍魂销。
凄风黯雨连床泣，妙药灵丹趁手调。
死者有知应结草，生而无恙赖承祧。
一腔仁爱天心鉴，定卜芝兰姓字标。

劝医士怜贫之

一家衣食赖驰驱，无奈沉疴已瘦癯。
妙剂渥如沾雨露，神方苏尔出泥涂。
彦明张氏兰芽秀，不可陈生枝萼敷。事载《丹桂籍》
休说贫民难买命，济人须济急时无。

劝医士施给凶年药饵

人人谁不愿平安，瘟疫流行祸惨然。
穷极已经朝虑夕，病深难度日如年。
卧床苦恼炊无米，阖户哀号药少钱。
命似草菅沟壑满，倾囊解橐好施捐。

劝医士勿误用药

回生药力可通神，用合机宜在我身。
未识阴阳和表里，终淆佐使与君臣。
立方补泻宜斟酌，执意温凉贵认真。
一命终须偿一命，果报昭昭勿误人。

劝医士勿私奇方秘传

奇方珍重独超群，一派渊源许共闻。
吝教本非天地意，传薪宜体圣贤文。
价虽简便偏疗疾，药似平常转建勋。
莫饱私囊夸秘诀，流行阴德首推君。

劝医士勿多伤生命制药

汝欲延生须放生，前贤戒语好推寻。

残它肢体伤多命，入尔丹丸索数金。
雀饲百头需药米，蟾罗千只费刀砧。
一般怕死情无异，我辈宜怀恻隐心。

劝医士预储缺药

尝来药味总成虚，真则无多腾有余。
马勃牛溲宜预蓄，银丸金液亦须储。
居奇莫谓能邀利，愈病方知有令誉。
春满囊中无缺陷，仓皇临证亦舒徐。

劝医士勿好为人师妄教子弟

授业先将品行看，莫教无学并贪婪。
灵区朗朗悬金镜，妙理深深启玉函。
善悟聪明能集益，苛求残刻更何堪。
误人在彼犹如我，仁术藏身贵浑涵。

上诗十首，言虽平庸，意实恳切，愿诸君子身体而力行之。更劝大有力人登高一呼，转相化导，使人人咸以利济为心，则于圣朝仁民爱物之治化，亦未必无小补云。

题　　词

有堂先生以十劝诗求正，余诵其诗，
嘉其意，且喜其为风雅隽才也，因即诗以志之。

学问精时术亦精，良医良士并知名。
数行珠玉随风落，底胜阳春腕下生。
斧藻无从细品评，仁言利溥耐重赓。

慈航已作迷津渡，莫负婆心委曲呈。

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知宜宾县事李嘉佑拜手

杂志俚言

小　　引

余不能读父之书，抛荒太早，笔墨未工，敢言诗文哉？但性耽吟咏，每即事率书数言，不计工拙。迨后游滇、黔，之三江，过河南、山东诸地，兼澄心于医学，稍暇辄搦管，颇为当代赏识。如同学进士徐绩臣、广文王成斋夫子，俱有劝予理旧业，纳监入闱之议。然交游往来，而人莫予休也。惟究心方术，考疑辨难，搜辑要略，数十年于兹，石火电光，倏焉老矣。十劝诗已不足存，今又从残书簿记中捡出俚言二十余首，第即历年行事编次之，聊以见半生之穷通得失，大概如此，若欲以诗法津之，则过望矣。

怀清堂德甫齐秉慧谨识

五字擢英才

得才字，此雷波开学观风题，
时肄业邑孝廉母舅罗子容夫子处

彤庭勤策士，昭代集英才。
烛已三条尽，贤因五字来。
捻须频措置，倚马任敲推。
句向冰壶濯，声疑玉佩回。
诗成随捡点，议就待删裁。

甲乙凭公取，龙门报晓开。

戊戌大旱

时肄业于南邑孝廉张订西夫子处

赤日无云荫，长风四野清。
略无凉雨过，遑暇计秋成。
水热真如沸，鱼浮不敢生*。
麦茎焦若火，禾穗暴闻声。
雏燕侵晨出，新蝉竟夜鸣。
一旬犹未满，郊外尽心惊。

* 原注：书斋外有池田，鳅、鳝死浮水面。

己亥年荒

千金斗粟莫能量，腰束青蚨一贯长。
买得数筒盈半斛*，频夸馆粥养生汤。
菜羹瓜粥满康庄**，人似蚕眠色肿黄。
委身沟壑埋无土，难尽招魂向北邙。

* 原注：是年，以筒撮米，未有钱多能买得升斗者。
* * 原注：苋菜、南瓜较往时倍出，人以作羹粥度命。

束书

寻得芸香辟蠹鱼，竹楼收拾几行书。
前人手泽轻如土，抛尽青缃痛有余。

徙居清水

顽梗强徒气正雄，灾殃眉睫渐当躬。

皇天老眼能昭鉴，怜我流离道路中。

就蒯玉隆西席*

舌耕劳碌遇何穷，衣食经营用不充。
苦到听经犹牧豕，依稀学步汉承宫。

* 原注：即今长邑廪生蒯化龙之祖。

贩牛于滇南

宁戚当年亦贩牛，高风千载自悠悠。
笑予老稚无能辨，也负包囊学远游。

贩马黔西

马群蹀躞走幽燕，正值清明二月天。
名骏千金犹待价，孙阳知遇在何年。

贩靛

艰难历尽白云岑，茅屋依稀隐茂林。
野火远看灯灿灿，靛池宿注水深深。
人惟求旧多公直，青出于蓝自古今。
声气相投无间隔，试凭交易索兼金。

自叙之泸舟中偶成

双流水激奋惊雷，一叶扁舟趁晓开。
数百里余江路远，夕阳初下泊城隈。

谒江南家祠

相国家风旧，平章世泽长。

途穷人意懒，客到犬声忙。
族党咸亲密，盘餐尽不常。
登堂瞻拜肃，一瓣奉心香。

寓汉镇感题

关津大都会，于此信为最。
土语杂五方，人音殊万籁。
安居绣屋中，贸易珠帘外。
士女娇绮罗，往来骋冠盖。
楼台起笙箫，街市扬旌旆。
更有汉之滨，游春图难绘。
桃花复李花，春色正芳蔼。
想象周南诗，熙朝正交泰。

学医于游仙馆

纤毫脉息辨求明，灵素诸书伴短檠。
脏腑隐微图画出，江潮声和读书声。
青囊温罢二三更，隐约乡关梦未成。
危坐楼头星月朗，萧萧长夜听鸡鸣。

夜泊渝城

险滩历尽泊江城，万点灯光扑面迎。
斜倚樯头歌一曲，浪花催月上三更。

王明府召即诗达之

月白风清仰彼姝，善将青眼识泥涂。
杏林愿觅琼浆液，为灌甘棠树万株。

督刻救世真言板成口占

时监生向代钧吏員高连捷共赞襄其事

神威显赫万民瞻，浣诵鸿文自整严。
利害关头经道破，分明报应不须占。
蜀川瘟疫遍閭阎，赖有神恩雨露沾。
喜尔回头诸善士，心香一瓣尽先拈。

杨刺史仁甫四兄五十介寿

月居嘉平万象回，欣逢公诞涌台来。
康疆本自箕畴纪，造物还从栽者培。
清政岂邀民善祷，休龄悉本理相推。
知非令尹今犹昔，愿上南山酒一杯。

应孙太守聘

敢云触手便生春，惟此婆心育物仁。
车马道途随即至，喜逢君是个中人。*

* 原注：公由太医院出身，故云。

与舅翁魏继堂夜话

公以副车举孝廉方正，人服公盛德，咸称为善人云

髫龄一别便匆匆，偶聚相逢若梦中。
三十余年归故土，而今把酒快临风。*

* 原注：予以壬申岁徙家回戎城。

丁亥病中阅医案稿

长天永夜思难禁，襆被无眠病又侵。
绝少故人来问讯，聊翻旧稿自沉吟。
远年事若当前在，汲古心偏入悟深。
宿火烹茶将夜半，朦胧月色纸窗临。

忆起凡夫子

壮游改业习岐黄，许我潜心可擅长。
楚水卅年成梦想，今余老眼辨膏肓。

遇事感题

七十年来阅历微，出头烦恼自知非。
惊魂已作伤弓鸟，悟到尘寰祸福机。

凡　　例

一、医书自《内经素问》，虽备医药之理，而六经尚无定法定方，至汉儒张仲景治伤寒，始创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大开六经法门，不特专治伤寒，一切杂病治法统在其中。故曰：三百九十七法，万法之祖也。学者不由斯入门，临证如涉大洋，茫无边际，虽皓首穷经，有何益哉？必当熟读六经，条分缕晰，自然胸有成竹，目无全牛，否则不足以称为医也。

一、仲景六经之法，医家之要典也，自兵燹散失，缺而不完。王叔和误以伪撰成编，阴阳乖舛，错杂无伦，历代相沿，未及精察。幸喻嘉言从而尚论之，舒驰远从而集注之。极

力攘斥诋诽，削去伪撰，独表精微、义例之善，无出二公之右者，予故悉遵之而不敢易。

一、业医者，宜读《内经素问》及薛氏、赵氏、冯氏、喻氏、河间、东垣、丹溪、松峰之书，始能学识高超，见地独迥。故予是书中多纂辑诸家，抉要钩元。至于闲文，概置不录。或辞多于意者，纂其要而登之。或辞隐于意者，微加损益，以显捷而出之。或先贤有不分六经，及后世糊乱聘撞之句，尽皆削之。所有论说，即以治疗一案证之，极知僭越无似，然辅翊先哲之心，引诱后来之意，大不得已，救世君子，当必有以谅我。

一、业医者宜淹博明通，方能入道。一知半解者，未许窥毫末也。然明通者，又为功名所拘牵，即或学之，又无传授，动谓医有何难，一望便晓甚矣，无学者难知夫医，有学者易视夫医，所以良医之不概见也。惟能经史贯通，爻象参悟，五行八卦，生克制化之理，自然了彻。尤要熟谙药性中之寒热温平，五味五走，如东方属木，其色青，其味酸，酸入肝；南方属火，其色赤，其味苦，苦入心；西方属金，其色白，其味辛，辛入肺；北方属水，其色黑，其味咸，咸入肾；中央属土，其色黄，其味甘，甘入脾。故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原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明乎此则以药性之五味、五走，参之六经定法，临证施之，万举万当。果能此道矣，即是上工。

一、凡学医，必须谦恭下士，访友求师；稍有余闲，便将今古明医诸书，熟读揣摩，一一融会贯通。得之于心，熟之于目，自然应之于手，而无差谬。

一、凡病家请诊，必先问其病势之缓急，急者则先诊之，

不得以富贵贫贱分别先后。审证用药，务要仔细留心，即或仓卒贻误，转念知之，或增某药，或减某药，必须随后嘱主人更改，不得护短因仍，盖救人为切务也。

一、遇危迫之病，必须尽力挽回，然必与病家讲明，方可用药。尤须璧彼药资，则见效有功，不效无怨也。至于乘危吓诈，徒索人财，使病家悬心，患者作苦，不顾人之性命者，必有冥报。

一、方药二者，俱宜讲究，苟徒善其方，而不善其药，则见功迟而见过速矣。故立方时，必嘱病家拣买良药。至于上品药饵，亦须预储；灵效丹丸，处制收用，庶免临时束手。

一、凡诊视贫贱鳏寡茕独者，尤宜格外加意，诚心施治，以全其生。至于贤妇、孝嗣、贫病无依者，付药之外，量力周给，以羡补不足，未必遽亏于己也。如此存心，方称仁术，上天知之，厚福必至。

一、宜行止端方，凡诊妇女及孀尼，必俟侍者在旁，然后诊视，既可杜邪念，亦可远嫌疑。即娼优家，亦必视如良人子女，不可存一些子儿戏，以取不正之名，致获邪淫之报。

一、诊视回寓后，宜翻书验病，援古证今，以观吾意之当否，庶学问日有长进。不可任意行乐登山，久久离寓，携酒游玩，倘有暴病，求援而不得，岂不有垂危之惨。

一、宜衣冠整饬，儒雅端庄。然不可过于奢华，以致诮于彼其之子不称其服也。语云：一流举子二流医。卑琐者，徒取轻贱。

一、不可惟利是图，矜言财礼，于显宦者求匾额，于巨富者索金珠。盖实至名归，贵乎自然。而受人与者，常畏人也。余见庸工之辈，既无名师指点，剿袭几个陈方，草率妄为，动辄包治包愈，需索数千数十，幸而得之，诩诩扬扬，自

谓在道，其实背谬殊多，失乱不少，以致冤鬼夜号，药柜中无非黑气阴魂惨结，招牌下尽是啼声营营，于蝇头微利，贸贸如鬼蜮伤人，其流品愈卑，其识见愈陋。医道之流弊，尚可胜言哉！

一、医法云：医者意也。药不执方，合宜而用，全在医者圆融变通，活法以行之。且一病主治非一方，一方亦不止主治一病，万不可专执一方，而无可凭之理，以贻害于人，必要神而明之，心以会之，投机应病，方为济世婆心。否则误人性命，虽世俗可欺，而冥冥之中放过谁来。

一、考明医用药，不论有毒无毒，须审其病之当用者用之，当起死于芩、连、姜、附，活人于参、术、硝、黄。无奈俗人反生疑谤，或言芩、连苦寒败胃，或言姜、附热毒伤阴，或言参、术补起虚火，或言硝、黄泻伤元气。彼不知有是病必用是药，而创此不经之谬谈。用平常药者反为得计，不知坏事之甚。愚劝司命之士，宁可受人谤言，切勿误人性命，以自干阴谴而取罪戾也。

一、宜知煎药之法。凡药入罐，开水浸透，湿纸盖紧，务要老诚看守，不可炭多火急，致药水沸出，亦不可过煎，致令药枯，惟火候得宜，则药之气味不损，服必有力，而其效速于置邮①。药渣又不必再煎，要知病人以求疾愈为急，岂惜此一剂药渣而必再煎乎？但药中有厚味者，有芳香者，一煎气味已去，渣有何力？愚意以补中益气汤为则：黄芪、白术味厚，先入罐煎十数沸，次人参、归、升、柴、甘、陈、姜、枣，又煎十数沸，则气味均出矣。举此一方而为例，则他方可以类推。白蔻、川贝研末，广香、肉桂磨膏，宫参一味，银

① 置邮：驿站。以马传递为置，以人传递为邮。此喻疗效之速。

盒独蒸汤汁。且芳香之药，不见火为佳，见火则功力减半，况至于久熬者乎？救世君子，立方之后，必将此以告病家之知事者。

一、是书稿成于庚申，复编次于丙寅，至今壬辰，穷究三十三载，余年已七十矣，自觉阅历愈多，而见识愈确，于是殚厥心力，再加订正，辞意冗者删之，可节去者削之。迩来医治案头更多，内选奇者加之。种种议论，皆以六经为主，并拈出诸名家精义用作巴鼻①，于每条末附案，分帙六卷，颜曰《齐氏医案》。回视前作，焕然改观。余满拟秘藏笥中，使吾儿及诸门人辈有所遵循，待百年后身尽名灭，然后梓行。如其速刻求明，令业医之士，从前师说，漫无着落，必嫉为欺世盗名耳，恐未能邀知音之赏鉴，已先犯无识者之讥谈也。奈当世名公咸怂恿予曰：此济世事也，曷不付之剞劂，而反迟滞乎？遂如命登梨枣焉，倘复有高明者起而见教则幸甚。

熊吉堂曰：凡例十七条中，劝戒详陈，字字金玉，堪为后学津梁，业斯术者果能遵行不怠，则治病用药诸法，庶乎不差，为功不小，慎勿弁髦视之，而昧作者之苦心焉。

临证必读

昔长沙公教人以望、闻、问、切四法，妙哉其神矣。然庸工无传，遂谓此非长沙之圣不能知，何其所见之不广也？不知具有明征，显而易见。望者，望其人之颜面气色，以察形体之劳瘁，如青属肝病，赤属心病，白属肺病，黄属脾病，黑属肾病也；闻者，闻其语言声息，以审内气之盛衰；复问其

---

① 巴鼻：根据。

病起于何时，得于何因，所见之证属于何经，于是再问其平日有何旧病与否，其本气宜寒宜热，则病之六经、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确有所据；而后切其脉以验证，不过再加详慎之意，并非尽得其证于脉息之中，倘脉证不符，犹必舍脉而从证，可见重在证，不重在脉，故以切为独后。彼不谙仲景之法，藉脉理之说而欺于世，至于望、闻、问三字，不得其传，则病之六经、表里、阴阳、寒热、虚实，懵然不识，求其不杀人者，几希矣。

切脉须知

余读雷真君曰：脉诀，《内经》已畅言矣，王叔和发明，沈微垣规正，余不可不一一论之。脉诀大约言愈多则旨愈晦，吾独尚简要以切脉，不必纷纷于七表八里也。切脉之最要者在浮沉，其次则迟数，其次则大小，又其次则虚实，又其次则滑涩而已。知此十脉，则凡人之病，不能出其范围。至于死脉，尤易观也，不过鱼虾之游、禽鸟之喙、屋漏、弹石、劈索、水流之异也。知十法之常，即可知六法之变，又何难知人之病哉？《灵枢》之形容脉象，方不可以为法。仲景曰：脉诀原不必多，多则反晦。真君之妙论，至简至要，可为万世切脉之定法。

聂灼三曰：余观前二则，恺切详明，真可为俗医之换骨金丹也，令人读之千遍不厌。

杜执病困医之弊

医以浮、沉、迟、数等脉，分别病之表、里、寒、热、虚、

实，非以某脉专主某病，亦非以某病必无某脉。经云：阳病得阴脉者死，阴病得阳脉者生，是阴病有阳脉，阳病有阴脉也。又中风之脉，浮迟者吉，大数者危，是中风有浮迟，亦有大数也；吐衄之脉，洪大者危，沉小者吉，是吐衄有洪大，亦有沉小也。凡患病者，必先将病之始末细说与医，以脉证病，了然无疑，则药无不效也。今多有自隐病因，以脉困医，令其猜病，偶合则称为神手，不合则薄为庸才，不服其药，是以明医反不见信，良可慨也。彼不知古人治病，未有外望、闻、问三法，而独以切脉神其治者。东坡先生云：吾求愈病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且人生平有六阳脉者、六阴脉者，有左右偏盛者，有反关脉者，凡有疾病，难以合诊。又饥饱、房劳、惊醉之后，脉难作准。又寒热之病，寒时则脉衰，热时则脉盛，不可不辨。以上数端，医者临证时，以望色、闻声、问因审之，庶可以得病情而手到春生矣。

卷 一

六 经 图 说

余考《黄帝内经》经络图，以六经画成六象，注明某部、某脉、某经、某病主用何药，宜用何方，乃一定而不可易之法。此愚自悟而自制，实六经之至理，而曩哲所未发明者，余特表而出之，使业医者无分智愚，开卷了如指掌，不致叹于蒙混焉。太阳者，膀胱也，一名尿脬。阳明者，胃也，一名肚子。少阳者，胆也，一名青肠。太阳、阳明、少阳，此三阳也。太阴者，脾也，一名镰贴。少阴者，两肾也，一名腰子，是人身中一太极。厥阴者，肝也，为藏血之脏。太阴、少阴、厥阴，此三阴也。三阴、三阳合而为六经。岐伯曰：此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不可不知。足太阳外合于清水，内属于膀胱，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为州都之官。足阳明外合于海，内属于胃，为水谷之海，职司受纳收藏之官。足少阳外合于渭水，内属于胆，胆善决断，为中正之官。足太阴外合于湖，内属于脾，腐熟水谷，为仓廪之官。足少阴外合于汝水，内属于两肾，主藏精与志，为作强之官。足厥阴外合于渑水，内属于肝，肝能谋虑，为将军之官。手太阳外合于淮水，内属于小肠，化物出焉，为受盛之官。手阳明外合于江水，内属于大肠，变化出焉，为传道之官。手少阳外合于漯水，内属于三焦，水道出焉，为决渎之官。手太阴外合于河水，内属于肺，治节出焉，为相傅之官。手少阴外合

于济水，内属于心，神明出焉，为君主之官。手厥阴外合于漳水，内属于心包络，喜乐出焉，为臣使之官。故曰：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

又一岁之中，自大寒至惊蛰，厥阴风木主气；自春分至立夏，少阴君火主气；自小满至小暑，少阳相火主气；自大暑至白露，太阴湿土主气；自秋分至立冬，阳明燥金主气；自小雪至小寒，太阳寒水主气。夫人身中之六经合天之六气，而经脉应地之经水，又合于天之六气而内属于脏腑。每一岁周天三百六十，而分四时之风、寒、暑、湿、燥、火，人感之而受病，其中轻重各有所因，明者知之，难为昧者道也。

愚又观于易象而有所悟焉，伏羲氏明乎先天阴阳之理，而知无极生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于是画乾坤以定位，盖已包涵乎天地人，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至于文王窥后天之精蕴，而乾坤生六子焉，坎北离南，震东兑西，乾位西北，艮位东北，巽位东南，坤无定位，寄居西南，天地之大局，先圣之元机，胥尽乎此。惟人禀天地灵秀以生，亦能体备阴阳，而上参天地。今将脏腑中卦位详陈之：乾，金也，肺属金，肺即乾为天。兑，金也，大肠属金，大肠即兑为泽。震，甲木也，胆属木，胆即震为雷。巽，乙木也，肝属木，肝即巽为风。坎，水也，两肾俱属水，左为阴水，右为阳水，肾即坎为水。离，火也，心属火，心即离为火。艮，己土也，脾属阴土，脾即艮为山。坤，戊土也，胃属阳土，胃即坤为地。经曰：脾为孤脏，位居中州，灌溉四旁。是以辰、戌、丑、未之月，各旺十八日于四季之末。明乎此则六经脏腑之理益明矣。古人云：医者易也。未有不明乎易而通乎医者也，不信然乎？

合而论之，五脏相生则百体谐和，一有相克则千疴竞起，

至哉斯言，实可为千古之指南也。

高曰：医治之源，肇自岐轩，而《内经》之书乃三坟之一，六经方药至仲景而始备，特著《杂病论》十六卷，起死回生，故为医中之圣。由汉至唐，苍苍生民，咸赖福庇。不幸后遭禄山兵燹，其书湮没不传，后人无有获见者，以至诸家各逞臆说，《局方》大行，鲜能分辨六经，按法治病。愚髫年习举业，常聆家庭之训诲，流览曩哲之名言，每见无传者，多执陈方，既无可凭之理，又乏通变之才，其贻害也，良非浅鲜。今是书将六经各绘一图，著明某经系属某病，某病宜用某药，诚欲学者不迷于所往也。由斯门者能信心而熟读之，则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生克制化之理自得。又潜心考究喻氏、舒氏、薛氏、赵氏等书而会通之，则慧心日开，聪明日发，视病如镜照物，无一脉不贯通，无一理不融澈，毫发不紊，则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见一人救一人，到一方救一方，则功德无量。文正公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又曰：医道通仙道，济世活人，此之谓也。

分 经 治 病

驰远舒氏曰：头痛一证，六经皆有，不可妄用川芎、藁本、白芷、细辛胡乱瞎撞，法当分经用治。太阳头痛连后脑，其法用桂枝、麻黄、羌活；阳明头痛在前额，主葛根；少阳头痛在两侧，主柴胡；太阴湿痰，塞壅胸膈，如天之阳气蔽塞，地之阴气冒明，头为之痛，证兼腹痛自利，手足自温，法宜芪、术、姜、附、砂、半；少阴中寒，阻截真阳不得上达，阴邪僭犯至高之处，故头痛如劈，重不可举，证兼身重懒言，法宜前方中去半夏加肉桂、故纸；厥阴头痛在脑顶，盖阴邪

上逆，地气加天，证兼腹痛拘急，四肢逆冷（四肢作冷为逆，冷过肘膝为厥），法宜前方中去故纸、肉桂，加吴萸、川椒；若血虚肝燥，风火相煽，上攻头顶，痛不可近，证兼口苦咽干，恶热喜冷，法宜归、地、芩、连、柴胡、胆草。

六经定法

太阳行身之背，为在表之表。

足太阳膀胱经腑之图（图略）

太阳病，头项强痛，腰背骨节疼痛，恶寒发热，此为太阳经证。

时有微汗者，为风伤卫，法主桂枝汤，以驱卫分之风。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

壮热无汗者，为寒伤营，法主麻黄汤，以发营分之寒。麻黄、桂枝、杏仁、甘草。

头身疼痛，发热恶寒，不汗出而烦躁者，为风寒两伤营卫，法主大青龙汤，营卫互治，风寒互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生姜、大枣、石膏。若非烦躁，石膏不可用。若非壮热无汗，麻黄不可用。

太阳邪传膀胱，口渴而小便不利，此为太阳腑证，法主五苓散，以去太阳腑邪。（按：小便不利，气化不行，病在气分，不可用血分之药，当以桔梗易之。太阳腑证，有蓄尿、蓄热二端，膀胱有尿，热邪入而搏之，则少腹满为蓄尿；若无尿，热邪入，无所搏，则小腹不满为蓄热。蓄尿者倍肉桂，蓄热者易滑石。）有为蓄尿过多，膀胱胀满，胀翻出窍，尿不得

出。醡[①]胀异常者，名为癃闭，不可用五苓。愈从下利，其胀愈加而窍愈塞，尿愈不得出，法宜白蔻宣畅胸膈，砂仁、半夏醒脾开胃，肉桂化气，桔梗开提，生姜升散，（如壶盖吃紧，揭起则热气自出之意。）使上焦得通，中枢得运，而后膀胱之气方能转运，斯窍既顺而尿得出。若少腹硬满，小便自利者，为膀胱蓄血，方用桃仁承气汤，或代抵当汤。

清水门人胡清华曰：大肠蓄血，缘于热结膀胱，其去路应驱前阴而出，何乃反用大黄、芒硝夺之大肠乎？曰：子言确乎有理，想当时原文得之读者之口授，恐难尽真，以理度之，桃仁承气与代抵当二汤，大肠蓄血者宜之，膀胱蓄血果不合也，当用五苓散加归尾、生地、红花、小蓟、万年霜，以逐其邪由小便而出，庶乎可也。又问：大肠蓄血、膀胱蓄血何以辨之？曰：血蓄膀胱，小腹硬满，小便自利；大肠蓄血，粪虽硬，色必黑，仲景之法以此为别耳。

阳明行身之前，为在表之里。

足阳明胃经腑之图（图略）

阳明病，前额连眼眶胀痛，鼻筑[②]气而流清，发热不恶寒，此为阳明经证，法主葛根以解阳明之表。

口燥、心烦、汗出、恶热、渴欲饮冷，此热邪渐入阳明之里，法主白虎汤以撤其热。石膏、知母、粳米、甘草。

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声轻恶热而大便闭者，此热邪已归阳明之腑，法主小承气汤，微荡其实，略开其闭。大黄、枳实、厚朴。加之胃实腹满，微发谵语者，可以调胃

---

① 醡（zhà 榨）：同“榨”，即压榨物体，以取汁液的器具，如酒榨、油榨。此引作憋胀之意。后同。

② 鼻筑：方言，即鼻塞。

承气汤以荡其实而去其满。大黄、芒硝、甘草。更加舌燥苔干，焚热如火，痞（胸腹塞闷）、满（胸腹膨胀）、实（胃上按痛）、燥（便闭干结）、坚（按之石硬）与夫狂谵无伦者，法主大承气汤，急驱其阳，以救其阴。大黄、芒硝、枳实、厚朴。

少阳为半表半里。

足少阳胆经腑之图（图略）

少阳病，头痛在两侧，耳聋，喜呕，不欲食，胸胁满，往来寒热，此为少阳经证，法主柴胡汤，以解少阳在经之表。柴胡、半夏、人参、甘草、生姜、大枣。口苦、咽干、目眩，此为少阳腑证，法主黄芩，以泻少阳里热。

〔附〕少阳经易病说①

余考足少阳胆经属甲木，化气于相火，顺则下蛰而温肾水，逆则上炎而刑肺金，故少阳经最易病。少阳为出腑入脏之门户，出则阳，入则阴，三阳在表，三阴在里，阴盛则传太阴脾脏，阳盛则传阳明胃腑。少阳居半表半里，是以寒热往来。仲景立小柴胡汤，清散经邪，杜其出腑入脏之路也。

又一易药捷法，一见少阳两侧胀闷头痛，用老生姜煨热切片，以两大拇指重按热姜于印堂中，推擦至太阳穴两侧岔青筋，重以两大拇指甲掐青筋几下，忌风寒一日即愈。不愈必是因风雨浸染，即用灯心搓细，蘸油焠印堂中一壮，次焠两侧交岔青筋各一壮，随手而应，亦忌风寒一日，服小柴胡兼行此法。但须忌服猪油二三日，盖亥属猪，猪性寒凉，食之恐因寒而病者，亦因寒而发也。

足太阴脾经之图（图略）

---

① 全文原无，据怀清堂本补。

太阴病，腹满而吐，饮食不下，时腹自痛，自利不渴，手足自温，法主理中汤加砂、半。

若胸膈不开，饮食无味，而兼咳嗽者，乃留饮为患，法主理脾涤饮：芪、术、姜、蔻、砂、半。

若由胃而下走肠间，沥沥有声，微痛作泄者，名曰水饮，即于前方内加附、桂。

若由胃而上入胸膈，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者，名曰支饮，即于前方内加故纸、益智，更用斩关丸以下痰而愈。

若由胃而旁流入胁，咳引刺痛者，名曰悬饮，即于前方内加芫花、草果，搜出胁缝之痰自愈。

若由胃而溢出四肢，痹软酸痛者，名曰溢饮，即于前方内加虎骨、威灵仙，在手加姜黄，在足更加附子。又有着痹、行痹二证，痛在一处者，为着痹；流走无定者，为行痹。与溢饮相似而证不同，乃为火旺阴亏，热结经隧，赤热肿痛，手不可近（溢饮不赤不热），法宜清热润燥，人参、竹沥、生地、阿胶、天冬、玉竹，在手加桑枝，在足加桑根。

若身目微黄而小便不利，不恶寒者，为阳黄，法宜茵陈五苓散。

若腹痛厥逆，身重嗜卧而发黄者，法主茵陈附子汤。参、苓、附、术、干姜、茵陈。

若湿郁黄疸，误服茵陈必死，又宜逍遥散以舒其郁，而黄自退矣。

太学黄子一清，余同庚也。其妻初患四肢烦疼，类中风而实非风，医家不识其证，谬用消风活血之剂。余遇，力止之，曰：不可，此太阴脾经溢饮之证，我见世医误作风治，而酿成痿废、鹤膝者恒多。不听，任他医治之，果成鹤膝，枯瘦如柴，形如鹄立，方求诊治。按之六脉沉迟而伏，余曰：风

药误矣，病尚可治，但两脚终身不能履地。乃与理脾涤饮加川牛膝、虎胫骨、威灵仙，兼服八味地黄丸，后犹享寿十九年。

足少阴肾经之图（图略）

少阴真阳素旺者，外邪传入则必协火而动，心烦不眠，肌肤熯燥，神气衰减，小便短而咽中干，法主黄连阿胶汤，分解其热，润泽其枯。黄连、黄芩、芍药、阿胶、鸡子黄。

真阳素虚者，外邪传入则必协水而动，阳热变为阴寒，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四肢逆冷，腹痛作泄，法主芪、术、姜、附、砂、半、故纸、益智，温经散邪，回阳止泄。

足厥阴肝经之图（图略）

厥阴有纯阳无阴之证，有纯阴无阳之证，有阴阳错杂之证。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热深厥深），上攻而为喉痹，下攻而便脓血，此纯阳无阴之证也。法主破阳行阴，以通其厥。喉痹者，用玉竹、天冬、麦冬、石膏、鸡子白。便脓血者，用生地、阿胶、鸡子黄。（按：鸡子甘寒，其白象天，轻清上浮，用治上燥；其黄象地，重浊下降，故用之以治下燥。）

四肢厥冷，爪甲青黑，腹痛拘急，下利清谷，呕吐酸苦，冷厥关元，此纯阴无阳之证也。法宜芪、术、姜、附、砂、半、吴萸、川椒驱阴止泄，以回其阳。

腹中急痛，吐利厥逆，心中烦热，频数饮冷，饮而即吐，烦咳转增，腹痛加剧，此阴阳错杂之证。法主芪、术、姜、附、砂、半、吴萸、川椒浓煎，另用黄连浸取轻清之汁，搅和温服，法主寒热互投，以去错杂之邪。

凡病不外六经，以六经之法，合而治之，无不立应。一

经见证，即用一经之法；经证、腑证兼见，即当表里两解。若太阳与阳明两经表证同见，即用桂枝、葛根以合解两经之邪。兼少阳加柴胡；兼口渴而小便不利，即以三阳表药加入五苓散中；兼口苦、咽干、目眩，更加黄芩；兼口燥、心烦、渴欲饮冷，当合用白虎汤于其间，并三阳表里而俱解之。若三阳表证与三阴里寒同见，谓之两感，即当解表于温经之内。若里重于表者，但当温里，不可兼表。无论传经、合病、并病、阴阳两感，治法总不外乎此。

病有阴阳之分辨，不得其法，无从分认。即如舌苔干黑，芒刺满口者，皆有阴阳之分：

有为少阴中寒，真阳遭其埋没，不能熏腾津液而致舌苔干黑起刺者，法当驱阴救阳，阳回则津回，方用芪、术、姜、附、砂、半、故纸等药。其证必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恶寒。（辨阴病十六字）

有为阳明火旺，烁干津液，而致舌苔干黑起刺者，法宜驱阳救阴，阴回则津回，方宜斟酌于白虎、承气诸法以消息之。其证必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辨阳病十六字。凡辨诸证之阴阳，总不外此各十六字也。）

又如厥逆一证，亦有阴阳之分。凡四肢厥逆者，外见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为阳厥，法主破阳行阴，以通其厥；若外见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恶寒之证为阴厥，法主驱阴散邪，以回其阳。

又如谵语一证，原有阴阳虚实不同。经曰：实则谵语，虚则郑声。在阳明为实证，为谵语，乃阳明胃实，燥结不通，阳火亢极，真阴立亡，而神明内乱，狂谵无伦，法主大承气汤急驱其阳，以救其阴；在少阴为虚证，为郑声，乃少阴中寒，魄汗出而下利，气虚阳脱，神魂无主，细语呢喃，错乱颠倒，

法当急回其阳，以固其脱，方用芪、术、姜、附、参、苓、益智、故纸等药。

二证阴阳，均以上十六字辨之。

又如烦躁一证，阴阳互关。曰：阳烦阴躁。又曰：烦出于心，躁出于肾。其实不然，然烦者未有不躁，躁者未有不烦，烦躁皆同，而证之阴阳不同。有为少阴亡阳，身热多汗而烦躁者，乃肾中真阳随汗而浮越于外，法主姜、附、芪、术、故纸以回其阳；有为阳明热越，身热多汗而烦躁者，乃胃中津液随汗而尽越于外，法主人参、白虎等法以撤其热。

二证阴阳，亦以上十六字辨之。

又如昏睡一证，在少阴为阴霾盛而阳不开，法当急回其阳，以御其阴；在阳明为热盛神昏，法当速撤其热，以退其阳。

以上阴阳，俱以十六字辨之。

且昏睡与不眠，其证不同，而法相同。在阳明张目不眠者，常也，然又有热盛神昏之证，其人均为口臭气粗，汗出恶热，其法亦均当撤其热；在少阴但嗜卧者，常也，然又有里阴过盛，拒格真阳，随汗外越，不得内交于阴，亦不得眠，其人均为头眩身重，少气懒言，其法亦均当回其阳。

又如口渴一证，有为实热，亦有虚寒。若为热邪伤津而渴者，必小便短，大便硬；若自利而渴者，乃为火衰作渴，证属少阴者，以寒中少阴，肾阳受困，火衰不能薰腾津液，故口渴，法主姜、附助阳温经，正所谓釜底加薪，津液上潮，而口渴自止。

又如直视一证，亦有阴阳之分。若阳明胃实，火亢水亏，外见口臭、恶热等证，最患直视，直视者，肾水垂绝之征也，法当急夺其土，以救肾水；若少阴中寒，真阳遭其埋没，津

液不上腾而直视者，津不荣目也，外见身重恶寒等证，此则不患水绝，最患亡阳，法当补火殖土，以回其阳。

打呃一证，有虚寒，有实火。若胃实闭结，阳火上冲而打呃者，真阴立尽之候也，其证张目不眠，身轻恶热，法当急下，以救其阴；若脾气虚寒，健运无权，气不调达而打呃者，其势缓，非死证，其证目瞑倦卧，身重恶寒，法宜参、术、姜、附、甘草、半夏、丁香、白蔻仁以温中而散逆 。

凡遇泻泄，法属太阴，宜主理中。世医仅知分利，则气化愈伤，脾土日衰，阳神日陷，阳光渐坠，眼见昏蒙，至于双目不开，闭久生障而日渐坏。此乃阳气下陷，不能升举，羞光怕日，眼皮欲坠；津液不上腾，目中干涩，紧闭难开。而又谬谓泄动肝火，兼之肾水不足，转与泄火滋水，左金伐木，谓之泻南补北，益西损东，愈误愈深，不可为矣。法宜芪、术、附、桂补火殖土，回阳止泄，更加白蔻宣畅胸膈，故纸、益智收固肾气，则阳回而津自升，目开而障自落。有等瞳仁散大，而眼见昏蒙者，乃为火败土衰，水邪泛滥，法当补火殖土，以御其水。世医皆谓肾水不足，安知水有余而火不足也？如果肾水不足，自必瞳仁缩小，缩小者，火土熬干肾水也，法宜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凡遇留饮，不可兼滋其阴，以致阴愈长而阳愈消，脾气愈亏，不能传布，水谷精气所生之血皆为停蓄，上逆而吐，势所必致。故治咳嗽误兼滋阴，而酿吐血者恒多，皆由不识阴阳消长之理也。

凡遇呕吐，不可发汗。盖气上逆而不下降，更用表药助其升散，其气必脱。法宜芪、术、参、苓、砂、半、炮姜、丁香、吴萸、故纸。

上吐下泄者，表证虽重，不可发汗。盖为上争下夺，法

主理中，急用芪、术、参、苓、砂、半、炮姜。若兼腹痛厥逆，更加附、桂、川椒。若误用表药，重耗其阳，中气立断，阴阳两脱。

脾约一证，不可发汗。其人素禀阳脏，多火少水，恶热喜冷，三五日一次大便，结燥异常者，名为脾约。纵有太阳证，壮热无汗，不可发表。缘其平素火旺津亏，营卫枯燥，汗不可得，法宜生地、阿胶、黑脂麻，核桃肉、大黄、枳实。原方用麻仁丸（今改易数味，功效倍）润其里燥，通其大便，结去津回，自汗而解。设不知此，妄投麻桂，强发其汗，徒令津愈伤而热愈结，汗与大便，愈不可得，表里闭固，内火加炽，立竭其阴而死矣。故治病而不知救人之津液者，真庸工也。

统而言之，凡病外无表证者，俱不可发汗。即如当行发汗者，必察其人本气，阴阳无亏，方可径用。若真阳素亏，平日恶寒喜热，贯服辛温，大便溏滑者，宜加芪、术、姜、附助阳御表。若真阴素亏，平日不服辛热，大便常结者，宜归、地、阿胶滋阴助汗。燥甚者，心烦、尿短、身燥燥而神气衰，宜加二冬、玉竹、蒌仁润燥除烦。火旺者，张目不眠，口臭气粗，宜加石膏、栀子、花粉、连翘清火退热。

曾医李解元尧宾之孙，里重于表者，其证身壮热而头重痛，又兼腹痛作泄，体重恶寒，起则眩晕。医家妄用发表，兼以分利，数剂而加剧，叫楚烦乱，日夜无宁，举室仓皇无措。予诊其脉浮虚无力，观其证里重于表，即用砂、半、芪、术、姜、附、肉桂、故纸一剂，而头痛即止，身微汗而热俱清。次日，群医请见。予语之曰：习医不得喻嘉言之传，虽皓首穷经，终归无用。此证乃少阴中寒，真阳不得上达，阴邪僭犯至高之处，故头痛如劈，重不可举，兼之腹痛作泄，其里证

何等重也。里重于表，法当专主温里，虽有壮热，不可兼表，肆然乱表，非徒无益，而反害之。吾用干姜、附子以回其阳而御其阴，犹恐道远而效不速，故用黄芪以补胸中之阳，白术以助脾中之阳，接引真阳上达，速于置邮，所以一剂而头痛即止。前此各位乱用表药而汗不出，以阳虚不能作汗也。今得是剂则微汗而热解，盖温里则阳回，兼可托表也。群医羞惭而退。于是再投前药，腹痛作泄诸证渐减，但觉腹中发热。李君恐附子太过，予曰：最妙，阴病难于得热，热则阳回，在里之积寒、积滞从兹蒸化易易耳。又数剂而痊愈。

曾治邓得宜令正，六经皆见之证，初起右耳根一条筋，痛引耳中，走入舌根，舌即缩，不能言，良久方已，日发数次。询其证，胸膈不开，饮食无味，太阴也；头悬身重，少气懒言，少阴也；四肢微厥，腹痛拘急，属厥阴。且耳中亦属少阴，舌缩亦属厥阴。医家谬用舒筋活血十余剂而加剧，曰：怪证也，不可为也。予即用芪、术、砂、半补中开胃以理太阴，干姜、附子以温少阴之经，吴萸、川椒以散厥阴之寒，一剂而诸证减。复于后脑及前额右鬓三处各起一块，大如蟹壳，赤热而痛。意度其初，必有三阳表证陷入于里，今得温补，托出则仍现于外。于是方加桂枝、葛根、柴胡，再投一剂，诸证减去其半，又数剂而痊愈。

治　　验

向在兴邑署中回寓，适有友人徐盈科，年五十，真阳素虚，本实先拨①，患头重痛而身壮热，腹痛作泄，少气懒言，起则眩晕。门人夏万书与之表里两解，数剂无功。谓予曰：盈

---

① 本实先拨：语出《诗·大雅·荡》。此指先天之本肾气先伤。拨：折损。

科之病，乃是两感，何以与之两解而不应？余曰：里重于表，法当专主温里；表重于里，方言表里两解。此里重于表之证，与李君之案相同，何不依其方而与之。用芪、术各五钱，砂仁八分，炮姜、附、桂各钱半，故纸三钱，煎服一剂。明日病者喜曰：我之病若枯朽，万不冀其回春也，何以一剂而诸证尽退如失？老先生之医神乎技矣。语云"走马医伤寒"，信然。

又在长邑有祝青之来寓求药，云称伊妻月前患寒热往来，腹痛作泄，医治一月，腹痛微而泄亦渐止，忽于头面左侧突起一块，青如蟹壳，痛不可忍，乍热乍寒，卧床不起，起则眩晕。余意其初寒热往来，腹痛作泄，一属少阳，一属厥阴，是肝胆二经，一表一里证也。缘因前医不知，表里两解，糊乱杂投，以致表邪陷入于里，今被温补托出于外。遂与理脾涤饮加川椒、吴萸、柴首，二剂而效。去柴胡，连进四剂而愈。

二证治法同前，效捷于影响，附录之以见考验，贵确信而有征耳。

答门人问

门人问曰：熊子宝田，证多疑窦，先生医可，愿闻颠末。答曰：见理确而奏效捷，正欲畅言其中用法之妙，以示二三子也。其人真阳素虚，偶患风疹（风疹者，俗名也），其痒异常，盖为阳虚受湿，火衰作痒，法当助阳驱湿。庸医无传，谬用消风解热之剂，致使阴阳愈虚，不能御邪，风疹顿消，湿邪直入少阴，转见头眩身重，少气懒言，恶寒腰痛，舌黑苔干，刺如烁壳，目直视而无润色。医曰：舌黑生刺，津液枯竭，必须人参以生津液。予曰：据识何经之病，主用人参，出自何书？不得其法，恐费人参而反杀之也。因语之曰：此等

舌苔有二，一则为正阳阳明，阳亢热极，阴津立亡，法主芒硝、大黄急夺其阳，以救其阴，阴回则津回；再则为少阴中寒，真阳遭其埋没，不能熏腾津液，而致干燥起刺，法主附子、炮姜急驱其阴，以回其阳，阳回则津回。凡此皆非人参之所能。门人曰：病阳明者，法当张目不眠，声音响亮，身轻易于转侧，恶热喜冷；少阴为病，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难于转侧，喜热恶寒。以此而论，其为少阴审矣。但又有一说，直视者，肾水垂绝之征也，是则肾水可无虑乎？予曰：此乃阳明之谓也。阳明胃实，火亢水亏，最患直视，法当急夺其土，以救肾水。少阴中寒，阳衰阴盛，故不患水绝，最患亡阳，法当补火殖土，以回其阳。今病少阴，目直视者，津不荣目也，亦肾阳衰，不能熏腾之故耳。方用芪、术、砂、半、姜、附、甘、苓，补火殖土，以回其阳。服一剂，舌润津回，苔滑刺软矣，但目精不慧仍如故。再服一剂，明早视之，目中水色睛莹，顾盼如常矣。病者曰：腹中发烧，恐姜、附太过。予喜曰：休征也，阴病难于得热，热则阳回，在里之阴寒从兹蒸化易易耳。又服数剂而痊愈。

凡三阴虚寒诸证，用姜、附、肉桂诸法，惟恐阴不去而阳不回，其腹中微有热象，小便短赤者最妙，乃一阳来复，积阴可以尽去。庸医不解，谬谓热药过燥，火从内起，恐灼真阴，改用寒凉，则阴复进而阳更退，前功尽废，良可慨也。

门人舒帝锡问曰：昨看一证，脉浮而大，且弦而数，身大热而多汗，口苦，咽干，渴欲饮冷，小便短赤，恶热，腹满，不大便，头昏欲睡，少气而又息高，恐犯少阴经之脱证，不可为也。余曰：少阴病，法当脉沉迟、恶寒，今恶热、脉数，知非少阴。其浮属太阳，大属阳明，弦属少阳。身大热而多汗者，热越也，法宜白虎汤；口苦咽干者，少阳腑证也，

宜加黄芩；小便短赤者，太阳腑证也，宜合五苓散去肉桂，加滑石；燥渴饮冷，便闭腹满者，阳明胃实也；头昏欲睡者，热盛神昏也；少气者，热伤气也；息高者，燥结阻塞，胃中浊气上干而喘，非肾气发动，宜合调胃承气汤；因其气弱，加人参。帝锡依法，一剂而大便通，病减其半；于是方中去大黄、芒硝，再投一剂，诸证尽退，但见身倦少气，心烦不寐，不思饮食；于是改用人参、黄芪大补其气，麦冬、瓜蒌霜解热除烦，砂仁、陈皮以开其胃，数剂而痊愈。

帝锡又问曰：阳明息高，何以不死？予曰：各经皆有气促，无干先天肾气，是以不死。惟少阴肾气发动，上并胸中，有升无降，盖为本实先拨，真死证也。

曾见厚溪图九官者，壮盛健汉，因落井，身被水冰，寒浸少阴，腹中急痛，四肢逆冷，头重腰痛，舌苔干而口渴。医家不谙六经，不知分经辨证，阴阳虚实，懵然不识，但据苔干口渴，以为火盛，而误用知、柏、芩、连等药，四剂而加剧，且更息高。其兄来寓求治。余曰：喘促无宁，脱证已具，不可救也。张子恢先瞿然曰：当初我亦气促，尚且无害，彼何为不治？余曰：子为中气不足，病在太阴，无干先天肾气，后天脾病，气促何妨？彼病少阴，误服芩、连，孤阳立铲，所谓本实先拨，尚可为哉？夜果死矣。

门人帝锡爽然曰：可见治病，总要分经辨证。即如舌苔一证，在阳明当救津液，在少阴当救肾阳。昏睡一证，在阳明为热盛神昏，法当解热；少阴为阴霾盛而阳不开，法当驱阴。息高为少阴经之脱证，其在他经，无干肾气，是以不死。正阳阳明直视者，肾水垂绝之征也，法当驱阳救阴；少阴中寒直视者，不患水亏，而患阳虚不能熏腾津液，法当驱阴回阳。凡此妙义，皆千古不传之秘，吾师昭然揭出，较若列眉，

请识之，俾后学奉为指南云。

温　　病

夫伤寒二字，盖冬时严寒而成杀厉之气，触冒之而即病者，乃名伤寒；不即发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至夏变为暑（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即变为温，则不得复言其为寒，不恶寒而渴者是也。此仲景经义也。其麻黄汤、桂枝汤为即病之伤寒者而设，与温热何干？受病之源虽同，所发之时各异，仲景治之当别有方。缘因兵燹，至唐湮没，是以诸家议论纷纷，至今未明。刘氏谓麻黄、桂枝必加凉药于其中，以免发黄之病；张子和六神通解散以石膏凉药加麻黄、苍术，皆非也。盖麻黄、桂枝辛热，乃冬月表散寒邪对证之药，不宜于春夏之时。陶氏欲以九味羌活汤，谓一方可代三方，亦非也。九味羌活汤乃易老所制之方，治外感四时不正之气。如春宜温而反寒，夏宜热而反温，又有春夏秋三时为暴寒所折，虽有恶寒发热之证，不若冬时肃杀之气为甚，故桂枝、麻黄不必用也，不若逍遥散为尤妙，真可一方代三方也。然则欲治温者将何如？余有一法，请申明之。经曰：不恶寒而渴者是也。不恶寒则知表无寒邪矣，曰渴则知肾水干枯矣。盖缘其人素有火者，冬时触冒寒邪，虽伤而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内，邪亦不能深入，所以冬时不即发，而寒气伏藏于肌肤，自冬以至三月、四月，历时既久，火为寒郁，中脏亦久，将肾水熬煎枯竭，盖甲木，阳木也，藉癸水而生，肾水既枯，至此时强水旺，无以为发生滋润之本，故发热而渴，非感冒也。海藏谓新邪唤出旧邪，非也。若复有所感冒，又当恶寒矣。余以六味地黄丸以滋其水，以柴胡辛凉之药舒其

木郁，随手而应，此方活人多矣。余又因此而推广之，凡冬时感伤寒者，亦是郁火证，若其无火，则为直中矣，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肌肉而脏腑。今人皆曰寒邪传里，寒变为热。既曰寒邪，何故入内而反为热？又何为而变热耶？不知即是本身中之火，为寒所郁而不得泄，一步反归一步，则纯热而无寒矣，所以用三黄解毒，解其火也；升麻葛根汤，即火郁发之也；三承气汤，即土郁夺之也；小柴胡，即木郁达之也。此理甚简而易明，只多了传经、六经诸语支离多歧。凡杂证有发热者，皆有头痛、项强、目痛、鼻干、胁痛、口苦等证，何必拘为《伤寒》、《局方》方以治之也。余于冬月正真伤寒，独用桂枝汤、麻黄汤二方作寒郁治，其余不恶寒者俱作郁火治，此余不佞之创论也，闻者孰不骇然吐舌。及后得阅虞天明《医学正传·伤寒篇》云：有至人传曰，伤寒是郁证也。余见之不觉窃喜而言曰：可见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及又考之《内经》黄帝曰：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何也？岐伯曰：寒气外凝内郁之理，腠理坚致，玄府闭密，则气不宣通，湿气内结，中外相搏，寒盛热生，故人伤于寒，转而为热，汗之则愈，则外凝内郁之理可知。观此，余先以伤寒为郁者，不为无据矣，故援著郁论一篇。

论阳毒阴毒

《金匮要略》云：阳毒之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阴毒之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死生反掌如阳毒。升麻鳖甲汤二方主之。

《千金方》云：阳毒汤，治伤寒一二日变成阳毒，或服药吐下后变成阳毒，身重，腰脊背痛，烦闷不安，狂言乱走，或

见神鬼，或吐血，下利，其脉浮。

阳毒升麻汤：升麻五钱，当归三钱，川椒（去子）二钱，雄黄五分，桂枝二钱。水煎服，覆手足取汗。得吐亦佳。

阴毒甘草汤：甘草、升麻各五钱，当归三钱，川椒二钱，鳖甲一两。

此二方与伤寒阳毒、阴毒特异，二证是感天地之疫厉非常之气，沿家传染，所谓时疫也。温疫初起，人参败毒散神妙。

郁　　论

《内经》曰：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土郁则夺之，金郁则泄之，水郁则折之。然调达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也。

注《内经》者，谓达之者吐之也，令其调达也；发之者汗之也，令其疏散也；夺之则下之，令其无壅滞也；泄之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也；折之谓制其冲逆也。

余谓病起多由于郁，郁者，折而不通之义。《内经》五法为因，五运之气所乘而致。郁不必作忧郁之郁，但忧郁亦在其中。丹溪云：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因立六郁之论，制越鞠丸。此方一出而《内经》之旨晦，又因注释之误而复晦，此郁之不明于世也久矣。苟能神而明之，扩而充之，其于天下之病，斯过半矣。且以注《内经》之误言之，其曰达之谓吐之，吐中自有发散之义，凡属木郁，乃足少阳胆经半表半里之病，多呕酸吞酸，虽吐亦有发散之益，但谓无害耳，乌可便以吐字改达字？达者，畅茂达生之义。王道安曰：肝性急，怒气逆，胠胁或胀，火时上炎，治以苦寒

辛散而不愈者，则用升发之药，加以厥阴报使而从治之。又如久风入中为飧泄，及不因外风之入而清气在下为飧泄，则以轻扬之剂举而散之。凡此之类，皆达之法也，此王氏推广达之之义甚好。

火郁则发之，发之汗之也，东垣升阳散火汤是也，使势穷则止。其实发与达不相远，盖火在木中，木郁则火郁，相因之理，达之即所以发之，即以达之之药发之，无有不应者，但非汗之谓也。汗固能愈，然火郁于中，未有不蒸蒸汗出，须发之得其术耳。

土郁夺之，谓下夺之，如中满腹胀，势甚而不能顿除者，非力轻之剂可愈，则用咸寒峻下之剂，以劫夺其势，而使之平，此下夺之义也。愚意夺不止下，如胃亦土也，食塞胃中，下部有脉，上部无脉，法当用烧盐汤探吐法，不吐则死。《内经》所谓高者因而越之，以吐为上夺，而衰其胃土之郁，亦无不可。

金郁泄之，如肺气膹满，胸膈仰息，非解利肺气之剂，不足以疏通之。只解表二字，足以尽泄金郁之义，不必更渗泄利小便而渗利自在其中，况利小便是涉水郁之治法矣。

独水郁折之难解。愚意然调其气四句，非总结上文也，乃为折之二字恐人不明，特说此句以申明之耳。然，犹可也。水之郁而不通者，可调其气而愈。《内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尿出矣。肺为肾水上源，凡水不通者，升举肺气，法宜白蔻宣畅胸膈，砂仁、半夏醒脾开胃，肉桂化气，桔梗开提（如壶揭盖，揭起则出之义），生姜升散，使上窍通而下窍通，若水注之法，自然之理。其过者淫溢于四肢，四肢浮肿，如水之泛溢，须折之以其畏也。盖水之所畏者土也，土衰不能制之，而寡于畏，故妄行。兹惟补其脾土，

俾土能制水，则水道自通，不利之利，正所谓泻之也。如此说，则折字与泻字，于上接续，而折之之义益明矣。

《内经》五法之注，出自张子和之注，非王启玄旧文，故多误。余改释其误，又推广其义，以一法代五法，神而明之，屡获其效，故表而书之。盖东方先生木，木者生生之气，即火气，空中之火附于木中，木郁则火亦郁于木中矣。不特此也，火郁则土自郁，土郁则金亦郁，金郁则水亦郁，五行相因，自然之理。惟其相因也，予以一方治其木郁，而诸郁皆因而愈。一方者，逍遥散是也，方中惟柴胡、薄荷二味最妙。盖人身之胆木，乃甲木也，少阳之气，气尚柔嫩，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此时如被寒风一郁，即萎软抑遏而不能上伸，不上伸则下克脾土，而金水并病矣。惟得温风一吹，郁气即畅达，盖木喜舒，风摇则舒畅，寒风则畏。温风者，所谓吹面不寒杨柳风，木之所喜。薄荷、柴胡辛而温者，辛也故能发散，温也故入少阳，古人立方之妙如此。其甚者，方中加①左金丸，左金丸止黄连、吴茱萸二味，黄连但治心火，加吴萸气燥，肝之气亦燥，同气相求，故入肝以平木，木平则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制木，此左金所以得名也。此又法之巧者，然犹未也。一服之后，继用六味地黄丸料加柴胡、白芍服之，以滋肾水，俾水能生木。逍遥散者，风以散之也；地黄饮者，雨以润之也。木有不得其天者乎？夫此法一立，木火之郁既舒，木不下克脾土，且土亦滋润，无燥槁之患，金水自相生。予谓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岂惟是哉？推之大之，千之万之，其益无穷。凡寒热往来，似疟非疟，恶寒恶热，呕吐吞酸，嘈杂胸痛，小腹胀闷，

---

① 加：原缺，据文意加。

头晕盗汗，黄疸温疫，疝气飧泄等证，皆对证之方。推之伤风、伤寒、伤食，除直中外，凡外感者俱作郁看，以逍遥散加减出入，无不获效。如小柴胡汤、四逆散、九味羌活汤，大同小异，然不若此方之应响也。神而明之，变而通之，存乎人耳。倘一服即愈，少顷即发，或半日，或一日又发，发之愈频愈甚，此必属下寒上热之假证，此方不宜复投，当改用温补之剂，如阳虚以四君子汤加温热药，阴虚者则以六味地黄汤加温热药。其甚者尤须寒因热用，少以冷药从之，用热药探冷之法，否则拒格不入，非惟无益，而反害之。病有危甚，治有逆从，玄机之上，不须予赘。

古逍遥散方

柴胡三钱，芍药，当归，白术，茯苓，炙草，薄荷，炮姜，去白陈皮（《集解》无）。

加味者，加丹皮、山栀。余以山栀曲屈下行泄水，改用茱连丸尤妙。

左金丸

大川连六两，家吴萸一两。以水煮半时，焙干为末，粥丸，小梧子大。服用去白陈皮煎汤吞下，功较甚。

逍遥散，足少阳、足厥阴二经药也。肝虚则血病，当归、芍药养血而敛阴；木盛则土衰，甘草、白术和中而补土（补土生金，亦以平木）；柴胡生阳散热，合白芍以平肝，而使木得调达，木喜通达，故以为补（取疏通义）；茯苓清热利湿，助甘、术以益土，能令心气安定（通心肾也）；生姜暖胃祛痰，调中解郁；薄荷搜肝泻肺，理气消风，疏逆和中，所以有逍遥之名。

杂 病 论

医书肪自岐轩，而六经之法大备于仲景，其书轶于兵燹，乱于叔和。后人不得其传，妄谓仲景之书仅治冬月伤寒，春、夏、秋三时之杂病非所能也。于是各逞所见，著立方论，主治杂病，欲与并驾，其于六经之法茫如也。安望其所著方论，有以合乎理而中乎用也哉？夫仲景三百九十七法，方法之祖也，无论何时，杂病见证总不外乎六经，以仲景六经之法按而治之无不立应。即以暑病言之，暑病者，夏月之病也，当看暑邪侵于何经，即用何经之法以治之。侵太阳之经，非桂枝、麻黄不可治也；入太阳之腑，非五苓散不可治也。侵阳明之经，法主葛根；入阳明之腑，看其腑证之浅深，而斟于白虎、承气诸法以消息之。侵少阳之经，法不外柴胡；入少阳之里，亦不外乎黄芩。侵太阴，理中与之。少阴真阳素旺者，暑邪侵入，则必协火而动，阳热为患，其证属阳，法宜黄连阿胶汤分解其热，润泽其枯；真阳素虚之人，暑邪侵其少阴，则必协水而动，阳热变为阴寒，其证属阴，法宜芪、术、姜、附温经回阳，以散暑邪。厥阴受暑，有纯阳无阴之证，法主破阳行阴，以通其厥；有纯阴无阳之证，法主温经止泄，以回其阳；有阴阳错杂之证，法主寒热互投，以去错杂之邪。凡此暑月之病，安能外仲景之法乎？彼皆不得其传，不分六经，但以香薷饮、六和汤、清暑益气诸方，混施一切，贻害苍生，可胜悼哉！学者但当熟读三百九十七法，体备六经阴阳之理，则信手立方，百发百中。诸家杂病方论，毋庸置喙。

客问：亦有不在六经之内者，如其人感冒盛暑，壮热多汗，烦渴恶热，眩晕仆倒，昏睡懒言，此六经无其法也。予

曰：此暑邪侵入阳明之里则壮热多汗，烦渴恶热乃为热越，法主白虎汤以撤其热，兼之内气素弱，不能御邪，热邪入里，阳明受困则眩晕欲睡而为热盛神昏，宜加人参大补其气，其治法仍不出六经之外，何得谓不在六经之内乎？客乃折服。

人参败毒散论

（此方之秘宜读到极熟，悟到彻底，
则发表之法，斯过半矣。）

专治伤寒头痛，恶寒壮热，项强睛暗，鼻塞声重，风痰咳嗽，及治时气疫疠，岚瘴鬼疟，或声如蛙鸣，赤眼口疮，湿毒流注，脚肿腮肿，喉痹毒痢，诸疮斑疹。伤寒在表，则恶寒发热，头痛项强；风寒在肺，则鼻塞声重，痰多咳嗽；声如蛙鸣，俗名蛤蟆瘟，乃是邪气实也。风寒、湿热之气上干则目赤、口疮，下流则脚肿，伤于阳明则腮肿，结于少阴则喉痹，壅于肠胃则毒痢，注于皮肤则疮疹。

人参、羌活、独活、柴首①、前胡、川芎、枳壳、桔梗、茯苓各一两，甘草五钱。

每服一两，加生姜三片、薄荷少许，煎水调服。

口干舌燥加黄芩，脚气加大黄、苍术，肤痒不安加蝉蜕。

此足太阳、足少阳、手太阴三经药也。羌活入太阳而理游风；独活入少阴而理伏风，兼能去湿除痛；柴胡散热升清，协川芎和血平肝，以治少阳经两侧头痛、目昏；前胡、枳壳降气行痰，协桔梗、茯苓以泄肺热而除湿消肿；甘草和中发

---

① 柴首：柴胡根。

表；人参辅正匡邪，疏导经络，表散邪滞，故曰败毒。

喻嘉言曰：暑湿热三气门中，惟此方为第一，三气合邪，岂易当① 哉？其气互传，则为疫矣。方中所用，皆辛平升散之药，更有人参大力者，荷正以祛邪。病者日服二三剂，使邪疫不复留，讵不快哉？奈何俗医减去人参，曾与它方有别耶？

又曰：伤寒宜用人参，其辨不可不明。盖人受外感之邪，必先汗以驱逐，惟元气旺者，外邪始乘药势以出。若素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重者反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矣。所以虚弱之体，必用人参三五七分入表药中，少助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得药一涌而出，全非补养衰弱之意也。即和解药中有人参之大力者居间，外邪遇正，自不争而退舍，否则邪气之强悍，安肯听命和解耶？不知者谓伤寒无补法，邪得补而弥炽，及② 痘疹、疟痢，以及中风、中寒、中暑、中痰、痢疽、产后，初时药总不敢用，而虚人之遇重病可生之机，悉置不理矣。古方表散，用五积散、参苏饮、败毒散；和解之法，用小柴胡、白虎汤、竹叶石膏汤等方，皆用人参，领内邪外出，乃得速愈。世医奈何不察耶？外感体虚之人，汗之热不退，下之、和之热亦不退，大热呻吟，津液灼尽，身如枯柴，医者技穷，止为元气已漓③，故药不得应耳。倘元气未漓，先用人参三五七分，领药深入驱邪，何至汗、和不应耶？东垣治内伤外感，用补中益气汤加表药一二味以散外邪，有功千古。伤寒专科，从仲景至今明贤方书，

---

① 当：抵挡。
② 及：遇到。
③ 漓（lí 离）：薄，微少之意。

无不用参，何为今日医家弃除不用，全失相传宗旨，使体虚之人，百无一活，曾不悟其害之也。盖不当用参而杀人者，是与芪、术、姜、附、归、桂等药同行温补之误，不谓与芎、独、柴、前、羌、半、枳、桔、芩、膏等同行汗、和之法所致也，安得视等砒鸩耶？明朝嘉靖己未，江淮大疫，用败毒散倍人参，去前胡、独活，服者尽活。万历己卯[1]大疫，用前方复效。崇祯辛巳、壬午，大饥大疫，道殣相望[2]，惟加人参者多活。更有发斑一证最毒，惟加参于消斑药中，全活甚众。凡遇饥馑兵荒之岁，饮食起居不谨，致患时疫者，宜用此法。

本方除人参，名败毒散。治同。

有风热，加荆芥、防风，名荆防败毒散。治肠风下血清鲜亦效。血鲜者为肠风，随感而见；血瘀者为脏毒，积久而发。

去人参，加连翘、金银花，名银翘败毒散。治疮毒。

去人参，加黄芩，名败毒散加黄芩汤。治瘟病不恶寒而渴。

去人参，加芒硝、大黄，名硝黄败毒散。能消热毒壅积。

全方加荆、防、朴、陈、僵、蝉、藿香，名消风败毒散。治风毒瘾疹及风水、皮水在表宜从汗解者。

本方加陈仓米，名仓廪散。治噤口痢（乃热毒冲心，食入即吐）。单陈仓米煎汤，治痢后大渴，饮水不止。

涌吐要法

原方在痰饮，今移六经篇末。

---

① 己卯：喻嘉言《寓意草》为“戊子、己丑年”。
② 道殣（jìn 近）相望：谓饿死的人路上随处可见。殣，饿死。

甜瓜蒂如无，以丝瓜蒂代之。

邪在表宜汗，在上宜吐，在中、下宜下，此汗、吐、下三法也。若邪在上焦而反下，则逆其性矣。经曰：高者，因而越之。又曰：在上涌之是也。先贤用此法者最多。今世俗惟知汗、下，而吐法绝弃不用，遇当吐者而不行涌越，使邪气壅结而不散，轻病致重，重病致死者多矣。冤哉！枉人性命，良可悲也。

朱丹溪曰：吐中就有发散之义。张子和曰：诸汗法，古方多有之，惟以吐发汗者，世罕知之。故予曰：吐法兼汗，以此夫。

瓜　蒂　散

甜瓜蒂（炒黄）、赤小豆等分为末，熟水调饮，或用酸荠水更佳，量人虚实服之。良久不吐者，口含沙糖一块即吐。吐时须令闭目，紧束肚皮。若吐不止者，葱白汤解之。亡血虚家禁用。尺脉绝者，不宜服，恐损胃气。若胸中窒塞闷乱，以物探吐之，得吐即止。如探不出，方以此散吐之。

此散专治风眩头痛，懊侬不眠，癫痫喉痹，头目湿气，水肿黄疸，诸黄急黄，湿热诸病，（或吹入鼻中，取出黄水亦可愈。）卒中痰迷，涎潮壅盛，癫狂烦乱，人事昏沉，五痫痰壅，火气上冲，咽喉不得息，及食填太阴，欲吐不出者，均皆当用吐法。

伤寒如桂枝汤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喉不得息者，胸中有寒也，宜当吐之。如头额两侧痛者，令病人噙水一口，以此散一字吹入鼻中，立效。

余曾治大头瘟，内服普济消毒饮，外以此散嗜鼻，取出髓中黄水而效，此太阳阳明药也。

胸中痰食与虚烦者不同，越以瓜蒂之苦，涌以赤小豆之

酸，吐去上焦有形之物，则木得舒畅。《易》曰：天地交而万物通矣。

当吐而胃弱者，改用参芦。参犹带补不致耗伤元气也。

《十剂》曰：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赤豆、瓜蒂并能行水湿，痰涎头痛，胸满寒热，脉紧不大者，并宜此散吐之。

或问何谓木郁？曰：厥阴、少阳属木，于令为春，乃人身生发之气也。食者，阴物也，脾者，坤土也。饮食填塞太阴，则土盛而反侮木，生气不得上升，而木郁矣。吐去上焦有形之物，则木得条达而遂其升生之性矣。

《纲目》云：甜瓜蒂，一名苦丁香（象形），瓜短团者良，白瓜蒂与长如瓠瓜勿用。其子曰瓞；其肉曰瓤；其跗曰环，谓脱花处也；其蒂曰疐，谓系蔓处也。去瓜皮用蒂，约半寸许。侯瓜气长足，采收听用。此散主治风涎暴作，诸风诸痫，脑寒热齆，眼昏吐痰，风热痰涎，头目湿气。得麝香、细辛，治鼻不闻香臭，及食诸果物，病在胸腹中，并皆吐下。有急黄喘息，扪心坚硬，欲得水吃者可验。有遍身如金色者，有热病发黄者，有黄疸阴黄者，有身面浮肿者，有四肢浮肿者，有湿气头痛者，以上诸证，均以此散末一字吹入鼻中，取出黄水自愈。有十种蛊气者，用甜瓜蒂末，枣肉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枣汤下，甚效。疟疾寒热者，用瓜蒂二枚，水半盏浸一宿，顿服，取吐神效。有发狂欲走者，亦以此散一钱，取吐而愈。有鼻中瘜肉者，用陈久瓜蒂末吹之，日三次瘥。又方用瓜蒂末、白矾末各五分，绵裹塞鼻，或以猪板油和挺子塞之，一日一换。又方用青甜瓜蒂二枚，明雄、麝香各半分为末，先抓破后贴之，日三次，神效。又方用瓜蒂十四枚、丁香一个、粟米四十九粒，研末，口中含水嗃鼻，取下乃止。有

风热牙痛者，瓜蒂七枚，炒研，入麝香少许和之，绵裹咬定患牙，流涎即止，否则再咬。有齁喘痰气者，瓜蒂三个为末，水调服，吐痰即止。

《圣济总录》云：咽生瘜肉，先刺破出血，用盐、豉捣和涂之。慧屡试屡验。

本方除赤小豆名独圣散，治太阳中暑，身重痛而脉微弱。

本方除赤小豆，加防风、藜芦，名三圣散。

本方除赤小豆，加郁金、韭汁，鹅翎探吐，亦名三圣散。治中风风痫、痰厥头痛。

本方除赤小豆，加全蝎五分，治吐风痰。

本方加淡豆豉，治伤寒烦闷。

瓜蒂、栀豉皆吐剂也，要知瓜蒂吐痰食宿寒，栀豉吐虚烦客热。如未经汗下，邪郁胸胁而痞满者，谓之实，宜瓜蒂散，此重剂也。已经汗下，邪乘虚客胸中而懊侬者，为虚烦，宜栀豉汤，此轻剂也。同志君子，务于此法仔细参详，庶可称为良医。

卷 二

风寒证辩

喻嘉言曰：足太阳主表也，而表有营卫不同，病有风寒各异，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兼受，营卫两伤，三者之病，各分疆界。仲景立桂枝汤治风伤卫，麻黄汤治寒伤营，大青龙汤治风寒两伤营卫，此天然不易之法也。

舒氏曰：风为阳邪，卫为阳道（气行之路）；寒为阴邪，营为阴道（血行之路）。风邪之所以伤于卫，不伤于营者，阳与阳相亲也；寒邪之所以伤于营，不伤于卫者，阴与阴相接也。故邪虽由太阳而传遍六经，其风邪终不犯于营，寒邪仍不犯于卫，此阴阳各从其类，不相混也。

喻嘉言曰：太阳为六经之首，主皮毛而统营卫，所以为受病之始。

桂 枝 汤

桂枝、白芍、生姜各三两，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

考汉时一两，即今三钱三分。水煮三碗，服一碗，汗收热退，不必尽剂。否，再服。又否，方尽服。

后凡服表药，皆如此法。

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碗，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津津微似有汗者益佳，切不可令汗如水淋漓。

按：桂枝走太阳之表，专驱卫分之风；白芍和阴护营；甘草调中解热；姜辛能散；甘、枣能和，又以行脾之津液而调

和营卫者也。

按：风伤卫主桂枝汤，一定之理也，然必察其脏无他病，方可用之而无虞，不然自当见证加减。若本气虚寒，宜加姜、附温经御表；本气燥热，宜加归、地滋阴助汗。如此之类，详其兼证，察其二便，问其平日有何旧病与否，其所用饮食宜寒宜热，以尽临证之妙，则神乎技矣。

辨讹一则

《难经》云：肾之积曰奔豚，则奔豚属肾矣，方用桂枝加桂汤于足少阴肾，其法不合也，既阴邪上逆，从少腹冲心，悖乱已极，岂犹敢用桂枝之升散以重耗其阳，而愈动其阴乎？仲景必无此法。

偶与景陆闵公谈医，曰：昨见一少年，其身壮盛，患少腹痛，以渐上攻而至心下，医者用桂枝加桂汤四剂，遂汗迫厥逆而死矣。此误也，是证乃少阴中寒，宜吴萸四逆汤驱阴降逆，俗庸之辈，谬据奔豚法，而放胆用桂枝以杀之耳。予闻而爽然曰：先生高识，足以释我疑，而破天下之惑也，今而后益知奔豚之法不可从也。爰是更进而求之，烧针者，温经以御表也，肾邪当不致发矣。且核起而赤者，尚在躯壳之表，岂为必发奔豚耶，此必后人之误。

门人张太和曰：太阳除脾约外，切不可用下法，慎之慎之。

麻黄汤

麻黄绒、甜桂枝各三两，生甘草二两，大杏仁七十枚。

凡用麻黄，去根节，醋汤煎煮，撇去浮泡，晒干，以蜜炒炙。冬月生用。

先煮麻黄数沸，去沫，入诸药合煎。如前法热服，覆取微汗。

汪昂曰：麻黄辛温，走太阳发营分之寒，用桂枝以接引营邪出外。

舒驰远曰：桂枝汤中用芍药以内护于营，而麻黄汤中用桂枝以外导于卫，此阴阳互根之妙者也。盖卫行脉外，营行脉中，营邪出表，必假道于卫，用麻黄发出营分之邪，用桂枝接引卫外。但用麻黄汤者，当察其人本气无亏乃可径用。若元阴不足，方中宜加归、地；真阳素虚，宜加附子；肺胃素有蓄热者，宜加石膏。何以见真阳素虚？其人平日恶寒喜热，爱服椒、姜；若其人不服辛燥，喜服寒凉生冷之物者，自必阴亏火旺也。

又曰：伤寒有传经之邪，化热则传经，未化则不传。脉静者，邪未热也，故不传。然不但一日不传，虽数日而终不传也。若见欲吐，烦躁脉数，则寒邪化热之微，故为传也。虽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然必以脉凭之。浮属太阳，大属阳明，弦属少阳。然不定限日期，必察其所见之证属于何经，所凭之脉与何证相合否，倘病不合脉，尤必舍脉而从证，看传至何经，又必转见何经之证，不然何所徵验？故仲景复申之曰：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总之六经皆各自有定法，参其伍而错其综，自无往而有不得之者矣。

大青龙汤

麻黄六两，桂枝二两，甘草二两，杏仁四十枚，大枣十二枚，石膏如鸡子大一块（碾碎）。

舒驰远曰：大青龙汤为表寒里热者而设，小青龙汤为表里俱寒者设，白虎汤为表热里热者设。客问曰：石膏之性，寒凉重坠，表药中所不宜用，而青龙汤中用之，何以不牵制其升腾之势，而反说能助，何也？答曰：汗者，津液之余也。其

人津液素乏，阳邪内壅则营卫失润，何由得汗耶？故于麻黄汤中重加石膏，以全津液而除烦躁，否则汗亦无所酿矣。是青龙之妙，妙在用石膏，胃阳得之则热化津生，烦躁乃解。方中有石膏，犹龙之有水助，然龙之所以为龙者，全藉水以变化风雨，上天下地不难也，不得水则寻常尺寸不能至于斯时也，欲转之清波，非负大力之石膏，渠将能乎？通斯义者，进乎技矣。

喻嘉言曰：天地郁蒸，得雨则和；人身烦躁，得汗则解。大青龙证，为太阳无汗而设，与麻黄汤证何异？因有烦躁一证兼见，则非此法不能解。盖风为烦，寒为躁，故用之发汗，以除其烦躁也。究竟本方，原无汗者取微似汗，若有汗者之躁与烦，其不藉汗解甚明，加以恶风、脉微弱，是则少阴亡阳之证，与此汤不相似也，误服此汤，而速之亡阳耶。仲景更立真武汤以救其误，特为大青龙对峙。见一不汗出之烦躁，兴云致雨，为阳亢者设；一则救汗不收之烦躁，燠土制水，为阴盛者设。烦躁一证，阴阳互关，不可不辨及毫厘之仔细也。

真　武　汤

制附子、白茯苓、芋贡术、白干姜各三两，白芍药。

按：白芍性味酸寒，生阴壅滞之物，中寒门中不宜用，不如以黄芪易之，方为合法。

喻嘉言曰：真武乃司水之神，龙惟① 藉水可能变化。水者，真武所司也。设真武不与之以水，青龙之不能奋然升天可知矣。故方中用茯苓、白术、附子、黄芪②、生姜，醒脾崇土之功多于回阳。名曰真武汤，乃收拾分驰离绝之阴阳，互

① 惟：原作“为”，据《尚论篇》改。
② 黄芪：《尚论篇》作“芍药”。

镇于北方少阴之位。其所收拾者，全在收其坎水也，使龙潜而不见。设① 有一毫水气上浮，便即得遂其升腾之变化，纵独用干姜、附子以回其阳，其如追汗不止何哉？厥后晋旌阳祖师以仙术斩蛟，捕至蛟龙遁迹之所，戒其家勿蓄勺水，乃从砚池中逸去，可见水怪原有尺水丈波之能。向非真武坐镇北方，天壤间久为龙蛇之窟矣。其亡阳之证，乃少阴肾中真阳飞越耳，真阳飞越，亟须镇摄归根。阳既归根，岂更能飞越乎？故舍天人一致之理以谈医者，非真至也。

小青龙汤

麻黄，桂枝，半夏，干姜，甘草。

加附子更为合法。

喻嘉言曰：麻黄、桂枝汤无大小，而青龙汤有大小者，以麻、桂二汤之变法多，而大青龙变法不过于麻、桂二汤内施其化裁，或增或减，或饶或去，其中神化，莫可端倪。又立小青龙汤一法，散邪之功，兼乎涤饮，取义山泽小龙，养成头角，乘雷雨而翻江搅海，直奔龙门之势，用以代大青龙汤而擅江河行水之力，立法诚大备也。昌于分篇之际，特以大青龙汤为纲，于中麻、桂诸法，悉统于青龙项下，拟为龙背、龙腰，然后以小青龙尾之，或飞或潜，可弥可伏，用大用小，曲畅无遗，仲景通天手眼，驭龙心法矣。

又曰：或问青龙自为一队，即白虎且别出另峙其后，然则脉证之纵横者，何与青龙事耶？答曰：伤寒中多有忽然自汗，突尔亡阳之候，虽不犯青龙之药，早已犯青龙之逆矣。盖屈蠖者，龙之所以伏也；纵横者，龙之所以飞也。纵横之脉证不同，刺穴用期门，期门肝木所主，东方青龙之位也，刺

---

① 设：原作“使”，据《尚论篇》改。

其穴者，正所以制其木，而预弭其亡阳之变。故一青龙方中，张大其施，则天行而为霖雨；挟小其制，则鼓浪而奔江海；驯制其性，则逾越女婢之卑柔；刺其经穴，则销弭灵幻于寂若。仲景于其奋鬣[①]升天，万难把捉之时，尚以真武一方坐镇北方之水，俾地气不上，天气不下，所谓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龙之既升于天者，不得不复返于渊，况未及升腾，可训可扰，顾无法以制伏之耶？此余所以有会于纵横之义也。倘其不然，匪但无与于青龙之事，亦并无与于伤寒之事矣。吾不知仲景制方之时，其为龙乎？其为仲景乎？必有倏焉雷雨满盈，倏焉密云不雨，倏焉波浪奔腾，倏焉天日开朗，以应其生心之经纶者。神哉！青龙汤等方，即拟为九天之龙经焉可矣。

白　虎　汤

知母六两，石膏一斤，甘草一两，粳米六合。

喻嘉言曰：白虎汤，但能解热，不能解表，必恶寒、头身疼痛之表证皆除，但热渴而求救于水者，方可以此药与之。

程郊倩曰：热结在表则身发热，而时时恶风，以表气郁而不舒也；热结在里则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白虎汤中，或加人参，或不加，当视其人元气何如耳。涤热除烦，生津止渴，解去郁结，中外清肃，了无余义矣。

喻嘉言曰：寒与风俱伤，宜从辛甘发散矣，而表与里又俱热，则温热为不可用，欲并风寒、表里之热而俱解之，不亦难乎？故立白虎汤一法，以补青龙之不逮。其药乃知母、石膏辛凉二物也。辛者，西方金也；凉者，秋令也。酷热之时，欲求金风荐爽，万不可得，计惟虎啸，虎啸则风生，风生则热解耳，所以取辛凉二物偶成方，以象白虎之阴也。夫青龙

---

① 鬣（liè 猎）：凡鱼、龙颔旁小鬐皆曰鬣。

变化莫测，方无定体，故各用制伏之法。若白虎乃地兽之灵，得风从而威愈震，亦不易制伏之物，况里热已极，津液垂亡，元气所存无几，而领西方之肃杀以入胃中，能无虑乎？于是以甘草之缓，和其猛性；而入粳米同煎，以助胃中水谷之气；虚者更加人参，以助胃中天真之气，乃可用之而无患，制法早具于一方之内矣。世传孙思邈有降龙伏虎之能，岂非以仲景之心法为道法耶？

麻杏甘石汤

麻绒四钱，杏仁二十一粒（去皮尖），甘草二钱，石膏八钱。水煎服。治气逆变喘，饮水灌水，表邪未尽，诸法神而明之。

余观仲景常言发汗后乃表邪悉解，今汗出而喘，无大热，当知上焦余邪未尽，宜以麻杏甘石汤散之。夫伤寒一证，虽云传足不传手，余阅历有年，所见足经而兼手经者恒多。近世医家，每遇足经六传之证，尚尔分证模糊，至于兼手经之证，鲜不五色无主矣，而况全不知分经用药，辨证明晰者乎！如太阳、阳明两经合病，其邪袭入手太阴，必至气

然。伤寒之邪，过经不解，蕴祟日久，不过袭入厥阴心包已耳，岂有直攻心脏之理哉？吾用柴胡清外邪，大黄荡内热，麻黄发肺邪，杏仁下肺气，甘草缓肺急，石膏清肺热，煎服一剂，得大下，喘止黄退而思饮食。继以养营清补，调理两旬而安。此余深识仲景制方之妙，专主足太阳经药，复可于手太阴经用之，故一举而解手足两经之危。此法传之千古，俾后学奉为指南也。须审阳明果有实热，方可以用大黄。

阳明经证治大意

喻嘉言曰：伤寒之证，无如太阳一经，风寒参错，表里差殊，难于辨认。昌分三篇，先立鄙言，以引其端，后随仲景原文，阐其立言精意，俾业医者得其门而入，庶足以窥其富美也。而阳明一经之病，治之尤难，盖胃为水谷之海，五脏六腑之源，多血多气之冲，乃吉凶生死之所攸关。仲景著论精详，后人读之愦愦，今请得而要言之也。夫阳明者，胃也。阳明以胃实为证，胃实则皆下证也。然阳明之邪，其来路由太阳，其去路趋少阳，然必辨其在经在腑，在经则递传，入腑则不传，腑证则当下，经证不可下也。庸愚无识，妄守专门，必俟七日传经已尽，方敢言下。讵知太阳一经，早有十余日不解者，若不分经，而但计日，其误下仍在太阳。至阳明二三日下证即见者，反以计日，当面错过。其阳明以趋少阳者，又以计日，妄行攻下，而犯少阳所禁，甚至少阳复传阳明，更不识其证为何证，坐令热邪在胃，烁尽津液，以致轻者重，而重者死矣，所关讵不大耶？谨将阳明之证，亦比太阳之例，分为三篇，以太阳阳明为上篇，正阳阳明为中篇，少阳阳明为下篇，其三阴复转阳明，附于篇末，俾观者

了然，不致差误耳。

舒驰远曰：太阳阳明者，是太阳之邪传入阳明，而太阳尚有未尽者，邪由太阳而来，非阳明自受者，此为传经之邪也。若合病、并病，皆自受之邪，为不传之候也。然其证虽有传经、不传经之别，治法总不外乎两经合治而已。

的是阳明经证，必鼻塞、前额连眼眶胀痛，发热不恶寒，法主葛根以解阳明在经之表。

张盖仙曰：阳明之病，在经主葛根，入里主白虎，入腑主承气，不必辨其为中风与伤寒之证也。

喻嘉言曰：发太阳经之汗，即当顾虑阳气，以膀胱主气化故也。发阳明经之汗，即当顾虑阴津，以胃中藏津液故也。所以阳明多有热越之证，胃中津液随热而尽越于外，汗出不止耳。然而阳明证，不论中风、伤寒，脉微、脉实，汗出少而邪将自解，汗出多阴津易至竭绝。业医者可不谨持其柄而用重剂发汗，以竭人之津液也。

大承气汤

大黄（酒洗）、芒硝四两，厚朴、枳实二两。

小承气汤

大黄（生用）四两，厚朴、枳实二两。

徐忠可曰：此于大承气汤中单去芒硝，取其能微和胃气，和者缓也，无硝则势缓矣。谓稍有未硬，且微通其气，略解其热，缓以待之也。故曰调和胃气，非调胃之谓也。

调胃承气汤

大黄四两（酒浸），甘草二两（炙），芒硝半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渣，入硝微煮，少少温服。

舒驰远曰：调胃者，调和胃气也。大黄用酒浸，缘酒性上升，大黄得之则缓于下矣。若不尔，乃随急性之芒硝一直

达下，而无恋膈生津之用，何谓调胃耶？大黄之用酒洗于大承气汤者，盖洗轻于浸，是微升其下走之性，总因芒硝性急，恐其直过，未得与邪相当耳。而大黄又生用于小承气者，以无芒硝，势已缓矣，大黄再制，正如欲用其勇，反掣其肘，庸有济乎？

再按：承气者，承领一线未亡之阴气也。大实大满，法当急下者则用大承气，稍轻则宜调胃，而小承气之法，但心下痞，微烦而无实满，故不用芒硝，较轻调胃又可知矣。

喻嘉言曰：阳明主藏津液者也，津液充则不渴，津液少则渴矣。故热邪传入阳明，必先耗其津液，加以汗多夺之于外，复利其小便夺之于下，则津液有立亡而已，故示戒也。

阳明病，法宜多汗，今反无汗，卫阳不足也，其人不能食可知。卫阳既虚，不能透出肌表，故怫郁皮中，如虫行状。虚指胃言。实则痛，虚则痒。若无汗，兼呕、咳、厥，法宜葛根合附、术、姜、半以治之。阳明若无腑证，则厥为阳厥，法宜驱阳之中仍兼散逆斯可矣。

蜜煎导法

白蜂蜜七合，用铜器微火熬，频搅勿令焦，候炼如饴，捻作挺子，长二寸许，头锐如指，掺皂角末少许，乘热入谷道中，用手抈住，欲大便时去之，加盐少许亦可。盖蜜能润燥，盐能软坚。

汪昂曰：蜜能润肠以行气，皂角能通窍。凡表解已而无里证者，胃虽实亦忌攻，不可以苦寒伤胃。

猪胆导法

猪苦胆一枚，取汁，入酒醋少许，用竹管子，长三四寸，以一半入谷道中，将胆汁灌入，顷刻大便。

汪昂曰：胆汁寒胜热，滑润燥，苦能降，酸善入，故能

引入大肠而通之矣。

津液枯者宜蜜导，热盛者宜胆导，如冷秘，削酱姜亦可导也。

驰远又曰：大承气之用义，大黄荡实热，厚朴通气壅，枳实破气结，芒硝能软坚而兼润肠中之下涩也。

驰远治验①

曾治白以采，患腹痛作泄，愈月不愈，姜、附服过无数。其人禀气素盛，善宴啖肉食，因自恃强壮，病中不节饮食而酿胃实之证，大便转闭，自汗出，昏愦不醒人事，谵语狂乱，心腹胀满，舌苔焦黄，干燥开裂，反通身冰凉，脉微如丝，寸脉更微，殊属可疑。予细察之，见其声音烈烈，扬手掷足，渴欲饮冷，而日夜不寐，参诸腹满等症，则胃实确无疑矣。更察遍身冰冷，厥热亢极，隔阴于外也。脉微者，结热阻结中焦，营气不达于四肢也，正所谓阳极似阴之证。急下大承气汤一剂无效，连服四剂无效。予因忖道，此证原从三阴而来，想有阴邪未尽，观其寸脉，其事著矣。竟于大承气汤中加附子三钱以破其阴，使各行其用，而共成其功。服一剂得大下，寸脉即出，狂反大发。予知其阴已去矣，附子可以不用，单投承气，病势略杀，连服四剂。前后芒硝、大黄各服半斤而安。可见三阴寒证，因有宿食，转属阳明而成结燥者，有如是之可畏也。

曾治张天元，患腹胀不大便，来寓求治。诊其脉微而涩，舌润不渴。予告之曰：此里气虚，脱证已具，法当扶阳固肾，醒脾和气，使收藏之本固，则气化归元，而化自行，脾气有权则健运行而升降清，其患当自愈。其家以予言迂也，听医

---

① 驰远治验：原缺，据目录补。

用下，大便暂通，腹胀因减，彼以为有效矣，予知其必死也。次日复闭，腹胀加甚，于是又下，闭胀愈加甚焉。更下之，卒不能通，则气壅而死矣。噫！庸医杀人，恬不知改，顾夫受杀，实可悯也。

经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所以惟有下夺一法，夺其土而邪自不留耳。否则邪住腑中，漫无出路，迨耗尽津液而死也。若其人津液足以供邪，虽留连日久，而亦不死，且腑中之邪，久而久之，仍从外转，或反来路而还太阳，或趋去路而往少阳，此又不传中复有传之妙理也，然其权实赖中土以为之总司。

嘉言有曰：即如天以四时成岁，中土各旺于季月之末，然后木庇其根，火收其焰，金销其肃，水藏其澜，使非传之中土，则木火金水不能相贯，何以化机盈眸不息乎？人之饮食入胃，清气升，浊气降，渣滓不留者，其妙惟在于传，设一时不传，则积滞而不化矣。至于仙家攒簇五行，东三南二，木火相恋，归于中土；西四北一，金水相亲，归于中土，其妙更在于不传，设传则流散而不造矣。然则中土之传与不传，足尽天人之蕴，又何疑于多事哉？

阳明病大便溏者，胃中虚寒也。潮热者，虚阳浮越于外，非胃实也。兼见胸胁满者，是胃中流饮，旁流入胁也。虽属少阳阳明，不宜解表，当用芪、术、参、半、姜、砂、草果，理中逐饮而病自愈，小柴胡汤不合也。

按：阳明不大便，其胃实矣。兼见胁下硬满，饮邪上逆而为呕，郁蒸而结苔，当用芪、术、砂、半补中涤饮，草果以破胁下悬饮，合小承气微荡其实乃为合法，小柴胡汤不中用也。

舒驰远曰：少阳经本有渴，服柴胡汤则病愈，而渴未有

不止者。今不但病不解而反有加，何也？乃邪热转归阳明而成胃实证也，以法治之，自是斟酌白虎、调胃耳。

〔附〕太阴转阳明一证

按：脾脉主缓，证本发黄，若小便利则湿行而黄可免。若大便硬则胃有夙燥，因复转阳明。

〔附〕少阴转阳明一证

按：少阴本气虚寒者多自利，此言六七日不大便，是必热邪内胁真阳矣，加以腹胀，邪转阳明，此少阴负而趺阳胜，肾水势在立尽，不可缓也，法宜急下以救之。

〔附〕厥阴转阳明一证

按：此证为热结旁流，法宜附子汤合小承气汤，单小承气非法也。然下利谵语者，亦有阴阳虚实之分辨，但见嗜卧目瞑，身重恶寒，而无烦渴恶热等证兼见，乃属虚寒纯阴之证，不可妄用大黄。必有阳明热湿徵验，方是热结旁流，但只谵语，不足为据也。

治　　验

曾治王玉珽，未发谵语，外见头眩嗜卧，身重恶寒，便泄不渴，夜间发热，渐加大热，不恶寒，转恶热，掀去衣被，扬手掷足，身渐出汗，渐至大汗，其势方解。明日亦复如是，医经半月无效。仔细察之，果何证也，将谓阴盛格阳于外耶？亡阳之证无此大热。将谓三阳之表热耶？并无头项腰背骨节疼痛及耳聋口苦等证。且未见烦渴饮冷，白虎非所宜也。以此而论，定为热结旁流矣。不烦渴者，乃为结燥隐匿肠间，不在胃腑，故不能耗其在上之津液也。吾用黄芪、白术、炮姜、附子、半夏、故纸，重加大黄，一剂而下燥屎二三枚，是夜不发热矣。于是方中去大黄，数剂而痊愈。

曾医继唐魏舅氏，善人也，身举孝廉，形体素丰，谦恭

仁厚，自谓六十后，多食则胀闷，今年七十有三，目精不慧，近视不明六七年矣，乃一日午膳后，县尊请商公事，时当酷热，过劝绿豆粥一碗，是夜下利数十次，不能起床，起则眩晕。明早诊视，按之六脉沉细而微，其粪内带清水。愚曰：此太少二阴鹜溏之证，而兼陷暑邪也。虽有外邪，不可清解，法当大补中气，扶脾固肾，温经御邪，回阳止泄，方可无虞。乃用芪、术、芡实、怀山各八钱，胡巴、故纸、苡仁、半夏各二钱，炮姜、附、桂各一钱，砂仁、白蔻各七分，连进五剂而利稍减。再进十剂，仍然昏沉。又服十全大补汤十剂，病微退而精神渐爽，饮食亦进，但四肢无力，难于转侧，利微下而卒不止。又与人参养营汤十剂，虽然起床，不能久坐，但见皮肤光泽，身轻易于转侧。又与理脾涤饮十剂，是夜不安，烦闷之甚。愚意日久虽在下利，而未见粪，更见胀闷不安，以此察之，定为热结旁流矣。遂以参芪附子汤加桔梗一钱、大黄二钱，服之不安，又用麸面炒熨，夜半稍安。次早复作更甚，自觉腹中气壅，十分危急。其间予为舅氏调理在五十余日，往返在二百余次，晨夕焦劳，又令前汤再进，炒麦麸再熨。自云目中出火，其心欲落，急令扶起，挣下一物，其状如茄子，不软不硬，良久病去如失，自出中堂，即进饮食言语如常。随即剃头，见须发内长出一层黑发约长数分。公闻之而喜曰：我之病难望保余生耳，今何以病愈而长黑发，目睛复明，竟能视细细字乎？神哉医也！此后之寿而康，皆赖吾甥之力也。赐酒浆脯醢领谢，孔方十万却之。

少阳经证治大意

程郊倩曰：少阳在六经之中，典开阖之枢机，太阳为开，

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出则阳，入则阴，职守最重，非若他经之表里，截然不相管摄也。半表者，指在经之风寒而言，所云寒热往来、胸胁苦满是也；半里者，指在腑之里热而言，所云口苦、咽干、目眩是也。表为寒，里为热，寒热互拒，所以有和解一法。以柴胡解少阳在经之表证，黄芩和少阳在腑之里热，犹恐阳神退而里气虚，邪阴乘虚而起，故用姜、枣、人参以壮其里气而御其表，三阳为尽，三阴不受邪，方成妙算。若腑热未具，误投黄芩，伐其里气，是为开门揖盗矣，盖里气虚不能御表也。识透此诀，方可读仲景少阳篇之论，与大条中之所示、之所禁、之所加减，而为从表、从里及一切斟酌之法。不然，汗、吐、下之禁未犯，而先犯本方之黄芩则阳去入阴，此时即能救误，所失已良多矣。

予常目击世医，以小柴胡汤杀人不少，非其认证不真，盖亦得半而止耳。又曰：口苦咽干者，热聚于胆也。目眩者，木盛生风而眩晕也。口苦、咽干、目眩者，少阳之腑证也，腑证未具，万不可用黄芩，程氏之论，至详且尽。

嘉言谓目眩者，木盛生风而目眩晕也。愚谓当是目昏，盖以少阳厥阴，脏腑相连，因热乘肝胆而目昏蒙也。

治　验

曾治张太来之妻，寒热间作，口苦咽干，头痛两侧，默不欲食，眼中时见红影动，其家以为雷号，来寓备述。予曰：非也，此少阳腑邪溢于肝经，目为肝窍，热乘肝胆而目昏花也。予用小柴胡和解少阳，加当归、香附宣通血分，羚羊角泻肝热而廓清目中，不数剂而愈。

又治予八女，年六岁，寒热往来，每于梦中惊叫而醒，爬上人身，且哭且怕，至十余夜不能瞑目，将合眼即大叫大哭。维时予南署外回归家，妇语以故。余曰：此为胆虚热乘，用

小柴胡汤去黄芩（未见口苦咽干，不用黄芩），加白茯神、远志宁心安神，竹茹开郁，真琥珀定惊，一剂而安。语云：熟读王叔和，不如见证多。信然。

小柴胡汤

软柴胡、法夏子八两，官拣参三两，炙甘草、白生姜一两，大红枣十二枚。

原方黄芩误入方内。

若见口苦咽干，方用黄芩三两，水煎二次，和一处，分二碗服，其服法同前桂枝汤。

程郊倩曰：柴胡解少阳在经之表，黄芩和少阳在腑之里热，半夏散逆豁浊气而还清，参、甘补正气而和中，姜、枣助少阳生发之气，使邪无内向也。

喻嘉言曰：风热上壅则耳聋目赤，风热与痰饮搏结则胸中满而烦，宜用小柴胡汤加白蔻宣畅胸膈，栝蒌实以除其烦。若误汗、吐、下，则胸中正气大伤，而邪[1]得逼乱神明，故悸而多惊也。

舒驰远曰：少阳原有经证、腑证，表里各有一定之法，毫不容混，岂但汗、吐、下三禁而已哉？至于温经回阳、养阴清燥及利小便诸法，何得不禁，抑何其见之不广也？

门人王臣杰曰：夫阳明胃为四脏之主，胃若强健而思饮食则百病自愈，是以三阴不受邪也。

少阳病六七日加烦躁，乃邪渐入阳明之里，法宜小柴胡合白虎而兼解之，一定之法也。

按：身热恶风，颈项强痛，太阳风伤卫也；胁下胀满，悬饮也；手足温而渴，里有热也。法宜桂枝汤以解太阳之表，半

① 邪：原作“众”，据《尚论篇》改。

夏、草果以治悬饮，石膏以撤里热，小柴胡汤何取乎？

阳脉涩，阳虚也；阴脉弦，阴盛也。阳虚阴盛，当腹中急痛，宜用芪、术、炮姜、附、桂以助阳御阴。小建中汤不中用也，小柴胡汤亦①不合理。

太阴经证治大意

胡章级曰：太阴脾经之法，散见于六经耳，六经之证未有能外太阴者，以脾为一身之主也。脾气强健，何病不愈？否则诸法皆不验矣。

舒驰远曰：太阴经病，是必腹满而吐，腹痛自利矣。其证属里。阴脉虽浮，亦不宜于发汗。即令外兼太阳表证，惟当以理中为主，内加桂枝，两经合治，此一定之法也。若只据脉浮用桂枝，专顾太阳，不顾太阴，大不合法。

五饮病见前六经定法，曰留饮，曰水饮，曰支饮，曰悬饮，曰溢饮。予常治留饮为患，十用八九。

按：人身后天水谷之精气生血，精气者，精微纯静之气，故属阴；水谷之悍气生津，悍气者，勇悍浮动之气，故属阳。血入于营，津行于卫，皆藉脾中之阳而为传布周流。苟脾气里乏，其所生之血传布不尽者，停蓄膈中，不能复行经络而为败浊，兼之胸中之阳不能宣布，痰血即上逆而吐也；其所生之津传布不尽者，不得复为津精，皆由胸中之阳不能宣布，则上逆胸中而为咳唾。痰血兼见，并五饮诸证，均宜大补中气，宣畅胸膈，醒脾逐饮，随饮加药，一定之法也。外有着痹、行痹二证，又当清热润燥，不致混淆，方为获法。

---

① 亦：原作"要"，据文意改。

理　中　汤

官拣参，白贡术，炮干姜，炙甘草。水煎服。

汪昂曰：理中汤治伤寒太阴病，自利不渴，寒多而呕，腹痛鹜溏，脉沉无力，或厥冷拘急，或结胸吐蛔，及感寒霍乱。

自利腹痛者加木香，不痛自利者倍白术。白术益气燥湿，能生津液。木香顺气定痛。

体重踡卧昏沉，下利不止，加附子，此兼少阴证。腹满去甘草，甘令中满。

呕吐去白术，加入半夏、姜汁。白术甘壅，姜、半散逆。

脐下动气，去白术，加肉桂。术能助气，桂泄奔豚。

心下悸，加茯苓。饮停则悸，茯苓利水宁心。

阴黄加茵陈。

阴寒结胸加枳实。

本方等分蜜丸，名理中丸。加法夏、砂仁尤妙。大如鸡子，以百沸汤和一丸温服。

本方加附子，名附子理中汤。

张仲景曰：大病瘥后喜睡，久久不了，乃胃中有积饮，宜理中丸。

刘宏璧曰：积饮者，脾虚也，若以顺气逐饮药与之，其痰虽去，转盼复积，惟大补温中，脾气有权则积者自去，不复再积矣。

此足太阴脾经药也，人参补气益脾，故以为君；白术健脾燥湿，故以为臣；甘草和中补土，故以为佐；炮姜温胃散逆，故以为使。以脾居中州，故名之曰理中。

愚意人参价昂，无力者，以黄芪代之，更加砂仁、半夏，醒脾开胃，温中散逆。

驰远太老夫子制**理脾涤饮方**

北箭芪、白贡术各五钱，法夏子三钱，西砂仁一钱，炮干姜、白蔻仁一钱（为末）。水煎，调白蔻末温服。

此方奏功甚速，予历试有年，活人多矣。其制方之义，盖亦仿理中而变化也。

门人杨宗熙曰：此方黄芪、白术大补中气，砂仁、半夏醒脾开胃，白蔻宣畅胸膈，干姜温中散逆。以此方加味，统治五饮诸证，效如桴鼓。

治　验

曾治知府杨迦怿，任兴邑事，禀性仁慈，居官清肃，因署马边抚夷府军务焦劳，患溢饮证，右肩痹软酸痛，又署邛州，不能签押，神色衰惫，医治无效。纳禀告病，上以廉能不允，令复兴邑任，促骑请治。诊之两寸洪大而紧，余皆沉微。余曰：公之恙，乃太阴溢饮为患，病在气分，前医不知分辨气血，误用血分之药以贻害耳。法宜大补中气，醒脾崇土，宣通气分，即当奏功。乃用芪、术、砂、半、干姜、白蔻、虎骨、威灵仙、桂枝、姜黄十剂而效。再服十剂，其痛如失。遂与归脾汤去木香、甘草，加五味子、鹿茸、肉桂为丸，脾肾两补而愈。但公行年五十，尚未生子，向余索求种子方饵，余念公谦恭仁厚，与之龟首丸。服毕致书曰：前赐妙丹，服之神效，恳烦再配二料。遂如命复之。调理数月，步履轻健，精神康壮，如夫人有喜矣。明年壬申，降生一子。又明年，又生一子。骨秀神清，均甚壮美，余见而喜。公顿首谢曰：起我沉疴，身受益矣；赐我后嗣，泽及先矣。绸缪订交，浓情款洽。后升迁别去者二十三年，辛卯秋闱，卸宁远府事，引见候升，吾子于省垣一遇，年已七十二矣，重话巴山，犹深绻念，是时精神矍烁，尚运笔如飞，前后手书，见惠不一。中酬我以锦联曰：自是君身有仙骨，遍与人间作好

春。匾曰：妙合六经。盖公之书法，见重当时久矣。

〔附〕**龟首种子丸方**

大龟首一个（醋炙），大生地四两，山萸肉二两、怀山药二两，白茯苓二两（乳蒸），粉丹皮一两，光泽泻、肉苁蓉（酒洗，焙干）、真琐阳（醋炙）各一两。蜜炼丸，如梧子大，酒下。

取龟首法：以盆水贮之静室中，伺其头出，突然持刀取之，否则缩头难取。

此仙传方也，有德者服之神验，切勿传与匪人，盖残忍刻薄之辈，罪重恶极，天必欲绝其嗣，非人力所能挽也，何可悖逆天常乎？

太上垂训云：无故杀龟打蛇，若用非其人，妄伤贱生命，尤足以撄神怒而干阴谴，领此方者，宝之秘之。

曾治大学士海山周大人六公郎州官桐峰者，患吐痰三十余年，自云少壮时，一年三五发，将发二三日左胁内胀，渐大如米瓜即吐，吐出之痰，状若破絮，形似痈脓，臭不可闻，待三五日，痰尽乃平，每发如是。至今年衰，一月数发，饮食不进，日夜无宁，来寓求诊。右寸关浮大，滑而弦甚，余脉如常。余曰：足下之恙，乃太阴脾经之患，巢囊之痰如蜂儿宿于房中、莲子嵌于蓬内，生长则易，剥落则难，吐尽又积，积满又吐。桐峰曰：先生明若观火，治之将何如？余曰：补正攻①邪，方与理脾涤饮，加南星、草蔻温中散结，芫花、草果大破悬饮，更用斩关丸，以划巢囊，荡涤湿痰，自必有效。彼闻之颜曰：先生良医也。即依其法，煎服三剂而痰活。又服二剂，是晚吞斩关丸五钱，次日乘舆来寓，顿首谢曰：妙

① 攻：原作"及"，据怀清堂本改。

哉！先生之药，何其神也？我三十余年之疾，昨晚得先生一剂服之，至二鼓，其痰自大便长驱而下，今早自觉右胁下毫无形迹矣，此后不发，皆君赐也，弟惟每饭不忘耳。

〔附〕**斩关丸方**

石硫黄五两（研细末，贯入猪大肠内，线扎煮烂，去肠，滚水淘数次，晒干），紫油桂、白蔻仁、川花椒、生白术、生附子、吴茱萸、法夏子、鸡内金各一两。共为细末，饭碾为丸，梧子大，收贮听用。

曾治北关口王相，患咳嗽吐痰，右胁刺痛，胸膈不开，饮食无味，颜色枯槁，形神俱惫，自谓知医，服药无功，方求余诊。按之右寸关浮滑而紧，余脉如常。余曰：君之恙，乃脾经虚弱，痰饮由胃而旁流入胁，其病名曰悬饮也。法以黄芪以补胸中之阳；白术以助脾中之阳；砂、半醒脾开胃；姜、蔻温中逐饮，宣畅胸膈；芫花、草果搜剔胁缝之痰自愈。果服二剂而效。惟痰仍盛，乃与八味丸补而逐之乃安。

足少阴肾经证治大意

舒驰远曰：少阴前后二篇，寒热迥别，治法亦大相悬殊，推其源头，标同而本不同也。盖肾中真阳素亏之人，阴寒是其本也，邪入少阴，则必挟水而动，而为前篇诸证，宜急温之，固不待言，其在太阳发表药中，亦早宜加附子以助阳御阴，庶毋遏汗亡阳之患也；若肾中真阴素乏之人，则必挟火而动，而为后篇诸证，宜从养阴退阳，固不待言，其在太阳发表药中，亦早宜加阿胶、地黄等药以回护真阴，方可得汗，否则阴精被劫，汗亦无所酿矣。

又曰：外邪挟水而动，阳热变为阴寒则阴盛，故但欲寐；

外邪挟火而动则阳盛，故烦躁不得卧。嘉言先生论之详矣。

喻嘉言曰：灸之以火，助阳而消阴也，主之以附子汤，温经而散邪也。

附　子　汤

制附子二枚（炮用），官拣参二两，白贡术四两，白茯苓三两，白芍药。水煎温服。

愚谓本方白芍不如以黄芪易之，方为合法。

舒驰远曰：中寒门中用附子破阴回阳，取其飞骑突入，岂有用白芍酸寒凝阴之物，以羁绊附子雄入之势，而致迂缓无功耶？仲景原方必无白芍。

又曰：阴邪上逆则欲吐，真阳扰乱则心烦，但欲寐者，阴霾盛而阳不升也，宜用附子汤加半夏。若舍此不图，延至五六日则下焦寒甚，邪急奔而下利；肾水欠温，津液不上潮而口渴，非从温经之法，饮水终难自救也。以小便色白而证少阴之寒，更当以不喜饮冷而证虚寒之渴也。

门人杨宗煦曰：余曾考经络篇云，舌下有二隐窍，名曰廉泉，运动开张，津液涌出，然必藉肾中真阳而为之薰腾，乃足以上供。若寒邪侵到少阴，则真阳受困，津液不得上潮，故口渴，与三阳之邪热烁干津液者，大相反也。

舒驰远曰：少阴有寒利，复有寒闭，以肾气为寒所困则关门不开而二便俱闭，宜亟温之。酒客常有此证，人设不知此，误投大黄，其闭愈甚，则轻者重，而重则死矣，可不慎欤？

或问曰：酒性固热，烧酒尤甚，每伤于酒者，反宜辛热，何也？曰：酒中有热有湿，均足为患，因其本气而患之。本气虚寒者，原不患热，惟患其湿，其湿日积，阳神日衰，一旦挟水而动，阴邪横发，闭痛呕逆，上下交剧，法当急驱其

阴，以回其阳；真阳素旺者，不患其湿，而患其热，热从后阴，便血生痔，热遗前阴，茎生诸疳，法宜分解其热而清其毒。

曾治樊子敬夫，阴头赤肿，碎裂如丝，其痛异常。乃因素禀阳旺，嗜饮烧酒，乘醉入房，求若所欲，酒毒随欲火下注于前阴也。吾用葛花解酒毒，大黄泻湿热，桂枝、前仁引导前阴，五剂而愈。

斩关丸方

见太阴证治。

开关丸方

巴豆去壳去油，色白如霜，入丝罗筛过者，乃可用之；吴神曲搅稀糊，入巴霜细末为丸。丸成后，用制硫黄、生附子、法夏子、西砂仁、白蔻仁各等分为极细末，取前丸团于其上为衣收贮，用时煎淡吴萸汤吞下。

病人脉阴阳俱紧，反出汗者，亡阳也，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也。(法当二字疑误。)

舒驰远曰：阴邪上逆则为吐，下注则为利。咽痛者，阴火上结也。

治　　验

曾治钱仲仁，患喉痹，阴火上蒸，津垢积而成块，坚白如骨，横于喉间，痛痹异常，其证恶寒嗜卧，二便不利，舌苔滑而冷，口不渴而懒言。观诸证形状，总属虚寒。何以二便不利？盖为阴邪上逆，喉间清涎成流而出，津液逆而不降，故二便不利。吾用生附子驱阴散寒，熟附片助阳温经，桔梗苦以发之，炙草甘以缓之，半夏辛以开之，阿胶以润咽膈。服一剂喉间白骨即成腐败而脱去其半，痹痛稍缓，略可糜粥，小便渐长，三四剂而大便行，粪多且溏，如是十二剂而愈。由

今思之，曩时学识犹欠，阿胶、桔梗可以不必用，当用黄芪以助胸中之阳，白术以助脾中之阳，接引真阳上达，方为合法。

舒驰远曰：五行皆一，惟火有二。所谓二者，阳火也，阴火也。诸阳火乃柴炭之火，得水则灭；阴火乃石灰之火，火烧无焰，得水则焚；其有半阴半阳之火，乃煤炭之火，仍用火烧，必以水调，其焰益烈。人身之火，亦分阴分阳，阳火者，实火也，其证恶热不恶寒，舌苔干燥，渴欲饮冷，宜用寒凉等药；阴火者，虚火也，其证恶寒倦卧，舌润不渴，宜用辛热温补之剂；半阴半阳之火，即阴阳错杂之邪，法宜寒热互用。

〔附〕齿痛方与治验①

又常见患齿痛者，亦有寒痛，亦有火痛，即阴火、阳火之谓也。凡火痛者，宜用寒凉；寒痛者，宜姜、附。甚至姜、附不效，用胡椒二钱研末，煮鸡汤一碗服之立已。又有虫痛一证，乃为阴湿生虫，胡椒亦可治。

又有风火相煽而为齿痛者，外见颊车赤热焮肿，口中臭秽。方用露蜂房（研末）一钱，川黄连（研末）五分，白明矾（研末）一钱，洋冰片、上麝香少许，共为末，合研匀细，擦牙上，痛即止。

又虫蚀有孔眼者，须用明雄黄二分、上麝香三厘合匀，擦虫孔中，其痛即止。再痛再擦，药尽自愈，屡试屡验。

曾治余三子辑五，年七岁，患虫牙蠹一大孔，每痛欲死，诸方不应，以前药少许与之，入虫孔内，痛止而安。其效神速，录之以备采用。

---

① 此题目原无，据目录补。

少阴病，下利脉微，干呕心烦，则为阴寒在下，阳烦在上。法宜姜、附以驱其阴，然必加入尿、胆汁，以制胸中错杂之阳邪，庶姜、附得以下行其用。其脉微续者，阳气已渐复也。暴出者，势必有雀啄、釜沸之象，又必主死也。

白　通　汤

白葱头四茎，炙干姜一两，生附子一枚（去皮）。加人尿五合、猪胆汁一合。

白通加人尿胆汁汤

加人尿、胆汁，名白通加人尿胆汁汤。

先煮白通汤一升，加人尿、胆汁，和令相得，煎温再服。若有汗，去葱白。

脉不出者，用通脉四逆汤。

通脉四逆汤

生附子一枚，炮干姜三两，炙甘草二两，白葱头九茎。

利止脉不出者，加人参以生其阳而长其阴也。

此证一线微阳未散，法当急投温补，于本方中可加黄芪、白术大补中气，速回其阳，岂可用葱白以耗散其阳乎？仲景原方必无葱白。

舒驰远曰：阳虚气坠，阴弱津衰，而出恭反少也。

古人如厕必更衣，出恭者，大便也。

曾治汪少宰妻，腹中急痛，恶寒厥逆，呕吐下利，脉见微涩。予以四逆汤投之无效，其夫明日来寓告曰：昨夜依然作泄无度，然多空坐，醉胀异常，尤可奇者，前阴醉出一物，大如柚子，想是尿脬，老妇尚可生乎？予即踌躇良久，曰：是证不可温其下，以逼迫其阴，当用灸法温其上，以升其阳，而病自愈。用生姜一片，贴头顶中百会穴上，灸艾三壮，其脬自收。仍服四逆汤加黄芪、白术，二剂而愈。

喻嘉言曰：少阴，水也；趺阳，土也。诸病恶土克水，而少阴见证，惟恐不能制水，其水反得泛溢，而真阳失温，飞越于外矣。此消悉病情之奥旨也。

又曰：少阴水脏也，水居北方，原自坎止，惟挟外邪而动，则波翻浪涌，横流逆射，无所不至，为呕，为咳，为下利，为四肢沉重。仲景惟以真武汤一方坐镇北方之水，水不横溢，诸证自止，而人之命[①]根，赖以攸固。命根者何？即父母媾精时，一点真阳先身而生，藏于肾水之中是也。其有真阳素旺者，外邪传入，转而内挟真阳，外显心烦舌燥，咽痛不眠等证，主用黄连阿胶汤之类，以分解其热而润泽其枯，俱用重剂润下，一日三服，始胜其任。设热邪不能尽解，传入厥阴，则热深者厥亦深，咽痛者转为喉痹，呕咳者转吐痈脓，下利者转便脓血，甚者发热厥逆，燥不得卧，仍是阴竭而死也。必识此意，然后知仲景温经散邪之法与清热润燥之法，细微曲折，与九转还丹不异矣。后人窥见一斑者，遇阴邪便亟温，遇阳邪便亟下，其鲁莽灭裂，尚不可胜言，而况于聋聩之辈乎？兹分前后二篇，畅发其义，知我者，当不以为僭也。

喻嘉言曰：少阴后篇，热邪挟火上攻而为咳，下攻而为利，内攻而为谵语。小便难者，火旺阴亏也。

又曰：强发少阴汗而动其血，势必逆行而上属阳窍，以诸表药皆阳经药，主上升也。

前篇诸厥为阴厥，其证身重恶寒，少气懒言，必欲得热，热则阳回而厥自愈。

后篇诸厥为阳厥，其证身轻恶热，心烦不眠，然又必欲

---

① 命：原作"病"，据《尚论篇》改。

除热，热除则阴复，而厥自愈。

黄连阿胶汤

川黄连四两，炒黄芩一两，白芍药二两，真阿胶三两，鸡子黄二枚。

以水五升，先煮芩、连、白芍，取二升，入阿胶烊化，令小冷，入鸡子黄搅令相得，分三次，日三服。

徐忠可曰：芩、连苦寒，解热为君；阿胶、鸡子黄二味甘寒，养阴润燥为臣；复以白芍之酸寒，收摄外散之微阴为佐。

舒氏曰：咽痛、咽疮者，既是外邪挟火之证，当分解其热，润泽其枯，所言甘草汤、桔梗汤、半夏汤、苦酒汤，皆不中用也。

咽 疮 方

鸡蛋（一个，开一小孔，漉去其清，将黄搅匀）、灯心（以水洗净，筑满蛋内，以纸封孔，外包黄泥晒干，火煅红透，候冷取出，研为细末）二钱，壁钱①（长针穿，灯上烧枯，研末），胆矾（瓦炕②），黄丹（水飞），鸡内金（炕碎），鸭嘴壳（炕碎），降真香。共研细末，鹅毛管吹。

虚寒咽疮方

灯心灰一钱，生附子（漂去盐，晒干研末）三钱，共合研匀，亦鹅毛管吹。

虚寒、实火何以辨之？凡虚寒者，不热不赤，略可硬饭，而饮水吞津则痛甚；实火痛者，赤热而肿，饮水吞津不甚痛，

---

① 壁钱：形似蜘蛛，因其在墙壁上吐丝织造白色卵囊如钱状，故名。药用全虫。

② 炕：方言。烤；焙。

而饭粒不能下咽。

舒驰远曰：少阴有热结旁流，复转阳明之证，腹胀不大便者，然必兼见舌苔干燥，恶寒饮冷，方为实证，法当急下；若兼见身重嗜卧，舌润不渴，恶寒等证，又属虚寒，法宜白蔻宣畅胸膈，砂、半醒脾开胃，附子温经，肉桂化气，桔梗开提，生姜升散，使转运之机乃得先升而后降，所谓上焦得通，中枢得运，而气化自行，兼服斩关丸以通其闭，然后加参、芪、苓、术等药及故纸类以收全功。若不辨阴阳虚实，但见腹胀便闭，即行攻下，未必尽当，慎之慎之。

厥阴经证治大意

舒驰远曰：两阳相丽，谓之阳明；两阴交尽，谓之厥阴。究竟六经皆有阳明，六经交尽于厥阴也。嘉言不便分为二篇者，以厥阴中多有阴阳错杂不分之证，若据阴厥、阳厥分为二篇，则阴阳错杂又二篇矣，所以不便分也。至于阴厥、阳厥之证，仍从外证辨之。凡阴厥证，必恶寒身重，下利不渴；阳厥证，必恶热身轻，烦渴不眠。故阴阳之辨，虽曰甚微，以此而论，显而易见。篇中用治矩则虽多，总之阴厥证重在温经回阳，以止其泄；阳厥证重在破阴行阴，以通其厥；其阴阳错杂不分之证，法当阴阳互治，寒热杂投，纵或阴阳多寡不一，大概不出乎此。

喻嘉言曰：胃暖乃能食，今胃冷而反能食，则是胃阳发露无余，顷之即去，故为必死。

曾见黄居士，患寒热往来，无口苦咽干，庸医误用黄芩，致使邪入厥阴，胃中冷而反能食，真除中也，居士乃未几而殁。冤哉！举世妄用黄芩，观此可以为戒。

舒驰远曰：厥阴证，阴阳错杂。消渴者，膈有热也。厥阴邪气上逆，故上撞心。疼热者，热盛也，心中疼热，阳热在上也。饥而不欲食者，阴寒在胃也，饮食不纳，饥蛔必出。法宜寒热互投，以去错杂之邪。吐蛔用乌梅丸，不中用之方也，王叔和误人甚矣。

又曰：阴邪直中，埋没真阳，肌肤冻冽无汗，或爪甲青黑，唇青舌缩，与夫浑身青紫成块，身重如庆，皆阴盛而阳不虚也。法当生附子以驱其阴，熟附子不中也。若真阳外亡，身微热而多汗，或眩晕眼花，神思恍惚者，皆阳虚而阴不胜也，法主熟附子以回其阳，又非生附子之所能也。

治　　验

曾治萧以德，患阴寒，面白肤冷，青紫成团，见于足而足不能移，见于臂而手不能举，见于腮而口不能言，且牙龈冻冽溃烂，然时而心悸，昏眩欲绝，此为阳虚阴盛并见也。吾以生、熟附子并用，更加参、芪、茸、术以固其脱，历两旬而愈。

如此条证，大汗出者，真阳外亡也；热不去者，微阳尚在躯壳也；四肢拘急者，阴寒内结也；四肢疼者，阴寒侵入关节也。兼之厥逆下利而恶寒，在里又纯阴也。合而观之，与阴邪盛并见。法宜生、熟附子并用，更加芪、术以助后天之阳，庶乎有当。单用四逆，于法尚欠。

门人古常新曰：生附子驱阴，熟附子回阳，一用之以温经，一用之以壮表。

舒驰远曰：痰饮壅塞胸中，阳气不得四布而致厥，法当宣畅胸膈，温中散结，以驱逐其痰而厥自通也。

又曰：阳邪在上，耗其津液，而咽喉不利；日误下而脾胃大伤，不能传布，则蓄血停痰，协阳邪上逆混浊而唾血也，

或唾痰也；复有虚寒在下，而泄利不止，此为阴阳错杂之邪。其治法仍宜理脾健胃，宣畅胸膈，兼以养阴清燥，解热豁痰，更兼温经止泄而病自愈，不得错杂以他经之药而误用之，以乱仲景之戒耳。

白头翁汤，诸家注释，全不合理，谓此汤走阳明血分，误矣！仲景用之于厥阴，阳明未当用也。又曰：白头翁汤中黄连、黄柏并能坚肾厚肠，悉属荒唐，夫肠之厚薄，何以辨之？将谓肠薄，大肠滑泄乎？滑泄者，法当温中健胃，以止其泄，苦寒不可犯也；若谓大便燥结乎？燥结者，法当滋阴润燥，以去其结，苦寒性燥，不可以燥益燥也。至于坚肾之说，更见谬甚。

凡真阳素旺之人，肾气强坚，不坚者，其人必阳虚也。法当大补其阳，岂可更用凉泻，愈伤其阳乎？何人创此不通之言，贻害千古，竟有不通之辈，纷纷信从，殊属可笑。

厥阴热结旁流之证，已见前阳明篇末。

按：呕吐涎沫，乃阴邪协肝气上逆，则呕吐涎沫，逆而不已，上攻头顶，而为头痛。宜用：

吴 萸 汤

吴茱萸一升，官拣参三两，干生姜六两，大红枣十二枚，制附子二枚。

若寒利，再加川椒、芪、术大补中气而益脾土，则头痛与呕吐自愈。然六经各有定法，头痛之证已详见前篇首。

喻嘉言曰：厥阴之邪上逆，干呕吐涎沫，可用吴萸汤以下其逆。若热气有余，结而为痈，溃出脓血，即不可复治其呕，正恐人以吴茱萸汤误之。识此意者，以辛凉开提疏壅，亦何不可为哉？

嘉言又曰：厥阴篇中次第不一，有纯阳无阴之证；有纯

阴无阳之证；有阴阳差多差少之证；有阳进欲愈，阴进未愈之证；复有阴居八九，阳居一二之证。热而发厥、热深厥深，上攻而为喉痹，下攻而便脓血，此纯阳无阴之证也；脉微细欲绝，厥冷，灸之不温，恶寒，大汗，大利，躁不得卧，冷厥关元，此纯阴无阳之证也；厥三日，热亦三日，厥五日，热亦五日，手足厥冷，而热邪在胸，火热在胃，此阴阳差多差少之证也；渴欲饮水，饥欲得食，脉滑而数，手足自温，此阳进欲愈之证也；默默不欲食，呕吐涎沫，腹胀身疼，此阴进未愈之证也；下利清谷，里寒外热，呕吐下利，其脉微弱，复误吐下，面反戴赤，阴居八九，阳居一二之证也。大率阳脉阳证，当用三阳经治法；阴脉阴证，当用三阴经治法。厥阴病见阳为易愈，见阴为难痊。其表里错杂不分，又必先温其里，后攻其表。证见咽喉不利，咳唾脓血，则温法不可用，又宜分解其热，润泽其枯。世医遇厥阴诸证，如涉大洋，茫无边际可测，是以开口动手即错，我今不厌烦复，复阐其奥于厥阴篇末，俾后学奉为指南云。

张盖仙曰：坏病既经误治而成，势必六经皆有坏病，何以只言太少二阳有坏病，他经无之？意者阙文耳。喻氏创阳明无坏证之解，周旋其说，大不近理，合病、并病、过经不解三条，亦皆可以不必，究竟仍在六经之内，按仲景六经之法，辨其证在何经，即用何经之法以治之，自无往而不得之矣，夫亦安用此三法为也乎？

舒驰远曰：病后水肿，乃为脾胃气虚，不能升清降浊，肾气涣散，膀胱气化不行，水邪泛滥而为肿。法宜砂、半、椒、蔻宣畅胸膈，附子温经，肉桂化气，桔梗开提，生姜升散，俾转运之机乃得先升而后降，兼服斩关丸开通其壅。俟小便略长，饮食稍进，再加人参、茯苓、黄芪、白术大补中气，其

肿渐消，更加鹿鞭大补肾阳，故纸收纳肾气，多服自愈。若牡蛎泽泻散大伤元气，人断不可用。

再按：病后腹胀（俗名膨胀），亦由脾胃气虚，升降失职，壅而为满。推而原之，总因服过顺气等药，耗散元气，刻削脾胃，故不可再服顺气消满之药，当同前法。若胀满过甚，上下阻塞，转运不通，升降不行，药不奏效，急用纸卷艾绒，于头顶百会穴上隔生姜一片，灸数次，以升其阳而化其气，药自有效。甚至肾囊胀满，更于脐下灸淬灯火七壮，接引顶上艾火，药必速效。脚肿未消，再淬涌泉穴（在脚底中）。

喻嘉言曰：伤寒病后新瘥，人与不病人交，男病传女，女病传男，名阴阳易病，即交易之义。剪裤裆近阴处一方，烧灰，水和服。男取女裤，女取男裤，取其同气相求。服之小便利，阴处微肿，盖阴毒仍从阴窍出也。

舒驰远曰：此证无非得之少阴肾虚，未必即是新瘥人之病也。果尔，法当该用人参、芪、术、姜、桂、枸杞、故纸等药，无不立效，恐非裤裆散之所能。然无病之人，不应有此虚证，于鄙心不能无疑。

附：伤寒发狂发斑结胸中寒等证

雷公真君曰：人有一时身热，即便身冷，而满体生斑如疹者，乃火从外泄而不得，尽泄于皮肤，故郁而生斑。人尽以为热也，用寒凉泻火之药不效，有斑不得消而死者，殊可悯也。吾传汝以消斑散治之，其效如桴鼓。

又曰：伤寒发斑，危证也，然斑亦有不同，有遍身发斑者，有只心窝内发斑者。若遍身发斑，证似重而反轻；心窝发斑，证似轻而转重。盖遍身发斑，内热已尽发于外；心窝

发斑，热存于心中而不得出，必须用化斑之药以解热毒，吾传起斑汤神效。

治　　验

曾治乡中一家八口，患斑皆同，急求医治。予即用消斑神效汤而施治之，方用元参一两、麦冬一两、升麻三钱、白芷二钱、白芥子三钱、沙参二钱、丹皮五钱，水煎服。一剂斑势减，再剂斑纹散，三剂斑影尽消矣。此方妙在元参、麦冬以消斑，尤妙在升麻多用，引元参、麦冬以入于皮肤，使群药易于奏功，而斑无不消也。此证如众人患一般者，天行时疫也。嘉庆丙寅，予在淯水，城乡皆染斑疫，概施前方，而活人者多。甲戌回郡，又遇大疫兼有夹斑者，亦以此方救活甚众。若非神力，人岂尽能之耶？吾愿仁人医士，宝之录之，以遍传天下，则功德无量。

曾治王荣庆，心窝发斑，壮热口渴，神昏志乱，告急求治。予以起斑汤与之，方用升麻二钱、当归一两、元参二两、荆芥三钱、黄连二钱、天花粉五钱、甘草一钱、茯神三钱，水煎服，连进三剂而安。此证乃火毒结于内，必须尽行发出。然内无血以养心，则心中更热，火毒益炽，而不得外越也，故用当归、元参以滋心中之血，用黄连以泻心中之火，天花粉以消心中之痰；然无开关之散，则火藏于内而不得外泄，故又用升麻、荆芥以发之，甘草、茯神以和之，自然引火外出，而不内蓄也，火即外越，斑亦渐消，又何致于危殆？

曾治萧万有，患伤寒发狂，弃衣而走，不避羞耻，登高而歌，遇岩而跳，詈骂呼号，终日惟思饮水，其友请治。以祛热生胃汤，用石膏三两、知母二钱、人参五钱、元参三两、茯苓一两、麦冬三两、车前五钱，煎水十碗，一日灌完，是夜狂定。明日亦如前法一剂，明夜而口渴减半。又明日亦如

前法一剂，而口渴方止，火亦顿息。乃改用四物汤重用生地一两，以保护元阴，滋养肝血而愈。前方妙在石膏、知母以泻胃火，人参以生胃气，元参去浮游之焰，麦冬生肺中之阴，茯苓、车前引火下行于膀胱，从小便而出。且火盛者口必渴，口渴必多饮水，吾用茯苓、车前二味以分消水湿，则水流而火自随水而散矣。方中泻火又不伤气，较胜于白虎汤。予常以此治火热发狂，或汗如雨下，口渴舌燥，或起芒刺者，即奏奇功。但要知病之轻重，而斟酌乎用药之轻重，庶不致误耳。

曾治乡中一健汉，患伤寒结胸，证具烦躁不宁，胃气将绝之候，促骑求治。予与之化结汤，用天花粉五钱、枳壳二钱、陈皮二钱、麦芽三钱、天门冬三钱、桑白皮三钱、吴神曲三钱，连煎二剂，即结胸开而津液自生也。此方用天花粉代瓜蒌，不至陷胸之过猛，盖天花粉即是瓜蒌之根也，最善陷胸，而无性猛之忧；枳壳消食宽中；麦芽与桑皮同用而化导更速；神曲、陈皮调胃，真有神功；天门冬善生津液，佐天花粉有水乳之合，世人鲜有知也，且天花粉得天门冬化食化痰，殊有不可测识之妙，所以既结者能开，将死者可活。若以大陷胸汤荡涤于已汗、已下之后，鲜不速其死矣，予又不得不深为告诫也。

曾治毛天禄，恶寒身蜷，四肢逆冷，下利不止，命在须臾，其弟求治。予用黄芪一两、附子二钱、甘草二钱、干姜二钱、白术一两、茯苓五钱，水煎服。方名救逆止利汤，一剂而逆回，二剂而利止，三剂而痊愈。此证雷真君用参附汤，予因贫人无力购参，故易芪附汤加减亦效。盖芪、附回元阳于顷刻，以追其散失之元阳，更祛其阴寒之气；白术、茯苓以分消水湿，而仍固其脾中之阳；干姜、甘草调和腹中，而

使其热生于内，则外寒不祛而散，自然寒者不寒、蜷者不蜷、逆者不逆、利者不利矣，夫亦安有不愈者乎？

曾治黄大元，患伤寒吐利交作，四肢逆冷，又加烦躁，饮食不进，来寓求治。予以奠安汤，用黄芪二两以代人参、白术二两、肉桂二钱、丁香二钱、故纸二钱，水煎灌之，立即救危。此方用黄芪以救胸中阳气之绝；白术以救脾胃之崩，实有至效；丁香止呕；肉桂温中又能止泄；故纸收固肾气，救中土之危亡，奠上下之变乱，转生机于顷刻，杜死祸于须臾。若有真正官参，十人可救九人活也。

曾治杨子宽，患阴寒直中肾经，面青鼻黑，腹痛欲死，更加囊缩，促骑告急。予曰：死亡顷刻之证，治之少迟，必一身尽黑而死。急与之救亡丹，用人参五钱、白术二两、附子一枚、干姜三钱、肉桂五钱，水煎急与之服，一剂而效。此证全是一团死气现于身之上下，若不用此等猛烈之大热重剂，又何以逐阴寒而追亡魂，驱毒气而夺阳魄哉？故人参少用而附、桂不可不多用也。然而白术又何以多用之耶？不知白术最利腰脐，腹痛欲死，非此不能通达，故多之以驱驾附、桂，以成其祛除扫荡之功，而奏返魂追魄之效耳。

曾治王尚贤，患阴寒直中肾经，心痛欲死，呕吐不欲食，下利清水，其兄求治。予曰：乃弟病犯不治，寒邪犯心，脾胃立绝，此时药缓不济事，速以针刺一下，于心窝穴出紫血少许，然后用逐寒返魂汤救之，或可得生否。予以黄芪一两、良姜三钱、附子五钱、茯苓五钱、白术三两、丁香一钱，煎服而苏。此方专逐心中之邪，返元阴于顷刻，心君定而诸邪退走，脾胃自安，不致上下之逆，庶可冀其重生。否则因循观望，有立死矣。

曾治陈会元，患阴寒直中肾经，手足指甲尽青，两胁作

痛，肾囊缩入，拽之不出，蜷曲而卧，其弟告急。予曰：此阴寒从肾气以入肝，而筋先受病，肝气欲绝，势在不可救之例。夫肝木之绝，由于肾气先绝，今欲救肝，不得不先救肾，乃与之救肾活肝汤。用白术二两、当归一两、熟地一两、山萸肉五钱、附子三钱、肉桂二钱、人参五钱，连进三剂而安。此方祛寒之中仍用回阳之药，且加入熟地、山萸，则参、术无过资之益，附、桂无过燥之忧，肝得火而温，亦得水而养，自然筋活而青去，囊宽而缩解也。

曾治李映山，亦患证如前。予诊之曰：险候也。乃与荡寒汤，重用白术三两以利腰脐之气，肉桂三钱以温命门之火，丁香一钱止呕逆，吴萸一钱返厥逆，则寒邪无所匿藏，故能一剂阳回神清而气爽矣。予于五十年内，经历此危证数十人，均以一剂回春，故敢告之同志。

曾治一乡人，中暑亡阳，汗出不止，其兄求治。予曰：此气从汗出，法当急补其阳气，则阳气接续阴气而不致气脱也，用独参汤神应之极，但足下无力买参，不若以当归补血汤救之。当归一两，嫩北芪二两（蜜炙），加大桑叶三十皮，煎服而汗立止。又与十全大补汤，重加黄芪二剂而安。前方妙在桑叶，故有补阴之功，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黄芪补气，得当归则补血，得桑叶则尤能以生阴也。

曾治一人，患口舌生疮，鼻中不时流血，口中不时吐血，来寓求治。予曰：此乃火气勃于上焦，不能分散，故上冲而吐衄、口舌生疮也。其法当用寒凉之品以清其火热燎原之势，并泻其炎上巅顶之威。遂与生地一两（捣成泥汁）、当归一两、老芎五钱、元参一两、黄芩三钱、炒黑荆芥三钱、甘草一钱，水煎，调三七末服之，连进三剂而效。此方妙在不用大苦大寒以逐火，而用微寒之药以滋阴，盖阴气生则阳气自然下降。

尤妙用黑荆芥引血归经；用三七末以上截其新来之路；加黄芩以清其奔腾之路；诚恐过于寒凉，冷热相战，又加甘草以和之，此治热之最巧妙法也。若用寒凉之重者折之，非不取快于一时，然火降而水不足，则火无所归，仍然焰生风起，必较前更甚，而始以清补之药救之，则胃气已虚，何能胜任？今之速效者，是病之初起也，若再迟缓，主治者又自当有法，又不可作如是治疗也。

曾治乡中一人，患心中卒痛，手不可按，来寓求治。予曰：此火邪直犯心君也，若不急救其火，则脏腑内焚，顷刻立逝。急与黑栀三钱、白芍五钱、甘草一钱、良姜七分、天花粉二钱、苍术三钱、贯众二钱，煎服二剂而效。此方妙在用栀子以清火，若疑心经之热，而用黄连误矣，黄连性燥，不可以燥益燥而转助其焰矣，惟栀子泻肝木之火，母衰则子亦衰，不泻心火，正所以泻心火也；且又重用白芍同以泻肝；又加良姜以引入心经；复增天花粉以逐其火热之痰，痰去而火热自散，肝郁亦舒。此急治肝而以治心也。谚云：要得锅中不滚，除是釜底抽薪。余可类识。

曾治一邻友，患心痛欲死，问治于余。即与贯众三钱、乳香二钱、白芍三钱、黑栀子三钱、甘草六分煎服而痛去如失。

又以此方治一人口渴呼号，煎服渴止。

曾治梁济舟，患腹中痛极，手足皆青。予曰：此乃寒邪直中肾经也。急与人参三钱、白术五钱、黄芪五钱、熟地五钱、附子二钱、肉桂二钱、吴茱萸五分、干姜五分，煎服即安。此方妙在急温命门之火，而佐热其心包络之冷，故痛立止，不致上犯心而中犯肝也。临证之工，当于平日留心，不致以仓卒误人性命也。

曾治张天元，患心中疼痛，手足温和，予以热手试按之，

则痛微。乃曰：此寒气侵入心经也，宜用散寒止痛汤：良姜三钱、白术三钱、苍术三钱、贯众三钱、甘草一钱、肉桂一钱、草乌一钱。煎服一剂而安。此方妙在用贯众以祛邪，用二术以祛湿，邪湿俱去而又加之散寒之品，自然直中病根，而其病去如扫也。

曾治钟兴顺，患心中疼痛，三日而加剧，危在此刻。予扪其手足反冷，即语之曰：此乃火气焚心而痛也。遂与泻火止痛汤，用炒栀三钱、甘草一钱、白芍二两、半夏一钱、柴胡二钱，水煎服，一剂而安。此方之妙，在用白芍之多，泻水中之火，又加栀子直折其热，而柴胡散邪，半夏逐痰，甘草和中，用之得当，故奏功如响耳。

前后二案，一寒一火，皆一剂奏效，全在认证之确也。

曾治俞天明，患腹痛不能忍，按之愈痛，口渴饮冷水即止，少顷依然大痛，其兄惶迫。予曰：此火结在小肠，若不急疗，顷刻即逝。乃与定痛至神汤，用炒栀三钱、甘草一钱、茯苓一两、白芍五钱、苍术三钱、大黄二钱、厚朴二钱，水煎一剂，服毕痛止。此方妙在舒肝木之气，利膀胱之水，更妙在甘草和诸痛，栀子泻郁热，又恐其效不速，更佐之走而不守之大黄，则泻火逐淤，尤为至神也。

痢门挈纲

驰远曰：痢之为病，其纲凡四：一曰陷邪，一曰秋燥，一曰时毒，一曰滑脱四者。痢门所谓陷邪者，六经之邪陷入而为痢也。治法仍从六经之例，然而陷邪亦由脾虚，药中当以黄芪、白术、砂仁、半夏理脾开胃为主，再看兼见何经之证，即加何经之药，于其间合而治之。若兼太阳风伤卫，主桂枝；

寒伤营，主麻黄；兼太阳腑证，仍兼五苓；阳明表证，主葛根；阳明腑证兼见，察其浅深而斟酌于白虎、承气诸法之中；兼见少阳，表用柴胡，里用黄芩；太阴虚寒之证，附子理中；少阴挟水而动者，温经回阳，挟火而动者，滋津解热；厥阴有纯阳无阴之证，破阳行阴，纯阴无阳之证，温经止泄，阴阳错杂之证，寒热互投，阴阳并驱。凡此六经陷邪，以六经之法合而用之，无不立应。

又有鹜溏一证，常见陷邪之中。鹜者，鸭也。其证粪内带清水，言其状如鸭粪，故名鹜溏，属太阴脏寒。法主芪、术、附、桂、芡实、炮姜温经散邪，理脾崇土，其气固，其泄自止矣。

秋燥者，秋分之后，燥金主气之时，凉风渐起，暑气退而湿气收，大气清而土气燥，斯时也，人皆精神爽慧，起居咸康，然而天道靡常，时有不正之气混乱清肃之令，转见暴热流行，谓之秋燥，人感之而为燥病。其燥上侵于膈，则干咳失音，咽痛心烦，肤无润泽，法宜玉竹、蒌仁、天冬、麦冬、桔梗、鸡子白；其燥下侵于腹，则腹痛下利，里急后重，皮毛焦槁，索泽无汗，心烦咽干，法宜生地、阿胶、桔梗、蒌仁、鸡子黄。

燥与火不同，火为实证，热盛阳亢，身热多汗，法宜苦寒夺其实而泄其热；燥为虚证，阴亏失润，肌肤熯燥，法宜甘寒养其阴而润其燥。然又与陷邪之脾虚者不同，脾虚为寒湿，宜温补；秋燥为阴亏，宜清润，至于芪、术、砂、半，不可用也。

时毒者，天行疠疫，时气流行，人触之而为病，外见心烦恶热，口臭气粗，渴欲饮冷，满腹搅痛，鼻如烟煤，肛门似烙，乃热毒内攻脏腑，有立坏之势。急宜三黄汤以救内焚，

加桔梗开提肺气，宣其壅而举其陷，则腹痛自止，热毒除而痨疫消，下痢亦自愈。

前证腹痛，乃肺气为火热所逼陷入腹中，壅满过盛而为搅痛，其与虚寒腹痛不同。虚寒者，腹不满，喜手摩按，法当温补，重用芪、术、砂、半、川椒、干姜；火热内壅者，其腹满，不喜手摩按，芪、术温补，毫不敢犯，即如陈皮、木香、川朴，皆不可用，惟有桔梗开提一法，投之立应，误用芪、术，立杀之矣。庸医无传，不知芪、术之所用，又不知芪、术之所禁，操戈任杀，造孽无涯，世人哪知其庸，而自任其杀，可悲也。夫我盖有志昌明斯道，以救斯世，不惜金针，以广其传，俾天下后世之人知其庸杀人，而不受其杀，是予之所厚望者也。奈何世人不特不听吾言，而且毁谤妄加焉，吾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滑脱者，由病后久虚，脾胃土败，肾阳衰乏，中气下陷而为滑脱。法宜大补元气，扶脾固肾，理脾健胃，更加涩以固脱。方用芪、术、参、苓、鹿茸、附、桂、砂、半、川椒、芡实、山药、故纸、益智、建莲，重剂多服，俾令阴消阳回，脾胃强健，肾气收固，元气大复，滑脱自止。

痢门诸书，不知仍从分经辨证，分门用法，所立方论，皆未中肯，概不足录，即如《医门法律》中之痢疾论，可谓详矣，然于治痢之道，亦未能曲尽无遗。予虽学识谫陋，敢将数十年寤寐诚求心得，痢门肯要，昭然揭出，亦可以为后学升阶之一助也。

治　验

嘉庆庚辰，曾治公祖贡太守，夏月患痢，证见身重欲寐，少气懒言，胃中夙有寒饮，喜食辛温，此太少二阴陷邪也。前医不明阴阳虚实，不知分门为治，误用下法克伐真阳，损伤

胃气，呕逆不止，腹痛加剧，神气昏寐。余用六君子汤，倍加黄芪、白术各八钱，砂仁、丁香、草果、草蔻各八分为末，冲药水服一剂，其呕止而腹痛减，人事稍苏，略进饮食，但醉胀不安。予曰：醉胀者，大肠气滞也，藠白[1]能利之（即苦薤子）。前药中加入此味十三颗打碎，俟药煎好，入薤子再煎一沸，去渣服之，连进二剂，醉胀顿除。明日又曰：腹中又微膨胀，先生可用厚朴、槟榔乎？余曰：不可，公祖今当大病之后，肾气涣散，气化不行，中气不得升降，壅而作满，若再破气行气，则真气愈伤，其满愈甚。曰：然则治之当何法？余曰：其法当用黄芪、白术大补中气，益智、故纸收固肾气，砂仁、半夏醒脾开胃，白蔻宣畅胸膈。四剂膨胀消而痢亦微。再加芡实、怀山，又四剂而痊愈。

曾治贡太守门丁张四美，秋月患痢，恶寒嗜卧，见食即吐，下痢纯白，其证甚微，医者曰：痢而鱼脑必死。辞以不治。徐友来寓谓予曰：此证还可生乎？答曰：痢如鱼脑，一味虚寒，何云死证？此太少二阴之陷邪也。乃与人参三钱、黄芪、白术各五钱，故纸三钱，苓、半、姜、附各二钱，吴萸、丁香、白蔻各八分（研细末，调药水），一剂而效，四剂而痊愈矣。

又治门丁王五美，亦患痢也，身体燥燥，声音重浊，腹痛心烦，口涩无味，证日加剧，昼夜无宁，胀醉异常，诸医不效，来寓求治。予曰：此秋燥证也。乃与生地、真阿胶各二两，桔梗、甘草、麦冬各五钱，煎三碗，一日服尽，再煎，夜又服之。明日神清气爽，忽想黄蜡丁鱼汤拌饭与之食，得大汗而病去如失。门人清华问曰：吾师方中无治腹痛之药而

---

① 藠（jiào 叫）白：即薤白。

效，其证寒乎？热乎？予曰：非寒非热，此乃肺气为燥气壅塞，混乱清肃之令，陷入腹中，搏结而为腹急痛，故止清其燥邪而病去如扫矣。何不效之有？清华曰：吾师所论，直切了当，弟子涣然而冰释矣。

又治牛四，病后久虚，下痢滑脱，诸医不效，延予治之。乃与参、芪、归、术各五钱，怀山、砂、半、白蔻、草蔻各一钱，芡实，故纸、益智各三钱，姜、附各一钱。煎服二剂而病略减，不思饮食。因令其家以白饭鲜鱼置其前，令香气入鼻观中，胃口顿开，饮食渐进，调理而愈。予常见病后不思食者，即令以鲜肴美食嗅之，亦可为引开胃口，外助一妙法也。盖香先入脾，脾喜食自进矣。神而明之，存乎人耳。

曾治武生张三元，患痢甚危，三日不食，医治无效，促骑告急。往视其证，上身发热，下身作冷，此乃阳热在上，阴寒在下也；心中烦热，乃阳明里证，法用石膏；口苦咽干，乃少阳里热，法主黄芩；饮食不下，属太阴脾；身热多汗，少阴亡阳；厥逆腹痛，厥阴里寒。其证错杂，寒热互用。遂与芪、术、砂、半以理太阴，石膏以清阳明腑热，黄芩以解少阳里热，姜、桂、故纸以温少阴亡阳，吴萸、川椒、生附子以驱厥阴之寒逆。煎服一剂，诸证减半。于是减去生附子、石膏、黄芩，再加熟附、茯苓、炙草、芡实、山药，服数剂而痊愈矣。

曾治一武童，患痢，寒热往来，默默不欲食，下痢赤白兼绿冻，其粪内带青水，来寓求药。予乃与小柴胡汤去黄芩以治少阳之经证，以芪、术、砂、半、姜、附以温太阴脾经之脏寒，四剂而痊愈。予曰：凡不能食，皆为噤口，皆因不知分经辨证之故耳。此证寒热往来，不欲食，是少阳之表证也；绿冻者，少阳之本色也，少阳属甲木，主东方青色；清

水为鹜溏，是太阴之里寒也。阴阳表里，懵然不识，求其不杀人者，几希耳。

* 又治一武生黄姓者，患赤白痢，其证身壮热，饮食不下。医家误用香茹、黄连，利转纯红，不能起床，起则晕眩，延予视之。其证恶寒发热，头项强痛，微汗自出，太阳风伤卫也；前额两侧连痛者，阳明、少阳之表证也；胸膈不开，饮食不下，属太阴；目瞑倦卧，少气懒言，属少阴；腹痛拘急，属厥阴。余曰：此乃六经陷邪皆见之证，宜桂枝、葛根、柴胡以解三阳在经之表，芪、术、砂、半补中开胃以理太阴，附子、炮姜以温少阴而散寒邪，吴萸、川椒以入厥阴而驱寒降逆。煎服一剂，而头痛即止，利转白而无红，其三阳表证皆退。三阴里寒未减，乃于方中去桂枝、葛根、柴胡，倍芪、术，再接一剂，饮食渐进，腹痛略松，利亦稍轻。于是方中再加山药、芡实，连进数剂而安也。

曾治方大和，患痢纯红，一日间至数十次，医治无功，来求予治。乃予与天师救绝神丹，方用归、芍各二两，枳壳、槟榔、甘草、滑石、莱菔子各三钱，磨广香末一钱调药水，又和苦薤汁服之。一剂轻，二剂止，三剂痊愈。此方妙在白芍用至二两之多，则肝血有余，不去克制脾土，则脾气有生发之机，自然大肠有传导之化；加之枳壳、槟榔、莱菔子俱逐秽驱积之神药，尤能于补中用攻；而滑石、木香、甘草调和其迟速；薤子善能破滞，不急不徐，使淤浊尽下而无内留之患也。其有些小痢疾，不必用此大剂，减半治之，无不应。不分红白、痛不痛，凡夏秋感热气而患痢，用之皆神效。

---

* 本案及后案原无，据聚奎堂本与怀清堂本补。

卷　三

先　天　图

命门左边小黑圈①是真水之穴，右边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日夜潜行不息，息则无生矣。（图略）

先天图说

尝观《内经》注文以心为主，愚谓人身别有一主，非心也。心为君主之官，当与十二官平等，不得独尊。若以心之官为主，则六经图说中"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危"当云十一官矣，何注《内经》者昧此耶？盖人之躯壳皮袋犹之暗室，心在躯壳中犹人之在暗室，若无一点灯光，虽至灵动者，亦蠢然无用，伥伥乎其何之？所谓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也？惟一灯才照，机巧运动，便尔自如。可见主者非心，而真宰之阳光乃主也，其"不明则危"之义，即息则无主之义也。此主也，气血之根，生死之关，十二经之纲维。此理含糊，未经道破，业医而不知此，医云乎哉？

又一日遇一高僧②，问之曰：心即是佛，然则佛在胸中也？

① 小黑圈：指图示所标之圈。
② 遇高僧问对语，系赵氏《医贯》言。

曰：非也。在胸中是一团肉块，心有一真如心是佛。又问曰：真如心有何形状？曰：无形。又问：此在何处安寄？曰：想在下边。余曰：此可几于道矣。因与谈《内经》诸书及《铜人图》，豁然超悟，唯唯而退。今将六经真阴、真阳一一申示，俾学者潜玩深思，据有形之中以求无形之妙，自得之矣。特撰先天一图，十二官载于六经图说中，及复查考，则医学之真传有由，而仙佛之微灯不绝，其所谓灵光也、舍利也、婴儿也、元神也、玄牝也、空中也、浩然也、太极也，同此一火而已。为仙为佛，延年养生，不过克全此火而归之耳。区区兹论，阐千古之未明，后之君子，慎勿以为迂。

赵氏曰：余考古《铜人图》，画一形象，而人身太极之妙，显然可见，岂好事哉？余不得已也，试即命门言之。命门在人身之中，对脐附脊骨，自上数下则为十四椎，自下数上则为七椎。《内经》曰：七节之旁有小心。此处两肾所寄，形似太极，左边一肾属阴水，右边一肾属阳水，各开一寸五分，中间所居之宫，即太极图中之白圈也。其右旁一小白窍，即相火也；其左旁之小黑窍，即天一之真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之气。相火禀命于命门，真水又随相火，自寅至申，行阳二十五度，自酉至丑，行阴二十五度，日夜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间，滞则病，息则死矣。凡人有生之时，男女交媾之时，先有火会，而后精聚，故曰火在水之先。人生先生命门火，此褚齐贤之言也，发前人之所未发。诸书皆谓父精母血，非也。男女俱以火为先，男女俱有精，但男子阳精中有阴，以火为主；女子阴精中有阳，以精为主，谓阴精阳气则可。谓男女合，此二气交聚，然后成形，成形俱属后天矣。后天百骸俱备，若无一点先天火气，尽属死灰矣。故曰：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予有譬焉，譬之元宵鳌山走马灯，拜者、舞者、飞者、

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息则寂然不动，而拜者、舞者、飞者、走者，躯壳未尝不存也。故曰：汝身非汝所有，是天地之委形也。予所以谆谆必欲明此理者，欲世之养生者、治病者，的以命门之火气为君主，有火方有气，无火则气断矣，故人身中以气为至贵至宝。何世之养身者，不知节欲，而日夜戕贼？此火即病矣，不知温养此火，而直用寒凉以日灭此火，焉望其有生气耶？故曰：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此之谓也。

夫先天肾中有阳水，有阴水，有火中之水，有土中之水，有金中之水，有木中之水。阳水者，坎水也，气也。陈希夷论曰：坎以一阳陷于二阴，水气潜行地中，为万物受命根本。盖润液也，气之液也。《月令》于仲秋云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于仲冬云水泉动，是月一阳生，是水之动，地之生也。谓之火中之水，可也；谓之土中之水，可也。阴水者，兑泽也，形也。一阴上彻于二阳之上，以有形之水，普施万物，下降为资生之利泽，在上即可为雨露之水，在下即可为大溪之水。人之饮食入胃，命门之火蒸腐水谷，水谷之气上薰于肺，肺通百脉，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上达皮毛，为汗、为涕、为唾、为津；下濡膀胱，为便、为液。至于血，亦水也，以随相火而行，故其色独红，周而复始，滚滚不竭，在其上则可为天河水，在下则可为长流水，始于西北天门，终于东南地户，正所谓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故黄河、海水，皆同色也。金中之水，矿中之水，水银是也。在人身中为骨中之髓，至精至贵，人之宝也。木中水者，巽木入于坎水而上出，其水即木中之脂膏。人身足下有涌泉穴，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潜行之道。凡津液润布于皮肤之内者，皆井泉水也。夫水有如许之不同，总之

归于大海。天地之水，以海为宗；人身中之水，以肾为源，而其所以能昼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之乾气为太极耳，此水中之五行也。明此水火之五行，而土木金可例推矣。

夫火有阳火，有阴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阳火者，天上日月之火，生于寅而死于酉；阴火者，灯烛之火，生于酉而死于寅，此对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雳火也，即龙雷之火，无形而有声，不焚草木，得雨而益炽，见于季春而伏于季秋。原夫龙雷之见者，以五月一阴生，水底冷而天上热，龙为阳物，故随阳而上升；至冬至一阳来复，故龙亦随阳下伏，雷亦收声。人身肾中之相火亦犹是也，平日不能节欲，以致命门火衰，肾中阴盛，龙火无藏身之位，故游于上而不归，是以上焦烦热、咳嗽等证。善治者，以温肾之药，从其性而引之归原，使行秋冬阳伏之令而龙归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医阴虚火衰者，以黄柏、知母为君，而愈寒其肾，益速其毙，良可悲哉！若有阴虚火旺者，此肾水干枯而火偏盛，宜补水以配火，亦不宜用苦寒之品以灭火。壮水之主，以镇阳光，正谓此也。如灯烛火，亦阴火也，须以膏油养之，不得杂以一滴寒水，得水即灭矣。独有天上火入于人身，如河间所论六气暑热之病，及伤暑中暑之疾，可以凉水沃之，可以苦寒解之。其余炉中火者，乃灰土中无焰之火，得木则烟，见湿则灭，须以炭培，实以温烬。人身脾土中火，以甘温养其火，而火自退。《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甘能除大热，温能除大热，此之谓也。空中之火，附于木中，以常有坎水滋养，故火不外见。惟干柴生火，燎原不可止遏，力穷方止。人身肝火内炽，郁闷烦躁，须以辛凉之品发达之。《经》曰：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使之得遂其炎上之性，若以寒药下之，则愈郁矣；热药投之，则

愈炽矣。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银之矿，或五金埋瘗[1]之处，夜必有火光，此金郁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辉发见于外。人身皮毛空窍中，自觉如针刺、蚊咬，及颠顶如火炎者，此肺金气虚，火乘虚而现肺主皮毛。经曰：东方木实，因西方金虚也，补北方之水，即所以泻南方之火。虽曰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无余蕴矣。经曰：纪于水火，余气可知。

肾中真阳，乃奉化生身之主，内则赖以腐化水谷，鼓运机神，外则用之温肌壮表，流通营卫，耳目得之而视听，手足得之而持行，所以为人身之至宝也。然而禀受原有不同，其中阴阳不无偏胜，阳过亢者，常宜养阴济阳；阴过旺者，更当助阳御阴。

喻嘉言曰：肾中真阳，得水以济之，留恋不脱，得土以堤之，蛰藏不露。而手足之阳，为之役使，流走周身，固护腠理而捍卫于卫；胸中之阳，法日之驭，离照当空，消阴除曀而宣布于上；脾中之阳，法天之健，消化饮食，传布精液而运行于内。此三者后天之阳，丰亨有象，而先天真阳安享大宁。惟在外、在上、在中之阳衰微不振，阴气乃始有权，或浮冷不温，卫外之阳不用矣；或当膺阻碍，胸中之阳不用矣；或饮食不化，脾中之阳不用矣。斯时肾中真阳不能安于内而亡于外也，于是肌肤得阳而汗燥，头面得阳而戴赤，脾胃得阳而除中，即不中寒，其能久乎？嘉言此论，开天辟地，亘古今之未有也，令人读之千遍不厌。

先贤往往重在养阴清火，亦时势不同也。常见前辈长者，阳旺多寿，如黄芪、白术概不可用，亦必不可用。后人渐见阳虚，而服芩、连者亦渐少。近时禀赋又大不同，凡病未有

---

① 瘗（yi 易）：埋藏品。

能外太、少二阴者，纵或兼见三阳，亦不免里重于表，用药总以芪、术、附、桂为主，而服凉药者百中难逢一二。然而学者亦不当专以时势为主，盖非至正变通之道也，务必阴阳虚实诸法具备，方称医手。夫仲景六经伤寒，其中发表攻里，驱阴回阳，与夫清燥泻火诸法，条分缕晰，至详且尽，未尝偏废。今之浅于医者，不知分经辨证，始则乱表，曰：宁可过表，不可失表。继则怕火，曰：千虚易补，一火难除。吁！是何言也？此等无稽之谈，从何得来？况六经原有法程，病在阳明，所怕是火，火邪实盛，足以竭阴，法当急驱其阳，以救其阴；病在少阴，所喜是热，热尚未去，阳即可回，法当急驱其阴，以救其阳。不明其理，肆谓某某喜用温补，某某喜用寒凉，安知仲景之法条分缕晰，分经辨证，确有所据，温凉补泻，毫不容混，乌容尔之喜好也耶？徒形所议之诐[1]谬耳。

先天要论

八味地黄丸

昔汉武帝病消渴，张仲景为此立方，药只八味，以熟地黄为君，重可加至二、三两，故名八味地黄汤，取天一生水之源也。

至圣元关，为万世无穷之利，后薛立斋、赵养葵咸重用而珍宝之。

治病者善用之，能治命门火衰，不能生养脾土，以致脾胃虚寒，饮食少思，大便不实，或下元衰惫，脐腹疼痛，夜

---

① 诐（Pì 披）：俱；大。

多溲尿等证。

方列于下：

干熟地八两，淮山药四两，山萸肉四两，大粉丹二两，白茯苓三两，光泽泻二两，紫油桂一两（去皮），大附片一两。

制地黄法

地黄禀北方纯阴之性，为阴中之阴，制之法非太阳烈火交相为制，即煮百日，终不熟也。苟使一煮便熟，何以固本膏用生地、熟地各半？制之时，惟夏日秋阳气盛暴烈，用真产怀庆者，以酒洗酒浸一宿，柳木甑砂锅内蒸半日，取出捣烂，手摊薄片，尽一日晒干，再蒸再晒，九次为度。磁坛收固，经久不坏。临用酒润捣泥为丸，或以砂锅微火焙，和诸药磨末尤佳。又云：地黄非怀庆产者力薄，非九蒸九晒不熟。

制附子法

须大附子有莲花瓣，头圆底平者佳。童便浸五七日候透，揭去皮，切四块，仍浸三四日，用粗纸数层包之浸湿，煨灰火中，取出切片，检视有白星者，仍用新瓦上炙热至无星为度。如急用者，切薄大片，铜锅内用童便煮三四沸，热瓦上焙干至熟用之。八味丸药，能伐肾邪，皆君主之药，宜加减用，加减不依易老之法，亦不能收效。今人有加人参者，人参乃是脾经之药，到不得肾经。有加知母、黄柏者，有去泽泻者，皆不知仲景立方之本意也。乌乎其可哉！

六味地黄丸

钱氏于前方中减去桂、附，以治小儿，故名。盖以小儿纯阳也。

都　气　丸

六味丸中加五味子，故名，述类象形之义也。

加减八味丸

杨氏云：平人常服，去附子，加五味子。

三一肾气丸

丹溪所制，独此方不可用

金匮肾气丸

仲景所制也，治气虚中满神方

益阴地黄丸

治目病中虚者。

济阴地黄丸

治目病有火者。

二方见《原机启微》

易老云：八味丸治脉耗而虚，西北二方之剂也。金弱木胜，水少火亏，或脉鼓指，按之有力，服之亦效，何也？答曰：诸紧为寒，火亏也，为内虚；水少为木胜金弱，故服之亦效。

张仲景八味丸中用泽泻说，不过接引桂、附归就肾经，王海藏疑之。

愚谓八味丸以地黄为君，而以余药佐之，非止为补血之剂，盖兼补气也。若专为补肾而入肾经，则熟地、山萸、茯苓、丹皮皆肾经之药，固不待泽泻之接引而后至也。其附子乃右命门之药，浮中沉无所不至，又为通行诸经引用之药。肉桂能补下焦相火不足，是亦右肾命门药也。然则桂、附亦不待夫泽泻之接引而后至矣。且泽泻虽曰咸以泻之，乃泻肾邪，非泻肾之本也，故五苓散中用之。白茯苓亦泻肾邪之品也。八味用泽泻者，非但为引经泻邪，盖取其攻邪即以补正，能养五脏，益气力，起阴气，补虚损五劳之功，寇氏又何疑而去之耶？况泽泻虽能泻肾，然用之大补药中，即欲泻之而力莫能施矣，其蕴妙岂冒昧所能窥毫末耶？

余所以谆谆于此方者，盖深知仲景为立方之祖的，认此方为治肾之要，毫不敢私意增减，今人或以脾胃药杂之，寒凉加之，皆妄逞臆见，而无当于理者也。

水 火 论

坎，乾水也，气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兑，坤水也，形也，即微而露、大而雨也。一阳陷于二阴为坎，坎以水气潜行地中，为万物受命根本。故曰：润万物者莫润乎水。一阴上彻于二阳为兑，兑以有形之水普施于万物之上，为资生之利泽。故曰：悦万物者莫悦乎泽。明乎此二水，可以悟治水之道矣。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无形之火也。无形之火，内燥热而津液枯，以五行有兑水，兑水制之者权也。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气也，无形者也，以无形之水，沃无形之火，当而可久者也，是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成既济矣。

医家不悟先天太极之真体，不穷无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剂者，其于医理尚欠大半。

陈希夷曰：坎，乾水也，气也。一阳陷于二阴为坎，坎以水气潜行地中，为万物受命根本。故曰：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盖润液也，气之液也。《月令》于仲秋乃云，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于仲冬乃云，水泉动，然而是月一阳生，是水之动，地之生也。由斯而观，不过欲人脱死地而就生地，凡举动先自潜固根本以待后，乃能万应而万举万胜，明其理也。

六味丸，一名地黄丸，治肾虚作渴，小便淋闭，气壅痰涎，头目眩晕，眼花耳聋，咽燥，舌痛，齿痛，腰腿痿软等证，及肾虚发热，自汗，盗汗，便血，诸血，失音，水泛为

痰之圣药，血虚发热之神剂。又治肾阴虚弱，津液不降，败浊为痰。或治咳逆，或治小便不禁。能收精气之虚脱，养气滋肾，制火导水，使机关利而脾土健实。

上为末，和地黄膏。如炼白蜜为丸，梧子大，一早空心淡盐汤送下，少时以美膳压之，使不得停留胃中，直至下元，以泻冲逆也。

六味丸说

肾虚不能制火者，此方主之。肾中非独水也，命门之火并焉，不虚则水足以制火，虚则火无所制，而热证生矣，名之曰阴虚火动。河间所谓肾虚则热是也。今人足心热、阴股热、腰脊痛，率是此证，乃咳血之渐也。熟地、山萸味厚者也，《内经》曰：味厚为阴中之阴，故能滋少阴，补肾水；泽泻味寒，寒先入肾；地黄、泽泻、山药，皆润物也，肾恶燥，喜得所润，此方所补之水系[1]无形之水，物之性润者亦无形，故用之；丹皮者，牡丹之根也（即今之香牡丹根是），丹者，南方之火色，牡而非牝属阳，味苦辛，故入肾而敛阴，益少阴，平虚热；茯苓味甘而淡者也，甘从土化，土能防水，淡能渗泄，故用之以制水脏之邪，且益脾胃而培万物之母。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即此药也。

八味丸说

君子观象于坎，而知肾中具水火之道焉。夫一阳居于二阴为坎，此人生与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盛而阳事易举者，阴虚火动也；阳事先痿者，命门火衰也。真水竭则隆冬不寒，真火竭则盛夏不热。是方也，熟地、山萸、茯苓、泽泻、丹皮、山药皆濡润之品，所以能壮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温之物能

---

① 系：原无，据文意加。

于水中补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养，则肾气复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阴翳，即此方也。益脾胃而培万物之母，其利溥矣。

先天水火总论

前人之论水火既详，慧再约言而切指之。夫人之始生也，先生肾，肾有两肾，左为阴水，右为阳水，中间是命门之穴，真阳之火居焉。此火，即是人之命根也，火旺则精神强健，火微则精神衰弱，火息则无生矣。心赖命门之火而神明有主，能应事事，肝赖命门之火而能谋虑，胆赖命门之火而能决断，胃赖命门之火而能受纳，脾赖命门之火而能转输，肺赖命门之火而能治节，膻中赖命门之火而能喜乐，大肠赖命门之火而能传导，小肠赖命门之火而能布化，肾赖命门之火而能作强，三焦赖命门之火而能决渎，膀胱赖命门之火而能收藏，此十二官者全藉命门之火以养之也。经曰：劳者温之。八味地黄汤大剂与之是也。而肾中真阴之水亦无一脏不一取资也。肾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心火生胃土，相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肺金生肾水，生生不已，故能长有天命。心得肾水而神明始焕发也，脾得肾水而精微始化导也，肺得肾水而清肃始下行也，肝胆得肾水而谋虑始决断也，六腑俱赖得肾水而后可分布之也。肾中无水，六味地黄汤丸大剂与之；肝中无水，四物汤中熟地用至一两；心中无水，天王补心丸中生地换熟地；膻中无水归脾汤；脾胃无水六君、四君；肺金无水生脉散，举一而类推之可也。凡人得失荣枯，察色便晓，有诸内者形诸外，不观之帝王之色，龙文凤彩；神仙之色，岳翠山光；荣华之色，珠明玉润；寿考之色，柏古松苍；贫贱

之色，薄削垢腻；疾病夭枉之色，重浊晦滞，枯索垩黧。故五脏各有正色，即以其色之呈于面者分生克，黑有黄色，土克水矣；红有黑色，水克火矣；黄有红色，火生土矣；黑有白色，金生水矣。相生则生，相克则死，克则救生，生则制克，其理一通，方称医杰，不学无术，何知生克？穷究六经，方知用药。即如内伤诸证，脾肾居多，脾虚者宜用参、苓、芪、术、砂、半、姜、枣等药温醒脾胃，宣畅胸膈，饮食健运，诸病自愈；肾虚者宜用熟地、山萸、附、桂等药，无水者壮水之主，无火者益火之原，肾气收藏，元气自复。或问曰：常见凡人肾中之火，亦无一脏不焚烧也，肾火犯心而烦躁生焉，肾火犯肝而龙雷出焉，肾火犯脾而津液干焉，肾火犯肺而喘嗽病焉，肾火犯于六腑而燥渴枯竭之证，种种变生，然则治之之法奈何？余曰：明乎哉问也。夫肾中之真火起者，由于肾中之真水竭也，宜用六味地黄丸料加麦冬、五味，大剂煎饮，以大补肾中之水，水盛而火自潜藏，何病不愈？粗工不达此理，误用栀、柏、芩、连，杀人多矣。故经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也。此论水火之妙用，实有至理存焉，学者苟能参悟而会通之，医不称神，吾未之能信也。

滋阴降火论

补阴丸中，以黄柏、知母、天、麦门冬为佐，盖黄柏苦寒泻水，天冬寒冷损胃，服之者，不惟不能补水，而且有损于肾，故滋阴降火者，乃谓滋其阴而火自降，当串讲不必降火也。然二尺脉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当于二脏中各分阴阳虚实，求其所属而平之。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

者，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于两尺微弱，是阴阳俱虚，用十补丸。治肾经虚冷，足寒膝软，即八味丸加五味子、嫩鹿茸。此皆滋其先天之化源，实万世无穷之利，世医之补阴者，多用黄柏、知母反戕脾胃，多致不起，不能无遗憾于世。予特表而出之，以广前人之未详，使病家医者，加意于六味、八味二方云。

相火龙雷论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谓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燔，得木而燕，可以湿伏，可以水灭，可以直折，黄连之属可以制之。相火者，龙火也，雷火也，得湿则燕，遇水则燔，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湿攻之，适足以光焰烛天，物穷乃止；识其性者，以火逐之则焰灼自消，炎光扑灭，古人泻火之法意盖如此。今世医家、病者，多善黄柏、知母治相火，殊不知此相火者，寄于肝肾之间，此乃水中之火，龙雷之火也，若用黄柏苦寒之药，又是水灭湿伏，龙雷之火愈炽矣。龙雷之火，每当浓阴骤雨之时，火焰愈炽，或烧毁房垣，或击碎木石，其势诚不可抗，惟太阳一照，火自消灭，此得水则炽，得火则灭之验也。夫龙雷何以春夏而启发，秋冬而归藏？盖冬时阳气在水土之下，龙雷就其火气而居于下；夏时阴气在下，龙雷不能安其身而出于上。明乎此义，惟八味丸中桂、附与相火同气，直入肾中以据其窟宅而招之，同气相求，相火安得不引而归原耶？凡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世人皆曰降火，而予独以地黄滋养水中之火；世人皆曰灭火，而予独以桂、附温补天真之火。此千载不明之论，予更重言以引申之，高明以为然否？

咳嗽论

咳无痰而有声，嗽有痰而有声，虽分五脏六腑之殊，而其要皆主于肺。盖肺为清虚之腑，一物不容，毫毛必咳。又肺为娇脏，畏热畏寒，火刑金故咳，水冷金寒亦咳，故咳嗽者，必责之肺。而治之之法，不在于肺而在于脾，不专在脾而反归重于肾，盖脾者肺之母，肾者肺之子，故虚者补其母，虚则补其子也。

如外感风寒而咳嗽者，今人率以麻黄、紫苏之类发散表邪，谓从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系形气、病气俱实者，一汗而愈；若形气、病气稍虚者，宜以补脾为主而佐以解表之药。何以故？盖肺主皮毛，惟其虚也，故腠理不密，风邪易入。若肺不虚，邪何从而入耶？古人所以制参苏饮中必有参，桂枝汤中有白芍、甘草，败毒散有人参，解表中兼实脾固气也。脾实则肺金有养，皮毛有卫，已入之邪易以出，后来之邪无路而入矣。若专以解表，则肺气益虚而不固，腠理愈疏，外邪乘间而入者，何时而已耶？须以人参、甘草、黄芪以补脾，兼用桂枝以驱邪，此予所谓不治肺而治脾，虚则补其母之义也。

《直指》云：肺出气也，肾纳气也，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凡咳嗽暴重，动引百骸，自觉气从脐下逆奔而上者，皆肾虚不能收气归元，当以六味丸、安肾丸主之，毋徒从事于肺，此虚则补其子之义也。

余又有说焉，五行之间，惟肺肾二脏，母盛而子宫受邪。何则？肺主气，肺有热则气得热而上蒸，不能下生于肾，而肾受邪矣，肾即受邪，则肺益病。此又何也？盖母藏子宫，子

隐母胎，凡人肺金之气，夜卧则归藏于肾水之中，今因肺受心火之邪，欲下避于水中，而肾水干枯，有火而遂无可容受之地，于是复上而病愈盛矣。

又有火铄肺金而咳嗽者，宜清金降火。今之医书中论清金降火者，以黄芩、天冬、麦冬、桑白皮清肺金，以黄连降心火，以石膏降胃火，以四物、黄柏、知母降阴火，谓枳壳、半夏燥泄伤阴，易以贝母、瓜蒌、竹沥、枇杷叶以润肺金而化痰，以上治法岂不平正通达耶？殊不知清金降火之理似是而非，彼不知补北方正所以泻南方也，滋其阴即所以降其火也。独不观启玄子云，壮水之主，以镇阳光乎？予于相火论及滋阴降火论中，已详言黄柏、知母之不宜用，与夫寒凉诸药之害矣。

又王节斋云：凡酒色过度，损伤肺肾真阴者，不可服参。此言一出，误天下之苍生去虚咳嗽者，视参、芪如砒毒，奉知、柏为灵丹，致使患此证者，百无一生，良可悲也。

是病本起于房劳太过，亏损真阴，阴虚而火上，火上而刑金，故咳嗽而金受伤矣。予意先必壮水之主，用六味地黄丸以补其真阴，使水升而火降，随即以参、苓、芪、术健脾救肺之品，补肾之母，使肺金与水相生，而病易愈。世医用寒凉者，肤浅庸工，固不必齿。间有知用参、芪，不知先用六味壮水以镇火，而遽投参、芪以补阳，反使阳火愈旺，而金益受伤，此岂药之罪哉？抑世医之不识先后也？

有脾胃先虚，土虚不能制水，水泛为痰，子来乘母而咳者；又有初虽起于心火刑金，因误服寒凉，以致脾土受伤，肺益虚而咳者，乃火位之下，水气承之，子来救母，肾水复火之仇，寒水挟木势而上侵于肺胃，水冷金寒故嗽。前病未除，新病愈甚，庸工不达此义，尚谓痰火难除，寒凉倍进，岂不

殆哉？斯时也，须用六君子汤加炮姜以补脾胃，八味丸以补土母而引水归原。此等治法，同志宜留意焉。

《金匮》云：咳而上气，喉中有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此论外感。

有嗽而声哑者，有金实不鸣，金破亦不鸣。实则清之，破则补之，皆治肺之事也。又须知少阴之络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肺为之标，本虚则标弱，故声乱咽嘶，舌萎声不能前。出仲景伤寒序。

又有一等干咳嗽者，丹溪云干咳嗽极难治，此系火郁之证，乃痰郁其火邪在中，用逍遥散以开之，下用补阴之剂而瘥。

人参败毒散说

人参败毒散一方，药味皆辛平升散，为咳嗽门中第一神方，世医鲜有知者。凡有咳嗽，声重鼻塞，外感风寒，内伤饮食，火食夹毒，不拘男妇大小，胸紧气急，咽痛口苦，痰不相应，即煎服此方以升散之。或感冒重者，服之其咳愈甚，不知者以为药不相符，弃而不服，殊不知正是升散之功，真佳兆也，再服之，渐必轻减，不拘剂数，总以痰应声响为度，声响痰出是其验也。若枯燥之人，数剂之后，略加沙参、归、芍、地黄、麦冬之品以滋其阴，无不愈者。愚五十年来屡用屡效。同志君子，凡见咳嗽初起，切勿误用寒凉及滋阴之药，闭其肺窍，为害不小，必以升散为先着，俟痰应之后，再用麦味地黄汤以滋其阴，则得之矣。其方歌曰：人参败毒茯苓草，枳桔柴前羌独芎，薄荷少许姜三片，感冒咳嗽有奇功。

治　验

曾治儒学王子男，每至春交，咳嗽即作，医用参苏饮乃愈，其后发时，复用前药不应，反致喉痞，来寓请诊。按之

右寸洪数无力。余曰：此乃少阴阴火刑肺金。以六味丸料加麦冬、五味、山栀作汤与服，兼服补中汤加麦、味，数十剂而愈。

咳者，肺气伤而不清故咳；嗽者，脾湿动而生痰故嗽。虽分六气五脏，其要皆主于肺。尤须知心咳者火也，巳、午尤甚；肺咳者金也，申、酉尤甚；肾咳者水也，亥、子尤甚；肝咳者风也、木也，寅、卯尤甚；脾咳者土也，辰、戌、丑、未四时微咳，脉式歌曰阿阿缓若春杨柳是也。善治者，先问是咳是嗽，或是咳嗽，何时咳甚，即用何经之药加入咳嗽方中，分新久、寒热、虚实而施治之。

如病欲愈而咳反甚者，肺中有郁火也，即取鸡鸣丸投之，不过数日乃安。此方系孙真人去龙宫得来，歌曰：咳嗽原来十八般，只因邪气入于肝，脾咳之时多吐逆，胃嗽膈上有痰涎，肾咳须知多虚享，咳嗽一夜不曾安，三阳咳时多潮热，三阴咳时半上难，咳嗽吐血连心瘇①，膀胱咳嗽气相传，气咳夜间多沉重，肺咳嗽痰多喘难，暴咳日间多汗出，肠风咳嗽冷痰酸，总计前件十八证，用心去取鸡鸣丸，此是神仙真妙诀，更加乌梅枣肉煎。

神仙鸡鸣丸方

知母（去毛），贝母（去心），杏仁（去皮），款冬（炒），甜葶苈（隔纸炒），甘草，法子，北味（炒），广皮（去白），桔梗（炒），鸡苏（晒），天冬（去心），粟壳（炒），旋覆花，沙参（炒，原方用人参三钱，功较胜），东阿胶（面炒珠，无真正者，以换水牛胶名黄明胶代之，亦可通用，但功不及东胶）。上制各一两足，合为极细末，炼白蜜为丸，如弹子大。

---

① 瘇（zhǒng 肿）：脚肿。

每服一丸，用乌梅二枚，枣子三枚，泡浓汤细嚼下一丸。小儿一丸分四服。有病者云乌梅味酸难咽，予曾以乌梅、枣肉加白蔻仁各一两焙干，同前磨末为丸，生姜汤化下，亦妙。

治　验

曾治清水范三才，患咳唾，痰血相兼，余亲治愈已三载矣。一日忽感风寒咳嗽，医家误用滋阴之药，酿成吐血不止，乃弟促骑求治。余曰：令兄新疾也，先宜发散，继以滋阴，方为合法，今误早为滋阴，闭其肺窍，恐不可及也。乃勉强以人参败毒散四剂与之，且看缘法何如。服之其咳愈剧，遂与鸡鸣丸，令每夜细嚼三五粒，日服补中汤加麦、味，不数日而咳嗽如失，血亦不吐，遂服六味都气丸而康。此丸余历验已久，活人亦多，同志君子，切勿忽视。

又治一儒者患咳嗽，面红潮热，其脉洪数，予以黄连解毒汤治之而愈。

又治一人热燥而咳，予以栀子仁汤。

又治一书生咳咯有血，用麦门冬汤而效。

以上诸证，均用八仙长寿丸善其后。若在夏月，尤当用大剂，壮水以保肺金也。余月兼用补中汤加麦、味，兼服八仙长寿丸，屡治屡效。

麦门冬汤

治火热乘肺，咳嗽有血，胸膈胀满，五心烦热等证。

麦门冬、桑白皮、大生地、法夏子、桔梗片、淡竹叶、麻黄绒各① 七分，五味子、大甘草各五分。

麦门冬汤

麦门冬七钱，法夏子三钱，官拣参五钱，炙甘草一钱，大

---

① 各：原脱，据文意补。

红枣十二枚，白粳米一勺。治火气上逆，咽喉不利。水煎服。

此手太阴肺金药也。

喻嘉言曰：此胃中津液干枯，虚火上炎之证。用寒凉而反升，徒知与火相争。知母、贝母屡施不应，不知胃者，肺之母气也。此方用麦冬为君，人参、粳米、甘草、大枣大补中气，以生胃中津液；队中增入半夏之辛温，以利咽下气，此非半夏之功，实善于用半夏者，此仲景二千余年之秘，开古今未有之奇矣。

按：半夏亦脾胃药，能燥能润，以能行水故燥，以味辛故润也，仲景治咽痛不眠皆屡用之，今人率以为燥而疑之，良由《内经》之未读到耳。

治　验

曾治周嘉兴，每夏至患咳嗽，服降火化痰之药而益甚。诊之脾肺肾三部脉皆浮而洪，按之微细。予曰：此脾土虚不能生肺金，肺金不能生肾水，而虚火上炎也，朝用补中益气汤加麦、味，夕用八仙长寿丸而愈。

曾治一儒者，夏月唾痰，用清火药不应。予曰：此火乘肺金。用前麦门冬汤而愈。后因劳复嗽，遂与补中益气汤加桔梗、黄芩、麦、味而愈。但体倦口干，小便赤涩，日服生脉散，夕服八仙长寿丸，其后遂不复发。

又治一儒者咳嗽，壮热自汗，口干便赤，予诊其脉虚而洪。先与白虎汤以彻其热，热退，遂用补中益气汤加山栀、麦冬、五味煎服数剂，兼服八仙长寿丸而愈。

痰　论

王节斋曰：痰之本，水也，源于肾；痰之动，湿也，主

于脾。古人用二陈汤为治痰通用，然以治湿痰、寒痰则是矣。若阴火炎上，熏于上焦，肺气被郁，故其津液之随气而升者，凝结而成痰，腥秽稠浊，甚则有带血而出者，此非中焦脾胃湿痰、实痰之所比，亦非半夏、南星之所治，惟用清气化痰须有效耳。

噫！节斋论痰而首揭痰之本于肾，可为发前人之所未发。惜乎启其端而未竟其说，其所制之方，皆治标之药，而其中寒凉之品甚多，多致损胃。惟仲景云，气虚有痰者，用八味肾气丸补而逐之。吴茭山《辨疑篇》云：八味地黄丸，治痰之本也。此二公者，真开后学之朦瞶，济无穷之夭枉。或曰：有火无火，何以辨之？答曰：无火者纯是清水，有火者中有重浊白沫，此为别耳。善治者能察，果是肾虚，先以六味丸壮水之主，八味丸益火之原，复以四君子或六君子补脾土以制水；若果脾土虚弱者，既以补中、理中，又能以六味、八味制水益母，子母互相生克，而于治痰之道其庶几乎。

治　验

曾治明经某，素称实学，举动狂傲，不善保养，忽饮食无味，口下吐痰，肚腹膨胀，二便不利，医家不问虚实，便与之化痰行气，转见胸满痞闷，痰饮愈甚。与之导痰，又与分消，腹胀胁痛，坐卧不安。又与破血耗气，两足浮肿。知予在英公署内，告急求治，即谓余曰：贱躯被诸医治坏，请问先生还可救否？予诊其脉，右寸大而无力，右关微弦，右尺倏有倏无，左三部软而无力。余曰：足下脾肾两伤之证。令以午前服补中益气汤，早晚服金匮肾气丸。初服数剂更胀，余曰：不妨，久服则不胀。果信余言，逾月而诸证尽退，饮食渐进。继服八味丸去附子加北味，兼服归脾汤去木香、甘草，加五味子、肉桂，半载而康，元气大复。

曾治蔡孝廉，不慎起居，患证同前，手足逆冷，恶寒喜热，语言不清，手足不能举动。予以补中益气汤加姜、附、姜黄、灵仙、南星、半夏以温经回阳，服数剂而诸证渐退，语言稍觉清楚，行动自如。余因他往，误听庸工，服清火化痰之剂，以致大下鲜血而殁。惜哉！

按：化痰丸药味概用甘苦寒咸之品，虽开郁软坚，降火化痰，难免损胃之祸，若脾土太过，气滞郁而生痰者用之得宜；若脾土不及，气痞虚热而生痰者，误用之必致中满吞酸，肚腹肿胀，小便不利，不治而殒。殁者多矣，业医者尚其慎诸。

凡患痰证，若胸膈不开，饮食无味，此足太阴中州虚也，宜理脾涤饮。方用：

黄芪，白术，砂仁，半夏，白蔻（研末），干姜（炒黄）。

加草蔻一枚，能散滞气，中州健旺，痰自运化。

若肾气亏损，精液难降，败浊为痰者，乃少阴真脏之证，宜六味地黄丸补而逐之。有火者，痰炼而硬，宜六味丸；痰清者，肾火衰也，又宜八味丸。寒热分明，不致差池①。亦有脾阴亏损，中州气弱，健运无权而为痰者；又有误服峻厉之剂克伐脾阴，不能运化，津液凝结而为痰者。凡此皆用补中益气汤加茯、半，或理脾涤饮加草蔻仁，以健理脾气，方为合法，不致贻误也。

痰　饮

驰远舒氏曰：凡患痰饮，胸中痞硬，其气上冲咽喉，不

---

① 差池：方言。错误。

得息，乃太阴脾经留饮；上入胸膈，名曰支饮，乃为胸中阳气衰乏，不能宣布，饮邪乃得上僭；旁流入胁，名曰悬饮；溢出四肢，名曰溢饮。法宜大补胸中阳气，兼以散逆逐饮，而痰饮自愈。

按：痰饮由于脾虚，法属太阴脾经。盖凡人后天水谷所生津液，全藉脾中之阳传运敷布，营养筋骨脉络，设脾气衰乏，传布不尽，其所留者不得谓之津液，斯为留饮。留饮为患，十常八九。

治　验①

曾医幕友柯南，年五十，体素丰，患痰喘，每遇风寒即发，饮食不进，旦夕不寐，数日方安。余寓长邑，道经彼过，其证复作，较前更甚，就诊于余。按之右寸洪大而数，右关微弦滑甚，余脉无力。余曰：手足太阴二经亏损，以致痰饮益甚，兼之肾气涣散，气虚上干而喘。法宜黄芪、白术大补中气，砂、半、茯苓醒脾豁痰，白蔻、草蔻宣畅胸膈，且消滞气，干姜、草果温中逐饮。柯友曰：尝闻芪、术提气，我素畏服。余曰：分经用药，乃千古指南，一定而不可易之法，今君患太阴留饮，芪、术乃补中宫阳气之的药，足下畏如鸩毒，又何药之用乎？柯友顿首谢曰：我门外汉也，今幸遇明公教我，不然贱躯不知病至胡底。领服一剂而效，数剂而安。遂与补中益气汤加茯、半，兼服八仙长寿丸而痊。明年在兴邑署中，制锦轴撰诗赠曰：

笑我风尘客，昔从洞庭过。
杏林春灿烂，橘井影婆娑。
仙指含生意，予怀转太和。

---

① 治验：原缺，据目录补。

括囊藏秘诀，处处活人多。

曾治汤孝廉，年四十有四，形体魁梧，性孝友，与余莫逆，素好勤学，四鼓方卧，忽患中满吐痰，十指麻木，劳则眩晕。自谓知医，一日遇诸途，恭谓予曰：贱恙已半载矣，服清痰理气之剂不少，而病渐加剧。医书曰：痰因火动，降火为先，火因气逆，顺气为要。弟依此法调理，何乃不应？吾兄何以教我也？余曰：书中所论，是治有余也。足下患不足，服之必相反。中满者，脾气虚而作痞也；四鼓勤劳，劳伤脾也；痰盛者，脾气亏损，不能运化也；头晕者，脾气虚而清阳不能上升也；十指麻木者，脾气虚而不能周也。岐伯曰：脾居中央，灌溉四旁，故为孤脏，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是以百病生焉。孝廉曰：吾兄所见甚明，敢问贱疾主何药？当用何方？余曰：东垣补中益气汤，治内伤不足之证，实万世无穷之剂①，足下宜此方，加半夏、茯苓以补脾土，滋其化源；八味丸以补脾母。调理三月，而元气大复。

凡人忽患胸背、手足、腰项、筋骨牵引钓痛，走移不定，或手足冷痹，气脉不通，此是痰涎在胸膈上下，误认瘫痪，贻害匪轻。

控涎丹（一名妙应丸）

甘遂、大戟、白芥子等分为末，糊丸桐子大，临卧姜汤送下五丸、七丸，加至十丸，痰猛者酌加。若脚气，加槟榔、木瓜、松节、卷柏；若惊痰，加朱砂、全蝎；若惊气成块，加穿山甲、鳖甲、元胡、莪术；若热痰，加盆硝；若寒痰，加丁香、胡椒、干姜、肉桂。

---

① 剂：原作“利”，据文意改。

此足太阳、太阴二经药也。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入心则迷，即成癫痫；入肺则塞窍，为喘咳背冷；入肝则膈痛胁痛，干呕，寒热往来；入经络则麻痹疼痛；入筋骨则牵引钓痛；入皮肉则生瘰疬、痈肿。以上诸证，并以妙应丸主之，立见神功。此乃治痰之本。痰之本，水也，湿也，得气与火，则结为痰。大戟能泄脏腑之水湿，甘遂能行经隧之水湿，二物能直达水气所结之处，白芥子散皮里膜外之痰气。司命之士，瓶中不可一日无此丸，遇此证，神而明之，辨而施之，则随手而应。

曾治徐知州，忽患手足痹冷酸疼，饮食减少，求余诊治。按之右关沉滑而数。余曰：公之恙，乃足太阴脾经受湿，气虚不能宣布，痰饮积在胸膈上下，宜理脾涤饮送枯矾丸二钱，临卧用姜汤吞妙应丸十粒。旬日安好如故。

曾治府教授何以善，患喘咳背冷，膈痛干呕，寒热往来。余曰：公乃少阳胆经受邪，痰涎为虐。遂与逍遥散煎饮，卧时服妙应丸九粒，数日而安。

又治王孝廉，患腰背筋骨牵引钓痛。余曰：君素好饮，痰涎积在胸膈上下，宜用妙应丸七粒、枯矾丸五粒，临卧生姜汤吞下。旬日诸痛如失。

又治张英，患眼疾，不明不痛，医治罔效，来寓就诊。按之左关沉滑。余曰：痰也，故目昏不明。乃与二陈汤十剂，卧服妙应丸十粒，而眼目复明如旧。可见痰之为害，无处不到，信然。

枯　矾　丸

以明矾火煅，饭碾丸，梧子大。能驱湿杀虫，治痰饮咳逆。用二钱，与理脾涤饮同服，见功甚神。并治湿毒溃清脓，流水不干者，服之立效。

十　枣　汤

芫花（醋炒）、甘遂、大戟等分为末，磁瓶收着，每用五分，红枣十枚煎水调服。此汤驱逐里邪，使水气自大小便而泄，《内经》谓洁净腑、去陈莝之法。内里不和，痰与燥气壅于中焦，故头痛干呕，短气汗出，乃是痰膈。痰，亦水凝病耳，得气与火，则凝滞而为痰、为饮、为涎、为涕、为癖，非十枣汤、妙应丸不治。然须知缓宜用丸，急宜用汤，神而明之耳。

酒客病酒说

昔在武昌，从吾师游，偶见一人，以手按心而痛，汗如雨下，痛不可忍。吾师曰：此必酒病也。以十枣煮水，调前末药三分与服，限一时许，下恶水数升，而病去如失。余曰：愿闻吾师明论。师曰：酒一入胃，渍则成饮，浊则成痰，酒停不散之故。入肺则塞窍喘咳；入心则心痛，怔忡为噫；入肝则胁痛，小腹满痛；入胆则呕苦汁，目昧不开；入脾则胀肿，吞酸健忘；入肾则背恶寒，腰痛尿涩，赤白浊下；入胃则呕吐，呕血，血痢，或胃脘痛。有诸证疾，种种难名，不亟治之，养虎为患，只须一剂，根株悉拔。否，再服一剂必愈。慧拜聆后，修合此药，施治数十年，活人多矣，愿同志者，亦如吾心焉，则幸甚。《三因方》以前药末枣肉为丸，治水气喘急、浮肿，盖善变通者也。

阴虚发热论

世间发热，类伤寒者数种，治各不同。伤寒、伤风即寒疫也，则用仲景法；瘟病即瘟疫也，则用河间法，此皆论外感者也。今人一见发热，便认作伤寒，率用汗药以发表，汗

后不解，又用表药以凉其肌，柴胡汤、凉膈散、白虎汤、双解散，杂然并进，若是虚证，岂不殆哉？自东垣先生出而发明内伤之论，此用气药补气之不足者也。至于劳心好色，内伤真阴，真阴既伤，则阳无所附，故亦发热，其人必面赤烦躁，口渴引饮，骨痛，脉数而大，或尺数而无力者是也。惟朱丹溪发明补阴之说甚好，惜又以四物汤加知母、黄柏，盖因阴字认不真，误以血为阴耳，故屡用不效。何耶？要当作肾中之真阴即先天也。《内经》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诸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王太仆注云：大寒而盛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大热而盛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又云：倏忽往来，时发时止，是无火也；昼见夜伏，夜见昼伏，时节而动，是无水也，当求属而主之。无火者宜八味丸，益火之原，以消阴翳；无水者宜六味丸，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必须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减，以补真阴，屡用屡效。若误用知母、黄柏苦寒，苦先入心，久而增气，反能助火，至于滑泄败胃，损伤脾阴而立毙者，不可胜数。大抵病热作渴，饮冷便秘，此属实热，人皆知之。或恶寒发热，引衣蜷卧，四肢逆冷，大便清利，此属真寒，人亦易晓。曾见狂扰烦越，不欲近衣，欲坐泥水中，此属假热之证。又有甚者，烦极发躁，渴饮不绝，舌如芒刺，两肾燥裂，面如涂朱，身如焚燎，足心如烙，吐痰如涌，喘急不宁，大便闭结，小便淋沥，三部脉洪大而无伦，当是时也，却似承气汤证，承气入口即毙，又似白虎汤证，白虎下咽立亡。若用二丸缓不济事，愚即以加减八味丸料一斤，入肉桂一两，以水熬煎六碗，调桂末冰冷与饮，诸证自退。翌日必畏寒脉脱，是无火也，当用八味倍附桂丸料煎服，以补真阳而愈。

若产后，或大失血后，阴血大伤，必大发热，亦名阴虚

发热。此阴字正是气血之阴，若以凉药正治立毙。所谓象白虎汤证，误服白虎汤必死。当此之时，四物汤宜矣，然犹舍而去之也。盖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几希一线之气所当急固，莫若独参甚妙，然参价昂物少，势难猝办，愚每用当归补血汤（当归三钱、黄芪一两）甚神，或独参汤亦效，使有形从无形中生出，此阳生阴长之妙用，不可不知也。

或问曰：先生之论则详矣，气虚、血虚均是内伤，何以辨之？余曰：明乎哉子之问也。阴血虚者面必赤，无根之火戴于上也；若是阳气虚者，火入于内，面必不赤。其口渴者，肾水干枯，引水自救也，但口虽渴，而舌必滑，脉虽数而尺脉必无力，其甚者，尺脉虽洪数而按之必不鼓，此为辨耳。然其人曾服过凉药，脉亦有力而鼓指矣。戴氏云：服凉药而脉加数者，火郁也，宜升宜补，切忌寒凉，犯之必死。临证之工，更宜详辨，毫厘之差，枉人性命，尚慎旃哉！

咳嗽吐血论

或问曰：吐血多起于咳嗽，咳嗽吐血者，肺病也。方家多以止嗽药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答曰：诸书虽分咳血、嗽血出于肺，咯血、唾血出于肾，余谓咳、嗽、咯、唾皆出于肾。盖肾脉入肺，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故二脏相连，病则俱病，而其根在肾。肾中有火有水，水干火燃，阴火刑金，故咳；水挟相火而上化为痰，入于肺，肺为清虚之府，一物不容，故嗽中有痰唾带血而出者，肾水从相火炎上之血也，岂可咳嗽独归之肺耶？褚氏《津润论》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人肖天地，亦有水居中焉，在

上为痰，在下为水①，伏皮肤内为血，出毛窍中为汗。可见痰也、水也、血也，一物也，均发源于肾也。又云：饮溲尿百不一死，服寒凉百不一生。童便一味，世传治血之要，然暴发之际用之，以为消瘀之急剂则可，若多服久服，大能损伤胃气。褚氏特其言寒凉之不可用耳。曰：若是乎知、柏既在所禁，用童便又不宜多服，治之当何法？曰：惟六味丸独补肾水，性不寒凉，不损脾胃，久服则水升火降而愈。又须用人参救肺补胃药收功，使金能生水，盖滋其化源也。

又有一等肾水泛上，上侵于肺，水冷金寒，故咳嗽；肺气受伤无所附，故亦吐血。医者、病者，一见嗽血者，火也，以寒凉折之，病者危，而危者毙矣，冤哉！若遇智者，用八味丸补命门火以引水归原，次用理中汤补脾胃以补肺之母，使土能制水则肾水归原，而血复其位矣。

已上论阴虚吐血者，用补天之法。若阳虚吐血，与夫六淫七情所致，各自不同，熟读《绛雪丹书》及《吐血论》，逐一可考，兹不再赘。

又有一方最妙，只是节欲，不但节欲，直须绝欲。不绝欲，而徒恃乎药，未有能生者也。

发　　热

丹溪朱氏曰：近世治病，不分气血，不辨虚实，但见虚病，便用芪、参，然果属气虚者，宜矣，若是血虚，岂不助气而反耗阴血耶？是谓血病治气则血愈耗，甚而至于气血俱虚，故治病用药，要知病在血分，不可用气分之药，以犯仲

---

① 水：《褚氏遗书》为“精”。

最之禁耳。

曾治汤同庆，素勤苦，饮食失节，大便下血或赤，其面部或黯，其后非盗汗则下血，非恶寒则发热，延予诊之。按之右寸浮大而芤，心脾则涩，左关沉弦，左尺细数无力。余曰：此思伤心脾，不能摄血归经。盖血即汗，汗即血。其面色赤黑，便血盗汗，皆火之升降微甚耳；恶寒发热，气血俱虚也。与之补中益气汤令午前服，以滋脾胃之化源；午后用归脾汤加麦、味，以统脾阴之血，收耗散之津液。不两月诸证痊愈，元气如旧。

又有后天阳虚之证，夜则静，昼则发热。兼表宜小柴胡汤加栀子、黄连、地骨皮，虚加芪、术、归、芍，寒者酌加干姜，此药宜五更煎好，必须黎明将曙服之，方可奏效如神。

阴虚之证则反此，昼则静，夜则发热，或天明或五更清爽而热便退，一到黄昏或更初又觉昏沉。宜四物汤重用生地五钱，加黄连、栀子、柴胡、粉丹各二钱，知、柏各一钱，虚甚者加干熟地黄一两，或酌加鳖甲、首乌，必于日将晡申酉二刻煎药，速服二次以截之，则阴气回而邪不敢入矣，所以一剂而奏效如响。

日夜俱发热者，气血俱受邪也。宜用小柴胡合四物汤加栀子仁、川黄连，一剂而安。不应，即用升阳散火汤，一剂而效若桴鼓。

升阳散火汤

升阳散火汤名义：柴胡以发少阳之火为君；升麻、葛根以发阳明之火，羌活、防风以发太阳之火，独活以发少阴之火，五味各用二钱为臣，此皆味薄气清上行之药，升举其阳，使三焦畅遂而火邪皆散矣；人参补正；甘草一钱，生、熟并用，益脾土而泻热尤妙；用白芍五钱泄脾火而敛阴，酸敛甘

缓、散中有收，不致有损阴气，以为佐使也。

治　　验

曾治子东山，于一岁时出花，不密不稀，红润可喜，精神如常，未药而安。及至四岁而麻出，亦红润如前，至靥未药，因有伏火匿于血分，将与清凉解毒之药，忽徐进上家迫请，因友谊重强去，及二日归见此子，火热已极，人事恹恹，刻不容缓，即请儿科刘卓然先生诊视，曰：病势迫矣，药不能及，速用取蟾酥的癞虾蟆劈破扑胸，但得鼻中有水出去之。果扑二个而应，遂与之药。明日先生复视，曰：无忧也，仍服前方。余知先生确有识见，所用归、地、知、柏、栀子、连翘、桑皮、元参、桔梗、石膏，连进四剂而热减八分，仍然精神不慧。先生曰：归师勿掩，穷寇勿追。歇三日，连服二剂而精神爽慧，行动如常。明年五岁中秋夜二更，忽周身如火，扪之烙手，而人安然熟睡，及至五更热退身凉，醒来仍然清爽，饮食如常。乃请前医，与以人参败毒散，连服二剂，其热更甚。于滋阴药内加阳药十余剂而不效，病渐昏沉，如痴如醉，自九月初八至十五不大便，摸其腹肢，全无影响。余与先生商曰：七八日不大便，得非少阴转阳明乎？先生依余言而用下法。愚思此子发热一退身即凉矣，想腹中必有伏阴，以致阴邪干犯胃阳，灼干津液，以致热邪结于肛门不能运送而然，胆于方中加黄芪、白术各三钱大补中气，附子、肉桂各一钱以助肾中真阳。煎服一剂，是夜稍平，腹中全无响动，天明令伊登厕，惟挣时许，果出干软黑粪三寸，余皆稀溏。连日药水尽下，而人事略疏快，即以补中益气汤滋其化源，而热退身安。因幼不肯服药，以致失补，明年前证复作，又治而愈，然竟费手。又明年又发，是夜更甚，余心恨天不明，去请前医，明早已行，自揣顿止，若去请他，仍用发散，静而

筹之半日，方得其解，此子由于痘麻后未与滋阴，以致阴亏火旺，每因失调而作，是以昼则静，夜则热，若用发散，相隔天渊，可见从前治法亦概误矣。余用四物汤，生地倍用，加栀子仁、知、柏、黄连、粉丹、柴胡六味各二钱，酉初煎药，布漉去渣，进服二次，自必阴气回而邪不敢入矣。譬如人家门户紧防，锁钥严整，司更值宿之仆，俱各精健绝伦，贼必望风退却，此亦理之所有者也。故日将晡乃服，服早则至夜不能敌矣。果服后安然熟[1]睡，不发热矣，明夜安好如故。但不能除根，每发则服一剂而安，其效如鼓应桴。自十二岁以后，至今不复发矣。

曾治萧善人大公郎廪员萧岱瑞，年十六，读书勤劳，患阴虚发热，自与补中益气数剂，每夜身热如焚，手不可近，天明退去。善人仓皇来舍请诊，详说病情，余哂曰：不须诊视，倘信吾方，便教晚服一帖，夜静即安，明晚再服一剂痊愈。乃以前案方药与之。善人曰：我止有此子，发热数夜，我与同卧，扪之烙手，寸心如割，望名公赐一妙方，何乃又用四物加知、柏、黄连大队阴药，况小儿本之先天不足，以此施之，恐未相宜乎？余曰：要知病在阴分，不可用阳分之药，以犯仲景之禁耳。善人独不闻，有是病必用是药，我乃分辨阴阳，断不致有错误，用此方药活人多矣，又何疑哉？遂信余言，而依其法煎服一剂，是夜烧热减去大半，明晚仍依前法，一剂而安。又明日迎予诊，与之八珍汤加黄芪、五味；归脾汤料去木香、甘草，加五味子、肉桂、鹿茸为丸，汤、丸并进，元气大复。

曾治宋豪士乃郎，患证如前，缘由内伤外感，医家不与

① 熟：原作“热”，据文意改。

温经解表，肆行发散，病已数旬，表证难罢，干犯阴血，愈治愈热，病者、医家无法可措，交相为苦，来寓求诊。按之六脉沉细而数，右关微弦。余曰：发散太过，血虚之甚，又被阴火逼迫，而其势不可缓。乃用当归、白芍、元参、生地各三钱，熟地五钱，知、柏、栀子、黄连、川芎各二钱，柴胡三钱，如前法煎药，晚服而效。改服八珍汤八剂，诸证渐退。是日晴朗，走出街口观望，以致迎风复作，是夜较前更甚。豪士复延余问曰：是病复作，其热如火，扪之烙手，热若不退，此子危矣。余曰：足下勿忧，不过再多服药，可保无伤。又如前药二剂而热退，其身安矣。多服十全大补汤，体遂健旺。

又治三子辑五，年六岁时，因麻疹后患阴虚发热，其证与二子东山无异，亦服前方，一剂而愈。屡发用之屡效。乃一日发时，投之不应。又明日巳刻，人事昏昏，扪之亦热，较夜则轻，余细察之，是阴居六七，阳居二三之证。经曰：火郁则发之。升阳散火汤是的对之方（方见前），果煎服一剂热退身安，神气清爽。再煎八珍汤加黄芪、五味子，兼服六味地黄丸，至今不发。

曾治邹姓者，素患咳嗽吐血，去秋大作，昼则发热，夜则安静，误服滋阴之药，卧床不起，饮食不进，诸医断以必死，伊表曾其恒，代请诊视。按之六脉沉微，惟右寸浮大而软。余曰：此阳虚之证，前医不知分辨阴阳，一见发热，寒凉肆投，转致阴愈长而阳愈消，不救之候也，犹幸脉小身温，许予数剂而安。遂以补中益气汤加黑姜、茯神、远志、熟地、麦、味，倍用芪、术，一剂而苏，明日不发热矣，即进饮食。再服十全大补汤兼龟鹿地黄丸，旬日而愈。

哮吼齁喘论

夫齁喘何以哮吼名者，喉中有鸡声是也。主于痰，宜用吐法，虚者用紫金丹导之。此证遇天阴欲雨即作，坐卧不安，饮食不进，盖因肺窍中积有冷痰，一遇寒气从背心、鼻孔而入，则肺胀作声，是证有子母相传者，感之则苦至终身，每发如服紫金丹，不过七八次，觉吐出痰涎腥臭，是绝其根也。

按之脉浮而滑者易治，微细者难疗。

紫　金　丹

白砒霜（生用）一钱，白明矾（煅枯）三钱，同研细末；淡豆豉（水润去皮，蒸熟捣如泥）一两，和前药合匀，搓如绿豆大。遇证发时，先以冷茶送下七丸，以不喘为愈。不必多增丸数，慎之。小儿止服二三丸，神应之至。

治　　验

曾治刘天全，年三十二，患齁喘证，每发则饮食不进，坐卧不安，日夜为苦，至三四日痰尽乃平，天将雨，偶感风寒又作，至今十余年矣，诸药不应，请余诊治。按之六脉沉微，惟右寸肺脉大而滑甚。乃与紫金丹九粒，令将欲发以冷茶吞服，一次稍轻，七次而愈。继以六味、补中兼服而康。

曾医长邑幕友朱荣光，年二十七，久患齁喘唾痰，咯血遗精，恶寒喜热，三伏天犹披狐裘，不分春冬，调治七载无功，诸证集剧，饮食不入，不能床褥，日夜作苦，欲寻自尽，忿不欲生，促骑求治。诊之左关沉细而数，右尺沉细而扎。余遂以紫金丹治齁喘，理脾涤饮送斩关丸温中逐痰，胡巴、故纸收纳肾气以保固元精，兼服补中汤加麦、味、茯神、远志、怀山、熟地摄血归经，继服八味地黄丸去附子加鹿茸壮水补

血，三月而康。以书谢曰：自别台旌后至今半载，贱躯甚为健旺，值此暑天朝日，赤身尚知大热，诸病已愈，心中爽快，饮食亦加，若非高明妙剂，何能回春？再造之恩，永志于心耳。时嘉庆五年八月十三日也。

紫金丹，愚修合至今多年，治验无数，不及备载，同志君子宜珍宝之。

虚　　劳

余考《内经》而知夫人之生也，阴血为营，阳气为卫，二者运行而无壅滞，病安从生？若力用不休，则龙、雷二火逆潜至高，故劳字从火。曲运神机，病心劳而为虚汗、怔忡；纵情房室，病肾劳而为骨蒸、梦遗泄精；病肝劳而为痛痹拘挛；形冷悲哀，病肺劳而为上气喘嗽；动作伤形，思虑伤意，病脾劳而为食少痰多，形羸神倦，此五劳也。故劳者必至于虚，虚者必因于劳。

古称五劳、七伤、六极、二十三蒸，证状繁多，令人眩惑，但能明先天、后天根本之治，无不痊安，盖简而不繁，约而无漏者也。夫人之虚，非气即血，五脏六腑莫能外焉。然血之源头在乎肾，盖水为天一之元，而人资之以为始者，故曰先天；气之源头在乎脾，盖土为万物之母，而人资之以为生者，故曰后天。二脏安和，则百体受调，一有虚伤，则千疴竟起，至哉斯言，可为司命者之指南也。

土为金之母，而金为主气之宫，故肺气受伤者，必先求助于脾家。水为木之母，故肝血受伤者，必由借资于肾脏。而虚劳之证，扶脾保肺，两不可缺。然脾之性喜温燥，而温燥之剂不利于肺；肺之性喜凉润，而凉润之药不利于脾。两者

并立而论，而脾则有生肺之能，肺无扶脾之力，故曰土壮而生金，勿拘拘于保肺者也。

泻火之亢，以全阴气；壮水之主，以镇阳光，法当并行。然泻火之品多寒而损阳气，壮水之剂多平而养阴血，两者并列而论，苦寒过投，将有败胃之忧，甘平恒用，却无伤中之患，故曰水盛而火自息，勿急急于寒凉也。

证如烦渴喘呼，脉见数大有力者，当润肺为主，而扶脾佐之。证如食少善泄，脉见细数无力者，当扶脾为主，而保肺佐之，甚则保肺之药，不利于脾，当即去之，却宜补土之母，少火庶可冀其回春。医家全在分经辨证，则阴阳虚实确有所据，而后切其脉以治之，方无差误。

春夏之令主生长，秋冬之令主肃杀，人皆知之，彼不知药之温者行天地发育之德，药之寒者象天地肃杀之刑，如四物加知母、黄柏，世医皆奉为滋阴上品、降火灵丹，不知秋冬之令非所以生万物者也，凉血之药常腻滞，非痰多食少者所宜；凉血之药常滋润，必至滑滞肠鸣。况知母苦寒，苦先入心，久而增气，反能助火，至于滑泄败胃，所不待言。

丹溪云：实火可泻，虚火可补。试问痨瘵之火，属之虚乎？属之实乎？泄之可乎？昔有畏知母、黄柏如鸩毒者，曰恐戕吾命根耳，然如病初起而相火正隆，或燥渴而右尺脉滑大，偶投一二剂，亦可也，若多用之，则断乎不可。

或问曰：血主濡润，四物汤岂非濡润，而为血虚者之要药乎？答曰：血虚而燥，用四物以濡润未尝非合剂，但恐用之久而多，则在上有泥膈夺食之忧，在下有滑肠泻泄之患，且主秋冬之令，鲜发育之功也。

或又问曰：气有余便是火，补气之药能无助火乎？古人云：正气与邪势不两立犹低昂，然一胜则一负，正气旺则邪

气无所容，譬如满座皆君子，一小人而无容身之地。

五脏虽各有劳，心肾为主，心主血，肾主精，精竭血枯则劳成矣。惟宜滋养培补，调心益肾，若过用姜、附燥热等药，则雄骏之气性太烈，火内之精血何堪？当此之时，虽云壮火适足以发其虚阳，然又不可因其热而纯用寒凉以伤胃气。若过用热药者，犹釜底无火而添水也，非徒无益又反害之。宜十全大补汤、人参养营汤、建中汤、补中益气汤选而用之。如左尺独虚者，六味地黄丸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右尺不足者，八味地黄丸益火之原，以消阴翳。

丹溪之论劳证，主于阴虚，未常非也。阴虚之热，以发在午后子前，谚云：朝凉暮热也。阴虚之汗，从寐时盗出。阴虚无以制火，则火气逆上，喘嗽而吐痰也。阴虚则脉浮大，或沉虚也。四物加知、柏主之，以四物润血，血为阴，又加知、柏降火，理固然也。不知后人不能分辨阴阳虚实，以此方概施，多致不察变通而累，丹溪有遗恨也。盖川芎上窜，非火炎者所宜；地黄腻滞，若痰多食少者必禁（地黄不依制法，又不知服法，无怪乎腻滞，制若精良，反为逐痰圣品）；知母易于滑肠；黄柏易于败胃，暂投尤可，多用必伤。

予今拟一方，以苡仁、茯苓扶脾，且切降下之功；桔梗、陈皮行气，且有健脾之力；麦冬、五味保肺，而能滋化之源；骨皮、丹皮除蒸，而无寒凉之害；痰喘用桑皮、川贝；止血用童便、黑姜；泻泄则山药、芡实；燥结则人乳、梨汁。此以甘温之品，行降收之令，而为初病者设也。若久病而百脉空虚，虚火亢炎，非甘温之品不能复其真元，宜异功散、补中益气汤；非濡润之品不能泽其枯朽，宜六味地黄丸。

若少气懒言，目昏面白，宜生脉散、甘桔汤频频啜之。若病久而积痰成积，腹胁常热，惟头面、手足于寅卯时乍凉，宜

六君子汤加姜汁、竹沥送滚痰丸三钱，先以汤润丸，令其易化。

有面色不衰，肌肤不瘦，外若无病，内实虚伤，俗名桃花证，须察其何经、何脏、何病而施治之。

劳证久嗽，咽痛失音，乃下传上也，不嗽不痛，尿出脱精，此乃上传下也，皆非吉兆。

至若形色尪羸，阳事不禁，脉细无根，且数而无伦者，旦夕必逝。

痨　　瘵

男子二十前后色欲过度，损伤精血，必生阴虚火动之病，睡中盗汗，午后发热，哈哈咳嗽，倦怠无力，饮食少进，甚则痰涎带出，咯血，咳血，衄血，吐血，身热而脉沉数，肌肤消瘦，此名痨瘵最重，治疗难矣。轻者必服药数十剂，丸饵十数斤。重者间愈不可以月计期，以年许然，必须病者爱命，坚心定志，绝房室，息妄想，戒恼怒，节饮食，以自培其根。否则，虽有良医，亦无可如何也。此病治之，于早则易，若到肌肉销铄，昏睡床褥，脉至细数，则难为矣。今制一方，治酒色沉迷，初起潮热盗汗，咳嗽倦怠，趁早服之。方用生地、炙草、炮姜、川芎、熟地、酒芍、广皮、白术、当归、门冬、知母、黄柏、生姜，煎服一二剂，细心斟酌，切勿多服，慎之慎之。

按：前方治阴虚火盛之法也。愚谓此证属三阴亏损，无火之证，故见虚热，昼发夜止，夜发昼止，不时而作，当用六味地黄丸为主，以补中益气汤调补脾胃。若脾胃先损者，当以补中益气汤为主，以六味地黄丸温补肝肾，多有得生者。若

用知、柏之类，伤于脾胃，饮食日少，诸脏愈虚，元气下陷，腹痞作泄，则不可救矣。又有疰夏之病，或少有老态，不耐寒暑，不胜劳役，四时迭病，皆因气血方长，而劳心亏损，或精血未满而早斲丧，故见其证难以名状。若左尺脉虚弱，或细数，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宜六味地黄丸；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地黄丸。至于两尺微弱，是阴阳俱虚也，十补丸。此皆滋其化源也，仍参前发热及咳嗽诸法调治之，至于衄血、咳血、咯血，在《绛雪丹书》咳嗽吐血论中详之。

治　　验

曾治韩千总，每至夏月无阴，一到三伏之时，全无气力，悠悠忽忽，惟思睡眠，一睡不足，再睡不足，懒于言语，或梦遗不已，或夜热不休，问治于予。予曰：皆子不善保养，肾水泄于冬天，夏月阳盛，阴无以敌，所以如此。须用干熟地一两，山萸四钱，当归、白芍、麦冬、白术、芡实、生枣仁各三钱，茯苓、陈皮、北味子各一钱，水煎服。峻补其肾水，肾水充足则骨始有力，而气不下陷，神自上升矣。此方纯是补阴①，盖骨空则软，补其骨中之髓，则骨不坚而坚也。此方治骨软、气软神验。

又治方州同，色欲过度，烦热作渴，饮水不绝，小便淋漓，大便秘结，唾痰如涌，面目俱赤，满舌生刺，两唇燥裂，遍身发热，两足心如火烙。诊其脉，左三部洪数无伦。予曰：此肾中之真阴大虚，阳无依附而发越于外。经曰：大热而盛，寒之不寒，是无水也。极当峻补其阴。乃与加减八味丸料一斤，内肉桂一两，以水熬六碗，冰冷与饮，熟睡半刻。至晚

① 阴：原作“阳”，据文意改。

又温饮一碗，诸证悉退。翌日畏寒，四肢作逆，诸证仍至，是无火也，极当大补其阳，乃煎八味地黄汤四剂，诸证尽退。继服龟鹿地黄丸而痊。

岐伯曰：膏肓之病，成之非一朝，治之亦非一日。必须多服汤药于日间，久服丸饵于夜半，非数百剂之汤药、数十斤之丸饵不能奏功。大约痨瘵之证多而虚劳次之。方用熟地一两，山萸、山药各四钱，丹皮、泽泻、茯苓、麦冬各三钱，北味一钱，芡实五钱，一日一服。又以鹿茸、龟胶、元参、麦冬各三两，山萸、地骨、白术、白芍、枣仁、甘杞各四两，干熟地八两，人乳二碗浸晒，微火焙，和诸药磨末，蜜丸。每夜半熬开水吞五钱，名为中正丸，不寒不热，可以长服。如此病已大伤根本，扶之不易，譬如花木大肆摧残，欲其枝叶之茂，岂是一朝可成，必须培植灌溉，终岁经年，自然春意渐回，萌芽可达，渐渐扶苏，而不可性急也。汤丸并进，不可歇乎，饮食更须得宜。病久之难，从来眉蹙，切勿性急，期奏效之速。此等证十人中止可逃一二，论此治法，非尽人能救之也，舍此又别无治法，余悯世人，故立此二方。倘肯听信吾言，禁绝色欲，口淡滋味，心戒贪嗔，息一切妄想，自然服药有效。否则，亦苟延岁月而已，又不可不告诫也。

传尸痨瘵虫治验

曾治季三思，患尸虫证，饮食如常，但瘦削不堪，卧床不起，起则晕眩，举室怆惶，访求良医，知予在孙公署内，提刺促骑请治。余曰：是病起于何时？得于何因？其母泣曰：寒门单传已三代矣，昔者吾祖、吾父死于此证，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染此证，年未及强，虽有一孙尚幼，祖姑年九十有六，姑多病，望先生怜而救之。余慰之曰：尔勿忧，此尸虫证也，余屡医验。乃与救痨杀虫丹，用鳖甲一斤（酒醋炙透），茯苓

五两，干熟地、山药、沙参、地骨皮各一斤，山萸八两，白薇、白芥子各五两，人参二两，鳗鲡鱼一尾（一名白鳝、蛇鱼）重一斤余，或二斤更好，煮熟，先将白鳝捣烂，和前药为细末，粳米饭碾成丸，梧子大。每夜五更时洗脸，北面仰天，念北斗咒七遍（咒见后），即以开水送丸五钱，服毕，南面吸生气入腹中，烧降香置床下，午时又依前法吞服。至七日，云恩向伊母言曰：有堂先生良医也，吾知其不死也，心中安稳，全无忧惧，吾家当戴德于无涯矣。服至半料，其虫尽化水由小便长驱而下，状若稀糊。此方大补真阴，全无杀虫伤气之药，补中用攻，若非天仙救人，乌立此方？果服之三月而效，半载而康，连生五子，至今二十五年而不发，亦无恙焉。

曾治州吏目宋豪士，为人清高，三代单传，年十八患前证，医家不识尸虫之害，误作虚劳治之，一味滋阴，以致阴愈长而阳愈亏，不竭力杀虫，反去养虫，则虫之子若孙，愈肆猖獗，不亡何待？乃叔肇堂延请诊之，六脉沉细而数，左关数甚，观其面黯色滞，肤无润泽，发焦耳枯，形神俱败，尸虫旺极之候。遂与人参、芪、术各五钱，星、半、姜、附各三钱，吴萸、川椒、枯矾各一钱。服十剂，觉神气稍清。又服十剂，皮肤光泽。又服三十剂，发润耳红，人事利爽，元气渐复，步履自如。乃为之竭力杀虫，兼以制鬼法，用室女顶门发一小团，皂角汤洗去垢，酒醋浸晒，同黄纸卷筒烧存性，川芎五钱，当归三钱，广香一钱，安息香、明雄各二钱，全蝎二枚，生活鲤鱼一尾取头（酒醋酥炙），共为粗末，分四服。每服入降真香末五分，书北斗符一道，火化入药中，如前法念北斗咒七遍。五更时井花水煎服务要，初旬治之乃灵。又另买大鳗鲡一尾去肠腹，用水清蒸，调和五味，汤肉任吃，

留其全骨，以火炕干，入降真香、雷丸、大黄、川椒、吴萸、甘草、明雄各七钱，共为粗末，入当门子七分和匀，卷黄纸筒以药贮之。令患者高卧于大油纸内，覆好留头，面向外，燃纸筒薰之，熟睡半时，九窍作痒，醒则诸虫尽在油纸中矣，延余视之，形如针嘴，近人气犹作跳跃状，殊甚骇然，命除之。继服补中益气汤数百剂、龟鹿地黄丸数十斤，而元气大复，连生五子。

曾治廪生高鸣岐，性孝友，行端方，因堂弟鸣岗、文中二人外染尸虫，相继沦亡，此时无人知觉，鸣岐念叔父仁慈公直，不忍二子连丧，日夕不离病者侧，明年诣馆读书，疾作矣。自察知是尸虫传染之故，茫茫归去，来寓求取玉枢丹，更深时用无灰酒磨服三钱，静坐一时许，自觉腹内似蚂蚁搬迁之状，不安殊甚，禁食一日，饿甚，只服稀粥少许，又明日，其虫化成鱼冻而下，若冰条然，即服八珍而安。未几，一仆一裁缝，均曾服侍二亡者，同染亦作，鸣岐以前法施治，均下恶物而痊。此丹为驱毒杀虫神品，初起用之，奏功自捷。若诸证俱见，虚劳已成，仍依前汤药、丸饵诸法调理，自必有效。

昔有一家患传尸痨，五人兄弟已死其三，方士令服此丹，各进一钱，下恶物如脓状，一下死虫如蛾形，俱获活命。其家遂依法制合药广施尸证，服之无不验者。

又见一女子久患痨瘵，为尸虫所噬，磨此丹一钱，服之一时许，吐出小虫十余头后，复配苏合香丸，服半月如常。药品虽不言补，羸瘦人服之并效，诚卫身之宝也，仁人君子，合以济人，德莫大焉。

（北斗符咒略）

反　胃　证

雷公曰：反胃之证，虽一时不能遽死，然治之不得其法，终亦必亡而已矣。盖反胃多是肾虚无火，故今日食之，明日即吐尽。经曰：食入即出是也。夫食入于胃中而吐出，似乎病在胃也，谁知胃为肾之关门，肾病而胃始病。饮食入于胃，必得肾水以相济，而咽喉有水道之通，使上可转输，下易运化，然而肾中无火，则釜底无薪，又何以蒸腐水谷乎？此肾寒而脾亦寒，脾寒不能化，必上涌于胃而不肯受，则涌而上吐矣。方用熟地三两，山茱六钱，肉桂三钱，茯苓三钱，水煎服。一剂而吐止，十剂而痊愈。然此治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者也。若食下即吐，即于前方中去肉桂，加麦冬一两、北味一钱，其效如鼓应桴。此二方大补肾中之水火，全不去治胃，胜于治胃也。

反胃之证，初起时当用大剂逍遥散加吴茱萸、炒黄连，一剂立止也。若用行气消食、清火化痰，祸不旋踵而至矣。

如患前证，克伐已坏，天师悯之，乃传一方，用熟地一两、山萸四钱，当归、元参、白芥子、川牛膝、麦冬各三钱，北味子一钱，水煎服。此方之妙，全不治反胃，而正所以治反胃也。夫人之反胃，乃肾中阴水竭也。肾水不足，大肠必然细小，水不足以润之，故肠细而干枯，肠既细小，则饮食入胃，不能下行，必反而上吐。治之之法，不可治上而宜治下。方中所用熟地、山萸纯补肾中之水，肾中之水足而大肠有水相资，则大肠仍复宽转，可以容物，而水路既宽，则舟楫无碍，大舸、小舶可以顺行，又何惧区区小舟不能转运粮食哉？此肾水虚而不足以润大肠者，宜如是治法。若肾中寒

凉而虚者，又不可如是。盖反胃之名虽同，而反胃之实各异，肾中无水者，食下喉即吐；肾中无火而反胃，食久而始吐也，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者是也。宜用八味地黄汤水煎服。此方妙在用附、桂于补肾之中，使去水中补火。补火者，补命门之火也。盖脾胃中必得命门之火始生，譬如人家釜中无火，何以煮爨，未免水冷金寒，结成冰冻，必得一阳初复之气，始解和暖，人身脾胃亦然。然而寒凉之病，皆心疼腹痛，今反无此证，乃上越而吐者，何也？因脾胃有出路则寒邪之气不留于中，今日日上吐，将胃中咽门已成大道熟径，往来无所阻滞，则径行趋奔，其势甚便，又何能蓄积于中州，盘踞于心腹，顿寒乍热，以苦此脾胃哉？此反胃下寒，心腹之所以不痛也。此又不治反胃而正治反胃如神也。

治　　验

曾治富商汤名扬，自谓体旺，酒色无度，行年四十，饮食渐减，形神羸羸，或教以每早进牛乳酒，初食似可，久之朝食至暮，酒乳结成羊屎形，一一吐去，其大小便日夜不过数滴，全无渣滓下行，卧床不起，告急请诊。按之两尺脉微如丝，右关弦紧，乍有乍无，两寸与左关洪大而散。余曰：足下之恙，乃本实先拨，先天之阴虚宜补水，先天之阳虚宜补火，水火既济，庶可得生。富商请方，乃用熟地一两，山茱、山药各四钱，茯苓、泽泻、丹皮、肉桂、附子各三钱，煎服一剂。明早令进牛乳酒，至暮则下行而不上吐矣。连服十剂，饮食渐进。遂以前方药料为丸，日服二次。嘱戒酒色，半载而康。

曾治篙邑令叶进士，坐西台回任，途中沐雨栉风，致患反胃之证。余有一面之交，令进八味地黄丸，不信，初食官燕，次饮牛乳，数旬无功，以致朝食暮吐，命在垂危。叶与

余友王馨桂同乡，交好莫逆，时王母年逾七旬，亦患证同叶，延予诊治。予曰：伯母之恙，乃肾中真水竭、真火衰，非得上上紫油肉桂合八味丸，壮水之主，益火之原，不可活也。忽叶令书至，托王聘余治疗。予曰：叶公之恙，前不信余方，延至今日，恐不可及也。王友迫至筠邑诊之，果不能起，但见觅得肉桂甚佳，催令速合八味地黄丸，计图脱身，余行而公明日不禄。来至庆邑，幸遇王友，遂语之曰：足下与叶公父子交厚，顺去致吊，便求丸饵，令堂可得生也。王求之，果慨然而与归俸为服，三日而饮食下行，不复上吐。丸药服毕，安康如常，后犹享寿十二年。以此观之，信药者存，不信药者亡，何幸、不幸，若斯也，其命也夫。

反胃神方

喻嘉言曰：仲景旋覆代赭石汤，乃治伤寒汗、吐、下解后，余邪挟饮作痞之方，妙矣，神矣。昌窃取此方而治反胃噫气，痰多气逆，并哕者，活人已盈千累万矣。故《石室秘录》云：此方宜补入反胃门。

旋覆代赭石汤：旋覆花六钱，人参、生姜、代赭石（煅焠）、法夏子、炙甘草各三钱，红枣十二枚。水煎服。

《内经·宣明五气论》曰：五气所病，心为噫是也。旋覆之咸能软痞硬而下气，代赭石之重能镇心君而止噫，生姜、半夏之辛所以散逆止吐，人参、甘草、大枣之甘所以补虚。慧得嘉言之心法，数十年来，活人多矣，同志者宜留心焉。

曾治燮堂伍登相，病反胃，求治于余。诊之两寸关脉大而弱，两尺脉涩而小，乃气血不足，大虚之证。遂与旋覆代赭汤二剂，八味地黄汤八剂，继服八味丸而元气大复。

阳强不倒论

岐伯曰：阳强不倒者，乃虚火上炎，而肺金之气不能下行。若用知、柏二味煎饮，立即倒矣，但自此以后，终岁经年，不能重振，亦是苦也，当知养阳汤甚神。

治　　验

曾治邑门厂陈二，患阳强不倒，延求诊治。按之右尺洪大而紧，余脉如常，视之满面红光，全无滞气，乃是肾中真阳之人飞越耳。遂与元参三两、麦冬三两，煎好取汁一大碗，入油桂末七分，调药水服。此方妙在用元参最重，以泄肾中浮游之火；尤妙在用桂末少许，以引其入宅，而招散其沸腾之火，同气相求，火自回舍；况麦冬能助肺金清肃之气下行，以生肾水，水足而火自得其养矣。此不求倒而自倒也，他日亦可重整戈矛，再图欢合耳。

阳痿不振论①

岐伯曰：阳痿不振，乃因过于色欲，日泄其肾中真阴之水，而肾中真阳之火消亡。盖水去而火亦去，自然之理。譬如厨下无火，何以煮爨生烟，必预汲其泉源，然后取其薪炭，或钻木取火，或击石取火，以煮饮食，否则空铛安爨，必至举室仓皇，无生理矣。

治　　验

曾治江西徐茂松，患阳痿来寓谓余曰：愚贸叙郡，以勤

---

① 此论及治验原脱，据聚奎堂本补。

劳颇获蝇头利，二十方娶，未数月而阳忽痿，饮食无味，精神衰减，松虽不肖，亦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此景况，命恐不保，焉望嗣乎？敢求先生怜治。余遂与之酌一方：芪、术各五钱，姜、桂、附、半各二钱，砂、蔻、吴萸、川椒各一钱。服一剂，阳物出而不举。又服一剂，举而不坚。改用干熟地一两，白术五钱，山萸、杜仲、枸杞各四钱，远志、巴戟、苁蓉、茯神各二钱，煎汁冲香甜肉桂末一钱。服一剂而阳起，三剂而阳强矣。此方用热药于补水之中则火起，而不愁炎烧之祸，自然煮汤可饮，煮米可餐，断不至焦釜沸干，或虞爆碎也。继服强阳壮精丹，用干熟地、嫩北芪各一斤，当归、白术各八两，巴戟天八两，麦冬、柏子仁、覆盆子、枸杞子、虎胫骨、嫩鹿茸、附子、肉桂各四两，白蜜为丸。服一料而阳强势举，饮食健旺，步履如旧，连生二子。

缩阳证①

至有缩阳一证，惟立冬至大寒六十日更多，春夏秋三时偶而有之，治者亦须留心，否则杀人顷刻。

治　　验

曾治邓隆太，冬月患中寒，初则四肢厥逆，耳心痛连少腹，冷厥关元，势在垂危，冒雪请诊。六脉俱伏，面青唇黑，舌卷阳缩。余曰：此正缩阳证也，阳缩属少阴，舌卷属厥阴，且耳心亦属少阴，是证乃因酒色过度而酿成耳。急用芪、术各五钱，砂、蔻各八分，干姜、附、桂各二钱，吴萸、川椒各一钱，煎服，一剂而效。再加芦巴、故纸各三钱收固肾气，

---

① 缩阳证：原缺，据文意加。

四剂而安。继服八味地黄丸而元气大复。

〔附〕 **张真人治狐疝神方**

昼则气出而肾囊肿，夜则气入而肿胀消。

白术五钱，沙参一两，柴胡三钱，白芍三钱，王不留行三钱。水煎服，一剂即出而不缩矣。

〔附〕 **孙真人治诸疝痛方**

沙参一两，橘核三钱，柴胡三钱，白芍五钱，广陈皮（去白）二钱，家吴萸一钱，油桂心一钱（香甜者佳）。水煎服。一剂定痛，二剂痊愈。

门人张太和曰：吾游于乡，遇一老翁，自云患疝证数十年，一日正作，无意间与儿童分食梧桐子数勺，疾遂止，甚讶。之后日日摘而食之，自此永不作矣。因以治患此证者均验。敢问夫子，其故何也？予曰：疝证乃属三阴肝木为病，想梧桐春荣秋实，禀秋金之气以成，其子生于叶之两旁，象病之形矣，其味甘而淡，合清肃之气矣，性专而直走下行，故奏效功如响耳。虽然单方之妙，多有令人难测者。

卷　四

后　天　图

余读赵氏书，见画一先天太极之象，独以水火为重，知其学超千古，发前人所未发。然万物以土为根，元气以土为宅，后天非不并重也．予因画脾经形象，复疏通证明其说，亦可为后学升阶之一助云。（图略）

后天图说

夫后天脾土，有阴土，有阳土，随火寄生，即当随火而补。然而补火有至妙之理，足阳明胃土随手少阴心火而生，故补胃土者补心火，而归脾汤一方，又从母之外家而补之，俾木生火，火生土也；足太阴脾土，随少阳相火而生，故补脾土者补相火，而八味丸一方，合水火既济而蒸腐之。此一理也，至理也，人所不知，人所不信，余特重申言之。

盖混沌之初，一气而已，何尝有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处始为土，此后天卦位，艮土居坎水之次也，其坚者为石，而最坚者为金，可见水、土、金，先天之一原也。

又有补子之义，盖肺为土之子，先补其子，使子不食母之乳，其母不衰，亦见金生土之义。

又有化生之妙，不可不知。甲木戊土所畏，畏其所胜，不得已，以己妹嫁之，配为夫妇，后归外氏成家，此甲己化土。

其间遇龙则化，不遇龙则不化，凡化物以龙为主。张仲景立建中汤以健脾土。木曰曲直，曲直作酸，芍药味酸，属甲木；土曰稼穑，稼穑作甘，炙草味甘，属己土，酸、甘相合，甲己化土；又加肉桂，盖桂属龙火，使助其化也。仲景立方之妙，类如此，又以见火生土之义。盖土无定位，旺于四季，四季俱有生理，故及之。

至于木也者，以其克土，举世欲伐之。余意以为木藉土生，岂有反克之理？惟木郁于下，故其根下克。盖木气者，乃生生之气，始于东方，盍不观之，为政者首重农事，先祀芒神。芒神者，木气也，同出而异名也。我知种树而已，雨以润之，风以散之，日以暄之，使得遂其发生长育之天耳。及其发达既久，生意已竭，又当敛其生生之气，而归于水土之中，以为来春发生之本，焉有伐之之理？此东垣脾胃论中，用升、柴以舒木气，谆谆言之详矣，但未及雨润风散与夫归根复命之理，余于木郁论中备言之，总以申明五行阴阳之妙用，专重水火焉耳。

又木、金、土三者，俱为寄生，故其死为真死。惟水、火从真生，故能不死，而绝处逢生。归库者，绝其生气而收藏也。返魂者，续其死气而变化也。况水、火随处有生机，钻木取火，击石取火，圆珠取火，附、桂是也；掘地取水，承露取水，方诸取水，熟地是也。若金死不救，木死不救，土死不救，余故重水火为根本焉。

黄芪白术不固表说

舒驰远曰：后天以脾为主，芪、术大补中气之药，皆入足太阴脾经之里，不走躯壳之外，何以固表？外科用之脱毒

外出，可见其性外攻，不为收敛显然矣。即不当用而误用之，亦止壅塞中焦，无固表之理也。当云实者不必用，虚者必当用之，以御其表也。彼不知分经解表，又不能辨其虚实，用之不当，能无害乎？无怪乎其视如砒毒也。且说治病必先表而后补，乌知三阴虚寒诸证，法当温补并用者，若但驱阴散寒，而不知急早重用芪、术，则寒虽去而虚不能回，甚且不治矣，而况妄行表散者乎？若能早知重用芪、术，补中宫之阳以翊之，则火种不致灭也，否则火种无存，吹然无益矣。况夫先天真阳属肾者，以罐精属肾，故曰属肾，此生身之本，健顺之根，先天之火种也，然非养生之物。养生之道在于黄庭，黄庭者，即中宫之阳气，乃发育之元，先天之宰，养生之火种也。黄庭真固，真阳不露；黄庭寂灭，真阳立亡。故有肾痿精绝而不死者，黄庭之火种在也。仙家修炼，进阳火归于黄庭，以造其基，可见主宰先天之权在是矣，而驱阴回阳，必宜重用黄芪、白术者，即仙家修炼，造其基，以归于黄庭之妙旨也。

余读舒氏妙论，诚哉补前人之所未及，至于末年复刊所制理脾涤饮，与仲景黄芪建中、东垣补中、归脾、十全、养营、补血等汤，咸皆重用黄芪、白术而珍之如宝，医者明乎此诀，凡遇三阴虚寒诸证，依脉轻重变化，效如桴鼓。予非谬执臆说，屡用奏功，故重言以申明之同志君子，诚能推广而变通焉，于医道也，虽不及上工，亦在中工之列。

又常见阴寒腹痛之证，法当温补并用者，世俗名曰气痛，即用顺气之药以耗其气而更伤其阳，虽能暂快目前，必至渐见加重，久而酿成不治之证矣。且云其气既痛，岂可补气，而芪、术又视如鸩毒焉？是未读仲景六经之法，不明阴阳、表里、寒热、虚虚实实之理也。若此辈者，信口雌黄，全无识

见，拘执几个陈方，混施一切，贻害苍生，纵王法幸脱，天律难逃。粗工者，其速当猛省。

后天要论

补中益气汤

官拣参，北箭芪，白贡术，当归身，绿升麻，软柴首，广陈皮，炙甘草，大红枣。

此东垣先生末年所制以治内伤之方，方中止有黄芪一钱，余各三分，后薛立斋参、芪常用二五钱。慧入斯门，至今五十年，芪、术二味，轻则三五钱，重则八钱或一两，进退加减，神应无穷。大凡脾胃喜甘而恶苦，喜通而恶滞，喜升而恶降，喜燥而恶湿。此方得之，业医者慎毋忽视。

岐伯曰：升治者，乃气虚下陷不能升而升之也。凡人饥饱劳役，内伤正气，以致气乃下行，脾胃不能克化，饮食不能运动，往往变成痨瘵。或疑饮食不进，谓是脾胃之火，或疑黍肉所伤，谓是水谷之积。轻则枳壳、砂仁、山楂、麦芽，重则芒硝、大黄、牵牛、巴豆，纷纷杂投，必至臌闷不已。倘先以升提之法治之，一切内伤饮食、饥饱劳役、内感风寒，有何不可治哉？世多昧此，不知李东垣补中益气汤实为对证之方，智者明乎此秘，依脉轻重变化，万病俱见神功。予特表而出之，欲学者奉为金丹也。

凡人右手寸口脉大于左手寸口之脉者，即是内伤证也。无论左右关脉、尺脉大、小、浮、沉，即以此方投之，无不效如桴鼓。

此方之奇妙，妙在用升麻、柴胡杂于参、芪、归、术之中，以升提其至阳之气，不使其下陷于阴分之间，尤妙用去

白陈皮、炙草二味于补中解纷，则补者不至呆，补而升者不致偏坠，所以下口安然奏功，如响之应声耳。

或疑参、芪太多，不可骤补，不妨竟为减少，不知二味略轻，则升、柴无力，譬如绳索细小，欲升重物于百尺之上难矣。或用参而不用芪，或用芪而不用参，则必全功力减半，然犹有尽去之者也。倘又以升、柴提气，或疑清气不升，浊阴之腾上者，此必左手寸口之脉大于右手寸口之脉者是也。可以借言，苟或不然，杀人无算，必是此人创说也。余最恶此辈似是而非，为吾道之乡原，须宜辟而避之也。东垣一生学问神而明之，千古之下，一人而已。

或问曰：古称补中益气汤为万世无穷之利，其义云何？曰：此发前人之所未发也，继仲景、河间而立，其意深远也。世人一见发热，便以为外感风、寒、暑、湿、燥、火之邪，若不发散，邪从何解？又不见用风、寒、暑、湿、燥、火而施治，何乃通用九味羌活汤、败毒散、十神汤之类甚多，凉膈散、白虎汤糊乱杂投，因而夭枉致毙者多矣。冤哉！东垣先生深痛其害，创立此方。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世间内伤者多，外感者兼而有之。纵有外邪，亦是乘虚而入，但补其中、益其气，而邪自退，听[①] 不必攻邪。补正气，邪自无所容。若以攻邪为主，虚者愈虚，而危亡随其后矣。倘有外感而内伤不甚者，即于本方中酌加对证之药，而外邪自退，所谓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也。至于饮食失节，劳役过度，胃中阳气自虚下陷于阴中而发热者，此阳虚自病，误作外感而发散之，益虚其虚矣，为害岂浅鲜哉！又有一种内伤真阴而发热者，与内伤阳气相似，此当补真阴，非四物汤之谓，又

---

① 听：处理，治疗。

非坎离丸之类，详见先天要论中，而斟酌于六味、八味。有火者用六味，无火者用八味。

夫心肺在上，肝肾在下，脾胃居中州，为四脏之主气者。中焦无形之气，所以蒸腐水谷，升降出入，乃先天之气又为脾胃之主，后天脾土非得先天之气不行。是方盖为此气因劳而下陷于肾肝，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故用升麻使由右腋而上，柴胡使由左腋而上，非藉人参、黄芪之功，则升、柴无力，是方所以补益后天中之先天也。

或问曰：余见先生动辄以先天、后天立论，余见之《易》中先天、后天之图，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等卦方位，于医道甚无所合，而先生屡言之不已，其义云何？曰：怪乎子之问也。予所谓先天者，指一点无形之火气也；后天者，指有形之体，自脏腑及血肉皮肤，与夫涕泣津液皆是也。既曰先天，此时尚未有天，何有乾南、坤北八卦对待之图乎？或又曰：然则此图伏羲何为而设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图，乃中天八卦之图，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出乎东，水源于西，风雨在天上，山雷在地下，人与万物位乎中，余常见邵子排列如此，是为中天八卦。其当今所用者，止一文王后天图，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悦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以春秋昼夜十二时相配，因以定阴阳，决死生，推之而天文、地理、卜筮、星相，无一不以此图为则。至于先天无形可见，即《易》中帝出乎震之帝，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之神是也。帝与神，即于予先天要论中所称真君、真主，本系无形，不得已而强立此名，以为主宰先天之体，以为流行后天之用。而东垣先生独会其宗，立补中益气汤中用柴胡、升麻者，正以升发先天之气于脾土之中，真万世无穷之利，余所为谆谆言也。盖人身以脾为主，人皆知之，

而先天隐于无形者，置而不论，余故既立先天要论矣。复于后天论中，发明东垣《脾胃论》，亦用先天无形者为主。读东垣《脾胃论》者，读至人生受水谷之气以生，所谓清气、营气、卫气、元气、谷气、春升之气，皆谓气之别名，则可见矣。饮食入胃，犹水谷在釜中，非火不能熟。脾能化食，全藉少阳相火之无形者在下焦蒸腐，始能运化也。若用寒凉之药，饮食亦不运化矣。盖脾胃中之火，土中之火，纳音所谓丙丁之火，炉中火也。盖养炉中火者，必频频加炭，宜以热灰温养其火，而火气自存，一经寒水，便成死灰，将以何者蒸腐水谷，以何者接引灯烛？举目皆地狱光景，可不畏哉？故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正取温养之义也。

东垣曰：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而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举痛论》云：劳则气耗，劳则喘且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夫喜怒不节，起居不时，有所劳伤，皆损其气。气衰则火旺，火旺则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热，无气以动，懒于言语，动作喘乏，表热自汗，心烦不安。当病之时，宜安心静坐，以养其气，以甘寒泻其热火，以酸味收其散气，以甘温补其中气，经曰：劳者温之是也。

《金匮要略》云：平人脉大为劳，脉极虚亦为劳。夫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热，春夏剧，秋冬瘥。以黄芪建中汤治之。方用人参、黄芪、白芍、甘草、肉桂、大枣、饴糖。此方亦温之之义也。

夫胃气为水谷之海也。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输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喜怒忧恐，耗损元气。脾胃气衰，元气

不足，而火独盛。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元气之贼也。壮火食气，少火生气，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肾肝，名曰重强。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证始得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盖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则无阳以护其营卫，遂不任风寒而生寒热。此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然与外感风寒，证虽同而实则异，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其外则有余，有余者泄之；伤其内则不足，不足者补之。汗之、吐之、下之、克之之类，皆泄也；温之、和之、调之、养之之类，皆补也。果是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证而反泄之，则虚其虚也。实实虚虚之祸，如此死者，皆医杀之耳。然则奈何？惟当用辛热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则愈矣。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又曰：甘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剂损其脾胃。故东垣先生立补中益气汤主之。

夫因饥饱、劳役损伤脾胃，或专因饮食不调，或专因劳力过度，或劳力之后加之饥饱，或饥饱之后加之劳力，皆为内伤。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以益皮毛而闭腠理，不令自汗损其元气；上喘气短，人参以补之；心火乘脾，须炙草之甘以泄大热，而补脾胃中之元气，若脾胃急痛并大虚，腹中急缩者，宜多用之，经曰：急者缓之；白术苦甘温，除胃中热，利腰脐间血；胃中清气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黄芪、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能补卫气之解散，而实其表也，又缓带脉之缩急，二味皆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胃中清气升于阳道，及诸经生发之气以滋春气之和也；气乱于胸中，为清浊相干，用去白陈皮以理之，清升而浊自降矣；胃气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营血大亏，荣气

不营，阴火炽起，日渐熬煎，气血日减，心主血，减则心无所养，致使心乱而烦，故用当归以和之。如烦犹未止，加服地黄丸以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以手扪之而肌表热者，表证也，只服补中益气汤一二剂，得微汗而已，非止发汗，乃阴阳气和，自然汗出也。

补中益气汤加减法

如精神短少，倍加人参及五味子。

如头痛，加蔓荆子。

如头痛有痰沉重，乃足太阴痰厥头痛证也，加半夏、天麻。

如腹中痛者，加酒芍药。恶寒痛者，加附、桂。如恶热喜寒，热痛者，更加黄连。

如腹中痛，恶寒而脉弦者，是木来克土也，小建中汤主之。

如脉沉细腹痛，以理中汤主之。干姜味热，于土中泻水以为主也。

如脐下痛者，加干极熟地黄。不已，乃大寒也，更加桂、附。

凡小腹痛，多属肾气奔豚，惟桂能泄奔豚，故加之。

如胁痛或胁下缩急，俱加柴胡、白芍以舒肝木。

如体重肢节痛，或腹胀、自利，脉来濡缓者，湿胜也，加苍术、厚朴主之。

如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加羌活、防风、藁本，别作一服，病去切勿再服，以诸风药损人元气也。

如冬月恶寒，发热无汗，脉浮而紧，本方中酌加麻黄、桂枝。如用麻黄五分，参、芪各用二钱。

如冬月恶风，发热有汗，脉浮而缓，加桂枝、芍药。

伤寒必恶寒，伤风必恶风，伤食必恶食。烈火不能热，重绵不能温者，伤寒也；内伤者，得就暖处着绵温火，便不恶寒矣。内伤饮食，口不知味，不思饮食；伤寒者，虽不能食，未尝不知味也。劳力内伤者，身体沉重，四肢困倦，百节烦疼，心满气短，懒于语言；若伤寒者，太阳则头痛，少阳则胁痛，阳明则口痛，不若内伤之倦怠嗜卧也。伤寒发热，拂拂如羽毛之热，热则在肌表皮毛；内伤者，肌体壮热，扪之烙手。

右手气口脉大于左手人迎三部，其气脉急大而数，时一代而涩，涩是肺之本脉；代是气不相接，乃脾胃不足之脉；大是洪大，洪大而数，乃心脉刑肺；急是弦急，乃肝木挟心火刑肺金也。其右关脉属脾，此五脉独大而数，数中时显一代，此不甚劳役，是饮食不时，寒温失所，胃脉损弱，隐而不见，亦惟内显脾脉，乃是如此。

若外感，则人迎脉大于气口也。

东垣先生以手扪热有三法，以轻手扪之则热，重按之则不热，是热在皮毛血脉也；重按筋骨之间则热蒸手，轻扪之则不热，是热在骨髓也；轻手扪之不热，重手按之亦不热，不轻不重，按之而热者，是在筋骨之上、皮毛血肉之下，乃热在肌肉。肌肉间热，正内伤劳倦之热也。若余于内热真阴者，以手扪热亦有二，扪之烙手，骨中如炙者，肾中之真阴虚也；扪之烙手，按之筋骨之下反觉寒者，肾中之真阳虚也。面赤者，阴盛于下，逼阳于上也。口渴者，肾水干枯，引水自救也。若吐痰多如清水者，肾水泛上为痰，口必不渴也；咯痰如沫者，水拂为痰，阴火熬煎，口必渴也。腰胁痛者，肾肝虚也。足心如烙者，涌泉涸竭者也。膝以下冷者，命门衰绝，上气必喘也。尺脉数者，阴火旺也；尺脉数而无力，或欲绝

者，真阳衰也。骨痛如折者，肾主骨，骨衰乘火也。此阳虚、阴虚之辨，而阴虚之中，又有真阳、真阴之不同，其治法详于先天要论中。

或问曰：丹溪云：东南之人，阳气易以升，不可服补中益气汤。当今江以南之人，果尽不当服乎？曰：此东南指人之脏腑而言也。盖东方属肝，南方属心，肝与心有火者不可服，恐木火愈旺也。若黄帝起四方之问，岐伯有四治之能，此东南西北方，指地位也。既不可服东南二方之剂，其人上盛者必下虚，其肾气大虚矣，急须填补北方先天之元气为要。总而言之，先天、后天不得截然两分。上焦元气不足者，下陷于肾中也，当取之至阴之下；下焦真阴不足者，飞越于上部也，焉可不引而归原耶？是以补中益气汤与肾气丸并用，朝服补阳，暮服补阴，互相培养，但先后轻重之分，明者参之，难于尽述。

或问曰：肾气丸中以地黄为君，恐其泥膈，或于脾胃有妨碍乎？曰：肾气丸中，尽是肾经的药，并无一味脾胃药杂于其中，径入肾经，焉能泥膈？凡用药须要分得阴阳水火清净，如朝廷有六部，一部有一部之事，一部有一部用事之人，今欲输纳钱粮，而可与天曹用事之神同议乎？曰：若如所言，正予谓肾经水部不可与脾经户部相杂之谓耳。曰：余所谓不杂者，谓肾水药中不可杂脾土药，脾胃药中不可杂肾经药。如四君子汤，脾经药也，杂地黄其中，则泥膈矣；八味地黄，肾经药也，加人参则杂矣。若论肾与脾胃，水土原是一气，人但知土之为地，而不知土亦水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处始为土，土之坚者为石，此后天卦位，坎之后，继之艮。盖艮为土，为山。艮土者，先天之土，水中之土也。土无定位，随母所生，随母而补，故欲补太阴脾土，先补肾中少阳相火。

若水谷在釜中，非釜底有火，则蒸不熟。补肾者，补肾中之火也，须用八味地黄丸补坎水，桂、附以补水中之火生艮土。医不达此而曰健脾，非探本之术。盖土之本，初原是水，世谓补肾莫如补脾，余谓补脾莫如补肾也。

薛立斋曰：大凡疟证服青皮饮、草果饮不应，当以补中益气汤倍柴胡，加半夏、生姜，养正攻邪而疟自除。或以补中益气汤加半夏、人参、煨姜，此不截之截也，一服即愈。

神应疟疾丸

白砒礵（净末）一两，绿豆子（连皮下磨细粉）四两。用丝罗筛匀，米糊为丸，如绿豆子大，水飞明雄为衣，磁坛收固，经久不坏。

此方余昔在武昌游黄鹤楼遇一羽士秘授，治摆子①，不论男、妇、老、幼、寒、热、虚、实，于临发日，先一时以冷水吞下。壮盛者五丸，老弱小儿止可三丸。一服截住，否，下日临发再服。酌量用之，神应无穷。饮食须扇凉吃，若误吞热物，必至大吐，摆子仍然截住，但恐有亏脾胃。余获此方三十余年，刻帖遍送，丸子每年计以斗数，三江、闽、广、云、贵、本省、近属，用极神效。伏望医士仁人，见此方者，抄录遍传，修制济人，所费无多，阴功甚大。

伤饮食脾胃论

《阴阳应象论》云“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腑”，是饮食之伤，伤于寒热也。古人治法，分上、中、下三等而治之，在乎上者因而越之，瓜蒂散吐之，不若烧淡盐汤探吐法更神；

---

① 摆子：（方言）疟疾。

在乎中者消化，神曲、麦芽、山楂、三棱；在下者，硝黄、巴豆、牵牛、甘遂下之。伤热物者，以寒药治之；伤寒物者，以热药治之。随其所伤而施治之，庶乎其可也。

今之方家，以平胃散出入增减，似乎克伐，余见不若枳术丸为善。夫枳术丸乃洁古老人所制，方用枳实一两、白术二两，补药倍于消药，先补而后消，以荷叶裹饭烧熟，和二味为丸。盖取荷叶色青，得震卦之体，有震仰盂[①]之象，中空而清气上升，烧饭为丸，以助谷气。谓洁古枳术丸一方，启东垣先生末年之悟，制补中益气汤自此始也。但洁古枳术丸，专为伤食者设，世人多以此丸补脾胃者，非也。吾忧枳实有掀墙倒壁之功，而人之肠胃，既已有伤，如墙壁之不固矣，其能经几番摧挫乎？

至若神曲、麦芽、山楂三味，举世所当用者，余独屏弃之不用。盖山楂能化肉积，娄猪[②]肉老，煮不脆者，入一撮同煮，皮肉尽烂。又产妇儿枕作痛，用山楂二十粒，砂糖水煎一碗服之，儿枕立化。其破血破气可知，岂可轻用？

又世之酿酒者，以米与水贮瓦缸中，必借曲糵[③]而成，前之药味，犹曲糵也。但脾胃在人身，非瓦缸比，脾胃强健，自有化食之能，食有所停积，脾弱不能转运，乃不能消化，而成伤食病也。今只补其虚，助其弱，自能食而化矣，何必肆用克伐，贻害于人。余痛念此弊，因申言之。

凡太平丸、保和丸、肥儿丸之类，其名虽美，其药实霸，乃以美名赐之，欺人耳目，遗害苍生，可胜悼哉！故智者咸

---

① 盂（yú 于）：盘子，大碗。
② 娄猪：母猪。
③ 糵（niè 聂）：酿酒的曲。

知东垣先生为治脾胃之圣手，补中益气、调中益气二方因人增减。真知其寒凉物伤也，本方中加姜桂；热物伤也，加黄连；肉伤也，加山楂数粒；酒食伤也，加葛花一味。随证调理，此东垣之法，方土之绳墨也。然以寒治热而热不去，以热治寒而寒不除，其奈之何？《经》曰：寒之不寒，是无水也；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壮水之主，益火之原，此则东垣所未及也。

又有食填太阴，名曰食厥者，上部有脉，下部无脉，不急治则死，即以阴阳水烧淡盐汤探吐之，即愈。如有食积，肠腹绞痛者，手不可按，不得不下，审知其为寒积，必用巴豆感应丸；审知其为热积，必用大承气汤急下之。否则死生立判，慎之慎之。

余于脾胃分别阴阳、水火而调之。如不思饮食，此阳明胃土受病，须补少阴心火，归脾汤补心火，以生胃土者也；如能食而不化，此属太阴脾土受病，须补少阳相火，八味丸补相火，以生脾土者也。无非欲人培补一点先天之火气，以补土之母耳。若理中汤用干姜，所以制土中之水也；建中汤用芍药，所以制土中之木也；黄芪汤所以益土之子，使不食母之食也；六味丸所以壮水之主也；八味丸所以益火之原也。土无定位，寄旺于四时，能代天以成化，故四脏中兼用之。总以补土为主，不用克伐。脾气下陷，补中益气汤；肝木乘脾，左金丸；郁怒伤脾，归脾汤；脾虚不能摄痰，六君子汤；脾肾两虚，四君、四神；阴火乘脾，六味地黄丸；命门火衰，不生脾土，八味地黄丸；先天之气足，而后天之气不足，补中益气汤为主。

或问曰：正当胸膈饱闷之时，数月粒米不下，陈皮、枳壳、木香、乌药，日夜吞咽，尚且不通，复可补乎？曰：此

正因初先不知补益，擅用发散，克伐太过，虚痞之病也。《内经》曰：下焦虚乏，中焦痞满，欲治其虚，则中满愈甚；欲消其痞，则下焦愈乏。庸医值此，难以措手，疏启其中，峻补于下，少用则邪壅于上，多用则峻补于下，所谓塞因塞用者也。善治者，能以人参一两，或七八钱，少加绿升麻一钱，大剂一服即愈。此《内经》之妙用，不可不知也。

张仲景曰：余有一方，治痞块腹痛，手不可按者，甚神。方用：

治痞块腹痛方

枳实一两（麸炒），白术二两（土炒），马通（炒焦）八钱。水煎服。

马通即马粪也，最能定痛，又不伤气，又能逐邪化物，药橱中最宜早备，不然仓猝间不可即得此物，陈年愈久者佳。今又与枳实同用，则积块自消，又加以白术大健脾气，则马通与枳实各施其驱荡之功。愚屡用之，其效捷于桴鼓。

治　　验

曾治亲友太学谭庭才，拔贡知县谭瀛公三子也，患腹痛俱急，命在须臾，来寓求治。余曰：此绞肠痧也。急用干马粪炒黑存性一两，干黄壁土块少许捣碎微炒，入黄酒一品碗（无黄酒，淡水酒亦可）煎好，布滤去渣，乘热服之，少顷即睡，醒来病去如失。盖马通治腹痛如神。用黄土者，因马通行之迅速，得土性而稍缓，且黄土与脾土同气相求，同性相亲，引之于痛处，使马通易于奏功也。况又用黄酒佐之，则无微不达，非吐则泻。《内经》曰：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此雷公法也，愚常用之，活人多矣，故录此以告救世君子。

中 风 论

东垣曰：有中风者，卒然昏愦，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语言蹇涩等证，此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或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证，壮盛之时无有也。若肥盛者则间而有之，亦是形盛气衰而如此耳。

观东垣之论，当以气虚为主，纵有风邪，亦是乘虚而袭，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也。当此之时，岂寻常药饵能通达于上下哉？急以三生饮：生南星五钱，生川乌、生附子各二钱五分，木香一钱，和人参一两煎服即苏。夫三生饮，乃行经活痰之剂，斩关夺旗之将，每服必用人参两许，驾驱其邪而补助真气，否则不惟无益，适以取败。观先哲用芪附汤、参附汤，其义可见矣。若遗尿、手撒、口开、鼾睡为不治也，然用前药多有得生者，又不可不知。

刘河间曰：所谓中风瘫痪者，非为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于风，良由将惜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过极皆卒中者。夫五志过极皆为热甚，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

观刘氏之论，则以风为末，而以火为本。世之遵刘氏者，专为刘氏主火之说所拘泥，殊不知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刘氏原以补肾为本，观其地黄饮子之方，可见刘氏之意，亦属推本寻原，而以真阴之虚为重也。

地黄饮子

干熟地，巴戟天，山萸肉，制附子，肉苁蓉，五味子，白茯苓，石菖蒲，远志肉，紫油桂，麦门冬，薄荷叶，金钗石

斛，大红枣，生姜。水煎服。

注云：舌喑不能言，足废不能行，此谓少阴气厥不至，急当温之，名曰痱证。但阴虚有二，有阴中之水虚，有阴中之火虚。火虚者，专以河间地黄饮子为主；水虚者，又当以六味地黄汤、丸为主。果是水虚，辛热之药，与夫参、芪之品，俱不可加入。临证者，明辨以晰之功，不可少也。

河间、东垣，专治本而不治风，可为至当不易之论，学者必须以阴虚、阳虚为主。自后世医书歧出，而使后学犹豫狐疑。丹溪曰：有气虚，有血虚，有湿痰。左手脉不足，及左边半身不遂者，以四物汤补血之剂为主，而加以竹沥、姜汁；右手脉不足，及右边半身不遂者，以四君子汤补气之剂，而佐以竹沥、姜汁。如气血两虚者，且又挟痰，以八物汤为主，而加南星、半夏、竹沥、姜汁之类。丹溪之论，平正通达，宜世之人咸宗之。但持此法以治中风，而多不效，或少延而久必毙，何也？盖治气、血、痰之标，而不知治气、血、痰之本也。夫人之有四肢也，如木之有枝干也，人之气血营养于四体也，犹木之浆水灌溉于枝叶也。木有枝叶，木有本根，人之气血，岂无根本乎？人有半身不遂，而迁延不死者，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边之枝干先萎耳。人有形容肥壮，忽然倒仆而即毙者，如木之根本已绝，其枝叶虽荣，《易》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忽遇大风而摧折矣。观此则根本之论明矣。然所谓气血之根本者何？盖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气之根，而火与水之总根，两肾间动气是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源，呼吸之门，三焦之根，又曰守邪之神。经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名曰气立，气止则化绝。今人纵情嗜欲，以致肾气虚衰，根先绝矣，一或内伤劳役，或六淫七情，少有所触，皆能卒中，此阴虚阳暴

绝也。须以参附汤大剂峻补其阳，继以六味地黄丸、十补丸之类填实真阴。又有心火暴甚，肾水虚衰，兼之五志过极，以至心神昏闷，卒倒无知，其手足牵掣，口眼㖞斜，乃水不能营筋急而纵也，俗云风者，乃风淫末疾之假象，风自火出也，须以河间地黄饮子峻补其阴，继以麦门冬、五味子之类滋其化源，此根阳根阴之至论也。若夫所谓痰者，凡人之将死，必有痰，何独中风为然。要知痰者水也，从何处来乎？其原盖出于肾。张仲景曰：气虚痰泛，以肾气丸补而逐之。观此，凡治中风者，即以前法治其根本，则痰不治而自去矣。若初时痰涎缠盛，汤药不入，少用稀涎散之类，使喉咽疏通，能进汤液即止。若必欲尽攻其痰，顷刻立毙。戒之哉！戒之哉！

乾坤生气云：凡人有手足渐觉不遂，或臂膊，或髀股、指节麻木不仁，或口眼㖞斜，语言蹇涩，或胸膈迷闷，吐痰相续，或六脉弦，续而虚软无力，虽未至于倒仆，其中风晕厥之候可指日而决矣，须预防之。愚谓预防之理，当节饮食，戒七情，远房事，此至要也。如欲服饵，须察其脉证之虚实，如两尺虚衰者，以六味丸、八味丸切补肝肾；如寸关虚弱者，以六君子汤、十全大补汤之类急补脾肺才有补益。若以搜风顺气及清气化痰等药，适足以招风取中也，不可不知。

治　验

曾治凌秀才之母，年五十，已生九男二女，气血衰惫，一日外出，饮食过伤，途遇风雨，食填太阴，倒晕床褥，水浆不入已四日矣。举家议以必无生理，三子促骑而请，予因家有要事，辞以不果。其七子廪生弼祖，在馆攻书，闻之来寓，长跪而请，予念救母心诚，扶起允之登舆，顷刻而至。视之衣棺俱备，静候死耳。其夫亦府庠，引予入室。见其手撒口开，诊之寸关如丝，两尺全无。乃谓其夫曰：经云上部有脉，

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令其子烧淡盐汤三品碗，入童便一碗搅匀，扶起病人，三饮而三吐之，果吐出宿食痰涎碗许而人事稍苏。乃与六君子汤加芪、术、白蔻一剂，是夜即服稀粥一碗，明早乃起床矣。又用归脾汤数十剂，兼服六味地黄丸而安。

又治傅福兴，年三十，形体魁梧，因酒色过度，忽一日至街仆地，口眼㖞斜，语言蹇涩，不省人事，痰涎上涌，右手足不活，腰俯不伸，四肢不动，乃弟迎诊。按之六脉沉伏，惟肝脉洪数，面色青而兼黑。予曰：此肾水枯竭也。乃与大剂补中益气汤，加酒炒黄柏三分，以滋化源，泻阴中之伏火；酒炒红花三分，以入血分而养心血。连进二剂，人事稍苏，痰涎渐少，语言颇觉爽利，行动亦觉自如。仍用前汤，去黄柏、红花，合六味地黄汤，大剂煎饮，十剂而诸证悉退。单服补中益气汤，又兼服龟鹿地黄丸，而元气大复。

曾治元配周氏，年四十，勤俭过甚，气血久枯，忽一日早，头晕仆地，人事不省，痰涎满口，手撒鼾睡，气息如丝。按之六脉浮迟，乍有乍无。吾料其不可为也，勉强与三生饮，浓煎灌之；外以神应散吹鼻，得嚏而苏。乃以六君子汤，兼六味地黄丸服之，一载无功，交春而殁。可见气血虚甚者，即治之得法，亦竟不能保其长年。

曾治宋豪士令正，年二十七，性禀端淑，忽一早将饭，自去空室，以腰带结喉，微笑而不语，若痴骇状，其家以为染邪，巫师以为邪制，桃符棘矢，御之不应。乃叔肇堂曰：此必病耳，盍请医诊之？急延予视。予曰：喉中有鸡声，乃风痰塞喉。即以神应散吹鼻取嚏，吐痰而苏。其人仍然郁郁，予思其家富饶，姑亦贤良，因何而思自缢，又不死于金、死于水、死于火，而必欲死于木？木者肝也，肝藏魂，肝血不足

而外邪深入，肝木被郁而人不知也。乃与逍遥散吞左金丸，平肝开郁，一剂而效。继服六君子汤加黄芪，八剂而愈。

后余见《松峰说疫》书中载有扣颈瘟一案，其所论证，皆与愚见符合，可见理无二致。古人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今之男妇，多有无因而竟以一绳自缢于一木者，其枉死良多也。后学知此，或可为救生广一法门。

神应散方

明雄（水飞），枯矾（煅研），藜芦（生用），牙皂（炙黄）。等分为末，磁瓶收贮。每用豆大一粒，吹入鼻内，取嚏吐痰神效。

治时气缠喉，水药不下，牙关紧闭，不省人事等证。愚以此方活人甚多，修合之，佩以济人，德莫大焉。

中暑伤暑论

中暑者，面垢自汗，口燥闷倒，昏不知人，背冷，手足微冷，或吐或泻，或喘或满是也。当是时，切勿便与冷水，或卧冷地。如行路暍死者（暍音谒，伤暑也），即置日中，晒地上，以小便淋热土上，取热土填患者脐眼，急以二气丹同苏合香丸，汤调灌下。如无二气，捣大蒜水灌之亦可。盖中伤暑毒，外阳内阴，治暑药多用暖剂，如大顺散之用姜、桂，枇杷叶散[①]之用丁香。独蒜亦辛热之物，盖蒜气臭烈，亦通诸窍之灵药也。

东垣先生分阴阳动静而治之。

静而得之者为阴证，或水阁深堂，过处凉室，以伤其外；

① 散：原脱，据文义考《和剂局方》枇杷叶散而加。

或沉李浮瓜，过食生冷，以伤其内，所谓因暑而伤暑也。其病必头痛，恶寒，肢节逆冷而心烦，肌肤大热无汗，腹痛吐泻，为幽室、冷物之阴寒所遏，周身阳气不得伸越，以大顺散主之。

动而得之者为阳证，或行人，或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为热伤元气。其病必苦头疼，发燥恶热，扪之肌肤大热，且大渴引饮，汗大泄，齿燥，无气以动，乃为伤暑，苍术白虎汤主之。

若人元气不足，前药不应，惟清暑益气汤或补中益气汤为当。

大抵夏月，阳气浮于外，阴气伏于内，若人饮食劳倦，内伤中气，或酷暑劳役，外伤阳气者多患之。法当调补元气为主，而佐以解暑。若阴寒之证，用大顺散，桂、附大辛热之药。此《内经》舍时从证之良法也，业医者不可不知。

今人患暑证卒殁，而手足指甲及肢体青黯者，此皆不究其因，不温其内，而泛用香薷饮之所误也。夫香薷饮乃散阳气、导真阴之药也，须审果有是证而服之，斯为对证，今世人于平时恐患此病，而先服之以预防，适足以招暑取病也，若其人元气素虚，或房劳过度而服之者，为祸尤深。必欲预防，惟孙真人生脉散为夏月最宜。

暑乃六气中之一，即天上火也，惟此火可以寒水折之，非比炉中火与龙雷火也。凡伤暑腹痛与吐泻交作者，一味清凉，井花水加青蒿汁饮之立愈，暑毒从小便中泻矣，名曰臭灵丹。

暑喜伤心，心属南方，火从其类也，小肠为心之腑，利心经暑毒使由从小肠出，故青蒿、香薷为要。

有因伤暑，遂极饮冷水，或医家过投冷寒苦凉之剂，致吐利不止，外热内寒，烦躁多渴，甚欲裸体，状如伤寒，此

阴盛格寒。宜用辛温药，香薷饮中加附子，浸冷与服。

又有因冒暑吐极胃虚，百药不入，粒米不下，入口即吐，病甚危笃。急用人参一钱，黄连五分（姜汁炒焦），糯米一勺，水二钟，熬一小盏，候冷，用茶匙徐徐润下，少顷再入一匙，得入数时，不吐，尽一小盏，便可频投药食矣。

暑证与热证相似，但热病脉盛，暑病脉虚，斯为辨耳，临证慎之。

二 气 丹

硝石、硫黄各等分。为末，瓦上火炒，令黄色，再研极细，糯米糊丸，如梧子大。每服四十丸。

治伏暑伤冷，二气交错，中脘痞结，或吐或泻。

大 顺 散

甘草三两，干姜、杏仁、肉桂各四两。制法：先将甘草炒黄，次入干姜同炒，令姜裂，又次入杏仁同炒，以杏仁不作声为度，取起同桂一处捣为末，入丝罗筛细。每服二钱，水一钟，煎七分，温服。如烦躁，井花水调服，不拘时刻。

香 薷 散

香薷八两，扁豆（炒）四两，厚朴（姜汁炒）二两，黄连（姜汁① 炒）二两（咀片）。共为细末。每服三钱，水一钟，入酒少许，水煎七分，温服。

治伏暑引饮，口燥咽干，或吐或泻，并皆治之。

清暑益气汤

北箭芪，绿升麻，白贡术，官拣参，广陈皮，炙甘草，老苍术，吴神曲，广青皮，麦门冬，五味子，当归身，黄柏皮，光泽泻，甜葛根。

---

① 汁：原脱，据文义加。

《内经》曰：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热则气泄。今暑邪侵卫，故身热自汗。以黄芪甘温，补之为君；人参、陈皮、当归、甘草微温，补中益气为臣；苍术、白术、泽泻，渗利而除湿；升麻、葛根甘苦平，善解肌热，又以风胜湿；热则湿不消而作痞，故以炒曲辛甘，青皮辛温，消食快气；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故以黄柏苦寒，借其气味，泻热补水；虚者滋其化源，故以麦冬、五味酸甘微寒，救天暑之伤庚金为佐。此病由饮食劳倦，伤其元气，乘天暑而发也。元气不虚，暑邪何自而入哉？

治　　验

曾治一书生附余馆，患呕吐泻利，烦躁搐搦，咽干引饮，医者误作惊风治之，病渐昏沉。延予视之，曰：此子因脾虚气弱，乃伤热暑也。遂与人参一钱，麦冬二钱，五味子十三粒（捣碎），酒炒黄连八分，甘草四分，煎一剂，冷服，少顷即睡，醒来病去如失。

曾治一富翁张某，感冒盛暑，壮热大汗，烦渴恶热，晕眩倒仆，昏睡懒言，其子来寓求诊。按其六脉，微细而缓，惟右关弦紧而芤。余曰：此暑邪侵入阳明之里，故壮热大汗；烦渴饮冷，乃为热越；晕眩不言，热盛而神昏也。乃与白虎汤以撤其热，更加人参二钱、黄芪五钱、桑叶十三片，以大补其气而收其汗。果服一剂而热退汗止，再服生脉散二剂而痊愈矣。

曾治汪三元，暑月吐利，汗出恶寒，腹痛厥逆，喜手摩按，心中烦热无状，时时索饮，饮而即吐。服姜、附不纳，心中烦热加剧。此为伏阴在下，错杂阳邪在上。予依白通汤，加半夏、吴萸、白术、茯苓，入人尿、猪胆汁，因有汗，去葱白。煎服一剂而效，二剂而遂收功焉。

又治乡中一人，暑月忽吐利，发热，以手触之则痛甚，其父求诊。按之六脉弦细而芤。余曰：此溽暑也。乃与益元散合四苓散，煎服一剂，而吐、利、痛、热退去大半。因其人气弱，更用补中益气汤，倍参、芪，加麦、味，二剂而安。

中湿附：脚气四案

有在天之湿，雨、雾、露是也。在天者，本乎气，故先中表之营卫。有在地之湿，泥、水是也。在地者，本乎形，故先伤肌肉、筋骨、血脉。有饮食之湿，酒、水、乳酪是也。胃为水谷之海，故伤于脾胃。有汗湿之湿，谓汗液出而沾衣湿透，未经解换者是也。有足太阴脾土所化之湿，不从外入者也。阳盛则火胜，化为湿热；阴盛则水胜，化为寒湿。其证发热恶寒，身重自汗，筋骨疼痛，小便秘涩，大便溏泄，腰痛而不能转侧，跗肿，肉如泥，按之不起。

经曰：因于湿，首如裹。湿气蒸于上，故头重。又曰：湿伤筋，故大筋緛[1]短，小筋弛长，緛短为拘，弛长为痿。又曰：湿胜则濡泄。故大便溏泄。大便泄，故小便涩。又曰：湿从下受之。故跗肿。又曰：诸湿肿满，皆属脾土。故腹胀，肉如泥。湿气入肾，肾主水，水流湿，各从其类，以故腰肾痛。

治法：在上者，羌活胜湿汤微汗之；在下者，五苓散利之。夫脾者，五脏之至阴，其性恶湿，今湿气内客于脾，故不能腐熟水谷，致清浊不分，水入肠间，虚莫能制，故濡泄，法当除湿利小便也。

东垣曰：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曰：在下者，引

---

① 緛（ruǎn 软）：收缩。

而竭之。圣人之言，虽布在方策，其不尽者，可以意求耳。夫湿淫从外而入里，若用淡渗之剂以除之，是降之又降。复益其阴而重竭其阳，则阳气愈消而精神愈短矣，是阴重强，阳重衰，反助其邪之谓也。宜用升阳风药乃瘥，以羌活、独活、升麻、柴胡各一钱，防风、甘草各五分，水煎热服。大法云：湿淫所胜，助风以平之。又曰：下者举之，得阳气升腾而愈矣。又曰：客者除之，是因曲而为之直也。夫圣人之道，可以类推，举一而知百也。

有脚气类伤寒，发热恶寒，必脚胫间肿痛而不能步履，俱从湿治。《千金方》有阴阳之分，阴脚气肿而不红，阳脚气肿而红者是也。

有湿热发黄者，当从郁治。凡湿热之物，不郁者则不黄，禁用茵陈五苓散。误用之者，百难一生。当用逍遥散，方见郁论。

凡伤寒必恶寒，伤风必恶风，伤湿必恶雨。如伤湿而兼恶寒而无汗，骨节疼痛者，宜：

甘草附子汤

炙甘草一钱，大附子钱半，白贡术三钱，上桂枝四钱。水煎服。

《金匮》防己汤

黄芪四钱，防己、白术各[1]三钱，炙草钱半，红枣三枚，生姜引。水煎服。

此方主实表以胜湿也。治伤湿身重，阳微中风，汗出而恶风者。

羌活胜湿汤

---

① 各：原缺，据文义加。

羌活、独活、藁本、炙草、防风、川芎各一钱，蔓荆三分。

通治湿证。如身重，腰痛沉沉然，此经中有寒也，于方内酌加防己（酒炒）一钱、附片八分。

防　己　饮

防己，苍术，白术，黄柏（酒炒），生地，川芎，槟榔，木通，甘草。水煎，磨犀角汁，冲服。

当归拈痛汤

当归，羌活，白术，苍术，猪苓，泽泻，茵陈，人参，苦参，防风，葛根，黄芩，知母，升麻，甘草。水煎，空心服。

羌活导痰汤

羌活，独活，当归，防风，大黄，枳实。水煎服。

治　　验

曾治庠生刘某，因入闱遇雨，一身湿透，出场疾作，足上至腿肿痛异常，憎寒壮热，次早两脚不能履地，乃兄来寓求治。余曰：此脚气证也，因受湿热搏激而作气痛也。乃与防己饮一剂而热减半，其痛微止。又与当归拈痛汤一剂而病去若失，行动如常。二方见前。

又治唐辛元，因移新宅，患脚气证，初发寒热，一身尽痛，肢节肿胀，便尿滞隔，其父求治。余诊之而知其内气大虚，乃寒与湿热之所袭也。先与羌活导痰汤而寒热不作，又与当归拈痛汤而肿痛尽消，继服补中益气汤倍芪、术以实表，加苍之末已以驱湿，数剂而安。

昔余在楚北，从吾师游黄鹤楼中，见一纨袴富翁开轩敞扉，乘风纳凉，忽两腿发热，不能履地。有知医者在旁惊曰：此腿痈也，非高明外科不可。吾师视之曰：非痈也，是因风湿相搏所致。乃与补中益气汤加羌活、防风各一钱，服一剂，

静坐半午，病去如失，登车而去。

余在楚归船上受湿，忽右睾丸肿如鸡卵，发热疼痛，以湿热药治之不应。余意必是因感寒湿在睾丸中，即煎六味地黄汤料，加柴胡、羌活、吴萸、肉桂各一钱，独活五分，一服而热退，再服而肿消。愚于迩来，常以此法治偏坠者，甚神。录之以告同志。

气虚中满论

养葵赵氏曰：气虚中满，与鼓胀、水肿无异。病后水肿，后方善矣。请明言之。气虚中满者，肾中之火气虚也，中空似鼓，而非实满也，大约皆脾肾两虚所致。王海藏曰：夫水气者，乃胃土衰，不能制水，水逆而上行，传入于肺，肺主皮毛，故令人肿。世医惟知泄水，不知补土是治肿之上上绝妙法也。先贤治肿之法，以脾气为主，须用补中益气汤或六君子汤温补其化源，俾脾土旺则能散精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矣。如此治法，初服似觉不快，过时药力得行，大有调理矣，兼服金匮肾气丸。《宣明五气》论下焦溢为水，以水注之所，气窒而不泄，则溢而为水肿也。经曰：三焦病者，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溢则水流而为胀。惟仲景制立此方，补而不滞，通而不泄，诚治肿之神方。

国朝立斋薛氏屡用此法，无不奏功，先生医按内中载之甚详，予依其法而亲试之甚效，故敢详著之焉，世有患此证者，当不河汉余言也。

金匮肾气丸方藏玉函金匮中，故名

白茯苓三两，大附子五钱，川膝根、肉桂心、车前仁、光

泽泻、山茱萸、淮山药、粉丹皮各一两，熟地黄四两。

中满之证，原于肾中之火气虚，不能行水。此方八味为主，以补肾中之火，则三焦有所禀命，浩然之气塞乎天地，肾水不虚，而能行水矣。内有附、桂辛热之品，热则流通，又火能生土，土实能制水矣。又加牛膝、车前最为切当，车前子利小便而不走真气，与茯苓同功，强阴益精，令人有子；牛膝治老人失尿，补中续绝，壮阳益精，病人虚损加而用之。方见《金匮要略》。如此治，百不失一之法也。若用《内经》去菀[①]陈莝、开鬼门、洁净府之法治，与夫舟车丸、禹功散等类，必察知其真是水湿之气客于中焦，侵于皮肤，如水晶光亮，手按随起者，一服方退。至于久病大病，或伤寒、痢、疟后，女人产后，小儿痘后，及元气素弱者，偶误用之，则祸不旋踵矣，慎之慎之。

喘　　胀

喘与胀，二证相因，必皆小便不利。喘则必生胀，胀则必生喘。但要识得标本先后，先喘而后胀者主于肺，先胀而后喘者主于脾。何则？肺经司降，外主皮毛，肺朝百脉，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又曰：膀胱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小便之行，由于肺气之下降而输化也。若肺气受邪而上喘，则失下行之令，故小便渐短，以致皮肤必生胀满之疾。此则喘为本，而胀为标，治当清金降火为主，而行水次之。脾土恶湿，外主肌肉，土能克水，若脾土受伤，不能制水，则水湿妄行，浸渍肌肉，水邪上溢，则邪反侵肺，气

---

① 菀：通“郁”，郁积。

不得降而生喘矣。此则胀为本，而喘为标，治当实脾行水为主，而清金次之。苟肺证而用燥脾之药，则金得燥而喘愈加；脾病而用清金之剂，则脾得寒而胀愈甚矣。举世治二证，但知实脾行水，而不分别脾、肺二经，愚故为发明其说。

按：前证者，肺中伏热，不能生水，而喘自渴者，用黄芩清肺饮以治肺，用五苓散以清小便。若脾肺虚弱，不能通调水道者，宜用补中益气汤以培元气，用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水。若膏粱厚味，脾肺积热而喘者，宜清胃散以治胃，用滋肾丸以利小便。若心火克肺金而不能生肾水者，用人参平肺散以治肺，用滋肾丸以滋小便。若肾阴亏败，虚火灼肺而小便不生者，用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水，补中益气汤以培脾土。若脾土虚弱，不能相制而喘者，用补中益气汤以培元气，六味地黄丸以滋肾水。若肝木克脾土，不能相制而喘者，用六君子汤加升麻以培元气，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水。若脾肺虚寒，不能通调水道而胀者，宜用加减金匮肾气丸补脾肺、生肾水。若脾胃虚寒而胀者，用八味地黄丸壮水之主，益火之原，以补脾肺。若因酒色过度，三阴亏败而致胀喘痰壅，二便不调，大小便道相牵作痛者，用金匮肾气丸为妙。

治　　验[1]

曾治一富翁，内伤饮食，起居失宜，大便干结，常服润肠等丸。后胸腹不利，饮食不甘，口干体倦，发热吐痰，服二陈、黄连之类，其证益甚，小便滴沥，大便泻泄，腹胀少食。又用五苓、瞿麦，小便不通，体重喘嗽。愚用补中益气汤兼服金匮肾气丸，不浃旬而愈。

曾治一儒学，失于调养，饮食难化，胸膈不利，医家用

---

① 治验：原脱，据目录补。

行气消导，咳嗽喘促。又用化痰行气，肚腹渐胀。又用行气分利，睡卧不安，两足浮肿，小便不利，大便不实。肺、肾两部脉浮大，按之微细，两寸皆短。朝与补中益气汤加姜、附，夕与金匮肾气丸加故纸、肉果，各服数剂，诸证渐退。再与八味地黄丸，两月乃能步履。又用六味丸，兼服补中益气汤而康。

气血两虚辨

气虚补气用四君子汤，血虚补血用四物汤，虚甚者加熟附子。盖四君、四物皆和平宽缓之剂，须当得附子健悍之性行之方能成功，然未易轻用，在暑月之病斟酌可也。

治　　验①

曾治一人，时五月病热，医用平调血气兼清热和解之剂，服之不应，其热愈甚，舌上焦黑，膈间有火，漱水不咽。诊其脉，两手皆虚微，而右手微甚。六七日内谵语撮空，循衣扪床，恶证俱见。予用四物汤加陈皮、芪、术、参、麦、知母、熟附子，服之良久，汗出而热退。次日复热，再服前药而退。又次日又热，予知其虚极也，遂连进十服，皆加附子而安。

又治一人，亦夏月病热，口渴唇干，谵语。诊其脉细而迟。予与之四君子汤加归、芎、黄芪、附子，令进一服，其热愈甚，狂言乱走。旁观者曰：附子之误也。复诊其脉如旧，仍增附子，进一大剂，服之汗出而热退，其脉如常。

按：前证治法，真所谓舍时从证，舍证从脉，卓有定见者

---

① 治验：原脱，据目录补。

也。

又治一男子，发热烦渴，头痛，误行发汗，喘急腹痛，自汗谵语。用十全大补汤加附子，服之熟睡，唤而不醒，至觉证退，再剂而安。

又治黄武进士，饮食劳倦，发热恶寒，误用发表，神思昏愦，胸发赤斑，脉洪数而无力。余曰：此内伤元气，非外邪也，宜急用温补之剂，或可得生。其兄曰：明明斑见，敢用温补为耶？不听余言，重投消斑化斑而殁矣。冤哉！

消　渴

上消者，舌上赤裂，大渴饮水。《气厥论》① 云：此乃心移热于肺，传于膈消者是也。以人参白虎汤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数。叔和云：口干饮水，多食，肌肤瘦，成消中者是也。以调胃承气汤治之。下消者，引饮烦躁，耳轮焦干，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烦水易亏，此肾消也。肾气丸治之。古人治三消之法，详别如此。余又有说，人之水火得其平，气血得其养，何消之有？其间摄养失宜，水火偏胜，津液枯槁，以致龙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肠胃合消，五脏干燥，令人四肢瘦削，精神倦怠。则治消之法，无分上、中、下，先以治肾为急也。六味、八味加减行之，随证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肾水，而渴自止矣。白虎、承气等方，皆非法也。

《总录》谓不能食而渴者，未传中满；能食而渴者，必发背痈、脑疽。设不知分辨能食、不能食，概以寒凉泻火之药

---

① 气厥论：原作"逆调论"，据引文出处改。

而施治之，则内热未除，中寒复生，能不末传鼓胀耶？惟七味白术散、人参生脉散之类，恣意多饮，复以八味地黄丸滋其化源。如发痈疽而渴者，或黑或紫，火极似水之象，乃肾水已竭，不治，惟峻补其阴，亦或可救也。

或问曰：人有服地黄汤而渴仍不止者，何也？答曰：此方士拘于绳墨，而不能更变其道也。盖心肺位近，宜小制其服；肝肾位远，宜大制其服。如高消、中消可以前丸缓而治之。若下消已极，大渴大燥，须加减八味丸半料，内肉桂一两，水煎六七碗，恣意冰冷饮之，熟睡而渴病如失矣。处方之要，在乎人之通其变，神而明之可也。

或又问曰：下消无水，用六味地黄丸可以滋少阴之肾水矣，又加肉桂、附子者何也？答曰：盖因命门火衰，不能蒸腐水谷，水谷之气不能上润乎肺，譬如釜底无薪，锅盖干燥，故渴。至于肺，亦无所禀，不能四布水精，并行五经，其所饮之水未经火化，直入膀胱，正所谓饮一升，尿一升；饮一斗，尿一斗。试尝其味甘而不咸可知矣。故用附、桂之辛热以壮其少火，灶底加薪，枯笼蒸润，槁禾得雨，生意维新。惟明者知之，昧者鲜不以为迂也。

昔汉武帝病消渴，张仲景为立此方，药止八味，故名八味地黄丸，诚良方也，可与天地同寿，至圣玄关，今犹可想。疮疽将痊，及痊后口渴甚者，舌黄坚硬者，及未患先渴，或心烦口燥，小便频数，或白浊阴痿，饮食少思，肌肤消瘦，及腿肿脚瘦，口舌生疮。已上诸证，均宜服之，无不神效。

治　　验[1]

曾治一贵人，患疽疾未安而渴大作，一日饮水数升。愚

---

① 治验：原脱，据目录补。

进以加减八味地黄汤，诸医大笑曰：此药若能止渴，我辈当不复业医矣。皆用紫苏、木瓜、乌梅、人参、茯苓、百药煎生津之药止之，而渴愈甚。数剂之后，茫无功效，不得已而用予方，连服三日而渴止，因相信。久服，不特渴疾不作，气血亦壮，饮食加倍，强健胜于壮年。盖用此药，非予自执，鄙见实有本原，薛氏家藏书中，屡用奏捷，久服轻身，令人皮肤光泽，耳目聪明，故详著之。使有渴疾者，能聆余言，专志服饵，取效甚神，庶无为庸医所惑，亦善广前人之功。

方内五味子最为得力，独能补肾水、降心气。其肉桂一味不可废，若去肉桂则服之不应。

曾治一男子，患前证，余以前丸方治之，彼则谓肉桂性热，乃私易以知、柏等药，遂口渴不止，发背疽而殂。彼盖不知肉桂为肾经药也，前证乃肾经虚火炎上无制为患，故用肉桂导引诸药以补之，引虚火归元，故效也。

有一等病渴，惟欲饮冷，但饮水不过二三口即厌弃，少顷复渴，其饮水亦如前，第不若消渴者之饮水无厌也。此证乃是中气虚寒，寒水泛上，逼其浮游之火于咽喉口舌之间，故上焦一段，欲得水救，若到中焦，以水见水，正其恶也。治法：如面红烦躁者，乃煎理中汤送八味丸，二三服而愈。若用他药，必无生理。

又有一等病渴，急欲饮水，但欲下不安，少顷即吐出，片刻复欲饮水，至于药、食，毫不能下。此是阴盛格阳，肾经伤寒之证也。予反复思之，用仲景之白通加童便、胆汁，热药冷探之法，一服少解，二服全瘳。其在男子间有之，女子恒多有此证。陶节庵先生名回阳返本汤。

头 痛

久头痛病，略感风寒便发，夏日须棉帕包裹者，此属郁热，本热而标寒。世医不识，率用辛温解散之药，暂可得效，误认为寒，殊不知其本有郁热，毛窍常疏，故风寒易入，外寒束其，内热闭逆，而为头痛。辛热之药，虽开通闭逆，散其标之寒邪，然以热济热，病本益深，恶寒愈甚矣。惟当泄火凉血为主，而佐以辛温解表之剂，则其病可愈而根可除也。

愚按：前证多主于痰、痛甚者、乃风毒上攻。有气虚者，有血虚者，有诸经气滞者，有因气外伤，有劳役所伤，有可吐者，有可下者，当分辨寒、热、虚、实兼变化而施治之。若夫偏正头风，久而不愈，乃内挟痰涎，风火郁遏经络，气血涌滞，甚则目昏紧小，二便秘涩，宜砭出其血，以开郁解表。

治　　验①

余治一人，遇怒则少阳两侧头痛。先用小柴胡汤加茯苓、山栀，二服而效。继用六味地黄丸壮水之主，以镇阳光，而再不发。

又治谭侍御，每头痛必吐清水，不拘冬夏，吃姜便止。余曰：此中气虚寒。用六君子汤加当归、芪、术、木香、炮姜而安。

又治商姓者，遇劳则头痛。余曰：脾阴下陷，阳虚不能上升。遂与补中益气汤加蔓荆子而痊。

---

① 治验：原脱，据目录补。

耳　　证

耳鸣证，或鸣甚如蝉，或左或右，或时闭塞，世医多作肾虚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郁于耳中而为鸣，郁甚则壅闭矣。若遇此证，细审其平日饮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大抵此证，多因先有痰火在上，又感恼怒而得。怒则气上，少阳之火客于耳也。若肾虚而鸣者，其鸣不甚，其人必多色欲，当见在劳怯等证。

愚按：前证若血虚有火，用四物汤加山栀、柴胡；若中气虚弱，用补中益气汤；若气血虚，用八珍汤加柴胡；若怒便聋而或鸣者，属肝胆气实，用小柴胡加川芎、当归、山栀；若虚，用八珍汤加山栀；阳气虚甚，用补中益气汤加柴胡、山栀；午后甚者，阴血虚也，四物汤加白术、茯苓；若肾虚火动，或痰甚作渴者，必用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水。经曰：头痛耳鸣，九窍不通，肠胃之所生，脾胃一虚，耳目九窍皆为之病。

治　　验①

曾治少宰李蒲汀，耳如蝉鸣，服四物汤，耳鸣益甚。余曰：此足三阴虚极也，食前服补中益气汤，更服六味地黄丸而愈。

又治大司马，因怒耳鸣，吐痰作呕，默默不欲食，寒热胁痛。余用小柴胡汤合四物加陈皮、山栀、茯神服之而愈。

---

① 治验：原脱，据目录补。

眼　　目

眼赤肿痛，古方用药，外内不同。在内汤散，用苦寒辛凉之药以泻其火；在外点洗，则用辛热辛凉之药以散其邪。故点药莫要于冰片，而冰片性大辛热，以其性热，因借其力，以拔出火邪，而散其热气。经曰：火从火化，此义是也。古方用烧酒洗眼，或用白干姜末，或生姜汁点眼，皆同此意。盖赤眼是火邪上炎，直攻于目，故内治用苦寒之药是治其本，如釜底之去薪也。然火邪既客于目，从内出外，若外用寒凉以阻逆之，则郁火内收，不得散矣。故点眼用辛热，而洗眼用热汤，是火郁则发，因而散之，从治之法也。世人不知冰片为劫药，而误认为寒性，常用点眼，遂致积热入目而昏暗瘴翳。故曰：眼不点不瞎者，此之谓也。又不知外治忌寒凉，而妄将冷水、冷物、冷药挹洗，故昏瞎者多矣。

按：前证若体倦少食，视物昏花，或劳役益甚，脾胃虚弱者，用补中益气汤；若眵多紧涩，赤脉贯珠，或脏腑秘结者，用芍药清肝丸；若赤翳布白，畏热羞明，或痛如针刺者，上焦风热也，用黄连饮子；若久坐生花畏日，远视如雾者，神气伤也，用神效黄芪汤。凡午前甚而作痛者，东垣助阳活血汤；凡午后甚而作痛者，黄连天花粉丸；午后甚而不痛者，益阴地黄丸。能近视而不能远视者，八味地黄丸；能远视而不能近视者，定志丸、六味地黄丸。

东垣曰：五脏六腑之精气皆禀受于脾上，上贯于目。脾者，诸阴之首也。目者，血脉之宗也。故脾虚则五脏之精气难周运乎目，故多不明。心者，君火也，主人之神，宜静而安，相火代行其令。相火，包络也，主百脉皆荣于目，既劳

役运动，势乃妄行。又曰：形气所并，而损血脉，故目中诸病生焉。世医治目，不知理脾健胃及养血安神，治标不治本，是不明正理，乃庸工也。若概用辛凉苦寒之剂，损伤真气，促成内障之证矣。

曾医张给事，患目赤不明。医用祛风散热药，反畏明重听，脉大而虚，此因劳心过度，饮食失节。余以补中益气汤加茯神、枣仁、远志、山萸、山药、五味顿愈。又因劳役复甚，与十全大补汤渐愈。仍用补中益气汤，兼服六味丸料，加四制枸杞、菊花为丸，服之目明如旧。余读岐伯曰：目赤而痛，肿如含桃，泪出不止，酸痛多眵，火眼是也。其眵多、泪多、红肿而痛，如针刺不可忍，方用柴胡、栀子、白蒺藜各三钱，半夏、甘草各一钱，水煎服。此方神妙不测，全在直散肝胆之郁火，火散而热自退，不攻之胜于攻，不下之胜于下也。轻者一剂获效，重者四剂立愈。余得此方数十年，用之如桴鼓相应，愿同志宝之以广其传，德莫大焉。

治　　验

曾治门人梁世杰，及门肄业，未十日而两目红肿，羞明怕日，痛不可忍。余因外回，见左目乌珠，暴出一团，状若菉豆二颗。门人呼号曰：吾年二十，行止未亏，无故患此恶证，有何颜面偷生也。余慰之曰：无伤也，天师有方，治此等证，神验之至。乃与前方四剂，而肿痛顿消，暴出之物化为乌有。又与六味地黄丸料，加柴胡、白芍、白菊各三钱，五味子一钱，四剂而安。又服六味地黄丸而久不发。

曾治程监生，患目痛而涩，红赤无泪，自谓知医，一味清热发散，反羞光怕日，来寓求治。余曰：尊目乃火衰水亏，肝木无养，虚火上炎，若用清热发散则误矣。令服逍遥散吞左金丸二剂以舒肝木，乃与大剂地黄汤加柴、芍，四剂而安。

张仲景曰：火眼初起，我有一方最神，止须一剂，可以化为乌有。方用柴胡、白芍、栀子各三钱，茯苓、半夏、羌活各一钱，方名先解汤。未发之先服之更妙，家有患此证，不为所染。盖郁火既散，外邪无自入矣。此亦与前方同功，余故并录之。

曾治方人贤，其家巨富，为人孝友，已单传三代矣。惜幼斲丧，本实先拨，艰于子嗣，已成虚劳，屡医不效。形体尪羸，双目昏暗，羞光怕日，阳事不举，来寓求治。诊毕谓曰：经曰：男子寸强而尺弱，女子寸弱而尺强。今贵脉尺强寸弱，阴阳相反矣，宜补中益气汤加白菊、茯苓以滋化源，继服四神丸加鹿茸壮水明目、填补精血，多服自效。观子行止端方，语言温柔，且肯方便广施，自必螽斯衍庆。彼曰：先生妙论，弟幸重闻，敢不惟命是听？贱躯如愈，奕祀感德矣。

四神丸方

甘枸五斤（去蒂，分四制，一分黑芝麻同炒，去芝麻；一分小茴同炒，去小茴；一分川椒去子同炒，去川椒；一分独炒。麻、茴、椒各五两），茯苓、白菊各十二两，熟地（极干）一斤，嫩血茸八两。为末蜜丸。

此方孙真人在龙宫得来，大补虚损，明目广嗣，不可传与匪人。人贤服至二载而康，连生三子一女。慧获此方三十余年，屡用屡效，活人多矣。胆泄真人之秘，敢以告之同志，以广其传焉。

口　　疮

口疮，上焦实热，中焦虚寒，下焦阴火，各经传变所致，当分辨阴阳、虚实、寒热而治之。若发热作渴饮冷，实热也，

轻则用补中益气汤，重则六君子汤；饮食少思，大便不实，中气虚也，用人参理中汤；口晡热，内热不时而热，血虚也，用八物汤加丹皮、五味子、麦冬；发热作渴，唾痰，小便频数，肾水虚也，用八味地黄丸；若日晡发热，或从小腹起，阴虚也，用四物、参、术、五味子、麦冬，不应，用加减八味地黄丸。若热来复去，昼见夜伏，夜见昼伏，不时而动，或无定处，或从脚起，乃无根之火也，亦用前方八味丸及十全大补汤加麦、味，更以生附子末，唾津调抹涌泉穴。若概用寒凉，损伤生气，为害匪轻。

或问虚寒何以能生口疮，而用附子理中耶？盖因胃虚谷少，所胜者，肾水之气逆而承之，反为寒中，脾胃虚衰之火被迫炎上，作为口疮。经曰：岁金不及，炎火乃行，复则寒雨暴至，阴厥乃格，阳反上行，民病口疮是也。故用参、术、甘草补其土，姜、附散其寒，则火得所助，接引而退矣。

按《圣济总录》有元脏虚冷，上攻口疮者，用巴戟、白芷、高良姜末，猪腰煨服。又有用丁香、胡椒、松脂、细辛末、苏木汤调涂舌上。有用当归、附子，蜜炙含咽。皆治龙火上迫，心肺之阳不得下降，故用此以引火归原也。

岐伯制方

岐伯曰：口舌生疮，乃心火郁热。舌乃心苗，故病先见。方用：

川黄连三钱，石菖蒲一钱。水煎服，一剂即愈。

此方不奇在黄连，而奇在菖蒲，菖蒲引入心经之药。黄连亦入心经，然未免肝胆亦入，未若菖蒲之单入心经也。况不杂以各经之品，孤军深入，又何疑哉？此所以奏功如响也。倘不知用药神机，又混之以肝脾之药，虽亦有效，终不能捷如桴鼓。此治心热之妙法也。

齿　　病

《素问》曰：男子八岁，肾气实而齿生，二八而真牙生，五八则齿槁，八八而齿去矣。女子亦然，以七为数。盖肾主骨，齿者骨之标，髓之所养也，凡齿属肾。上下龈属阳明，上龈痛，喜寒而恶热，取足阳明胃；下龈痛，喜热而恶寒，取手阳明大肠。凡动摇脱而痛，或不痛，或出血，或不出血，全具如欲落之状者，皆属肾。经曰：肾热者，色黑而齿槁。少阴经者，面黑齿长而垢。其虫疳，龈肿不动，溃烂痛秽者，皆属阳明。或诸经错杂之邪与外因为患，又当分经辨其寒热虚实而治。肾经虚寒者安肾丸、还少丹，重则八味地黄丸。其冬月时，大寒犯脑连头痛，齿牙动摇疼痛者，此太阳少阴伤寒也，仲景立麻黄附子细辛汤。凡肾虚之人多有之，如齿牙痛而摇动，肢体倦怠，饮食少思者，脾肾亏损之病，用安肾丸、补中益气汤兼服。如喜寒恶热者，乃胃血伤也，宜清胃汤；若恶寒喜热者，胃气伤也，又宜补中益气汤加白芍、茯苓、丹皮、熟地。

凡齿痛，遇劳即发，或午后甚者，或口渴、面黑，或遗精者，皆脾肾虚热，宜服补中益气汤送八味丸或十全大补汤。若齿龈肿痛连及腮颊者，此胃经风热，用犀角升麻汤。若善饮者齿痛，腮颊肿，此胃经热湿，用清胃汤加葛根，或用解酲汤。

凡小儿行迟、语迟、齿迟、囟门开者，皆先天母气之肾衰，须以地黄丸加鹿茸为主。行迟者，再加川牛膝根。慧五十年来，屡用屡效。

又常有人齿缝出血者，名曰齿衄。余以六味地黄丸加骨

碎补，大剂一服即愈。如不愈者，肾中真阳之火衰也，又宜八味地黄汤去附子，加五味子、骨碎补而获愈。

鼻　　病

鼻塞不闻香臭，或但遇寒月多塞，或略感风寒便塞，不时传染者，世俗皆以为肺寒，而用解表通利辛温之药不效。殊不知肺经素有火邪，火郁甚则喜得热而恶见寒，故遇寒便塞，遇感便发也。治法宜以清肺降火为主，而佐以通气之剂。若如常鼻塞不闻香臭者，细审之，作肺热治，清金泻火，理气清痰，或丸药噙化，或末药调服，久之自必有效。余按法治验者亦多。其平素原无鼻塞旧证，一时偶感风寒，而窒塞声重者，或流清涕者，自作风寒治。

愚按：前证若因饥饱劳役所伤，脾胃发生之气不能上升，邪害空窍，故不利而不闻香臭，此则宜养脾胃，使阳气上行，鼻自通矣。

东垣云：胆移热于脑则为鼻渊，治之以防风汤。盖由胃气不和所致者多矣。

治　　验

曾治一男子，房劳兼怒，风府胀闷，两胁胀痛。余曰：此色欲损肾，怒气伤肝。用六味地黄丸料加柴、芎、当归，一剂而安。

又治一男子，面白，鼻流清涕，已三年矣，且不闻香臭。余曰：此肺经气虚，补之，宜用补中益气加麦冬、山栀。多服而愈。

咽痛喉痹痄腮声哑

脉两寸浮洪而溢者，喉痹也。脉微而伏者，死证也。经曰：一二经中，惟足太阳经下项，余经皆凑于喉咙。盖君相二火独盛，则热正络，故痛者数也。余谓一言可了者，火也。嗌干、嗌痛、喉肿、舌本强，皆君火也。咽痛急速，是相火所为肿也。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龙火也，人火焚木其势缓，龙火焚木其势速。后世名详其状，名曰单乳蛾、双乳蛾、子舌胀、木舌胀、缠喉痹、走马喉痹，皆因热气结于外，其形似乳蛾，一为单，二为双。比乳蛾差小者名曰喉痹。热于舌下，复生以小舌子，名曰子舌胀。热结于舌，舌肿名曰木舌胀，强而不柔和也。热结于咽喉，肿绕于外，且麻且痒，且肿大者，名曰下喉风。暴发暴死，名曰走马喉风。故喉痹之证，死生反掌。其不误人者，无如砭针出血，血出，即磨紫金锭服之，立已。《易》曰：血去惕出，此之谓也。此慧屡试而屡验，同志慎宜留意焉。

一论时气缠喉，渐入喉塞，水谷不下，牙关紧急，不省人事，即以神应散，用豆大一粒吹入鼻内，吐痰神效。方见中风门案尾。

凡治喉痹，用针出血，最为上策，但人畏针，委曲旁求，瞬息丧命。如针过而有针疮者，宜捣生姜汁，调白开水，时时呷之，则疮口易愈。肆斯业者，务于此证留心，瓶中开关神效散，不可一时无之。

盆硝、僵蚕（去嘴微炒）、青黛各八分，甘草二分①，蒲

---

① 甘草二分：原置“青黛”前，今据文义调整。

黄五分，马勃三分，麝香、洋片各一分。

上各为细末，秤足和匀，磁瓶收贮，如遇急慢喉痹，咽痛肿塞不通，即用前药一钱，以新汲水半盏调匀，细细呷咽。果是喉痹，即破出紫血而愈。不是喉痹，亦立即消散。若是诸般舌胀，用药五分，以指蘸药，擦在舌上下，咽唾。小儿只用二三分，亦如前法用，并不计时候。

马勃俗名马屁包菌，主治诸疮，敷之甚良。以白蜜揉拌，水调呷① 咽，治咽痛喉痹神效。

韩文公曰：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不可不知。

又鳢鱼胆擦喉痹、蛾子，立即溃脓出紫恶血而愈。凡物类胆均苦，惟此鱼胆味甘。俗名乌鱼，又名七星鱼。

长沙公曰：少阴客热咽痛，甘草汤。少阴寒热相搏，桔梗汤。少阴客寒咽痛，半夏散及汤。少阴病，咽中生疮，不能言语，声不出者，苦酒汤。

世医多知咽痛是火，少知咽痛是寒。经曰：太阳在泉，寒淫所胜，民病咽痛项肿。陈藏先生用附子，去皮脐，炮裂切片，以白蜜涂炙，令蜜入内，噙咽其津，俟甘味尽去之，换一片再噙。又有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脉微欲绝，面赤咽痛，宜通脉汤。盖因冬月伏寒在肾经，发则咽痛下利，宜用附子汤温经则愈。

至有司天运气其年乡村传染，若恶寒者多是暴寒所折，寒闭于外，郁热于内，切忌胆矾酸寒点喉，反使阳气不伸；切忌硝黄等寒剂下之，反使阳气下陷，祸不旋踵。须宜表散，或用甘桔汤，阳毒咽痛升麻汤，阴毒咽痛甘草汤。

---

① 呷：原作“喉”，据怀清堂本改。

《千金方》云：咽痛用诸药不效者，乃是鼻中生一条红丝如发，悬一黑泡，大如樱珠，垂挂咽门，则口中饮食不入，速选川牛膝根直而独条者，入好酒醋三五滴同研细，就鼻孔滴二三点入内去，红丝即断，泡破立安。

若咽痛日久，溃烂不愈，此必是杨梅疮毒，又须以萆薢为主。

赵氏引薛案云：一人年五十，患咽喉肿痛，用针去血，神思虽清，其尺脉洪数无伦，次按之微细若无。余曰：有形而若无，戴阳证也。先宜峻补其阴，今反伤阴血，必死。是夜果殁。举此一案以为粗工轻用刀[①]针之戒。

缠喉风肿，透达于外，且麻，且痒，且痛，可用谦甫先生雄黄解毒丸：

明雄（水飞）一钱，郁金一分，巴豆十四粒（用纸捶浸，务要将油去得尽净）。酒醋糊丸，绿豆大，热茶送下。吐顽痰，立苏。未吐，再服。

古方用巴豆油浸纸作捻子，点燃吹灭，以烟薰鼻，即时口鼻流涎，牙关自开。用前药捻末，嗃鼻即愈。

治 验

曾治春桥魏表弟，素禀阳虚，牙龈不时肿痛，针出脓血即已。诊其脉浮大而空。余曰：此太阴脾肺二经气虚，兼足太阳膀胱经虚热所致。遂与人参理中汤加山萸、山药，煎服而瘥。

曾治曾大有，色欲过度，患痰喘喉痹，其声如鼾，痰吼如锯。延予视之，曰：此肺气将绝之候也。速令熬人参膏，入姜汁、竹沥，调服而愈。如遇危急之候，恐膏亡时不可即得，

---

① 刀：原作“不”，据怀清堂本改。

速煎独参汤救之，能见机于早，十人可全七八，次则十人可全四五，迟则不救。

曾治县令曹秉让，因本实先拨，忽患咽痛喉痹，求余诊之。其脉浮大，重取细涩。余曰：此先天之真阴虚极，真阳飞越，故痰结于喉间，去生已远。速煎独参汤，细细呷之，三日乃平。继以六味丸加麦、味，不两旬而安。

曾治汤时顺，患咽喉肿痛，内热口干，痰涎上涌。按之尺脉数而无力。余曰：此肾水亏损，相火无制而然。乃与六味丸料加麦冬一两、北味三钱，尽一日饮之而肿痛消，痰涎少。再以前汤为丸，调理三月而安。

又治李时中，色欲过度，忽喉间肿痛，医治罔效，命在须臾，求余诊治。按之两尺微弱。余曰：足下先天之真阴、真阳亏损，无根之火游行无制，客于咽喉。遂与八味地黄丸料，煎好冰冷，分六碗，尽一日服完而效。后服丸药，旬日而安。经曰：上病疗下，是此法也。

曾治宋飞鸣，患咽喉肿闭，不省人事，痰涎上涌，喘促汗出，肢体痿软。诊之其脉浮大而数。余曰：此饮食劳伤，是无根虚火上促也。乃与补中益气汤，磨油桂心三钱，冲服而安。

又治王文玉，患咽痛，口舌生疮，劳则愈甚。余曰：此脾肺气虚，足太阳膀胱经虚热也。乃与补中益气汤加元参、酒炒知、柏，稍愈。去知、柏，加山萸、山药，服之而安。

又治张思良，口舌常破，如无皮状，或咽喉作痛，服凉药愈痛。以理中汤，令伊常服而不发。

曾治俞光裕，患双蛾。余用鹅翎蘸酒醋搅喉中，去尽痰涎，复以鹅翎探吐之，令伊用力一咯，咯破蛾中紫血即溃，用玉枢丹磨服而安。

又治一人，以此法治之而肿不散。余以小刀刺出紫血，立愈。

又治程国用，患咽喉肿痛。余察是上焦风热，乃与荆防败毒散，二剂而肿消。继与六味地黄丸加麦冬，一料而愈。

又治萧大明，患咽喉肿痛，作渴饮冷，大便秘结。按之六脉俱实。乃与防风通圣散，因自汗，去麻黄，加桂枝；因涎嗽，加姜制半夏，重用硝、黄下之而愈。但余历验五十年来，虚热者多，实热者少，此方不可轻用。

又治程二官，患咽肿，不能咽，牙关紧闭。余依古法刺少商穴，血出口开，用胆矾末吹患处，吐痰碗许，即磨玉枢丹服之而安。少商穴在大拇指内侧，去爪甲角一韭菜叶许。

曾治王文棠，患缠喉肿痛，余以皂角末，酒醋调涂外颈上，干则再涂，其乳蛾即破而愈，至捷法也。

曾治黄五官，患声哑，余用真苏子、百药煎各二两，杏仁三十粒，大诃子三个，共为极细末，用酒调服而愈。

又治吴于佐，失音。余用诃子（去核）、木香各一两，甘草五钱，水煎，入生地汁一合，再煎数沸，去渣，分六服，日进一料而愈。

曾治患咽痛，痰响声哑。余以苏薄荷二两、细茶叶一两、白硼砂七钱、乌梅肉二十个、川贝去心二钱、儿茶五钱为细末，入洋片三分研匀，炼白蜜为丸，皂角子大，每日噙化十余次，一料而痊。

又治陈尚文，声哑。余以甘草、乌梅、桔梗各二钱，水煎，磨台乌三钱，调服而愈。

曾治胡元善，患痄腮肿痛。余以防风、荆芥穗、羌活、连翘、牛蒡子、甘草水煎服。外用赤小豆末，酒醋调敷而安。此证防毒气入喉，即难治矣，慎之。又有一法，用石灰，不拘

多少，炒七次，润地摊七次，酒醋调敷肿处立效。

曾治杨孝廉，患痄腮，疙瘩肿痛，余用薄荷三钱、斑猫（糯米炒去翅足）三分，共为末，每服一分，烧酒调下，立效。服药后，小便频数，用益元散而安。余以此治妇人吹乳肿痛，亦一服而安。

《韵府》：痄字，牙[1]病甚也。宋仁宗患痄腮，道士用赤小豆为末，敷之立愈。

神仙通隘散

硼砂、儿茶、青黛、寒水石各一钱，蒲黄、牙硝、枯矾、川黄连、黄柏各六分，洋片、朝脑二分。共研极细末，磁瓶收贮。每用吹鼻立效。

治咽喉肿痛，生疮，声哑，危急之甚。并治虚劳声嘶、咽痛。

又方：乌梅肉一两，苏薄荷四两，白糖四两，拌白蜜和前药末为丸，如黄豆大。每用一丸噙化，能利膈生津，清音止渴，妙不可言。

---

① 牙：《集韵》作"㾏"，释为"喉病"。

卷　五

吐　血　论[1]

余考诸失血之证，必察五脏之脉为据，心脉沉，主咯血、尿血；肝脉浮，主肠风下血；脾脉数，主呕吐鲜血；肺脉浮，主吐、衄；肾脉沉，主小便淋沥有血。诊其脉沉小者生，身凉者生；脉大、身热者死。吐后脉微者可治；吐、衄后，脉复大，热躁急者，又主死也。

舒驰远曰：吐血一证，诸家以为火证，又谓肺金受伤，又谓相火烁金，是皆不明其理，而不知所由来也。盖人生后天水谷精气所生之血，全藉脾胃气健而为传布周流，设脾胃衰弱，不能传布，血乃停蓄膈中，然亦不遽动，或因忧患，或因忿激，劳心伤力，皆足以动之。若其人脾胃强健，传布如常，血不停蓄，纵使大患卒临，忿激暴起，与夫极劳其心，伤力之至，终未见吐血也。可见吐血者，必早有停蓄也。或又无所因而血自动者，乃为积满之故也。又兼有下趋大便而不上逆者，虽皆脾胃气虚，然胸中之阳犹能宣布，故血不敢犯上而转下行，是便血与吐衄者同源而异流。治法总以理脾健胃为主。其有误传吐衄是火病，斯言也，贻害天下之苍生。病者亦自谓是火，是犹飞蛾而扑灯也。冤哉！彼不知看本气分辨寒热虚实。果是火证吐血，桃仁承气汤；鼻衄，犀角地黄

---

① 吐血论：原脱，据目录补。

汤，弱者或用河间地黄饮子宜矣。若是虚证，岂不误矣？凡内伤不足而吐衄者，又宜加味理脾涤饮温中散逆；脾土虚者，加味补中益气汤以滋化源，兼摄血归经；水不足者，壮水之主；真火衰者，益火之原，此则一定而不可易者也。仲景立法，至详且尽，惜《杂病论》十六卷起死回生，因禄山兵火，散失无传，总缘王叔和以伪撰而乱仲景，阴阳乖舛，倒乱六经，后人以讹传讹，医风日趋日下，苟非喻嘉言特出手眼，《尚论》三百九十七法，厘定六经，剖析阴阳，金针并度，现身说法，千古冥冥长夜矣。业医者，不读《尚论篇》，不识六经阴阳之理，所以遇病即错，治吐衄者，百无一生。予常目击心伤，不揆卤下，敢将数十年寝食研求，得力于仲景、嘉言者，畅发其意，针砭诸家，启迪后贤，俾不致贻其误，以偿吾生平之所愿也。

夫吐血者，非不可治，医家不得其传，不知法在理脾健胃，徒据不通之论，妄与清金保肺，以伐胸中之阳，终以滋阴降火，伐尽脾中之阳，胃阳、肾阳均被耗损，其命全去，虽有善者，无能为也。

忆二十年前，医友人魏学周吐血，冲激而出，食不下，不能言，其体火旺阴亏，外见舌苔干而口臭，心烦恶热，终夜不寐，黑暗之中，目光如电，夫昼明夜晦，天道之常，今当晦而生明，反乎其常矣。然所以然者，真阴素亏，血复暴脱，阳无依附而发越于外，精华并见，故黑夜生明乃是阳光飞坠，如星陨光流，顷即泯没，危候也。药与大养其阴，以济其阳。方用地黄、阿胶、知母、贝母、元参、侧柏、童便。日服四剂，历五旬，服药二百剂而愈。由今思之，尔时识力尚欠，仅据火旺阴亏一端，殊不知吐血者，皆由脾胃气虚，不能传布，药中根未能重用黄芪、白术等药，以治病之源而弥其后患，故

病虽愈而根未拔，明年九月厥病骤发，倾囊大吐，血竭而死矣。伤心哉！向日能用理脾健胃于养阴济阳之中，或者根可除而病不发，予无憾矣。

凡吐血者，必兼咳嗽，以蓄血与留饮，皆由脾胃气虚，故二证每相因，或先咳嗽而后吐血，或先吐血而后咳嗽，又或咳唾而痰血相兼。治法总不外乎理脾健胃。世医不得其法，不分气血虚实，胡乱瞎撞，寒热杂投，以致病者轻而重，重者危矣。

吐血之证，多有喘者，乃为中气不足，转运无权，兼之肾气涣散，胸中之气不能下达，上逆而为喘。法当重用芪、术大补中气，故纸、益智收固肾气，砂仁、半夏醒脾开胃，黑姜温胃逐瘀，白蔻宣畅胸膈，使中州气旺，健运有权，肾气收藏，则胸中之气肃然下行，而喘自止。彼皆不得其传，谬谓黄芪、白术二药提气，死不敢用也。

曾医陈子老三之子，年十八，吐血甚多，既则咳唾，痰血相兼，喘促不能卧，奄奄一息，人将不堪。予曰：此证大难，非我所能及。陈子告曰：贱弟兄三人，下辈十人皆为吐血，已死其九，仅此弱子尚未冠，敢求先生怜而救之。余曰：非敢推诿，但恐服过清金保肺等药，曷可救也？陈子云：病虽三月，尚未服药，皆因九子被诸医所杀，不敢请耳。今闻先生治血神验，故尔相恳。乃用黄芪八钱，白术八钱，半夏、黑姜各二钱，砂仁、白蔻各一钱，煎服。明日陈子来寓颜曰：昨有数位高医，讨药方一看，均皆缩首吐舌，诧为不祥，谓黄芪、白术提气，是吐血者之大忌，若此重用，则必喘促加剧而立死矣。答曰：黄芪、白术提气之说，亦尝闻之矣，舒先生独不闻有是说乎？且吾家九子，诸医皆未用黄芪、白术，尽归于死，今舒先生必有精妙之理，非寻常所能及。吾竟依

法与之。今早看来，觉气稍平。再服数剂，血亦渐止，饮食渐旺。恐其再吐，吐亦不妨，前药不可歇乎。服至六十余剂，兼服六味地黄丸而痊愈。

吾见一少年吐血，医家任用止血诸方而强止之，以为治得其法，殊不知死于此矣。夫吐血一证，皆由脾胃气虚，不能传布，法主理脾健胃，宣畅胸膈，使传布如常，血不停蓄，其病自愈。粗工不明此理，希图暂止，谬以为功，独不思停蓄之血、败浊之瘀，岂能复行经络？况败浊不去，终为后患，壅塞胸膈，脾胃愈亏，后此新生之血，愈不得疏通，以致积而复动，冲激而出，壅塞咽喉，搐入鼻管，致不得息，其死立至。医不强止其血，必无搐死之惨。未几少年果为积血复动，呛搐而死矣。冤哉！缪仲淳有曰：吐血有三诀，宜行血不宜止血。止血，血不循经络而气逆上壅也；行血，血行经络，不止自止也。强止之则血凝，血凝则发热、恶食，病日痼矣。宜补肝不宜伐肝。肝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职也。补肝亦未为尽善，养肝和肝则肝气平，而血有所归。伐肝则肝虚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宜降气不宜降火。气有余便是火，气降则火降，火降则气不上，血随气行，无溢出上窍之患。降气亦未可尽行，惟调之顺之。降火则必用寒凉之剂，反伤胃气，胃气伤则脾不统血，血愈不得归经矣，举世往往偏用寒凉，伤脾作泄，多致不救。哀哉！

治吐血精义说

大凡虚劳之人，亡血失精，津液消耗，治之尤难。《内经》云：针药所莫制者，调以甘药。《金匮》遵之，而用小建中、黄芪建中二汤急建其中气，令脾胃强而津液旺，自然精

生血充而真阴以足。余曾考仲景治吐血之方，载在《杂病论》十六卷中，专论暴血，恨遭禄山兵火，遂湮没无传。自唐迄今，千有余岁，伪撰杂出，《局方》甚行，世人皆曰吐血是火病，斯言一出，而治之者，概用知、柏、归、地，闷心泥膈，欲治血而反耗血，竟致百不一救。伤哉！其杀运使然也。国朝喻嘉言先生出，深会其旨，但用稼穑作甘之味，而酸咸辛苦，在所不用，诚得神圣之心传，为后世振聋觉聩者，善哉嘉言，有功千古。慧殚心数十年，废寝忘食，博考方书，研穷经典，探赜索隐，而会通之，提其纲，复挈其领，且咀嚼其义味，真无有过于嘉言先生者。观其心法，惟建脾中之阳气为第一义。健脾中之阳气，一举有三善焉，一者脾中之阳气旺如天晴日朗，而龙雷潜伏也；一者脾中之阳气旺能宣散胸中窒塞之阴气，如太空不留纤翳也；一者脾中之阳气旺而饮食运化精微，复生其已竭之血也。况乎地气必先蒸上为湿，然后上升为云，若土燥而不湿，地气于中隔绝矣，天气不常清乎？今之方书，妄引久嗽或劳瘵中见血之阳证不敢用健脾增咳为例，不思咯血即有咳嗽，不过气逆上厥之咳，气下则不咳矣。而吐衄又有阴火、阳火之分。如感六淫之邪气者，阳火也，则宜以苦寒折之；根于七情之逆气者乃系阴火。阴火者，龙雷火也，相火也。相火居于命门，寄于肝胆，所以为乙癸同源，故有龙火、雷火之称。肝属木，居东配震，震为雷，所以为雷火也；命门居坎北，在两肾中间，龙火居焉，故曰龙藏海底，动则火腾，所以为龙火也。龙雷二火藏肝肾中，未动不知其为火也，及其一发，暴不可御，以故载阴血而上溢矣。夫龙雷之性，必阴云四合，然后遂其升腾之势，若天晴日朗，则退藏不动矣。凡用寒凉清火之药者，皆以水制火之常法，若施之于阴火，未有不转助其虐者也。古方治龙

雷之火，每用附、桂引火归元之法，然施暴血之证可暂不可常。盖已亏之血不能制其悍，而未动之血恐不可滋之扰耳。救世君子，凡遇斯证，必以崇土为先，土厚则阴浊不升，而血患自息也。究而论之，治龙雷之火全以收藏为主，以秋冬之时则龙潜雷伏也。其治法载在三卷《相火龙雷论》中，反复参详，而治吐血之法无余蕴矣。故余案曰：治吐血者，不得喻嘉言之传，不读《绛雪丹书》，虽皓首穷经，终是下工而已矣。

适来时势，医者、病家一见吐血，认为火证，用药多以归、地、芩、连，鲜用参、苓、芪、术。又有亲朋，毫不知医，交口妄劝，宁用寒凉，勿用热药，以致不可救疗。自误者无足惜，误人者，阎罗王肯轻释乎？余谨剖心沥血相告，且誓之曰：今而后治吐血不遵嘉言、养葵之法而误人者，死人犁耕地狱，并旁操鄙见与天，妄荐医而误人者，均同此罪。

《绛雪丹书》

血　病

客有问于余曰：失血一证，危急骇人，医疗鲜效，或暴来而顷刻即逝，或暂止而终亦必亡，敢问有一定之方，可获万全之利否？余曰：是未可以执一论也，请备言之。

凡血证先分阴阳，有阴虚、阳虚，阳虚补阳，阴虚补阴，此真治之法，人所共知。又有真阴、真阳，阳根于阴，阴根于阳，真阳虚者，从阴引阳；真阴虚者，从阳引阴。复有假阴、假阳，似是而非，多以误人。此真、假二字，旷世之所

不讲，举世之所未闻，在杂病不可不知，而在血病为尤甚，汝知之乎？

既分阴阳，又须分三因：

风、寒、暑、湿、燥、火，外因也。过食生冷，好吃炙煿，饥饱无度，外之因也。

喜、怒、忧、思、恐，内因也。劳心好色，内之因也。

跌扑闪挫，伤重瘀蓄者，不内外因也。

既分三因，而必以吾身之阴阳为主，或阴虚而挟内外因也，或阳虚而挟内外因也。盖阴阳虚者，在我之正气虚也；三因者，在外之邪气有余也。《内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不治其虚，安问其余？

客问曰：吐、衄血者，从下炎上之火也，暑、燥、湿、火，宜有之矣，何得有风寒之证？曰：此六淫之气俱能伤人，暑热者，十之一二，火燥者半，风寒者半，而火燥之后，卒又归于虚寒矣。

《内经》曰：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经受邪，民病血溢、血泄。又曰：少阳之复，火气内发，血溢、血泄，是火气能使人失血也。又曰：太阴司天，寒淫所胜，血变于中，民病呕血、血泄、鼽衄、善悲。又：太阳在泉，寒淫所胜，民病血见，是寒气使人失血也。又云：太阴在泉，湿淫所胜，民病血见，是湿气能使人失血也。又云：少阴司天之政，水火寒热，持于气交，热病生于上，冷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能使人失血者也。太阴司天之政，初之气，风湿相搏，民病血溢，是风湿相搏血溢也。又曰：岁金太过，燥气流行，民病反侧咳逆，甚则血溢，何独火乎？况火有阴火、阳火之不同，日月之火与灯烛之火不同，炉中之火与龙雷之火不同。又有五志过极之火，惊而动血者，火起于肝；忧而动血者，火起

于肺；思而动血者，火起于脾；劳而动血者，火起于肾。能明乎火之一字，于血之理则思过半矣。

刘河间先生特以五运六气暑火立论，故专用寒凉以治火，而后人宗之。不知河间之论，但欲与仲景伤寒对讲，各发其所发之旨耳，非通论种种不同之火也。自东垣先生出，而论脾胃之火，必须温养，始禁用寒凉。自丹溪先生出，而立阴虚火动之论，亦发前人所未发，可惜大补阴丸、补阴丸二丸中，俱以黄柏、知母为君，而寒凉之弊又盛行矣。嗟乎！丹溪之书不息，岐黄之道不著，余特撰阴阳五行之论，以申明火不可以水灭，药不可以寒攻也。

六淫中虽俱能病血，其中独寒气致病者居多。何也？盖寒伤营，风伤卫，自然之理。又太阳寒水，少阴肾水，俱易以感寒。一有所感，皮毛先入，肺主皮毛，水冷金寒，肺金先受，血亦水也，故经中之水与血，一得寒气，皆凝滞而不行，咳嗽带痰而出，问其人必恶寒，切其脉必紧，视其血，中间必有或紫或黑数点者，此皆寒淫之验也。医者不察审其证，便以阴虚火动，而概用滋阴降火之剂，病日深而死日迫矣。余尝用麻黄桂枝汤[①]而愈者数人，皆一服得微汗而愈。盖汗与血一物也，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余读《兰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备记以广其传。

一贫者，冬天居大室中，卧大热炕，得吐血，求治于余。余料此病大虚弱而有火热在内，上气不足，阳气外虚，当补表之阳气，泻里之虚热，是其法也。冬天居大室，衣盖单薄，是重虚其阳，表有大寒，壅遏里热，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

---

① 麻黄桂枝汤（《医贯》方）：人参、麦冬各五分，桂枝、当归各五分，麻黄、甘草、黄芪、白芍各一钱，五味子五个。水煎服。

于口。忆仲景所著《伤寒论》中一证，太阳伤寒，当以麻黄汤发汗而不与，遂成衄血，却以麻黄汤立愈。

独有伤暑吐衄者，可用河间法，必审其证，面垢，口渴喜饮，干呕，腹痛或不痛，发热或不发热，其脉必虚，大汗出者，黄连解毒汤主之，甚者白虎汤。

《金匮方》云：心气不足，吐血、衄血者，泻心汤主之。大黄二两，黄芩、黄连各一两，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此正所谓手少阴心经之阴气不足，本经之阳火亢甚，无所辅，肝肺俱受其火而病作，以致阴血妄行而飞越，故用大黄泻去其亢甚之火，黄芩救肺，黄连救肝，使之和平，则阴血自复而归经矣。

愚按：暑伤心，心气既虚，暑气故乘而入之，心主血，故吐衄。心既虚而不能生血，恐不宜过用寒凉以泻心，须清暑益气汤中加生地、丹皮，兼犀角地黄治之。盖暑伤心亦伤气，其人必无气以动，脉必虚，宜以参、芪助气，使气能摄血，斯无弊也。

客问曰：既云须分阴阳，则吐衄者阴血受病，以四物汤补血是矣，参、芪补气奚用之？而复有谓阳虚补阳之说何耶？曰：子正溺于世俗之浅见也。自王节斋制《本草集要》有云，阴虚吐血者，忌用人参，服之则阳愈旺而阴愈消，误服人参者死。自节斋一言，而世之受病治病者，无问阳虚阴虚而畏参如砒毒矣。冤哉！冤哉！盖天地间之理，阳统乎阴，血随乎气，故治血必先理气，血脱必先益气，古人之妙用也。

凡内伤暴吐血不止，或劳力过度，其血过行，出如涌泉，口鼻皆流，须臾不救即死，急用人参一两或二两，为细末，入飞罗面一钱，新汲水调如稀糊，不拘时啜服，或独参汤亦可。古方纯用补气，不入血药，何也？盖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

形之气所当急固，无形自能生有形也。若有真阴失守，虚阳泛上，亦大吐衄，又须八味地黄汤固其真阴，以引火归原，不宜用人参，其火既引之而归矣。人参又所不禁，阴阳不可不辨，而先后之分，神而明之，存乎人耳。

凡失血之后大发热者，名曰血虚发热。古方立当归补血汤，用黄芪一两、当归六钱。名曰补血汤，而以黄芪为主，阳旺能生阴血也。丹溪于产后发热，用参、芪、归、芎、黑姜以佐之。或问曰：干姜辛热，何以用之？余曰：姜味辛，能引血药入气分而生新血，神而明之。不明此理，见其大热，六脉洪大，而误用发散之剂，或以其象白虎汤证而误用白虎汤，立见危殆，不可救矣，慎之哉！

客又曰：阳能统阴，既闻命矣，伤寒吐血，亦闻命矣，然除伤寒外，或者寒凉之药，不能不少加一二以杀其火势，至于辛热之品，以火济火，恐一入口而直冲不止奈何？宁和平守中，以免怨谤何如？若丹溪产后而用干姜者，为有恶露凝留，故用之以化其瘀，未必可为典要也。余见先生治血证不惟不用寒凉，而反常用大辛热之药，屡以奏功，不已霸乎？余曰：子之言，不读古书，不究至理，不图活人之命者也，试捡古人之名言以验之。

《金匮方》云：吐血不止，侧柏叶汤主之。效如桴鼓，列方于下：

侧柏叶（炒黑）、干姜（炒黑）各二两，陈艾（揉绒熟）三把（炒），干马通（炒黑）一两。合煮四碗，每温服一碗。

凡吐血不已，则气血皆虚，虚则生寒，是故用柏叶，柏叶生而向西，乃禀兑金之气而生，金可制肝木，木主升，金主降，取其升降相配，夫妇之道，和则血得以归藏于肝矣，故用是为君；干姜性热，炒黑则止而不走，用补虚寒之血；陈

艾性温，能入内而不炎于上，可使阴阳之气反归于里，以补其寒，用一味为佐；用马通者，为血生于心，心属午火，于是用午兽之通，主降火，消停血，引领而行为使。仲景治吐血准绳，可以触类而长之。

《仁斋直指》云：血遇热则宣流，故止血多用凉药，然亦有气虚挟寒，阴阳不相为守，营气虚散，血亦错行，所谓阳虚阴必走耳，外必有虚冷之状，法当温中，使血自归于经络，可用理中汤加南木香，或用干姜甘草汤，其效甚速。又有饮食伤胃，或胃虚不能传化，其气上逆，亦能吐衄，木香理中汤、甘草干姜汤。出血诸证，每以胃药收功。

《曹氏必用方》：吐血，须煎干姜、甘草作汤与服，或四物理中汤亦可，如此无不愈者。若服生地、藕节、茅根、竹茹，去生便远。

《三因方》云：理中汤能止伤胃吐血，以其方最理中脘，分别阴阳，安定气血。按：患者果身受寒气，口受冷物，邪入血分，血得冷而凝，不归经络而血妄行者，其血必黑黯，其色必白而夭，其脉必微迟，其身必清凉，斯时不急用姜、桂，而用凉血之剂殆矣。临证之工，宜详审焉。

褚氏云：喉有窍，咳血杀人；肠有窍，便血杀人。便血犹可治，咳血不易医。饮溲尿，百不一死；服寒凉，百不一生。血虽阴类，运之者其和阳乎？玩和阳二字，褚氏深达阴阳之妙者矣。

王海藏云：胸中积聚之残火，腹里积久之太阴，上下隔绝，脉络部分阴阳不通，用苦热以定若中，使辛热以行于外，升以甘温，降以辛润，化严肃为春温，变凛冽为和气，汗而愈也。然余毒土苴，犹有存者，周身阳和，尚未泰然，心中微燥而思凉饮，因食冷物、服凉剂，阳气复消，余阴再作，脉

退而小，弦细而迟，激而为吐、衄者有之，心肺受邪也；下而为便血、尿血者有之，肾肝受邪也；三焦出血，色紫不鲜，此重沓寒湿化毒，凝泣水谷道路，浸渍而成。若见血证，不详本末，便用凉折，变乃生矣。

客又问曰：吐衄可用辛热，为扶阳抑[①]阴，始闻命矣，然复有真阳、真阴之说，可得闻乎？答曰：医家之言阴阳者，气血尽之矣，岂知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血之根乎？吾所谓水与火者，又非心与肾之谓，人身五行之外，另有一无形之火、无形之水流行于五脏六腑之间，惟其无形，故人莫得而知之。试观之天，日为火之精，故气随之；月为水之精，故潮随之。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阳、太阴为主，然此无形之水火，又有以太极为之主宰，则又微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气，而人得以生者，是立命之门谓之元神，无形之气[②]谓之元气，无形之水谓之元精，俱寄于两肾之间，故曰五脏之中，惟肾为真，此真水、真火、真阴、真阳之说也。

客又问曰：真阴、真阳与血何干乎？答曰：子但知血之为血，而不知血之为水也，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尿皆水也，独血之水随火而行，故其色独红。肾中之真水干则真火炎，血亦随火而沸腾矣，肾中之真火衰则真水盛，血亦无附而泛上矣，惟水火奠其位，而气血各顺布焉，故以真阴、真阳为要也。

客问曰：既是火之为害，正宜以水治之，而先生独曰火不可以水灭，而反用辛热何耶？答曰：子但知火之为火，而不知火有不同也，有天上之火，如暑月伤暑之病是也，方可

---

① 抑：原作“主”，据《医贯》改。
② 气：《医贯》作“火”。

以井水沃之，可以寒凉折之，若炉中之火，得水则灭；在人身即脾胃之火，脾胃之中无火，将以何者蒸腐水谷，而分温四体耶？至于相火者，龙雷之火，水中之火也，龙雷之火得雨而益炽，惟太阳一照而龙雷自息，及秋冬阳气复藏而雷始收声，龙归大海矣，此火不可水灭而用辛热之义也。当今方书亦知龙雷之火不可以水灭，不可以直折，但其注皆曰黄柏、知母之类是也，若是，依旧是水灭直折矣，误天下苍生者，此言也，哀哉！

客又问曰：黄柏、知母既所禁用，治之将何如？若与前所论理中温中无异法，何必分真阴、真阳乎？答曰：温中者，理中焦也，非下焦也。此系下焦两肾中先天之真气，与后天心、肺、胃、脾有形之体毫不相干，且干姜、甘草、当归俱入不到肾经，惟仲景八味肾气丸斯为对证。肾中一水一火，熟地黄壮水之主，附、桂二味益火之原，水火既济之道。盖阴虚火动者，若肾中寒冷，龙宫无可安之宅穴，不得已而游行于上，故血亦随火而妄行，今用附、桂二味纯阳之火加于六味纯阴水中，使肾中温暖，如冬月一阳来复于水土之中，龙雷之火自然归就于原宅，不用寒凉而火自降，不必止血而血自安矣。若阴中水干而火炎者，去附、桂而纯用六味，以神水配火，血亦自安，亦不必去火。总之，保火为主。此仲景二千余年之秘，岂后人所能笔削一字哉？

客又问曰：假寒假热之说何如？答曰：此真病之状，惑者误以为假也。经曰：少阴司天之政，水火寒热持于气交，热病生于上，冷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血溢、血泄。《内经》盖指人之脏腑而言。少阴司天者，肾经也，凡肾经吐血者，俱是下寒上热，阴盛于下，逼阳于上之假证。世人不识而为其所误者，吾独窥其微而以假寒治之，所谓假对

假也。但此证有二，有一等少阴伤寒之证，寒气自下肾经而感，小腹痛，或不痛，或呕，或不呕，面赤，口渴不能饮水，胸中烦躁，此作少阴经外感伤寒看，须用仲景白通汤之法治之，一服即愈，不再作。白通汤用附子一枚、姜（炙黄）三钱，药煎好，入葱白四茎，加入人尿、猪胆汁和服。又有一等真阴失守，命门火衰，火不归原，水盛而逼其浮游之火于上，上焦咳嗽气喘，恶热面红，呕吐痰涎出血，此系假阳之证，须用八味地黄汤引火归元。兹二方俱用大热之药，倘有方无法，则上焦烦热正甚，复以热药投之，入口即吐矣。须以水探冷，假寒驱之，下咽之后，冷性既除，热性始发，因而呕哕皆除，此加人尿、猪胆汁于白通下，以通拒格之寒也。用八味地黄汤亦复如是。倘一服寒凉，顷刻即逝，慎之哉！

客又问曰：真假之说，至矣精矣，吾何辨其为假而识之耶？又何以识其为伤寒与肾虚而辨之耶？曰：此未[①] 可以易言也，将欲望而知之，是但可以神遇，而不可目欲也；将欲闻而知之，是可以气听，而不可心符也；将欲问而知之，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也；将欲切而知之，得之心而应之手，巧则在人，父不能传其子也。若必欲言之，姑妄言乎，余辨之舌耳，凡有实热者，舌苔必燥而焦，甚则黑；假热者，舌虽有白苔而必滑，口虽渴而不能饮水，饮水不过一二口，甚则少顷亦吐出，面虽赤而色必娇嫩，身作燥而欲坐卧于泥水中，此为辨也。伤寒者，寒从下受之，女人多有此证，大小便闭，一剂即愈，此暴病也；阴虚者，大小便俱利，吐痰必多，此阴虚火衰之极，不能以一二药愈，男女俱有之，纵使引得火归，又须参、芪补阳兼补阴，岁月调理，倘不节欲，终亦必

① 未：原作“亦”，据《医贯》改。

亡而已。余所传如此，不过糟粕耳，所望于吾子者，得意而忘言，斯得之矣。

凡治血调理，须按三经用药。心主血、脾裹血、肝藏血，归脾汤一方，三经之药也。远志、枣仁补肝以生心火，茯神补心以生脾土，参、芪、甘草补脾以固肺气，木香者先入脾，总欲使血归脾，故曰归脾者。有郁怒伤脾、思虑伤脾者尤宜。火旺者加山栀子、粉丹皮，火衰者加丹皮、肉桂。又有八味丸以培先天之根，治无余法矣。

薛立斋遇星士张东谷谈命时，出中庭，吐血一二口，问之曰：贱躯久有此证，遇劳即发。余曰：此劳伤肺气，其血必散，视之果然。遂与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山药、熟地、茯神、远志服之而愈。翌早请见，云服四物、黄连、山栀之类，血益多而倦益甚，得公一剂，吐血顿止，精神如故，何也？答曰：脾统血，肺主气，此劳伤脾肺，致血妄行，故用前药健脾固肺之剂，而血自归其原，效如桴鼓。

一男子咳嗽吐血，热渴痰盛，盗汗遗精，用六味地黄丸料，加麦冬、五味治之而愈。后因劳怒，忽吐紫血块，先用花蕊石散化其紫血，又用独参汤渐愈。后每劳则吐血一二口，脾脉与肺肾脉皆洪数，用归脾汤、六味地黄丸而愈。

一童子年十四，发热吐血，余谓宜补中益气汤以滋化源，不信，用寒凉降火愈甚。始谓余曰：童子未室，何肾虚之有？参、芪用之奚为？余述丹溪云：肾主闭藏，肝主疏泄，二脏俱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为物所感则易于动心，动则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其精已暗耗。又《褚氏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满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脏有不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疾。遂与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而瘥。

愚谓童子之证，须看先天父母之气，而母气为尤重。凡

惊风、痘疹、肾虚发热，俱以母气为主。如母有火者，其子必有火；其母脾虚者，子必多脾病；母火衰者，子必从幼有肾虚证，如齿迟、行迟、语迟、囟门开大、肾疳等证，皆先天不足。从幼填补，亦有可复之天，不必如上所言，方有血证。

客又问曰：吐血、衄血，同是上炎之火，一出于鼻，一出于口，何也？答曰：东垣云：衄血出于肺，从鼻中出也；呕血出于胃，吐出成碗成盆也；咯血、唾血出于肾，血如红缕在痰中、唾中，咳咯而出也；痰涎血者出于脾，涎唾中有少血散浸而出也。东垣论虽如此，然肺不特衄血，亦能咳血、唾血；胃不特呕血，肝亦呕血。盖肺主气，肝藏血，肝血不藏，乱气自两胁中逆而出之。然总之是肾水随相火炎上之血也，肾主水，水化液为痰、为唾、为血，肾脉上入肺，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故病则俱病也。但衄血出于经，衄行清道；吐血出于胃，吐行浊道。喉与咽，二管不同也。盖经者走而不守，走经之血随气而行，火气急，故随经直犯清道而出于鼻，其不出于鼻者，则为咳咯，从肺窍而出于咽也。胃者守营之血，守而不走，存于胃中，胃气虚不能摄血，故令人呕吐，从喉而出于口也。今人一见吐衄，便以犀角地黄汤为必用之药，然耶？否耶？曰：犀角地黄汤乃是衄血之的方，若阴虚火动吐血与咳咯者，可以借用成功，若阳虚劳力及脾胃虚者，俱不宜用。盖犀，水兽也，焚犀可分水，亦可通天。鼻衄之血，从任督而至巅顶，入鼻中，惟犀角能下入肾水，水① 由肾脉而上引，地黄滋阴之品，故为对证。今方书所载，如无犀角以升麻代之，犀角、升麻气味形

---

① 水：《医贯》无此字。

性迥不相同，何以代之？答曰：此又有说焉，盖缘任冲二脉附足阳明胃经之脉亦入鼻中，火郁于阳明而不得泄，因成衄者，故升麻可代。升麻阳明药也，非阳明经衄者不可代。衄亦有阴虚火衰者，其血必点滴不成流，须用壮火之剂，不可概用犀角。有伤寒病五六日，但头汗出，身无汗，际颈而还，小便自利，渴饮水浆，此瘀血证也，宜犀角地黄汤、桃仁承气汤，看上下虚实，用犀角地黄汤治上，桃仁承气汤治中，代抵当汤治下，斟酌用之可也。

有血从齿缝中或牙龈中出，名曰齿[1]衄，亦系阳明、少阴[2]二经之证。盖肾主骨，齿者骨之标，其龈则属胃土，又上齿止而不动属土，下齿动而不止属水。凡阳明病者，口臭不可近，根肉腐烂，痛不可忍，血出或如涌，而齿不动摇，其人必好饮，或多啖炙煿、肥甘、豢养所致，内服清胃汤，外敷石膏散，甚者服调胃承气汤，下黑粪而愈。或有胃[3]虚热者，以补中益气汤加丹皮、黄连。若得少阴病者，口不臭，但浮动，或脱落出血，缝中出血，或痛，或不痛，此火乘虚而出，服安肾丸而愈。愚常以水虚有火者六味加骨碎补，无火者用八味加骨碎补一两，随手而应；外以雄鼠脊骨散敷之，齿动复固。又有齿痛连脑者，此系少阴伤寒，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不可不知。又有小儿疳证出血，口臭肉烂者，芦荟丸主之。

有怒气伤肝而成吐衄者，其人必唇青、面青、脉弦，须用柴胡栀子清肝散。又有郁气伤脾者，须用归脾汤加丹皮、山

---

① 齿：原作“血”，据《医贯》改。
② 少阴：原脱，据《医贯》补。
③ 胃：《医贯》作“胸”。

栀。推而广之，世人因郁而致血病者多。凡郁皆肝病也，木中有火，郁甚则火不得舒，血不得藏而妄行。但郁之一字，不但怒为郁，忧为郁，怒与忧固其一也。若其人素有阴虚火证，外为风寒暑湿所感，皮毛闭塞即为郁，郁则火不得泄，血随火而妄行，郁于经络则从鼻而出，郁于胃脘则从吐而出。凡系郁者，其脉必涩，其人必恶风、恶寒，不知者便以为虚而温补之，误矣，须视其面色必滞，必喜呕，或口苦，或口酸。审果有如是证，必当舒散其郁为主，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是也。其方惟逍遥散为的药，外加丹皮、吴萸、水炒黄连，随手而应。止血后，若不用六味地黄丸多服以滋其阴，翌日必发。吾于五郁论中详言之矣。

有饮酒过多，伤胃而吐，血从吐后出者，以葛花解酲汤加丹皮，倍黄连，使之上下分消，酒病愈，血亦愈矣。

有过啖炙煿辛热等物而得者，上焦壅热，胸腹满痛，血出黑紫成块者，可用桃仁承气汤从大便导之，此釜底抽薪之法。

已上二证，虽属内伤，犹作有余之证治之，可用前法也。

有妇人发热，经水适来适止，谵语，昼轻夜重，如见鬼状，其小便利，或不禁，此名热入血室，须用小柴胡汤加红花、生地、丹皮、肉桂、归尾破血之剂。

热入血室又方：人参、当归、柴胡、青皮、桃仁、穿甲（炒珠）、万年霜（见妇科门）。

若舌干口臭，大便秘结，方内加大黄三钱（酒浸）、羚羊角三钱（磨末）。

此吾师所制方也，屡用屡效。

按：用柴胡提出少阳；归尾、桃仁、红花以破血结；羚羊角泻热清肝，廓清目中之鬼；青皮以开胁下之结；万年霜

引里热从前阴而出；穿山甲直达瘀结之处，以攻其坚；人参大补元气，以载诸药而行其用。其有中寒而经血适断者，是又寒入血室也，仲景虽未言及，然亦理之所有者也。曾医一证，予以意为之，方用芪、术、参、附、姜、桂、山楂、没药、穿甲，数剂而愈。若遇中寒而经水适来者，或经期已满者，俱不顾虑其血，但宜温经散寒，此皆一定而不可易之法也，附此以广后学之所识焉。

有坠车坠马，跌仆损折，失血瘀蓄，肿痛发热者，先以桃仁、酒军、川芎、归尾、赤芍、丹皮、红花行血破瘀之剂折其锐气，而后区别治之以和血消毒之药。张子和常以通经散、神佑丸，大下数十行，病去如扫，不致有跛躄残躄之患。又常以此法治杖疮肿痛发热欲绝者，下十余行而肿消热退，真不虚语也。

有产后恶露未尽，儿枕作痛者，须用桃仁、红花、归尾、川芎、赤芍、粉丹皮行血破血之药，加姜、桂辛热以行其瘀。又有虚痛无余[①]血者，当另行温补，不可概用破血之剂。

且以今时之弊言之。夫人之吐衄，非阴虚即阳虚，余备言矣。今人一见吐衄失血，概以为阴虚者血虚也，舍四物，何法乎？火动者热也，非芩、连、知、柏，何药乎？咳嗽者火也，非紫菀、百部、知母、贝母，何物乎？丹溪、节斋俱有明训，岂能外之。谁知阴虚之证，大抵上热下寒者多，始而以寒凉进之，上焦非不爽快，医者病者，无不以为道在是矣。稍久则食减，又以为食不化，加神曲、山楂。再久而热愈盛，痰咳愈多，烦躁愈甚，又以药力欠到，寒凉增进，而泻泄、腹胀之证作矣，乃以枳壳、大腹皮宽中快气之品又进，至此不

---

① 余：《医贯》作“淤”。

毙，将待何时？是故咳嗽吐血，时时发热，未必成瘵也，服四物汤、黄柏、知母之类不已，则瘵成矣。胸腹膨胀，悒悒不快，未必成胀也，服山楂、神曲之药不已，则胀成矣。面目浮肿，小便秘涩，未必成水也，服渗利之药不已，则水成矣。气滞膈塞，未必成噎也，服枳壳、青皮宽快药不已，则噎成矣。成则不可服药，及陷于危，乃曰病犯条款，虽对证之药，无可奈何也。

薛立斋医一男子，年十六，发热咳嗽，痰中见血。余曰：火旺之际，必患瘵证。遂用六味地黄丸、十全大补汤兼服，不二旬而愈。后不谨慎，瘵证复剧，仍用前药而愈。是年冬娶妻，至春其证复作，父母忧之，俾其外寝，虽其年少，尤喜谨疾，煎服补中益气汤三百余剂，六味地黄丸数十斤而愈。

治　　验

向日在泸城，曾治曾荣庆，患虚劳咳嗽，予已治愈三载矣，并嘱禁服凉药，后因纳宠，酒色沉迷，忽吐血不止，医用泻火之剂而血愈吐，又用止血之剂，闷乱不安，饮食不进，昏晕欲死，病者医家相依为苦，闻予在江邑署中，买舟告急。按其脉小细，数而微，其势将脱，刻不容缓。予曰：此血不归经，俗医误认为火，肆用寒凉，真阳受困，恐无及也。荣庆曰：悔不听先生之言，至有今日之苦。书曰：自作孽，不可活，宜也。痛念老母年逾八旬，膝下幼子无养，望先生垂怜，自当结草。予曰：仆不居功，亦不认过也，但视有缘否耳。乃与天师引血汤，用黄芪一两六钱，当归七钱，黑荆芥穗五钱，粉丹皮、黑侧柏叶、黑姜灰各三钱，炙草二钱，官拣参一钱（另熬，冲药水），服之一剂而血顿止，略进稀粥。此方之妙，不专补血，妙在补气，尤妙在不单去止血，反去行血以止血，血得寒而凝滞不行，逢散则归经而不逆，救危

亡于呼吸之间，实有神功也。再进一剂而起床，继用补中益气汤合六味地黄汤十剂，滋化源以补肾水，而行动如常。后服人参鹿茸丸一料，而元气大复也。

向游永宁，曾治陈秀才，因父互讼被辱，怒气吐血，倾囊而出，昏晕于地，知予在孙公署内，急延予诊。按之六脉沉小，惟左关弦细而数。其兄知疾，乃谓予曰：用止血药可乎？曰：不可，若强止之则气闷而不安。又问：用补血药可乎？曰：不可，若骤补之则胸痛而不受。曰：先生高论，补、止皆不可，已闻命矣，敢问治之将何法？曰：乃弟因怒气伤肝，一团郁气结在胸中，以致冲激而吐，宜逍遥散吞左金丸二剂，而舒散其肝木之郁。继服散血平气汤：白芍二两，当归一两，黑荆芥穗、软柴胡、鲜红花、黑姜灰、黑栀子各三钱，甘草一钱，水煎服。夫怒气伤肝，不能平其气，故至大吐，不先舒肝而遽止血，愈激动肝木之气，气愈旺而血愈吐矣。方中白芍多用，妙竟平肝，又能舒气，荆芥穗炒黑，皆能引血归经；柴胡舒肝神品，适是开郁之剂，所以奏功甚速，而摄血归经甚神也；至于当归，非用补血，不过佐白芍以成功耳。果服一剂而气舒，连服二剂而血无矣。再服归脾汤解郁结、生脾血，兼服八仙长寿丸加牛膝、鹿茸，以滋补肾肝而愈。

曾治友人周大有之妾，性多欲，忽暴崩不止，昏晕床褥，适余在渝回，彼知请诊。按其脉小无力，乍有乍无，乃血脱之象。大有曰：敝妾还可治否？余曰：幸脉小身凉，可有救。危乃与安崩汤，用黄芪、白术各一两，另用人参二钱，煎汤调三七末三钱冲服，可反危为安也。夫血崩之后，惟气独存，不补气而单补血，缓不济事，今亟固其欲脱之气，佐之三七末三钱以涩其血，真气固而血自不脱也。果服一剂而崩止。吾

意男女好色，均皆所同，遂与补中益气汤合六味地黄汤，大剂煎饮十余剂，顿愈。又与六味地黄丸加龟胶、鹿茸、鹿鞭三味，配服一料而元气大复。

曾治李符山之妻，午膳后闻夫舟覆，怒气填胸，忽患血崩，四肢作逆，痰涎上涌，促骑求诊。按之六脉沉小，惟左关尺细数无伦。乃与逍遥散加黑山栀、黑侧柏、黑姜灰各三钱，炒黑马通（即下马粪，收贮经年者佳）五钱，桔梗、枳壳、半夏各二钱，白蔻一钱，为细末，调药水服一剂，吐出痰涎碗许，神思稍清，明晨进稀粥一碗。惟左乳胁胀痛，寒热往来，欲呕不呕，四肢困倦。予曰：此肝火炽盛，中州不运。遂与六君子汤加柴胡、栀仁、芥穗，而诸证顿退，惟血崩时下。其吉归家谢曰：拙荆恐肝火未息，先生用凉血之药可乎？予曰：不可，此乃心、肝、脾三经血弱气虚，宜服补中益气汤补脾土，脾统血也。连服四剂而崩止。乃与鹿茸、鹿鞭加于六味地黄丸内，兼服前汤而元气复，明年四十八双生。

曾治雷元子，素患衄血，一日长流不止，奔走求治，至即昏晕倒地，观者骇然。予曰：不妨，乃用黄栀子一枚、香白芷一钱，纸卷烧存性为末，以笔管吹之，其血立止而苏，令人扶归。乃父曰：今承妙方，虽然止住，但每月数发，其流异常，敢求先生垂怜，再施妙剂，拔去根株，否则此子终必亡于此病也。予曰：我有收血妙方，治之当效，用黄芪、熟地、生地、当归各一两，黑荆芥穗、黑侧柏叶、黑姜灰各三钱，用水煎调三七末三钱，明日前证即作，乃与一剂，少倾其衄微流而止。此方补血而不专补血，妙在补气止血，而不专止血，尤妙在引血归经，夫血即归经，气又生血，自然火不沸腾，相安无事矣。果服一剂而安。连进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三十余剂，兼服八仙长寿丸，至今不发。

曾医廪贡王美秀，患吐血发热．其病已久，精神倦怠，肌肉瘦削，向治无效，渐见沉重，乃一日暴吐，昏晕床褥，其气将绝，周身俱冷，独心中微温，乃兄料不能起，将衣冠尽附其身，时夜将半忽苏，云到城皇祠中，父命速回，又昏昏睡去，狄早促骑求治。余诊其六脉沉小而微，手足厥逆。余即用加味补中益气汤：黄芪、白术、当归、沙参各五钱，升麻一钱，柴胡三钱，怀山、茯苓、麦冬各三钱，远志二钱，五味子六分，红枣六枚，干熟地八钱。煎服一剂而苏，连进二剂而饮食渐进，精神亦长。再用补中益气汤兼服龟鹿地黄丸而痊。赠我诗曰：

国手肱三折，青囊蕴太和。

一经仙术点，几叹俗家讹。

虎口医原少，杏林种已多。

寿人还寿世，到处沭恩波。

曾治曾其恒乃弟，冬月患吐血，老医与以犀角、芩、连、知、柏数剂，叫楚烦乱，不能起床，其吐加剧，乃兄皇皇求治。按其六脉沉小而微，势在将脱，刻不容缓。余曰：此太少二阴中寒之证，前医不明六经，不知分经辨证、温中散邪，肆用寒凉克伐脾阴，真阳受困，故其血冲激而出，孤阳将绝，危候也，犹幸脉微身凉，凉或可救 。乃与黄芪、白术各用八钱，半夏、干姜各二钱，砂仁、白蔻各一钱，碾细末，冲药水服。一剂而苏，连进四剂而血顿止，饮食渐进。因卧室当风，夜即壮热无汗，腹痛作泄，人事恹恹，又似不救之象。余细审之壮热无汗者，寒伤营也，腹痛作泄属少阴，急于前方中加肉桂、故纸大剂温里，少加麻黄、桂枝各三钱兼散太阳表邪，服一剂而热退身安，腹痛作泄俱已。改服补中益气兼服龟鹿地黄丸一料而愈，明年康壮生子。

曾治国学阳厚重，冬月患吐血，其人本实先拨，因构讼失算，忿激暴吐，是夜呕鲜血盈盆，昏晕于地，不能床褥，举室仓皇莫措，伊戚其恒，代为请诊。按之六脉沉微。余曰：尔勿忧，是病虽险，犹幸身温脉微。经脉篇云：凡失血证，脉微身凉者生，吐衄后，其脉洪数、身热者死。足下是劳伤肺肾，又兼肝木仲郁，故其血冲激而吐，但非我不能及。乃与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茯神、远志、怀山、熟地，大剂煎服而安。多服补中益气兼地黄丸而愈。

曾治门人王臣杰，受业未几，患白浊，伊岳知医，与之调理一载无效，转加吐血，饮食俱困，胀闷不安，伊师代为请治。余细察之，病在太少二阴。斯时不为之扶脾固肾，一味克削，致犯肾肝。余述丹溪云：肾主闭藏，肝主疏泄，脾主化导。今脾、肾、肝三经失职，而误用茯苓、去白陈皮泄其精气，开其孔道，以致玉关不禁，精无统摄。又妄谓为火，肆用寒凉，孤阳将绝之候，何可及也？其父变色曰：如先生之言，此子微矣。余曰：以脉决之。按之沉小而微。乃曰：王氏有福，乃郎之证虽险，幸脉微小，天犹或永其寿，尔勿忧，吾与治之。遂与黄芪、白术各五钱，砂仁八分，炒黑姜二钱，炙草、白蔻各一钱。煎服一剂而人事稍定，连服数剂而血顿止，饮食渐进，精神益增。又与补中益气汤、归脾汤生脾血，滋化源，兼服六味地黄丸壮水之主，逾月脾胃顿强，精神倍长。乃父喜形于色，其后每见，敬恭有加焉。

曾治四弟秉珍，暴患吐血盈盆，每吐则面青，形神俱倦，不思饮食，坐卧不宁。按之六脉沉小，自胸前背心微热，心中甚紧。余曰：此少阴、厥阴二脏受伤，惟肝尤甚，因怒气所致。乃与逍遥散煎服，吞左金丸三十粒，以疏肝气，兼和脾气，二剂而血渐微。继与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茯神、

远志、怀山、熟地、生姜、枣子，连进数剂，以摄血归经而愈。自谓强壮，即不服药，已三年矣。去冬复吐，时因贸易匆匆，不以为事，今春加剧，方来求药，仍与前逍遥散方加左金丸二剂，加味补中益气汤连进数十剂，神气清爽，饮食渐旺，身渐强壮。吾弟颜曰：今而后我再不敢不信药矣。又问：归脾汤可服乎？曰：可，但其方中去木香、甘草，加五味子、肉桂脾肾两补，兼服龟鹿地黄丸壮水之主、补血生精而愈。

曾治徐桂之女李徐氏，年三十，患大便久下鲜血，医治三载无功，起坐不宁，昏晕床褥，饮食不进，肌肉瘦体，白若枯骨，内兄为之请诊。按之六脉沉微，势在将脱，不可救也。乃勉强作剂，用干熟地一两，当归七钱，酒芍五钱，川芎三钱，黑姜灰、黑侧柏叶、黑马通各五钱，炙草一钱，令进六剂。旬日外不见信息，余意其病必死矣。否知两旬，其兄来寓曰：余妹因近日移居，诸事匆匆，是以羁绊，今特请愚来致谢先生，并求补剂。余闻摇首曰：嘻！令妹之寿长也，李氏之福也，我之药力幸遇也，余焉得居功哉？又与补中益气汤，兼服龟鹿地黄丸，而元气大复，明年生子。

曾治南邑张配先，其家殷实，年三十患痨瘵，前医乃用全真滋膏治之，一载无功，病在垂危，伊舅宋肇堂代为请视。诊之两寸浮大而空，余脉沉微，面部黑黯，毛发干燥，肤无润泽，形神俱疲，声哑无音，欲咳气紧，步履维艰。余曰：足下初患三阴虚寒之证，法当驱阴回阳，医者不知分经辨证，一味滋阴，以致阴愈长而阳愈亏，种种难明之疾具矣，然欲治之，非数百剂之汤药、数十斤之丸饵不可问，愈期以年计，不可以月计，仆方认劳也。彼曰：贱躯十死，只冀一生耳，先生怜而救之，敢不惟命是听。爰与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

茯苓、半夏、诃子、银杏，三十余剂，病未增减。又与前药三十剂，兼服八味丸加鹿茸、去附子十二斤，咳声虽小，其音清亮。又三十剂，其气渐平。又服十全大补四十剂，前丸十二斤，是时冬至，明年仲春，汤丸服毕，皮肤光泽，声音谐和，欢笑如旧矣。又与人参养营汤六十剂，前丸十二斤，又明年春，病已痊愈。彼曰：再服一年，庶免后患。余曰：善。又与补中益气汤四十剂以滋化原，龟鹿地黄丸十六斤滋补肾肝，至今十五载而无恙。计服汤药二百三十剂，丸饵五十二斤，此服药之最有恒者，予亦遇之罕矣，可为较量锱铢，不知爱身惜命者示。

曾治西席达夫樊孝廉，向有血证，来家馆复作，人事倦怠，饮食少进，面青唇黑。余曰：先生贵恙乃心、肝、肾、脾四经俱属亏损。先与逍遥散一服，吞左金丸三十粒以舒肝和脾，而神气清爽。再与补中益气汤加麦冬、北味、茯神、远志、怀山、熟地以滋化源，摄血归经，兼服龟鹿地黄丸一料，壮水生血而愈。明年赴京，至今不发。

又治其弟廪生三锡，亦余西宾也，同患血证，亦用前法，调理而愈。次年体偏枯，右手足不遂，乃与独活寄生汤二十剂，补中汤加红花三分、黄柏三分，史国公药酒四十斤，汤药二十剂而痊愈。药酒方多，试之神验者惟此。

向日在渝，曾治张洪泰，年五十，形体魁梧，酒色过度，本实先拨，忽吐衄盈盆，昏晕床褥，不省人事，知余在英公署中，告急请治。按其脉，右寸浮大而空，左关弦细而数，余俱沉小，皮肤微温。余曰：血势奔腾，脱证已俱，刻不容缓。乃用人参五钱，黄芪一两，当归七钱，熟枣仁三钱，浓煎二次，布漉去渣，调真三七末三钱。行内有知医者，进而问曰：血乃有形之物，今忽暴吐，则一身之中，如大兵之后，仓廪

空虚，田野萧然，何况倾囊，其无血以养可知，斯时不急生血补血，先生方中一味补气，得无迂而寡效乎？余哂曰：治吐血不得喻嘉言之传，不读赵养葵《绛雪丹书》，虽皓首穷经，终归无用。经云：有形之血，不能速生，而无形之气，所当急固。当奉为吐衄之妙诀！盖血乃有形之物，气乃无形之化，有形不能速生，而无形实能先得，况有形之物必从无形中生来，阳生则阴长之义，不知补气正所以补血，生气正所以生血也。今既大吐，只存几希一线之气，若不急补其气，一旦气绝，在何地补血而生血哉？问者大悦，唯唯而退。煎服一剂而苏，血亦顿止。又与归脾汤去木香、甘草，加五味、肉桂煎汤，调鹿茸末数十剂，兼配六味地黄丸一料服之而愈，元气大复。

曾治庠生聂子闻，年十八，患吐血，屡治不效，乃堂伯灼三公，为人孝友，视侄如子，来寓求诊。按之右关微涩而芤，余脉如常。余曰：饮食所伤，而致吐血。乃与理脾涤饮四剂，饮食有味，精神渐爽。忽又吐血甚多，其伯曰：恐干姜燥动其血。余曰：非也，今多吐者，早有停蓄，乃为积满之故也，皆由脾胃气虚，致不能传布，法当理脾健胃，大补中气，宣畅胸膈。又服数剂，而血渐止。乃与补中汤加麦、味、茯神、远志、怀山、熟地，兼服六味地黄丸加五味子、鹿茸而愈。

又治庠生闵晋士，年十六，患吐血甚多，诸医罔效，形神倦怠，懒于行动，乃舅谭秀才送来求治。余曰：童子未室，病何沉重致此？问前所服之药，一味滋阴清火，损伤脾胃，以致饮食顿减，胸中作痞，四肢无力。乃与加味补中益气汤以滋其化原，兼以摄血归经，又兼服理脾涤饮宣畅胸膈，六十余剂。继用归脾汤去木香、甘草，加五味子、肉桂、鹿茸，脾

肾两补而愈。

曾医恒裕李曜采，其年六十有六，为人公直，因店务匆匆，未暇省亲，每云思念亲恩，寸心如割。乃一日忽报老母弃世，仰天捶心，口吐鲜血，昏晕于床。医者不察病因，但据其形体健旺，主用三棱、莪术、黑丑、大黄等破血破气，寒凉肆投，脾胃大伤，胸腹痞满，咳嗽增剧，饮食大减，形神俱惫，举动艰难，留连日久，舌苔积粉，口吐痈脓，腥臭稠粘。医又曰：肺已坏矣，药不必服，速具衣棺可也。幸有屈、戴二契交者，不忍坐视，迫余治之。余曰：病者与仆交厚情深，恨当日不信余言，致害深矣，我亦无如之何也，今承二公美意，非不欲救余生，奈病沉危，恐不可及。乃勉强与以人参养营汤加附片、倍熟地煎服，一剂安眠熟睡，明日而人事稍苏，面上病色略退，俨有可生之象。连进十剂，饮食渐进。再服二十剂，行动自如，精神渐起。又与加味补中益气汤，兼服龟鹿地黄丸而安。三载后，因店务劳心，血又复吐，其势诚不可当，病者惶惶，人事困倦，形羸不堪，仍求余治。遂与洋参三钱，黄芪八钱，白术五钱，白片干姜（炒黑）五钱，炙甘草二钱。煎服二剂而血顿止。继服于极熟地一两，山药、山萸各四钱，粉丹、泽泻、茯苓各三钱，麦冬五钱，北味八分，历两旬而元气大复。若用真正官参更妙。

已上治内伤吐衄诸案，必多重用黄芪，昧者不知，予为畅发其妙。黄芪为诸药之长，本草冠之为首，如建中汤用黄芪治诸虚不足。《准绳》曰：血不足而用黄芪。黄芪味甘，加甘草而益气，此仲景二千余年之秘，故东垣补中益气汤中多用之，近世鲜有知其补气之功，补气即是补血，血从气中生也。经曰：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以甘益胃而生血，厥有旨哉。余思当归补血汤黄芪五倍于当归，而慧之

所以重用者，即此意也，敢以告之同志焉。

梦遗精滑

赵氏曰：治以肾肝为主。经曰：阴阳之要，阳密乃固。苟阳强不密，阴气乃绝。阴平阳密，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夫所谓阳强者，乃肾肝所寄之相火强也。所谓阴绝者，乃肾中所藏之真阴绝也。肾为阴，主藏精；肝为阳，主疏泄。是故肾之阴虚[①]则精不藏，肝之阳强则火不秘，以不秘之火，加临不藏之精，除[②]不梦，梦即泄矣。或问曰：何故不为他梦，而偏多淫梦耶？答曰：《灵枢经》淫邪发梦篇云：厥气客于阴器[③]则梦接内。盖阴器者，泄精之窍，主宗筋，足太阴、足阳明、足少阴、足厥阴之筋，与夫冲、任、督三脉之所会，诸筋皆结聚于阴器，而其中有相火寄焉。凡平人入房，而强于作用者，皆此相火充其力也。若不接内，不与阴气合，则精不泄。一接内，与阴相合，则三焦上下内外之火，翕然而下从，百体玄府悉开，其滋生之精尽趋阴器以泄，而肾不藏矣。若其人元精坚固者，淫气不能摇，久战而尚不泄，况于梦乎？纵相火动而成宵梦，梦亦不遗，此谓阴平阳秘，无病人也。今人先天禀赋原虚，兼之色欲过度，以致肾阴衰惫，阴虚则火动，相火之系，上系于心为君火，感物而动，动则相火翕然而随，虽不交会，而精已离其位，即客于阴器间矣，夜卧时，当所寄之相火一遇与接内时，与阴气相合同，故卧

---

① 虚：原作"绝"，据《医贯》改。
② 除：原作"有"，据《医贯》改。
③ 器：原作"气"，据《灵枢经》改。后同。

而即梦，梦而即遗矣。若肾不虚，则无复是梦，梦亦不遗也。故治是证者，先以肾、肝为主。或又问曰：阴虚火动而梦遗，服丹溪补阴丸以滋阴降火，则证与药相对，每依法服之，而不效何也？答曰：此未得丹溪之本义也。盖丹溪心法第一方，原以肾气丸为滋阴之要药也，今人不会其意，以黄柏、知母为君，概用坎离丸、固本丸之类，凡此皆沉寒泻火之剂，苦寒极能泻水，肾有补而无泻，焉能有裨于阴哉？独薛立斋发明丹溪之所未发，专用六味地黄丸以补肾，而治梦遗屡效，纵有相火，水能滋木，水升而木火自息矣。倘有脾胃不足，湿热下流者，以前丸为主，煎服补中益气汤以升提之。有用心过度，心不能主令，而相火代事者，亦以前丸为主，而兼用归脾汤。有命门火衰，元精脱陷，玉关不[①]闭者，急用八味、锁正丹[②]以壮真阳，使之涵乎阴精而不泄，此其大略也。

归脾汤

人参、茯神、黄芪、白术、龙眼肉各[③]三钱，木香、炙草各[③]五分，酸枣仁一钱，姜、枣煎服。薛新甫加当归、曲志[④]各二钱，亦妙。

昔赵以德云：予治郑鲁叔，二十余岁，攻举子业，四鼓犹不卧，遂成此病。卧间玉茎但着被与腿，便梦交接脱精，惟是悬空不着则不梦，饮食日减，倦怠少气。此用心太过，二火俱起，夜不得睡，血不归肝，肾水不足，火乘阴虚，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则精不得聚藏而欲走，因玉茎着物，厥气客之，故作接内之梦。于是上补心安神，中调脾胃升其阳，下

① 不：原作“下”，据《医贯》改。
② 八味、锁正丹：《医贯》作“八味丸，或用金锁正元丹”。
③ 各：原脱，据文意加。
④ 曲志：《医贯》作“远志”。

用益精生阴固阳之剂，壮水之主，近三月乃痊。

吴茭山有治遗精得法论云：一男子用心过度，遂梦觉而遗，多痰瘦削，诸医以清心莲子饮，久服无效。吴先生诊其脉[①]紧涩，知冷药利水之剂太过，致使阴气独降，服此愈加剧矣。余以升提之法，升坎水而济离火，降阳气而滋阴血。次用鹿茸[②]、人乳填补精血，不愈月而痊愈。

因思梦遗多[③]端，难作一途施治。

有因饮酒厚味，痰火湿热之人多有之，夫肾藏精，精之所生，由脾胃饮食化生而输归于肾，今脾胃伤于浓厚，湿热内郁，中气浊而不清，则气所化生之精亦得浊气，肾主闭藏，阴静则宁，今所输之精既有浊气，则邪火动于肾中，而水不得宁静，故遗而滑也。此证与白浊同。丹溪曰：白浊为胃中浊气下流，渗入膀胱，无人知此也。

又有欲念太过而致滑遗者，当从心肾治。但兼脾胃者，须兼脾胃治，多须审察。

有因用心积热而泄者，有因多服门冬、知母、黄柏、茯苓、车前冷利之药而泄者，有因久泄，玉关不闭而泄者。治疗之法：积热者清心降火，冷利者温补下元，肾气独降者当升提，使水火交而坎离定位。

以上二案，皆以肾为主，而兼治心脾也。独有一等肾不虚而肝经湿热火旺者，茎中作痛，筋急缩，或作痒，或肿，或挺纵不收，白物如[④]精，随尿而下，此筋疝也，宜用龙胆泻肝汤。张子和曰：遗尿闭癃，阴痿浮肿，精滑白淫，皆男子

---

① 脉：原脱，据《医贯》加。
② 鹿茸：《医贯》作“鹿角胶”。
③ 多：原作“一”，据《医贯》改。
④ 如：原作“加”，据《医贯》改。

之疝也。若血涸不月，月罢腰膝上热，足躄，嗌干，癃闭，而小腹有块，或定或移，前阴突出，后阴痔漏，此女子之疝也，惟女子不曰疝而曰瘕。

按：遗精有四，有用心过度，肾气不摄而致者；有因色欲不遂，精气失位，输精而出者；有淫欲太过，滑泄不禁者；有年壮气盛，久无色欲，精气满而溢出者。有小便出多不禁者，或不因小便而自出者，或乍出而其痒痛非常，如欲小便者。方宜辰砂妙香散：

辰砂妙香散

山药（姜汁炒）二两，人参、黄芪、茯苓、茯神、远志各一两，桔梗五钱，甘草、木香、辰砂各三钱，麝香一钱。合共为末，每服三钱，酒调下。或威喜丸大补元气为主，方称医手。

曾治汪少宰，患白浊，用补中益气汤倍白术，加茯苓、半夏而愈。后不慎饮食，大伤脾阴，肌体瘦削，不时眩晕，用八味丸补脾之母而痊。

又治陈思舜，不慎饮食，痰火湿热，白浊大下，告急延治。乃与补中益气汤，兼服六味地黄丸而瘥。

又治柴光禄，因劳伤，患赤白浊。遂与归脾汤而愈。

又治张思廷，小腹不时作痛，茎中出白淫。乃与小柴胡汤加山栀、龙胆草、山萸肉、川芎、当归而愈。

愚常以逍遥散加归、芎、山萸、山栀、胆草治前证，其效更捷。

舒驰远曰：余常见有虚寒之人，因黄庭火衰，真阳不能内守而竭于下者，则阳强势举，肾精倾泄，无可聊奈之极，医者无法可施，束手待毙而已。细绎其故，粗工仅知培补肾阳，但用附、桂、枸杞、桑螵蛸、茯苓、陈皮等药，而不重在中

宫之阳。始初即当重用黄芪、白术，则黄庭火种不致灭也，稍缓则无及也，而况不用者乎？且又有误用茯苓、陈皮泄其真气而开其孔道，以致关门不禁，精无统摄。若再误以为火，妄投寒凉，孤阳立绝矣。急当灸百会穴，温其上以升其阳，则阳自安而势自收。药中不可温补肾阳，愈动其火而更走其精。法宜重用黄芪、白术、人参、鹿茸温补黄庭，或补中益气汤加胡巴、故纸（用盐水炒）收摄肾气，益其气而举其陷，则肾自固而精自守，此一定之法也。

真阳发露者，或卫阳解散则多汗而为亡阳，或虚阳上越则面赤而为戴阳，或中宫阳去则能食而为除中，或孤阳下陷则火动而为下竭，总缘黄庭衰惫，不能统摄之故，务当亟早重用黄芪、白术，则黄庭有所主持，诸阳不致发露矣。

治　验

曾治魏孝廉，发热遗精，或小便不禁。诊其脉，右寸浮大，右关微弦，左寸关俱沉微，两尺俱迟而芤。余曰：此劳伤脾肾，俱属亏损。遂与补中益气汤合六味地黄丸料，煎服十剂顿愈。劝令多服补中益气汤以滋化原，兼服六味地黄丸壮水之主，至今不发。

又治王孝廉，劳则遗精，牙龈肿痛。余即以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白芍，并服六味地黄丸渐愈，更以十全大补汤而元气大复。

又治俞万顺，梦遗白浊，口干作渴，大便燥结，午后发热。余以补中益气汤加白芍、元参，兼服八味丸而瘥。

曾治雷监生，患茎中痛，或小便作痒出白津。余用逍遥散加半夏、茯苓、山栀、泽泻、木通、龙胆草，煎服二剂而痊。继服六味地黄丸壮水，永不再发。

曾治李文隆，便血精滑，或尿血发热，或小便不禁。余

曰：足下肾经亏损已极。遂以补中益气汤合六味地黄丸料，滋其化源而愈。

又治汤孝廉，遇劳遗精，申酉二时大热，其齿痛不可忍。余曰：此脾肾虚热。先煎补中益气汤送六味地黄丸，更服人参养营而瘥。

曾治春桥茂才魏表弟，禀性刚直，为人厚道，素患中气不足，遗精唾血。愚于庚午春诊之，右寸脉大于五部，惟左尺沉迟而芤。余曰：足下之恙，乃浊气下降，清阳不升，中州郁滞，脾失健运，黄庭衰败，不能摄血，兼以肾气涣散，或观书久坐，或作文用心，每劳必遗精，缘因茯苓、陈皮疏泄太过，一味滋阴，以至阴愈长而阳愈亏矣。春桥曰：分经用药，阳生阴长，既闻命矣，敢问治之当何法？答曰：明乎哉问也。乃用黄芪、白术大补中气，益智、故纸收司肾气，砂仁、半夏醒脾开胃，干姜、白蔻宣畅胸膈，使中州气壮，转运有权，肾气收藏，胸中之气肃然下行，再加煎当归、茯神、远志、枣仁安神益智，麦冬甘寒润燥金而清水源，五味子酸温泻丙丁而补庚金，更以鹿鞭大补肾阳，芪、术、参、茸温补黄庭，益其气而举其陷，则肾自固而精自守。再服龟鹿地黄丸，壮水之主，大补精血，可保长年矣。彼见余议病精确，依法调理而安。明年冬，以书谢我曰：三折妙手，俾得远近回春；万应仙方，普动亲疏诵德。弟不知何修而得遇此矣。沐恩愚表弟奇逢顿首。

甲戌冬，又因惊闻戚友家难，不忍坐视，代为忧郁，前证复作，偶因外寒，邪中章门，痛如刀插，人即昏晕，倒卧床褥，乃兄仓惶，急延予诊。按之六脉已伏，惟右寸浮大，乍有乍无。细察其候，脱证已具八九，刻不容缓，乃与逍遥散舒肝气，归脾汤解郁结，合煎一剂而苏。明早复诊，脉出如

常矣。以理脾涤饮加草蔻一钱，煎服二剂而安。春桥复问余曰：章门结块，痛似刀插，又兼麻木，人即昏晕而脉即伏，果为何证？余曰：宥乎哉问也，其理莫措，静而筹之，明日方得其解。麻乃血虚，木乃湿痰，皆脾肾经寒所致。缘君平日憨直善怒，怒则未有不伤心、肝、脾三经者也。理脾涤饮乃对证之方，兼服归脾汤解郁结，生脾血；补中益气汤壮脾胃，生发诸经；龟鹿地黄丸以滋补肾肝。汤丸并进，自必永寿。丙子秋，又书曰：弟自幼至壮，多病床褥，父母常忧不寿。庚午春，天以兄台赐弟一饮，妙剂回生，不独弟蒙深恩，即堂上白发亦暗自怡颜，以为弟身强壮，可以读书，稍慰于万一耳。沐恩愚表弟顿首禀谢。

曾医优生雷大壮，赋性端方，为人诚厚，素患遗精，缘因先天不足，中气大虚，虽自调养，究之治未得法。丙戌之秋，病卧床褥，脱证已具，举室仓惶，乃弟求诊。按之六脉沉微，右寸脉大而空，左尺迟细而芤。察其色，询其状，肾气涣散，屁无休息，尤兼下利，不能收固，心慌之极，自知其不可为矣。余哂曰：不妨，观子面白唇红，声音清亮，目精尚慧，生气勃勃，雷氏尚有福庇也，纵病虽重，吾药可解，子何忧哉？乃与黄芪、白术大补中气，砂仁、半夏醒脾崇土，胡巴、故纸收固肾气，怀山、芡实、莲子兜塞大肠涩以固脱。大剂多服，使精生神足，肾气收藏，元气自复。兼服龟鹿地黄丸加牛膝、虎胶壮水生津，强筋壮骨。如法调理，果逾月而安。

汗证遗精、自汗、盗汗

脉大而虚浮而濡者汗，在寸为自汗，在尺为盗汗。

自汗属阳虚，盗汗属阴虚。伤寒之脉，阴阳俱紧，法当无汗，若自汗不止，名曰亡阳，不治。

盗汗属阴虚，睡中而出，醒则止矣。当归六黄汤治盗汗之神药也。

当归六黄汤

秦归、熟地、生地、黄芪各五钱，川连、川柏、黄芩各一钱。

水煎，至酉时连煎二次服，应如桴鼓，否则功缓。忌油荤，尤须能自爱惜，见效甚。

补中益气汤

若内伤自汗，属阳虚也。法宜补中益气汤加熟附子、蜜炙麻黄根、浮小麦、老桑叶、姜、枣煎，黎明服之，其神效捷于影响。但升麻、柴胡必要蜜水炙过，制其勇悍升腾之性，又欲引参、芪入肌表，不可缺也。浮麦收汗，桑叶止汗，更不可少也。如左[①]寸脉浮洪而自汗者，心火炎也，前方倍参、芪，加麦冬、五味、川连；左关脉浮弦而自汗者，挟风邪也，本方加桂枝、白芍，阴不虚者，白芍不用；左尺脉浮洪无力而自汗者，水亏火旺也，前方重加生地，或重加熟地，尤须斟酌；右寸脉浮大而无力者，自汗不止，前方加五味、枣仁；右关脉浮洪无力而自汗者，前方倍参、芪；右尺脉洪大无力而自汗者，或兼盗汗，乃相火挟心火之势而上伐肺金也，又宜当归六黄汤。

自汗、盗汗，阴阳两虚之证，或睡或醒，时常出也，以补中汤去升、柴，加茯苓、白芍、熟枣仁、煅蛎粉，少加蜜炙知、柏，浮麦五钱，煎服。

---

① 左：原作“右”，据文意改。

按：前证汗出不止，肢体倦怠，用黄芪附子汤。上气喘急，盗汗，气短昏晕者，用参附汤。肾气虚弱盗汗，又兼发热，用六味地黄丸。肾气虚乏盗汗，恶寒者，用八味地黄丸。气血虚而盗汗者，用八珍汤加黄芪、知、柏少许，或十全大补汤、或归脾汤，酌而用之。阳盛阴虚者，用当归六黄汤。心肾虚弱者，六味地黄丸。

曾治黄孝廉，素勤学，因冠早，患梦遗滑精，发热盗汗，医以清离滋坎汤，唾痰见血，足热痿软。又与四物汤加知、柏，其汗更甚，促骑求治。六脉皆浮，余察其色，闻其声，问其因，知其病，即与补中汤加麦、味、茯神、远志、怀山、干熟地数十剂，兼服八仙长寿丸而愈。

芪　附　汤

黄芪一两，附片三钱。

治气虚阳弱，自汗不休，肢体倦怠。

参　附　汤

人参五钱，附片二钱。

治真阳不足，上气喘急，自汗盗汗，气短头晕。

姜　附　汤

干姜五钱，附子一枚。

治霍乱转筋，手足逆冷，多吐呕逆，自汗盗汗。

金锁正元丹

川蚊蛤（老的去虫）、茯苓各八两，巴戟一斤，故纸十两，肉苁蓉、胡巴各一斤，龙骨（火煅）、朱砂（飞净）各三斤。为末，酒糊丸。每服五钱，空心盐汤吞下，或甜酒兼吞服亦妙。

治真气不足，元脏虚弱，饮食减少，恍惚健忘，气促喘乏，夜多异梦，心松盗汗，小便滑数，遗精白浊，一切元脏

虚冷之证，并皆治之。

曾治同庚廪生王兰香，素好勤学，四鼓犹未卧，忽自汗梦遗，瞑目即泄，乃翁求治。予曰：此因勤劳，三阴受伤。遂与补中益气汤合六味地黄汤煎服，四剂而梦稀少，精神稍舒。乃依仲景法用芡实八两，怀山、生枣仁各十两，建莲子心中绿芽五钱焙干，和前药为末，米汤打为丸，梧子大，滚水送五钱，日二服。此方平淡之中，有至理存焉。盖心一动而精即遗，乃心虚之故，而玉关不闭也。方中山药补肾而生精，芡实生精而去湿，生枣仁清心而益心包之火，莲子心尤能清心而气下通于肾，使心肾相交，闭玉关之圣药。谁知莲子之妙全在心，俗医弃置弗敢用，良由所见不广耳。妙哉斯论，乃载在《大乘莲花经》内，医道所以须通竺典。生枣仁正安其不睡始能不泄，妙在与山药同用，又安其能睡而不泄。

治梦遗成劳者，每小便，桶内起泡盈桶，此肾水衰闭①也。以人山药花② 为末，用温酒调服三钱而愈。

余尝闻士子读书，辛苦勤劳，最宜节欲。盖劳心而妄想，又不节欲，则相火必动，动则肾水日耗，水耗则火炽，火炽则肺金受伤而变为劳。轻则盗汗自汗、梦遗精滑，重则咳嗽唾痰、吐血衄血。体旺者幸遇明医扶之即起，体弱者治之尤难，一遇庸医误投寒凉，轻者重，而重者死矣。冤哉！慧溷杏林五十年来，深知读书之苦心，洞鉴得病之情由。

帝君遏欲文云：未犯者宜防失足，曾行者急早回头，慎勿马到临崖，叹收缰之晚也。爱身惜命者，速宜猛省，自重如珠玉焉可也。

---

① 闭：怀清堂本作“涸”。
② 人山药花：存疑。怀清堂本作“红鸡冠花”。

心　跳　论

心跳一证，举世皆谓心虚，主用枣仁、柏仁、远志、当归以补心血，于法不合。心君藏肺腑之中，身居大内，安静则百体顺昌，否则百骸无主，颠沛立至，岂有君主跳而不安，百官泰然无事，治节肃然而不乱者乎？必无此理也。观仲景书中有“心下悸”，无“心跳”之说。若谓心虚者心跳，何以脾虚者脾不跳，肾虚者肾不跳耶？盖心下悸者，心下有水气；胁下悸者，胁下有水气；脐下悸者，脐下有水气，皆阴气挟水而动。法主扶阳以御阴，补土以逐水。彼以心下悸为心跳，然则胁下悸与脐下悸者又是何物跳耶？何其所见之不广耳？或曰：凡受惊而心跳，跑急而心跳者，非心跳乎？是则毋庸置喙。余曰：非也。盖惊则气散，跑则气伤，不过阳气受亏，阴气上干而悸，尚在肺腑之外，安能摇动大内乎？是理之一定者也。且要知病在气分，不可用血分之药，以犯仲景之戒耳。

辨肺痈肺痿论

咳唾脓血，腥臭稠粘，为肺痈、肺痿也。肺痈之证，面红鼻燥，咽中干涩，喘咳咽哑，胸生甲错；肺痿之证，口吐涎沫，饮一溲一，遗尿失音。二证之治法，以肺痈宜泻、肺痿宜补之外，均当滋阴清火，润肺豁痰。

愚谓所论一切甚荒唐也。肺为娇脏，岂可生痈？溃出脓血，肺已坏矣，尚可生乎哉？或曰可生，《纲目》且载有犯凌迟罪者，当日讯拷其背，肺被拷坏，溃而吐血，狱吏悯之，服以白芨末补长其肺，典刑时，见其肺上白芨末尚未尽化。此

更无理也，隔诸骨脊不能伤肺，何肺拷坏而骨不坏耶？且白芨由食管入胃，不由气管入肺，其讹显然矣。其所谓肺痈者，实由里燥协痰血而上，搏结而生臭也。胸生甲错，燥侵胸膈，上脘干燥，咳逆而刺痛者也。面红鼻燥，咽干喑哑，皆燥证也。法宜二冬、甘、桔、玉竹、蒌仁、川贝、鸡子白，俟其燥去津回，咽膈清利，仍当芪、术、参、苓、砂、蔻、星、半、二冬、甘、桔以善其后。又谓肺痿者，虚寒协痰血而上，郁结而作臭也；吐痰涎沫者，寒饮上逆也；音哑者，痰壅胸膈也；虚寒在下，溲便清长；肾阳衰败，甚则遗尿。法宜芪、术、参、附、姜、半、砂仁、白蔻、故纸、鹿鞭、桑螵蛸。其证皆与肺经无相涉也，何得谬名肺痈、肺痿哉？兹特辨之。

治 虫 论

虫生于湿，法属太阴，缘因脾脏虚寒则停食而生虫。药主扶阳补土，以逐其湿，兼用杀虫，其二义也。后人咸宗乌梅丸，谓虫得酸则伏，得苦则安。然黄连苦寒，损伤真阳；乌梅酸寒，滋津生湿，安能治虫乎？治虫之道，务当燥湿，竭力杀之而已，伏之何益乎？安之亦何为乎？

治 验

曾医谢生者，初患缩阳，服黄芪、白术合四逆汤而愈。但入事倦怠，饭量反加，善消善饥，食未久又索食，于是日食五餐，夜食二餐，凡三碗，出弓二次，通计一日所食过平时三倍，入事倦怠，不能起床，起则晕眩，此虫证显然。凡虚弱之人不能多食，食固难消，日食三倍，非虫何以消之？食愈多而愈倦者，饭为虫消，不能养人，反消耗其气也。起则晕眩者，虫因人动，扰乱而神昏也。方用芪、术各八钱，星、

半、姜[1]、附各三钱，以扶阳驱湿；因其病源从厥阴而来，用吴萸、川椒各二钱，加枯矾一钱以杀虫。服二剂，饭减如常，人能起床。乃减去枯矾，又数剂而愈。治虫之法，无过于此，其他诸药，皆非法也。盖明矾性凉，煅枯则温且燥，故能驱湿杀虫。凡治痰饮咳逆，于理脾涤饮汤药中，另用枯矾，饭碾成丸，服一二钱，屡见速效。治湿毒溃清脓、流水不干者，服枯矾丸亦可收功，盖屡试屡效者也。

门人问于夫子曰：吾师医太平乡之证，人皆称奇，弟子愿闻其详。答曰：晰理精深，难为不知者言也，今为子言之。其人因家难不决，数月一闷，忿怒不已，岁底归家，抱病不堪，神识不清，不知昼夜，欲寐不寐，惺惺达旦，医家为之安神开郁，病转加剧，求予诊视。脉微如丝，按之即绝。人事不知，饮食不下，翕翕微热，濈濈微汗，昏眩少气，欲言不出，且又兴阳强良不已，每夜将半，胸中攘[2]扰，而气欲脱，五更方安，日中亦然。客问曰：此病阳虚之极，何得肾阳复强？予曰：明乎哉问也。此乃孤阳下陷，为阴所逼，阳从下竭之证也。客又问曰：胸中扰攘，痰乎？气乎？予曰：窘乎哉问也，并无形迹，其理莫措，静而筹之，明日方得其解。其人抱闷终日，默默不欲人言，静而生阴也，浊阴壅遏胸中，冒蔽清阳，所以神识不清，且饮食不下，子午二时阴阳代谢，因其阴过盛，不容阳进，代谢之顷，故有此脱离之象。其所以不得寐者，亦为孤阳不得与强阴交也。然此证非外邪直中之阴，不可以附、桂等药驱而逐之，法当大补其阳，阳旺则阴消，阴消阳不陷，且肾火必自安，而阳亦自不兴矣。方用

① 姜：原作"人"，据怀清堂本改。
② 攘（ráng）：扰乱。

芪、术、参、姜、远志、白蔻，一剂而效，十余剂而安。

医案方论

百病之客乎人身也，必有因以客之。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不治其虚，安问其余？又曰：治病必求其本。诚万世之医旨也。假如发热脸红，烦躁，似有余也，然究其本，乃脾胃气虚不能传运，则虚乃其本也，理宜推扬谷气，助脾消化，方称医手，若徒从标攻伐，则内伤之患接踵而至。更如伤风感冒，头痛壮热，虽似有余，所谓邪气盛则实，实因卫气不固所招也，若纯用猛剂发散，则表气愈虚，外邪之乘虚而入，何时而已耶？更加咳嗽喘促，烦躁不安，肺气热盛，似有余也，细究其源，非水不能制火，即虚阳上浮，设从标理肺为事，治虽暂愈，而发愈甚。故凡外凑有余之证，即本经正气不足之时也，若不从源调治，正当不足而更不足之，虚者愈虚而危亡继其后矣。明通之士，贵乎顾本求源，杜危防险，则病根永绝，正气发生，其病全去，长年可保。慧自入杏林，迄今五十年矣，凡治伤寒外感一切虚实之证，均遵长沙公之法，分经治病；其余春夏秋三时之杂病，察其证见何经，即用何经之药以治之，百发百中。至于内伤诸证，其所用者，多以补中益气汤、理脾涤饮二方出入加减，以理脾胃。至于阴虚、阳虚，即以六味、八味壮水之主，益火之源。其余六君、四物、八珍、四君、十全、养营、归脾、独参、生脉、理中，对证用药，效如桴鼓。不敢私秘，敢以尽告同仁。

客问曰：先生治病则甚效，而用药则甚常，吾所见之方，多用补中益气汤、理脾涤饮、六味、八味等汤居多，余方少用，不过偶而用之，岂百病同一治法乎？余曰：子不观经曰：

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昔岐黄神圣，不过昭明阴阳盛衰，邪正虚实，胜负生克，此外无别论也。盖天地造化虽奇，而其阴阳则一，不外五行生克之用，其为真阳真阴之主者，日月是也。人身大小，强弱虽殊，而其安危修短，不外五脏盛衰之变，以血气为用而水火为根也。若将舍此而嗜奇，是欲达天地阴阳于五行之外，而谓生人另有脏腑水火之用耶？夫天人一体，造化不能奇而外乎阴阳，人生不能奇而殊脏腑，司命之士，岂能越脏腑水火之外嗜奇为事哉？况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病至危，元神已惫，一胜一负，理之自然，治病者，补正攻邪，尚虑不及，曷敢胡乱瞎撞，视人命如儿戏耶？夫医肇自岐黄《内经》，仲景立八味丸以补命门真火，是重先天之阳也；钱仲阳减桂、附名六味丸以治小儿，是重先天之阴也；李东垣重脾胃，立补中益气汤，是培后天化生之源也；朱丹溪补气补血，立四君、四物为主，助后天生化之用也；薛立斋以归脾、补中、养营、八味为主，先后二天，阴阳并顾也；赵养葵守六味、八味而互用，是先天阴阳兼重也；冯兆张法赵养葵立全真一气汤，以《医贯》包入《锦囊》书中。先贤博辑群书，不敢矜奇说、立异方者，亦限乎天人一理之常经耳。设天地阴阳之理另有一途，人身脏腑之间尚有异同，则数千载雄才叠出，何难创其说而垂后世哉？

古人凡用热药，多令饮冷，恐有假阳在上，一遇热药，必拒格而不得入，故使冷服，则冷遇冷相须而入，自不吐出，下咽之后，冷性既除，热性始发，假阳自平，诚哉良法！倘证纯是虚寒而无假阳者，尤须温进，若误饮冷，亦促亡阳，变生呃逆、泻泄诸候，至热性发时，功不掩过，已无及矣。故遇极虚极寒危候，而欲挽回垂绝，药中不可不少兼阴分之药，服药亦不可少存阴寒之性耳。纯虚纯阴，真热假热，宜细详

察，庶不致误也已。

夫附、桂二味，古哲不甚常用，而所用甚少，其效亦速，今人常用而且重，其效甚缓者，何也？盖因天地气化转薄，人与草木均禀天地以有生，况草木更假地气以成形，气化薄而力亦薄矣。凡人先天之气，即元阳之气也，元阳之气既薄，焉得不假桂、附之力乎？所以今人宜常用也。奈附、桂亦禀天地之气而力薄矣，witness 虽重用，而奏功甚缓也。况百病之生，莫不由火离其位也，而欲治人之病者，可不令火藏其源乎？

补药得宜论

夫虚者宜补，然有不受补者，非不受补，乃补之不得其法也，必须凭脉用药，不可问病执方。

六脉一部或大或小之间，便有生克胜负之别；一方分两或加或减之中，便存轻此重彼之殊。脉有真假，病有逆从。假如六脉洪大有力，此真阴不足也，宜六味地黄汤；右寸更洪更大者，八仙长寿汤。如脉洪大而数者，人谓阴虚阳盛者，用知柏地黄汤则误矣。如果真阳盛实，则当济其光明之用，资始资生，而致脉息有神，急徐得次，以循其常经矣。惟其真阳不足，假阳乘之，乃龙雷之火妄作，疾乱变常也，宜八味地黄汤加五味子、肉桂，助天日之阳光，以逐龙雷之假火，方内去附子。至若弦数、细数，则更系真阴、真阳亏损，宜当大剂八味地黄汤服之，以火济火，类既可从，承乃可治，火既制而阴易长也，况脉之微缓，中和胃之气也，不微而洪大，不缓而弦数，近乎无胃气之象，用此既补真阳以息假阳，复藉真火以保脾土，此补肾中真阴、真阳之至论也。更有劳心运用太过，饥饱劳役失调，以致后天心脾亏损者，设以根本

为论，徒事补肾则元气反随而陷，化源既绝于上，肾气何由独足于下，纵下实而上更虚也。

又若六脉浮大无力者，此乃中气不足，营阴有亏，而失收摄元气之用，宜于温补气血之中加以敛纳之味，如养营汤用五味子，更宜减去陈皮是也。

六脉沉细无力者，此元阳中气大虚，大宜培补中州，温补气血。盖脾胃既为气血之化源，而万物之滋补，亦必仗脾胃运行而始得，故古诸方药中必用姜、枣，即此意也。况中气既虚，运行不健，故用辛温于中鼓舞，使药力自行，药力不劳脾胃之转输，如归脾汤之用木香、十全汤之用肉桂是也。

如六脉迟缓甚微者，则元阳大虚，纯以挽救阳气为主，轻则人参理中汤，重则附子理中汤，不得杂一阴分之药。盖阳可生阴，阴可化阳耳。

如六脉细数，久按无神者，此先天、后天之阴阳并亏也，早服八味地黄丸，晚服人参养营汤去陈皮，或十全大补汤去川芎，生地换熟地可也。

如两寸洪大，两尺无力者，此上热下寒，上盛下虚也，宜八味地黄加牛膝、五味子，服至尺寸俱平。而无力则仍用前汤，另煎参汤冲服。

如两尺有力，右寸浮大而软者，此元气下陷，下实上虚也，宜补中益气汤升而举之。地既上升，天必下降，二气交通，乃成雨露，此气行而生气不竭矣。

先天之阳虚补命门，后天之阳虚温胃气；先天之阴虚补肾水，后天之阴虚补心肝。盖心为血之主，肝为血之脏，然更重乎足太阴脾也。夫脾者，营之本，化源之基，血之统也。且一方之中，与脉有宜有禁，宜者加之，禁者去之。如应用十全大补汤，而肺脉洪大者，则芎、芪应去，而麦、味应加

者也。盖川芎味辛而升，黄芪味甘气厚于味，故功专肺脾而固表也。

六脉无力，十全最宜。倘无力服参者，以芪、术倍用，只用当归，勿用地、芍。盖重在补气则当归为阴中之阳，地黄、白芍为阴中之阴也。

至于地黄一汤，依脉轻重变化，万病俱见神功。若六脉沉微，亡阳之证，暂所忌之。盖虽有桂、附之热，终属佐使，而熟地黄、山萸肉一队阴药，乃系君臣，故能消阴翳之火也。其熟地黄重可加至一二两，山萸只可用三四钱，盖酸味独厚，能掩诸药之长，况过酸强于吞服，便伤胃气矣。

此予姑取数端，以证变化之无尽，学者类推之，而自得其神矣。至于地黄汤以降为升，盖浊阴下降，清阳上升，凡一切虚损之病，固宜久服者也。补中益气汤以升为降，盖清阳上升，浊气降散，东垣先生特为虚人发散而设，不宜久服者也。

经曰：胃气弱而百病生，脾阴足而万邪息。又曰：脾虚食少，不能克化，补之自然能食，是则更有法焉。东方之雠木宜安，恐木实则侮土而賸张也。西方之子金宜固，恐子虚窃母气以自救也。夫少火实为生气之源，故中央之土虚则有补母之论存焉。许学士云：譬如釜中水谷，下无火力，其何能熟？王叔和云：房劳过度，真火衰弱，不能上蒸脾土，中州不运，饮食不化，痞塞胀满，须知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盛，上蒸脾土，土温自治矣。统而言之，脾具坤顺之德，而有乾健之运，坤德或惭，补土以培其卑监，乾健稍弛，益火以助其转运。此东垣兼甫以补土立言，学士叔和以壮火垂世，土强则出纳自如，火旺则转输不息，火为土母，虚则补其母，治病之常经也。世医不得其传，一味消导，麦芽、神曲、厚

朴、黄连，以为脾胃良药，因而夭枉者不可胜数矣。可胜悼哉！

余又常见服补养气血之药，久似乎日衰，改服疏利之药一二剂，而气血似乎顿长者，此非补养之误也。盖因补养之日久，生气既多，泄气反重，且粘滞太过，血则壅而不行，气则伏而不用，所以疏利一投，而气血宣行，前功顿见也。

又有服温补元阳之药，久而元阳似乎日困，后服清凉之剂，而元阳似乎顿壮者，此非温补之误也。盖如春夏发生长养，则气血流溢无拘，所以人多困倦，若非秋冬闭藏之气，何能为成实坚固之用耶？更凡一经或虚或病，而凡用或攻或补，重在一经为治者，其功虽捷，可暂而不可久也，久则胜负相争，反增偏害之势。

按：人有能食，食后而反愈倦者，何也？此胃不病而脾病也，故不能消化。其法当用六味地黄汤补坎水，加附子、肉桂补肾中之真火，以生太阴脾经之土，土得补而健运有权，则自然能消化矣。

又常见有人终日郁郁，全不恋食，勉强食之，亦觉相安，何也？此胃病而脾不病也。其法当补离火，以生阳明胃经之土，土健则饮食自旺，归脾汤是对证之的药。方中枣仁一味，色赤属火，味酸属木，炒热气香，香先入脾，故赤能入心，酸能入肝，香能助脾，此乃补木生火，补火生土也。又心生血，肝藏血，脾统血，三经同补，生生不已，此归脾汤之所以得名也。经曰：虚则补其母。由此观之，则是方更属补其母之外家也。

又尝见有人默默不欲食，食之则胀闷不安，此又何也？其人必中气不足，饮食劳倦，脾胃俱病也。法宜朝服补中益气汤以滋化源，加白蔻宣畅胸膈，砂仁、半夏醒脾开胃；暮服

八味地黄丸补少火以生脾阴之土，脾胃均得补而健旺，自然能食而消化矣。

又常见时医治脾胃之病，多谓肉黍所伤，又疑水谷之积，轻则神曲、麦芽，重则硝、黄、巴豆，克伐肆投，真气愈促。岂知隔一隔二之治法，其效虽缓，其益无穷。譬如渊深则流远，根深则蒂固。况真脏既得生气自相长养，饮食调和，五脏顺昌，则长有天命，何病之有？虽有微邪，我之气壮，何足惧之？偏胜之害乌有哉！慧以数十年之攻苦，参考诸家分经辨证，皆于寤寐神游中得来，敢以告之同仁，知我者，当不以为僭也。

大便不通

《金匮真言》曰：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故肾气虚则大小便难，宜于六味加苁蓉、前仁、茯苓，补其阴，利水道，少佐辛药开腠理，生津液而润燥。洁古云：脏腑之秘，不可一概施治。有热秘，有冷秘，有实秘，有虚秘，有风秘，有气秘。老人与产后，及发汗、利小便过多，病后气血未复者，皆能成秘，禁用硝、黄、巴豆、牵牛等药。

世人但知热秘，不知冷秘。冷秘者，冷气横于肠胃，凝阴固结，津液不通，胃气闭塞，其人肠内气攻，喜热恶冷，宜以八味地黄丸大剂煎汤饮之即愈。或用半硫丸碾生姜汁，调乳香末下之。或海藏已寒丸，性虽热，得芍药、茴香润剂引而下之，阴得阳而化，故大小便自通，如遇春阳之和，水自消矣。然不若八味丸更神妙也。

予尝体悟东垣之论，不用东垣之方，如润肠丸、润燥汤、通幽散之类一概不用，惟用六味地黄丸料煎服自愈。如热秘

而兼气虚者，以前汤内加人参、黄芪各五钱立愈，此因气虚不能推送，阴虚不能濡润故耳。以上治法，予亲试之，屡治屡验，且又不犯大黄、桃仁、枳壳等破气破血之禁，可以久服，永无秘结，故特表而出之。

或问曰：何为不用四物汤？曰：四物特能补血耳，此是先天津液不足，故便难。经曰：大肠主津，小肠主液。又曰：肾主五液。津液皆肾水所化，与血何干？故不用四物汤。

又问曰：如干结之甚，硝、黄亦可暂用否？曰：承气汤用硝、黄，乃为伤寒从表入里，寒变为热，热入三阴，恐肾水干枯，故用硝、黄以逐去外邪，急救肾水。余独禁用者，乃是论老人、虚人及病后人，肾水不足，以致干枯，若再用硝、黄等药以下之，是虚其虚矣，今日虽畅快，明日必愈结，再行下之，卒不能通矣。倘患此证者，当劝慰之，勿令性急，以自取危殆。况老人后门固者，寿考之征自是常事，若以六味常服，可以永保无虞。

小便不通

溲尿不通，非细故也。小腹急痛，状如覆碗，奔迫难禁，朝夕不通，便令人吐呕，名曰关格，呕证一见，便难救矣。世人一见此证，用五苓散不效，即束手待毙。若盐熨丹田，蝼蛄、田螺罨脐之法，抑末也。

若津液偏渗于肠胃，大便泻泄而小便不通者，宜五苓散分利之。若水停心下，不能下输膀胱者，亦宜五苓散渗泄之。若六腑客热，转于下焦而不通者，用益元散以清之。若气迫闭塞，升降不通者，宜升麻以提之，或探吐之，譬如水注之气，上窍一开而下窍自然通也。

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又曰：三焦者，决渎之官，水液出焉。可见膀胱但能藏水，必待三焦之气化方能出水。有服附子热药太过，销铄太阴肺经，气所不化，用黄连解毒汤而通者；有用茯苓陈皮甘草汤送下木香、沉香而通者，此皆气化之验也。

以上治有余之法。至于不足之证，乃虚劳汗多，五内枯燥，脂腴既去，不能生津，膀胱中原无水积而欲通之，如向乞人而求食，穷而益穷矣。故东垣分在气分、在血分而治之，以渴与不渴辨之。如渴而小便不利，此属上焦气分，水生于金，肺热则清化之源绝矣，當于肺之分助其秋令，水自生焉。如天令至秋白露降，须用清金之药，如生脉散之类为当。又有肺虚者，盖因饮食失节，伤其胃气，陷于下焦。经云：脾胃一虚，令人九窍不通。用补中益气汤，以参、芪甘温之品先调其胃气，以升、柴从九原之下而提之，则清升而浊自降矣。清肺者，隔二之治也。补脾者，隔三之治也。东垣虚则补母之妙用，类如此。此皆滋夫后天之化原者。如不渴而小便不利，此属下焦血分。下焦者，肾与膀胱也，乃阴中之阴。阴受热，闭塞其下流。经曰：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若淡渗之药，乃阳中之阴，非纯阴之剂，阳何以化？须用滋肾丸，此气味俱阴，乃阴中之阴也。

至于真阴、真阳虚者，东垣未之及。真阴虚者，唯以六味地黄丸补肾水，滋肾丸又所当禁；真阳虚者，须用八味地黄丸以补火方为合法。

至于转筋喘急欲死，不问男女、孕妇、产妇，急用八味地黄丸料煎，缓则不救。或疑附子辛热，不敢轻用，岂知肾气虚寒，冰冷冰冻之义，得热则流通，舍此更有何物直达膀胱，而使雪消春水来耶？

丹溪云：予治一老人，患小便不利，因服分利之药太过，遂致秘塞，知其胃气下陷，遂以补中益气汤一服而通。因先多用利药损其肾气，遂致通后遗尿一夜不止，急用八味地黄丸料加益智、故纸煎饮，然后已。凡医之治是证者，未有不用泄利之剂，谁能顾其肾气之虚者哉？予故重为世戒也。

治　　验

曾治一人，二便不通，余令以牙皂炮枯，研细末三① 钱，调稀粥饮下，立通。

曾治梁世琦，因病后服附、桂热药太多，消铄肺气，小便不通。医家又用四物汤加厚朴、猪苓、泽泻，则胀满加剧，凑上胸膈，膀胱胀满，喘促不宁，告急求治。余曰：足下是有余之证，乃附子热药之误也。用芩、连、知、柏、桔梗、栀子、茯苓、甘草、去白陈皮水煎，调沉、木二香末子服，一剂而小便行通如常。继服六味地黄汤加麦冬，四剂而安。

曾治江多才，年七十有六，患小便滴沥，脐胀异常，医用破血之剂，胸膈膨胀，人事昏晕，喘促无宁。余曰：此非血蓄膀胱，何用破血为哉？医误之矣。仲景有云：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病在气分，不当用血分之药。此是蓄尿过满，胀翻出窍，以致尿不得出，名为癃闭。吾用白蔻宣畅胸膈，砂仁、半夏醒脾开胃，肉桂化气，桔梗开提，生姜升散。令服是剂，且以手上拂其肚脐，使膀胱之气能转运，斯窍自顺而尿如涌矣。少顷，果自言松了大半而便下行，转瞬又行，则安然熟睡，睡起又行，腹消如故。即于前方中加参、苓、芪、术，数剂而安。

曾治吴盐商，患小便不通。余以加减禹功散，用去白陈

---

① 三：怀清堂本作“二”。

皮、桔梗、赤茯苓、泽泻、白术、木通、条芩、黑山栀、法夏各三钱，升麻、砂仁、甘草各六分，水煎服。少时以鸡翎探痰吐之而通。此方妙在兼用吐法，譬如滴水之器，闭其上窍则涩，拔之则水通流泄矣。余用此方，活人亦多，敢告同志。

曾治黄学畲，小便闭塞，医用寒凉之药过多而不通者，是元气虚而不能输化也。余用补中益气汤加泽泻、肉桂化气而通。继服六味地黄丸加麦冬，至一年而体健。

又治一人，小便淋沥不通。予以六味丸料倍茯苓、泽泻而通。

又治一人，体肿喘嗽，小便不通。与之补中益气汤，兼服金匮肾气丸而安。

曾治老农田子有，患小便不通，小腹胀满。经云：此证宜急治，缓则杀人。余用连根葱白一斤，捣烂炒热，入寸香三分，以布裹分作两处，更换熨脐下即通，遂煎服六味地黄丸料二剂而安。

曾治骆欣，患伤寒小便不通。余以皮硝少许，水煎化，用新青布蘸水搭脐上并小便上，顷刻立通。诸药不应，此可治之，男女同法。

曾治一龙姓，大便闭结不通。余用大黄、皮硝、牙皂三味，等分水煎，一服立通。

又治一人，患前证。余用大黄三钱，皮硝五钱，好酒一碗，泡化服之，立通。

又治一人，患前证，以皮硝五钱，热酒化开，澄清去渣，入香油四五茶匙，温服立通。

曾治成老人，阴痿思色而精不出，小便涩痛如淋。余以八味地黄丸料加前仁、牛膝而安。后遇大小便牵痛，愈痛愈

欲，愈便愈痛，以此方服之最神。

曾治郭平，大便闭结。余用不蛀皂角，安瓦上烧于马桶内，令患者坐上，薰其便门，立通。

曾治一人，患前后不通，胀满闷乱。余以甘遂末水调敷脐下，以甘草节煎汤饮之，小水来如涌泉，少顷，大便亦通矣。

曾治一人，患证如前，关格胀满，命在须臾，又居穷乡，无处觅药。余令以独蒜烧熟去皮，微捣绵裹，纳下部，冷即易之，立通。

曾治一人，患二便不通。余用苦瓜蒂五钱，川乌、草乌、牙皂、北辛各三钱，胡椒一钱，麝香三分为末，吹入肛门内，立通。

歌曰：二便闭结甚难医，急炒盐来塞满脐，蒜片覆盐堆艾熨，利便良方少人知。

已上诸案，余系记用古方，屡试屡效，救危亡于顷刻，但要身体强壮者，方可用之。若富贵之人，多因内虚所致，尤须斟酌用升提之法，或补中，或八味，斯为至善，不可卤莽从事，以致有误人性命也。

卷　六

女科要言

语云：能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盖言审病认证之难也。何则？凡治病不外望、闻、问、切四法，然妇女见人，颜色每多娇羞，声音每逾卑小，则声不得其正，色不得其平，而脂粉从中，又不得任我之回详审视，则望、闻之法废矣。且病多不便之端，难为告语，欲诘其所以，询其所由，莫得一二，诊其脉气无定，纺绩织纴之余，脉因而动，月瞑嗜卧之际，脉因而静，而问、切之法又废矣。自非悉心观变，阐明至理，乌能临证别有一种元机，遍见五内而方药得当哉？然男妇之病，不外性情之邪正，由正而致病者，其病虽险而奏效亦速；由邪而致病者，其病虽浅而见功尤难。慧入杏林，阅历有年，常见德性温良、举止端庄之妇，孝敬公姑，相夫教子，勤务女工，厨灶井臼，鸡犬桑麻之事，俱皆一一尽善，此女中君子也，必无灾病，偶或起居失节，饮食失宜，感冒风寒，亦易为治。若逆妒险恶，失敬失养，夺夫之权，罔尊凌卑，醉饱自耽，全无妇德，又见一等自不生育，不容纳妾，致夫绝嗣，此罪重恶极，天教病入膏肓，即有卢扁再生，亦难治疗。余痛识此弊已久，今于妇科篇首，因立医方，借作劝戒。至于分经辨证，按法治病，惟驰远之书，于妇科门中独步千古，余不揣谫陋，略为增补，附录之，以为后学广一津梁云尔。

《女科秘要》

调　　经

大凡经水不调，必皆因病而致，无病之妇，盖未有不调者也。经曰：女子七岁而齿；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时下，交媾而成孕；七七而天癸绝，地道不通而无子。乃天然不易，安有所谓经水不调者哉？盖为病所阻，营卫经输不能自裕，运行升降皆失其常，以至月事衍期，或前或后，不以时下，倘若不能分经辨证，按法治病，徒用调经诸方，非但经不调，病不除，而不死者几希矣，务必求其所以。致病之由，或为六淫外邪，或为七情所伤，或为饮食伤脾，或为痰饮阻隔，或本气多火，或多血妄行而经无常，或素禀虚寒，阳气不运而血滞，或经水短涩由于阴津枯涸，或崩中带下，或因脾胃气虚，凡此务宜审其病属何经，察其本气虚实，辨其寒热阴阳，确有所据，而后按法以治其病，而营卫经输各自流通，运行升降悉如其常，则经自调矣。所谓治其病正以调其经，上乘法也。

从来女科皆重在调经，谓经不调不能受孕，故专以调经为主。以愚观之，殊属不然，常见有子之妇，无论经水调与不调，皆能受孕；其无子者，并非五不女之类，虽月信如期，终身不产，此盖天地化育之妙，有不可得而知也。其调经之说竟可以不必，而治病之道必不可不讲，若病不除，非但不孕，命且危矣。予故谆谆曰：治病是其要诀也，推之安胎、催生，亦皆当以治病为要。其秘屡试屡验，其理可信可凭。女科诸书各形纰缪，予非敢私执臆说，创辟新奇，窃恐胶柱鼓

瑟，良多贻误。《南华篇》云：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同志君子，尚其鉴之。

六淫外邪，乃风、寒、暑、湿、燥、火也。天有六气，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害，淫生六疾。何谓六气？阴、阳、风、雨、晦、明是。风淫末疾，四肢缓急，风证也；阴淫寒疾，寒过则为寒证也；阳淫热疾，热过则喘渴，暑证也；雨淫腹疾，雨湿之气为泄，淫湿证也；晦淫惑疾，宴寝过节，则心惑乱，燥证生矣；明淫心疾，思虑烦多，心劳生疾，火证作矣。春秋前贤和氏已详言之，其为病各不相同，然要不外乎六经，以六经之法按而治之。更当察其本气，虚、实、寒、热、阴、阳则皆得之矣。

七情为病，不必穿凿于所因，统而言之，皆为抑郁愤懑之气阻遏胸中，以致饮食渐减，则生化之源渐窒，因而经水不调。法宜主宣畅胸膈，条达脾胃，收摄肾气。方宜黄芪、白术、茯苓、远志、砂仁、白蔻、半夏、桔梗、菟丝、故纸，更当相其本气而为加减。

饮食伤脾，宜用芪、术、参、苓、砂仁、神曲。痰饮阻膈，宜六君加炮姜、草果。火邪迫血妄行，宜用生地、丹皮、桃仁、童便凉血活血，更加参、芪补气以统摄之。素禀虚寒者，宜用参、芪、白术、姜、附、肉桂。若脾气虚弱，不能统血而为血崩者，宜用芪、术、参、茸、山药、芡实、故纸。

凡血妄行者，或上行而为吐衄，下行而为崩漏，均皆脾虚不能统摄所致，法宜大补中气，以固脾胃，此一定之理也。

慧常见妇女因月信来日不善调养，其六淫外邪乘隙而入血室，经期一至，血不下行，上逆吐衄，名曰逆经。余每用四物汤大剂，加大黄（酒浸）五钱水煎，入童便和匀温服。血热者，用生地一两；血寒者，去生地，熟地倍加。血止，然

后察其虚实调理。

曾治一妇，患奇证，每当经期，腹中痛连少腹，引入阴中，其经血不行于前阴，反从后阴而行，三日则腹痛诸证自已。次月当期，亦复如是。延予诊视曰：此太阴脾气虚弱，不能统摄少阴，真阳素虚，阴寒内结而为腹痛，侵入厥阴，则痛连少腹，引入阴中。其证总为三阴寒结，阻截前阴，经血不能归于冲任，而直趋大肠。宜用芪、术、参、苓大补中气，附、桂、姜、砂以驱少阴之寒，吴萸、川椒以散厥阴寒结，更加山药、芡实兜涩大肠，香附、万年霜（老瓦房前半面瓦缝内黑阳尘条，取来炒用妙）引导前阴，一定之理也。其夫依法调理数月，则经自调，乃未几而自受孕矣。

女科书或有调经先去病之说，然不能分辨六经，按法治病，如所载赤白带下、白淫、白浊、癥瘕积聚、痃癖、肠覃、石瘕诸证，但执一方而无可凭之理。诚恐贻误世人，余故作是书而明其要诀，虽僭越无似，实出于不得已也，否则，曷敢更置一喙哉？

经　　闭

经闭不通，各有所因，未有无因而经闭者也。从前女科诸书不能分经用药，所载方论概不足录。今酌定治病手眼，总在临证之际详悉审问，得其所因，确有所据，按法为治，其应如响 。

若其人阴虚火旺，精血短少，渐至干枯而经不行者，宜用地黄、阿胶滋阴养血，丹皮以泻血热，降真香以行血中之气，香附片以通其经，而经自行。

若其人阴盛阳虚，冷积胞门，而血不归经者，法宜附、桂、姜、砂以逐冷积，芪、术、参、苓大补阳气，使阴退阳回，而

经自行。

曾治龚云从之妇，经信两月未行，医用胶艾四物汤加红花二十余剂，则芒刺满生舌苔，腹膨作泄，人事困倦，身重恶寒，云从来寓求治。予曰：饮食减少，腹膨作泄，属太阴；人事困倦，身重恶寒，属少阴；苔刺干黑者，阳虚不能熏腾津液之所致也。方用芪、术、姜、附、砂、半、桂、苓、故纸。服六剂而身发大热，吾知其泄旦夕必自止。再三剂，其泄止矣，身热渐微，而腹中又觉大热，其夫恐附子太过。予曰：里阳来复，佳兆也。积阴可化，经当自通。又十余剂，而人事康复，饮食加健，膨胀俱消，舌苔尽退，经信行通如故。

有为精积一证，乃因经信当行，血海未净，而强与交媾，精与污浊互结而积于胞胎之中，以致阻塞，经闭不通，状似有孕而证不同。有孕之妇饮食喜恶不常，且腹中胎息汩汩微动；精积之证闷乱不安，饮食不下，腹无胎息可验，更当密问其夫果有此事与否，以凭用药，庶不致误。其法攻坚破结，方用糯米一两，斑猫十五个，同炒黄色，易斑猫再炒，去斑猫，用糯米、花乳石一两，石硫黄五钱，同煅烟净，取出研末；山羊血、甲珠、制硫黄、无名子、肉桂、黄芪、白术、人参各五钱，巴霜、红花、桃仁、降真香各三钱，飞净朱砂一两。虚寒者加姜、附五钱；火旺者去肉桂，加大黄、香附各五钱。已上共细末，吴神曲糊丸。每用开水送五钱，攻破坚结即愈。若用药不得其法，延至牢不可破，无能为也。

有为湿痰占据胞胎者，其腹渐大，白带常来，饮食非如孕妇，喜怒不常，且又无胎息可验，皆由脾胃素虚而生化之源为留饮窒塞，是以精血不行，兼之肾阳不足，不能化气，故痰踞之。法宜六君子汤加砂仁、草果、姜、桂、南星、香附，其痰自随白带长驱而下，其腹渐消，经信通而受孕矣。

通经之道，仍在治病调经门，言之已尽悉矣，兹不复赘。

安　　胎

安胎之道，法当求其动胎之故，未有无故而胎自堕者。其中或因脾虚气弱而不能载，或因纵欲伤肾而不能安，或因攀高，或因跌扑。凡此均宜大补元气，调理脾胃，用芪、术、参、苓、覆盆、故纸。若火旺，加阿、地、归、芩；虚寒者，加附子、姜、桂；若胃有寒痰，加炮姜、半夏；若呕逆，加砂、蔻、吴萸、丁香。若兼三阳外感，头痛壮热，表邪大盛，正气受伤，而胎痛不安者，则当分经解表，以去其邪而胎自安。若为三阴中寒，阴邪内攻，下利厥逆，腹中急痛，其胎必动，宜亟回其阳，以驱其阴，而胎自安。阳明内结，火邪入胃，铄竭阴津，胞胎立坏，外见恶热不眠，舌苔干燥，喷热如火，大便闭结，法当亟驱其阳，以救其阴，能治之于早，善自见机调养，不失其宜，胎亦可保。

曾医房婶，怀孕三月而患热病，求予药。吾见其口燥心烦，渴欲饮冷者，阳明里热也，法宜白虎汤以撤其热；汗出恶热，大便闭结者，胃实也，法宜调胃承气汤以荡其实；口苦咽干者，少阳腑证也，法宜黄芩以泻腑热；舌苔干黑，芒刺满口者，内火铄干津液，阴欲竭之徵也；腹微痛而胎欲动者，热邪逼及胞胎者。若不急行驱阳救阴之法，胞胎立坏，不可为矣。即用白虎汤合调胃承气汤加黄芩，一剂而热势略杀。再投一剂，泄下二次，结去津回，诸证皆愈，其胎立安。此但治其病，不必安胎而胎自无不安也。

曾见怀孕五月者，卒病中寒，头重如压，腰痛如折，厥逆恶寒，腹痛急而胎欲坠，法当急驱其阴，以救其阳，而胎自安。庸工不知分经辨证，但用胶艾四物汤数剂，其胎竟坠，

且殒其生。

又见怀孕七月者，漏下清水，时值秋分之际，燥令大行，乃为肺经受燥。医者不识，谬执成法，以为脾虚，而用芪、术、砂、半之药不效。又谓药不胜病，再加大剂十余服，水更加甚，而胎落矣。其后仍复下水，医谓小产后元气暴虚，更重用大补数剂，而证变喘促直视，口不能言。延予诊之，右寸洪劲无伦，面色焦槁，肌肤熯燥，鼻孔煽动，吾知其不可为矣。乃斥医者曰：子谓脾虚，何所徵验？盖脾虚者，当必自利不渴，今大便结硬，口干心烦，乃为秋燥伤肺，其气下迫胃中，津水长驱而下，而反用芪、术、砂、半健脾，愈助其燥而肺愈伤，今见脉动无伦，鼻孔煽动，乃肺气立绝之候，尚何可为哉？医者不能置喙，少顷气涌而死矣。冤哉！惜予遇之不早也。

明年九月，又有怀孕七月受秋燥而漏下清水者，其证与前死者无异，其家惧而求吾药。诊视之，依然右寸脉洪劲，皮色干枯，心烦不眠　吾用天冬、麦冬、玉竹、蒌仁、阿胶、鸡子白以清肺燥，　梗开提，甘草和中。一剂而效，五剂痊愈。可见安胎必当治病，病不能除，命且去矣，可不慎欤！

孕妇小便癃闭不通，女科书名转胞，谓气虚则胎下坠，压翻膀胱为转胞，因而胞系了戾（了戾者，纹细也），小便不通，法主大补中气。何其胡说也？胞为胎胞，膀胱为尿脬，并非尿胞。小便不通，关系出窍，于系何干？何必曰胞系了戾耳。小便不通，名曰癃闭，不宜骤补，法当宣畅胸膈而醒脾胃，使上焦得通，中枢得运，而后气化能行。方宜白蔻、砂仁、半夏、肉桂，加桔梗开提，生姜升散，俾转运之机乃得先升而后降。妄投芪、术、参、苓，壅遏不行，有何益哉？

观胎前诸证，惟恶阻一证为中脘停痰，可为定例。其有

子淋、子肿、子悬、子痫、子喑等证，皆有寒热虚实不同，务必察其根由，确有所据，而后按法用药，方为妙矣。女科诸方，中肯綮者鲜矣，吾谁适从耶？

〔附〕 **胎前预服良方**

炙黄芪、制白术各二钱，炙草八分，覆盆、菟丝子（俱酒炒）、白茯苓、破故纸各二钱，西砂仁、广陈皮各一钱，煨姜一片。水煎服。

若体虚者，加归、地；火旺者，去砂仁，加黄芩。此方并宜多服，自受孕以后，即服是药，不可停歇，俾元气足则胎自固，而无堕胎之患；内气充则产自易，而无难产之厄。且临产不受亏，产后必无病。胎元足，儿体坚[①]，此为培母亲之后天，即所以毓儿之先天上乘法也。

凡孕妇有病，必当及时治之，务令其病尽愈，元气康复，饮食加健，方无后患。切不可遗其病于产后，治之更难，甚且不救。慎之慎之。

催　　生

孕妇难产，亦各有所由来。怀胎十月，神完气足，必自力娩产。母无病，其产自顺。今既发动，儿已出胞，头已向下，曷为三五日不产，其中必有所因。或为气虚，不能运送，宜用芪、术、参、苓补气之剂；或为血虚甚而不流利，宜用发灰、阿胶、龟板；或为疾病侵害，以致难产。当按六经之法，分经用治，使病去而产自顺。医不知此，任用催生诸方，无端妄投，徒毙其生而已矣。

曾见产妇临盆，数日不产者，其证呕吐不止，腹中大痛，

---

① 坚：原作："生"，据怀清堂本改。

少气懒言，身重无力，此少阴证也。催生诸方不可用。吾用芪、术、附、桂、砂、半、炮姜、吴萸，一剂而呕止。但仍腹痛未减，依然少气无力，于是倍用芪、术，再投一剂，则腹痛止，而气力渐加，其产如达，母子俱无恙。

又医一证，发动六日，儿已出胞，头已向下而竟不产，医用催生诸方，又用催生灵符，又求灵神炉丹，均皆无效。延余诊视，其身壮热无汗，头项腰背强痛，此太阳寒伤营也。法主麻黄汤，作一大剂投之，令温服。少顷，得汗热退，身安乃索食，食讫豁然而生。此皆治其病而产自顺者也。

产　后　论

女科诸书医产后诸病，当以大补气血为主。此言虽得其大概，然有当补不当补者。而当补之中，又有分别，血虚补血，必当兼补其气；气虚者，必不可兼补其血；其气血两虚者，法当重在补气，盖阳生则阴长也。尝观女科诸方，往往偏胜补血，而又且兼重破血。然产后内脏空虚，必不可破，纵有瘀血，亦不必破，务在求其所以然者，是必因病而致。治法总当辨其寒热、阴阳、虚实，对证用药，使病去而瘀自行。不知治病，仅知破血，必杀之矣。

产后昏晕，不醒人事者，俗名血晕，主用破血，千古贻害。此为气虚阳脱，法当重用参、芪以固其脱。若兼厥冷，更加姜、附方能奏功。

又如血脱一证，乃为暴虚，不能统摄，法当大补其气，以固其脱。

此二证皆为气虚，并非血病，不可破血，愈伤其元。并不可兼补其血，以致阴愈长而阳愈消，速亡之道也。惟人参一物最妙，俗医云此物提气，又恐吊血，死不敢用，不知何

所本也？盖血脱者为气虚不固，惟参能固；瘀血不行者，多为气虚不能运行，惟参能行。此最妙者，能于临产时用参一钱以助内气，则易产，且无虚晕、虚脱之患。迩来参贵，可用鹿鞭切片二钱，水煨烂，入盐少许，连渣服。鹿鞭大补肾阳，其功效胜于参。

至有产后心腹痛者，多为中寒，女科书皆曰血气，亦主破血，不知法宜芪、术、姜、桂、人参、砂、蔻。若兼表证，仍当分经解表，合而治之，斯为至善也。所贵治病，病去而瘀自行。

曾医一证，产后而瘀未行，小便滴沥，脐胀异常，医用破血之剂三服，更加胸腹胀满，人事昏迷，喘促不能卧。余曰：此非污积。仲景有云：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此病在气分，不当用血分之药。盖为膀胱蓄尿过满，胀翻出窍，致尿不得出。吾用白蔻宣畅胸膈，砂仁、半夏醒脾开胃，肉桂化气，桔梗开提，生姜升散。令服是药，并教以手从上拂，而膀胱之气乃能转运，斯窍自顺而尿出。果如吾言，其窍通利，自言宽了一节，旋即又行，更觉舒畅，乃索食，食讫则安睡，睡起再行，腹消如故。于是改用扶脾健胃之剂，数服而痊愈。此所以小便不利而验其无血也。

又医产后一证，身重恶寒，饮食不下，大便泄，小便不利，腹中痞块作痛，庸工谬谓血气，用元胡四物汤加蒲黄服之无效，转加膨胀矣。于是再加厚朴、木香，则胀满加剧，凑上胸膈，喘促不能卧。予曰：其身重恶寒者，少阴证也；腹中痞块作痛，阴寒凝结也；食不下者，阴邪逼塞胃口也，且阴邪下奔而作泄；膀胱无阳，其气不化而小便不利。凡此皆为病在气分，彼妄投血药，阴愈长而阳愈消。又误破其气，则气亏而邪愈凑，其证危矣。吾用砂、蔻、姜、半宣畅胸膈，温

醒脾胃，附子御阴，肉桂化气，使上焦得通，中枢得运，而后气化行；桔梗开提，生姜升散，俾转运之机乃得先升而后降。一剂而小便通，胸膈略宽。再加芪、术，三剂而腹痛止，胀渐消，饮食加健，身复发热。其家曰：表见发热，何故也？予曰：真阳来复，休徵也。经曰：伤寒先厥后发热，下利必自止。再重加黄芪、白术而泄止，其胀更消。忽加口渴，腹中作饿，食未久又索食，其家恐服附、桂助起胃火，故能消食，商议改用清凉。余曰：不可也。经曰：脉滑而数，手足自温，渴欲饮水，饥欲得食，此阳进欲愈之证也。再加益智、故纸收固肾气，又二剂而身轻、腹胀俱消。再加覆盆、菟丝、鹿鞭兼补肾阳，数剂而痊愈矣，痞块消弭。终无血行下者，调理两月，经信行通如故。

曾见一妇，腹中有块作痛，医者因以行瘀未见血下，转增膨胀，更加槟榔、厚朴、木香、沉香，数剂而胀满加甚。庸工谬谓成血蛊矣，竭力破之，其胀弥坚，饮食不下。连更数手，皆为破血消胀，气涌息高而死矣。此病在气分，误用血分药之覆辙也。前条虽误，随即改用阳药，着着合法，病故愈。此则专从破血，恬不自悟，其遄死也，宜哉！

产后胞衣不下，多由气虚不能送运，方中必兼大补其气，否则非法也。

下胞衣方

人参，黄芪，白术，肉桂，山羊血，无名子，没药，苡仁，朱砂，楂肉，紫降香，制硫黄。已上各等分为末，饭碾成丸，梧子大。开水吞服五钱。

又方：用芡实叶大如盘者，取完全无破损，晒干备用。凡用一叶，扯作三块，水煎浓汁，酒和服，姜汤亦可，其胞衣即裂为三块而出。扯作二块，其胞衣即裂二块而出。此方得

之万天纯，屡试屡验。又闻临川世医黄在田下胞衣用红菱叶，用法与前方同，功效亦同，屡经试验。

凡用此方，必察其果为胞衣未下者，方可径用。若遇骈胎，产下一个，腹内稍停，因母气虚不能送，必俟母气来复，此等方药，切须仔细，不可妄投，恐伤儿命。

黎明入署，有洪元正薄莫问曰：吾姊于午间产一女，胞衣未下，特来求方。予问：此刻人事何如？曰：其腹仍大，不作胀痛，饮食有味，嗜卧懒言，別无所苦。予曰：此骈胎也。还有一个在内，故腹大而无所苦。若为胞衣灌血，势必浊气上干，而为胀痛闷乱，莫可名状。欲其饮食有味而安静，何可得也？此为气虚不能运送，观嗜卧懒言，骈胎显然矣。吾用黄芪、白术、苡仁各三钱，肉桂、半夏、益智各二钱，生姜一片，令即煎服，明早再看。次日元正来云：吾姊服药后即熟睡，至半夜又产一女，胞衣随落无恙。可见用药必当详察，不可忽略，此明验也。

乳　　病

乳汁不行，各有所因，或血弱气虚，不能生化，宜服参、芪、归、桂、乳香；脾胃虚寒，宜服芪、术、参、桂、砂、附、姜、半；或内脏多火，津枯血燥，而生化无源，宜用归、地、阿胶、橘核、苡仁、栝蒌仁之类；或因外邪阻滞，法当分经用药，以去外邪，则乳自通。如女科书所载通草、漏芦、猪蹄、涌泉诸方，皆非正理，不可用也。

妒乳、吹乳二证，女科谓因儿口气内外吹乳，则乳汁不行而成肿硬。此说荒唐，实为解怀乳子，外邪乘隙侵入乳房，壅塞乳道，肿硬而痛，闭久则溃，斯为乳痈。若初起未溃，宜

用白芷、半夏、桔梗、甘草、白蔻、乳香、生姜煎服；外用生南星、姜黄、白芷研末，砂糖调敷，内外兼治而散。若兼三阴，加附、术、姜、桂。若兼口渴、恶热、形色嫩赤、顶凸，宜加芩、地、栝、贝。若兼三阳表证，法当分经解表，更当看其本气，察其虚实，依法用药，自能中肯矣。

愚意穷乡僻壤，医药不便者，用蒲公英，路傍地角肥土多生，数叶一茎而花，一名黄花地丁草，俗名山莴苣菜，此乃毒疮要药，岐天师统治诸疮，余多用之，捣烂入甜酒一碗，温服，取渣包乳患处，效如桴鼓。

以上皆驱逐消散之法，不令外溃，无害乳房为妙。

若已溃成脓，又当重芪、术、参、苓、归、桂、乳香，极为排托，则乳房无损，日后有乳。

若已成溃陷，外用紫草一两，真麻油四两，浸三日去渣，将白蜡一两打碎于油内，漫火熬烊；另用白芷一钱，松香、降香各三钱，枯矾、轻粉各二钱，共研极细末，投油内搅匀。候冷，以小签子一块，挑起挞开，刮入陷中，上盖膏药，内服托药，排托收功。或者可冀侥幸，乳房不致有损耳。

乳岩一证，由脾胃素虚，痰饮停积，协抑郁之气而胶结乳下成核。此病在气分，不可用血分之药，如流气饮等方皆不中用。法主理脾涤饮开郁散结，方用六君子汤加石菖蒲、远志、南星、白蔻。若虚而寒者，更加姜、附。

乳悬一证，谓因产后瘀血上攻，两乳伸长，直过小腹，痛不可忍。其说荒唐无理，不可信。其方主用芎、归，皆不通，不足录也。

历代女科诸书可谓备矣，然而见理多有不确，用药鲜能中病，予不揣鲁劣，举女科之要而言之，盖欲学者不误于所往也，但于各证微发其端，而未详其治，务当熟读三百九十

七法，体备六经阴阳之理，则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否则，不但不得女科之要，并不足以言医也。

驰远舒先生苦心于医，发菩提心，运广长舌，特出手眼，并度金针，女科书另辟一境界，使学者能珍宝之，又熟体之，则举病即迎刃而解矣。予故摘录入是书中，便于参览以广其传。

调　经　论[①]

愚按：经曰：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又曰：二阳之病发于心脾（二阳：肚子、大肠），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故心脾和平，则百骸五脏皆润泽，而经期如常。苟或心脾受伤，则血无所养，亦无所统，而月经不调矣。是故调经当以理心脾为主也，学者不可不知。

丹溪曰：先期而至者，血热也；后期而至者，血虚也。窃谓先期而至者，有因脾经血燥，有因脾经郁火，有因肝经怒火，有因血分血热，有因劳役火动；过期而至者，有因脾经血虚，有因肝经血虚，有因气虚血弱。主治之法，脾经血燥者，加味逍遥散；脾经郁火者，归脾汤；肝经怒火者，加味小柴胡汤；血分有热，加味四物汤；劳役火动者，补中益气汤；脾经血虚者，人参养营汤；肝经血虚者，六味地黄丸；气血虚弱者，八珍汤。盖血生于脾土，故云脾统血。凡血病者，当苦甘之剂，以助阳气而生阴血。凡肝脾血燥，四物为主；肝脾血弱，补中益气为主；肝脾郁火，归脾汤加柴胡、白芍为

① 调经论：原缺，目录作“妇科”，今据文意改加。

主；肝经怒火，加味逍遥散为主。病因多端，不能悉举，智者临证详审可也。

治　验[1]

一妇人晡热，肢体瘦倦，食少无味，月经不行，或鼻衄，或血崩半载矣。医用清热、止血、顺气不应，更加寒热，且时欲作呕。余曰：此郁怒亏损脾胃，虚火错经妄行而然耳。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六味地黄丸，半载而痊。

一妇人素沉静，晡热，内热，月经不调，或一月、二月一行，或齿缝出血，或舌下，或咽喉出血碗许，如此年余，医与清热凉散药益甚。问治于余，余曰：此肝脾血热上行。先用加味归脾汤，后用加味逍遥散，兼用补中益气汤加麦、味、茯神、远志、山药、熟地摄血归源而经自调，前证如失。

一室女，年十七，腿外臁忽肿，起一红点作痒，搔破，鲜血如注，飞出小虫甚多。审察其由，每先寒热，两耳下或结核。盖外臁、耳下俱属少阳，胆为肝经之腑，肝主风热生虫，血得风热而妄行，肝火旺而出血，其少阳、厥阴，阴阳并虚矣。凡病虚则补其母，肾乃肝之母。余用六味地黄汤以滋肾水、生肝木，四物汤加柴胡、山栀、钩藤生肝血以抑风热而瘥。

传授灵丹

昔在武昌，超凡夫子曾嘱余曰：子今既游吾门，当知济人利己之法，吾于载籍中选择灵应丹头修合数料多年，用皆奏功，今以授子，其中神妙不可测度，宜虔心依法修制，磁

① 治验：原脱，据目录补。

瓶收贮，出入佩带身边，路途中可预防自己之病，亦可力救他人之生。但须诚心施治，不论富贵贫贱，酬偿听其有无，不可刻较锱铢，致遭殃咎，至于肆中售卖，尤妨平价。古人云：半积阴功，半养身子。其勉之勿怠。

遇　仙　丹（即神保丸）

广香、胡椒各二钱半，全蝎七枚，巴豆十枚（去油研末）。共为极细末，水打为丸，如火麻子大，朱砂水飞净为衣，每服三七粒。

此丹专治心腹诸气疼痛，及肺气盛、气喘、气噎、血积、宿食、面酒过度，俱用生姜、柿蒂汤送下。诸气中，惟膀胱、肾气、胁下三处气痛者最为难治，独此丹用小茴香酒下，效如桴鼓。

神仙万病解毒丹（一名太乙紫金丹，一名玉枢丹，一名紫金锭子）

雄黄、朱砂、麝香各三钱，川文蛤二两，山慈菇（去毛）二两，红芽大戟一两五，千金子仁（去油）一两。主人拣选上品药料，净室中精制。卜端午、七夕、重阳，或天月德、天医、黄道，先期斋戒三日，至期更衣、沐手、薰香，拜祷天地毕，将药称准，重筛七次，再和再研，糯米稀糊调和，软硬得当，人臼杵捣匀，光润为度，每锭一钱。随使用人外，一切忌见，猫犬六畜均忌。此方之妙，惟在洁身诚心；若一有草率，用之便不灵应。

此丹专治瘟疫、烟瘴药毒、虫蛊肿胀、河豚菌毒、自死牛马、一切诸毒，凉水磨下，得吐亦佳。伤寒阴阳二毒、心闷狂言、喉痹、喉风，冷水磨薄荷一小叶吞下。一切痈疽疔毒，及诸恶疮，无名肿毒，用无灰酒磨服，冷水调涂。小儿急慢惊风、五疳五痢、脾病黄疸、隐疹疮瘤、痘毒攻心，并用蜜水磨三分服。传尸劳治之能断根，治验详载三卷中。凡

病有疑似难明，即以此丹磨服，能治数十种杂证，用引各殊，详载《金鉴》及《保元》诸书中，兹不多赘。

沉　香　丸即百消丸

沉香、紫菀（不拘多少）、香附、灵脂各四两，黑丑八两（去头末）。老酒醋米糊为丸，梧子 大。每服六十丸，酌加，每饭后一时许，生姜汤送下。

此丸大能消酒、消食、消痰、消气、消水、消肿、消胀、消痛、消积、消痞、消块，消而不见，响而不动，药味平淡，奏效神奇。单用百消丸，实者宜之，虚人则忌。加沉香降气和胃，白蔻宣畅胸脾，不伤元气，病去而饮食如常，诚为良药。

前三方修合配制，务要精工得法，否则世人亦有知者，何以用之多不见效耶？

红　灵　丹

明雄、朱砂、礞石、火硝、月石各六钱，麝香、洋片各二分，佛金四十张。各制合研极细末，磁瓶收贮，勿令泄气，轻重量用。此丹或烧酒、冷水打丸，梧子大。

专治感冒、伤风、伤寒、伤暑，用温茶送五丸；慢紧痧胀，稍冷茶下；中恶、中毒、暴病、五绝，将此丹水擦牙，下咽即活，重者三五丸，勿多，过服冷水解；九种心疼、腹痛、哮喘、痰嗽，温茶送下；口热，少许轻擦；牙痛，碎一丸，放痛处；小儿急惊、五疳诸积、食伤饱胀、霍乱吐泻，用三丸或二丸，放舌尖上，和津嚼之，凡麻冷水吞，寒证用温茶；时证瘟疫，沿门传染，用银簪点大眼角中（男左女右）；能治一切痈疽疔毒，阴阳疮疖，痰核、痰疱，以及蜂螫虫咬，初起未陷，用葱头酒煎，加蜜开擦，阳疮加猪胆汁擦，吞三五丸即消；妇女月经或前或后，俱用黄酒送下五丸、七丸，取汗

立效；佩之在身，不染瘟疫；并治六畜染疫，均点眼角，点忌冷水。孕妇禁用。

四　季　丹

麝香二分，制乳香、没药各一钱，丁香八分，虫蜕一钱五分，朱砂、明雄各二钱五分，蟾酥二钱四分，茅山苍术二钱五分。

此丹专治外感寒热、瘴疠，似觉意似不快，取少许，嗅①鼻取嚏，随嚏而散。若犯紧慢痧胀，及膈证、红白痢疾、九种心疼，并腹痛一切难明之状，均用阴阳水少许调服。

以上五方，解毒通关，通治百病，真能起死回生。凡人居家出入，兴工动兵，及闽、广、云、贵，烟瘴时发，不服水土者，仕宦商贾，尤不可无。诚济世之良方，卫身之至宝也。目此五方者，尚其毋忽。

避瘟诸法

雄　黄　丸

治防温疫传染。

明雄一两，丹参、赤小豆（炒）、鬼箭羽各二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早空心温酒送下五丸。

避　瘟　丹

苍术，红枣。和丸烧之。或置床下，或薰屋中，亦能避疫。

透顶清凉散

白芷，细辛，当归，明雄，牙皂。共为极细末，磁瓶收

① 嗅（xiù 秀）：以鼻收气（吸药）。

贮听用，切勿泄气。每遇未患、已患之人，噙水口内，嗃鼻取嚏。否，再吹，必取嚏方止。如入病家，先以雄黄抹鼻孔内，或香油涂鼻孔，仍取嚏更妙。

化　金　疫

老医臧枚吉云：其证初觉，昏不知人，不治即死。急以生黄豆令嚼，其味甘美不腥臭，即是此证。速以河字钱一文，放人口中即化而愈。否，再放一文，有放至四文而愈者。

扣颈瘟治验

曾治汤思祖之妻，年五十四，其家富饶，三子二庠一廪，夫妇和谐，乃一日无故自缢，幸孙见救，问之郁郁不语，藏绳袖中，一见无人，即寻自缢。其子向余道其故，余曰：是病也，书有之名扣颈瘟。即求余治，乃与小柴胡提出少阳之邪，雄黄、香附、郁金开膻中之郁，去白陈皮、法夏破膈中之痰，羌活、细辛温肝驱风，丹参、赤小豆、鬼箭羽通心包络而兼泄火邪，生姜煎服。头痛身热大作，自出其袖中之绳，曰：谁纳我乎？语以故，恍然自失，曰：岂有此事。后再用发汗，兼散疫邪而安。

羊 毛 挣 疔

二证治法，大同小异，其证发热无汗，心内发热，口干呕吐，前后心孔生泡瘤，渐大，内有羊毛，不治立刻痛死。即用银针挑破，剔出毛净，蒙被取汗而愈。不应，用砂糖少许，

生姜三片　用武夷茶一撮煎服，忌腥冷。一法用青布蘸烧酒擦遍身，蒿杆水熏洗，亦可出汗。又一道人，传用黑豆、荞麦末和涂，毛落而愈，用时采择。后载有羊毛瘟痧参看。

神 鬼 箭 打

其证卒然昏迷，颠仆身痛，有青筋，以乱发搓痛处，是鸦发卷成团而硬，即用两宝浓煎服。不愈，加甘草。发不卷硬者非，另察其脉证在何经，即以何经之药施治之。

刘松峰云：凡挑刺挣痧无血，必用手极力捻之，血出即愈。如遇口噤不开者，用乌梅擦牙龈上，涎出即开。盖酸先入筋，木来克土，使牙关酸软则开矣。若用铁器撬之，恐其伤齿。

摘附《醒医六书·瘟疫论》

吴又可曰：疫病者，感天地之厉气。在岁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人触而即病。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其热淫之气浮越某经，即见其经之证。其始也，格阳于内，不及于表，故先凛凛恶寒，甚则四肢厥逆。阳气渐积，郁结而通，则厥回而中外皆热，不恶寒。此际或有汗，或无汗，在乎邪结之轻重也。即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是感邪在经，一汗而解。今邪在膜原，表虽有汗，徒损真气，即邪深入，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已溃，乃作大战，积气内自膜原以达表，振战出而后发热。此时表里相通，大汗淋漓，邪

从而解，此名战汗。若非大战，伏邪不能传表，虽有汗而邪不解也。故曰：邪未溃则伏而不传。邪离膜原谓之溃，而后方有传变，其变或从外解，或从内陷。外解者顺，内陷者逆。更有表里先后之不同，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胜于里者，有里胜于表者，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有表里分传者。谓之疫有九传，识此九者，其去病一也。

舒驰远曰：余按：疫有九传者，病人皆得其一，非一病而有此九也。证有表里轻重，而法之宜先宜后即出其间。其先表而后里者，此非表邪入里，乃膜原伏邪溃有先后也。先溃者先传，后溃者后传。若先传表者，则表证先见，宜先传表。表解已，而里证后见者，乃后溃之伏邪至，是方传里也。其先里而后表者，亦非里邪外出，仍是后溃之伏邪至，是方传表也。至于表里分传，亦是伏邪分溃也。其初用表药之时，亦不可不先看其本气。虚寒者宜加附子，火旺者宜加芩、地、石膏等药。用下亦然，元气虚者，承气汤中宜加人参、黄芪；阳虚者，宜加附子；阴虚者，倍用生地熬膏煎药。凡此皆法中之法也。其表而再表者，是方解其表，而表证复见，此亦伏邪以次第而溃也，故不妨再表之。其里而再里者，是下去其结，而腑邪复结，亦伏邪以次第而聚胃也，再一下之则愈。至于下后诸证，总在相其津液。其溃邪传表，身发热而脉续浮者，法宜分经解表。假若舌上依然干燥，气喷如火，则表药不可用，又宜白虎汤重用石膏、知母、甘草、粳米，倍生地以救津液，乃得自汗而解。其津干饮结者，栝贝养营汤：栝蒌实、知母、贝母、花粉、苏子、当归、白芍、橘红。阴枯血燥者，清燥养营汤：重用生地一两，花粉、归身、白芍、陈皮、甘草、知母，灯心酌加。里邪未尽者，承气养营汤：归

身、知母、厚朴、生姜、枳实，大黄生熟并用，生地倍加。本气虚寒，下后微恶寒者，又宜参、附以温补之，养营又所当禁，立法诚大备矣。而醒医六书，医家又不可不留心考究焉。

斑汗合论

吴又可曰：疫传气分，法当汗解；疫传血分，法当斑消；气血两传，法当斑汗并行而愈。此皆邪从外传，由肌表而出也。

斑有斑疹、桃花斑、紫云斑之殊，汗有自汗、盗汗、狂汗、战汗之异。然不必较论，但求其得斑、得汗为愈疾耳。凡外传为顺，勿药自愈。间有汗出不彻而热不退者，亦宜白虎汤；斑出不透而热不退者，宜举斑汤，用当归、白芍、升麻、白芷、柴胡、穿甲、生姜；斑、汗不得并行而热不退者，宜白虎汤合举斑汤。

舒驰远曰：余按：斑出不透者，举斑汤可主；汗出不彻者，白虎汤未可概主，是必津干口燥，大渴饮冷者，方可与白虎汤。不然，务宜分经辨证，按法用表药以发之，庶不致误。

药　烦

吴又可曰：应下失下，致伤中气，反投承气，额反汗出，发根燥痒，手足厥冷，甚则振战心烦，坐卧不安。此脾胃亏损，不能胜药，名曰药烦，急投姜汤即已。假令前投承气汤中加生姜，必无此证。

停药（用熨法，其效速）

吴又可曰：服承气汤，腹中不行，此因病久失下，中气

大亏，不能运药，名为停药。宜生姜以和药性，加人参以助胃气。

热结旁流

吴又可曰：内有结燥，日久失下，续得下利臭水，宜大承气汤荡除燥屎，而利自止。

舒驰远曰：广按：热结旁流之证，上实下虚也，法宜承气以荡上燥，合理中兼理内虚，单用承气不合法也。

大肠胶闭

吴又可曰：其人平素大便不实，设遇疫邪传里，但蒸作极臭粘胶，状若败酱，愈蒸愈闭，以致胃气不能下行，疫毒无路而出，不下即死，但得胶滞一去自愈。

补泻兼施

吴又可曰：证本应下，耽搁失治，火毒内壅，耗气搏血，外见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筋惕肉瞤，眩晕郁冒，目中不了了，皆缘失下之咎。今则元神将脱，补之则疫毒愈壅，下之则元气仅存一线，不胜其攻，两无生理，不得已而重加参、附于下药之中，或可回生于万一。

夺气①不语

松峰云：下后夺气，与失汗、失下不语迥别。不语，恶候也，服竹沥立效。

吴又可曰：凡疫证，下后中气大虚，神思不清，惟向里

---

① 气：原作“语”，据《温疫论》改。

卧，呼之不应，此正气被夺，危在旦夕，宜参、芪药补之。

蓄血发黄

吴又可曰：经气不郁不发黄，热不干血分不蓄血。治黄茵陈蒿汤，蓄血桃仁承气、犀角地黄、抵当等汤。

下后身反热

吴又可曰：应下之证，下后当脉静身凉。今反发热者，此内结开，正气通，郁阳暴伸，此不久自愈。仍有余邪未尽，当明辨表里，用法以消悉之。

辨达原饮[1]

按：刘松峰先生称吴又可为瘟疫科中之圣，其所谓疫证与伤寒不同，是千古只眼。余尝察其所以不同者，伏邪未溃之时，但觉人事恹恹，胸胁苦满，饮食无味，语言不清，心中郁闷，体倦神疲。然观先生所制达原饮方，其用槟榔、厚朴、知母、草果、黄芩、白芍、甘草诸药，皆不合经旨。何也？意者，先生学虽宏通，尚未知分经用药乎！夫膜原属少阳，槟榔、知母、厚朴皆走阳明，安能除少阳之伏邪？草果治悬饮，伏邪非悬饮；黄芩泻少阳腑热，此无腑热；白芍收敛，伏邪愈不得出，此方焉能中病？愚意当用柴胡开提少阳；胸胁苦满，饮食无味，用白蔻、半夏宣畅胸膈，醒脾开胃；人事恹恹，用人参以助内气，庶乎合法。

---

① 辨达原饮：原脱，据目录补。

寒疫治法[①]

舌苔积粉，满口布白，寒疫亦有此证。曾治王元双患寒疫，人事倦卧，饮食不进，满口布白，牙龈、上腭以及喉间皆无空隙。余验其证，舌上滑而冷，四肢厥冷，小便色白，其为寒疫也明矣，证与喉间白骨无异。即令浓煎生附汁，绵蘸频搅口舌。遂用人参、白术、茯苓、故纸、干姜、白蔻、生附、熟附，大剂煎饮二剂，温醒胸中冷痰，呕出碗许，而人事稍安。前药再投，冷痰渐活，布白渐退，旬日而痊。若是热证，则必心烦口臭，声音清亮，身轻恶热，又当斟酌于白虎、承气诸法，庶无差误。

至于膜原伏邪已溃，或从外传，或不从外传，而归结必入胃者十常八九，非若伤寒从表解者多，而入腑者恒少，此归结又不同也。然而治法仍不外乎分经辨证，发表攻里，养营清燥诸法，皆从伤寒门中脱化而来，乃深得错纵之妙耳。是则六书虽得瘟疫门中肯要，苟非熟习于分经辨证，又茫乎不识其肯要也。而六书论疫，专在胃腑，长于用下，更精于下。后嘉言瘟证三例，谓冬伤于寒，春必病瘟者主三阳；冬不藏精，春必病瘟者主少阴；既冬伤于寒，冬不藏精，同时发病，例于两感，乃谆谆于发表温经，而反鲜于用下。余尝验诸疫证，归结多入胃腑，或燥结，或胶滞，每每皆从下夺，此六书实足以辅嘉言之不逮也。然而尽辟温经，则又六书之偏也。迩来冬不藏精之人恒多，患疫辄兼中寒者有之。其始也，腹痛下利，头眩身重，厥逆恶寒，舌苔白润，服四逆、真武等

① 寒疫治法：原脱，据目录补。

汤数剂，其泄渐止，而大便转闭，舌苔干燥，口渴腹满，不恶寒，反恶热，急用大承气汤。其阴邪尚有未尽者，大承气汤中仍加附子，此固疫门之圆机，亦即可为定法矣，温经岂可尽辟？

大头瘟治法[①]

又有大头瘟者，头面腮颐肿如瓜瓠，虾蟆瘟者，喉痹失音，颈筋胀大；瓜瓤瘟者，胸高胁起，呕汁如血；疙瘩瘟者，遍身红肿，发块如瘤；绞肠瘟者，腹鸣干呕，水泄不止；软脚瘟者，便泄清白，足肿难移。已上诸证，必皆壮热头痛，舌干口渴，否则不得谓之瘟矣。嘉庆甲戌，郡中大疫，余曾治患大头瘟者数人，皆头面肿甚，目不能开，憎恶壮热，头痛烦躁，渴欲饮冷，乃用普济消毒饮解其表而清其毒；外以甜瓜蒂、赤小豆为末，嗃鼻取出黄水，以泻髓脏热毒，而头痛自止。再服前药数剂，俱皆得活。其余诸证皆未验过，喻氏亦未立法，他书有方，于理未畅，未敢轻试。以理揆之，仍宜察其本气，相其津液，验其寒热虚实，用法处方，自能中肯。

附：治温疫方[②]

夫仲景三百九十七法，乃万法之祖，诚能潜心体备，则治瘟疫乃余技耳，又何必六书为哉？然犹虑学者艰于触类也，故附录其大概，聊资启发云尔。

---

① 大头瘟治法：原脱，据目录补。
② 附治温疫方：原缺，据文意补。

普济消毒饮（一方无薄荷，有人参）：黄连、黄芩酒炒各五钱，陈皮、甘草、元参、青黛、连翘、马勃（注见喉痹门）、牛子、桔梗各二钱，薄荷、升麻各一钱。

三消饮（生姜引，水煎服）：槟榔，厚朴，草果，白芍，甘草，知母，大枣，黄芩，羌活，柴胡，葛根，大黄。

犀角地黄汤：犀角（磨汁）、白芍、粉丹各三钱，生地一两（捣绒，入水搅取汁，其渣入药同煎，和汁服）。

紫背浮萍，性专凉散，入肺经，达皮肤，能发瘟疫之汗，力较麻黄更胜。慧试验有年，取汗最神效。

起斑汤、消斑神效汤，见二卷斑证案。

清燥养营汤：生地，花粉，归身，白芍，陈皮，甘草，知母，灯芯。生地一两，捣汁，渣同煎，汁和服。

柴胡养营汤：柴胡，黄芩，陈皮，甘草，当归，白芍，知母，花粉，生姜，大枣。用生地如前法。

承气养营汤：大黄，枳实，厚朴，生姜，知母，当归，白芍。亦用生地如前煎法。

栝贝养营汤：贝母，知母，花粉，苏子，白芍，当归，橘红，栝蒌实。

柴胡清燥汤：柴首，黄芩，陈皮，甘草，花粉，知母，生姜，大枣。

黄龙汤：大黄，芒硝，枳实，厚朴，人参，当归，生地。

参附养营汤：人参，附子，炮姜，当归，白芍，生地。

按：大下之后，证见目瞑嗜卧，少气懒言者，真阳暴虚，元气亏损也。法主参、附以回其阳而补其气，切不可兼养其营。盖阳不能从阴，阴愈长则阳愈消矣。此法殊觉不合。

衄　　血

近闻军营患疫，半多衄血，诸药不应。余考伤寒感天地之正气，药宜辛温发散；瘟疫感天地之戾气，药宜清凉解热。二证治法天渊，不得其法，无怪乎其不应。慧数十年来，于丙寅、甲戌、癸巳遇郡属城乡市镇大疫，沿村阖户，传染者多。余治衄血，多用绿糖饮，或加姜、枣，活人多矣。

绿黑饮

方用绿豆（功力在皮，不拘多少），煮熟取汁，白糖调服。凡治诸疾，均用此方。无汗加浮萍三钱同煎，服之即汗。

按：绿豆甘寒，清热解毒驱瘟上品；洋糖同功，凉散疫热；姜、枣助少阳生发之气，逐疫速出膜原（少阳）。豆、糖二味，患疫者始终可用。渴则饮汁，饥则食豆，且又捷便。

甚者用两宝汤兼治。

两宝汤：绿豆多加，甘草、陈皮、僵蚕、蝉蜕四味酌加，井花水煎服。

按：两宝绿豆、甘草，各有清热解毒之功；陈皮调中理气，和营卫而不凝滞；僵蚕退热，能散疫毒风湿；蝉蜕轻清，易透肌肤，散风解热，能驱瘟疫，化为乌有。

二方药味平淡，奏功甚捷，可于瘟疫十传中加减消息之一助，以便穷乡僻壤，寒士征夫，仓卒无医，即用此法，亦可以渐次汗解。即有医药，此方亦可兼服，更能添助药力，以成厥功。经证未明者，服之亦概不犯禁忌。宝之宝之。

止鼻血歌

石榴花瓣可以塞，卜、藕二汁可以滴，火煅龙骨可以吹（龙骨能治九窍出血），水煎茅花可以吃（无花用根），墙头苔

藓可以塞，车前草汁可以滴，火烧莲房可以吹，水调锅煤可以吃。不止者，以粗纸十余层，井水浸贴顶心，熨即止。

罨 熨 法

昔人专治伤寒结胸，抑知瘟疫服药不效，六七日应汗不汗，觉心腹稍有闷痛，熨之立效。并治诸证结胸痞气，支结脏结，中气虚弱，不敢攻击，或药停，或才服药后，均以此法熨之，以散胸中实邪，往往大汗而解。此慧屡试屡验，百发百中者也。

生葱，生姜，生萝卜。

按：原方姜、葱各数两，萝卜倍之。愚意随证加减更妙。如表邪气滞，生葱为君；寒多者生姜为君；痰食凝滞，萝卜为君。若泛用各等分，或葱多加亦可。共捣勿过烂，烂则水多难包，入锅焙热住火，用布包一半，熨患处，冷则换锅中热的，轮流更换，觉熨热透为度，开通毛窍，汗出而愈。

摘选《痧胀玉衡》要略

（凡病防兼痧胀，诊视细心详察）

郭右陶曰：余考痧证，古人未有论及，后人稍有青筋之说，仍略而不详。至康熙癸未秋，燕都时疫大作，患者胸腹稍满，生白羊毛几茎，日死数千，竟不知为何病名，幸有海昌明经李君见之曰：痧也，宜用针挑出血而愈，缓则不救。于是城中就诊日以千计，皆随手而应。顷之证变为嗽，嗽甚轻，不半日而毙，时李君已出都矣。有知者曰：此亦痧也，用前法挑之亦得愈焉。

及至己丑、庚寅年间，痧证复作，乡村城市皆有，或为暗痧、闷痧、痛痧、落弓痧、噤口痧、扑鹅痧、角弓痧、盘肠痧，或又有因伤寒疟痢暨夫胎前产后诸证而兼发痧，甚有阖门被祸，邻里相传染者不可屈指。余尝临证救急有三法焉，如痧在肌肤，刮之而愈；痧在血肉，放之而愈。斯二者其痧尚浅，虽重亦轻。痧之深而重者，胀塞肠胃，壅阻经络，直犯心君，命悬旦夕，扶之不起，呼之不应，而痧胀已极难于刮放矣。呜乎！病邻于死，谁不伤心，非药救醒，乌能回生？则刮、放之外，又必以药济之。惟智者三法兼备，救生而生全其如。世人只知刮、放，少知用药，因而枉死者多。或有云诸书不载，非药可疗。不知载籍之内原有绞肠痧，有云青筋，有云中恶，此皆痧之散见诸书，但略而不详，且历代未有专家耳。夫痧有真头痛，朝发夕死，夕发旦死，记载头痛之条。痧有真心痛，亦夕发旦死，早发暮死，载在心痛之例。此二证者，虽属不治，若能见机于早，或从痧胀门中揣摹治之，或可挽回于无何有之乡。况痧有为头痛而肿胀，一似大头瘟；痧有为咽喉锁闷，一似急喉风；有为眩晕昏闷，倏焉云亡，一似中风中暑；有为暗痖沉迷，身体重痛，一似惊魂落魄。此皆势在危急，刮放不及者，非药将何以救之乎？且痧有头痛、寒热，类于伤寒；咳嗽、烦闷，类于伤风；与夫疟而兼痧，因痧而化疟；又有痢以痧发，痧缘痢生。而痧证百出，传变多端，更有吐衄、泻血便血，因痧而得者有之；更有大肿大毒，流火流痰，由痧而生者有之；或又有胎前产后，气郁、火郁、食郁、血郁，而痧之兼发者有之；或又有痧而手肿足肿，手痛足痛，连及遍身不能转侧者；或又有痧而胸胁肚腹结成一块，一似痞瘀，一似结胸者有之；或又有痧而吐蛔、泻蛔、食结、气结、血结者有之；或又有痧而心痛、胁

痛、腹痛、腰痛、盘肠吊痛、遍身疼痛，几不能生者有之。况痧又有内证所伤，将邻于死者．男方犯此，一似蓄血而血分之治法不同；女子犯此，一似倒经而气分之治法亦异。痧之为病，种种害人，全在医家望色、闻声、问因、切脉，真假认证的确，投药乃应。痧在肌肤，当刮即刮；痧在血肉，当放即放；痧在肠胃、经络与肝、脾、肾三经，当药即药。若痧气肆行，不拘表里，传变皆同，务宜三法兼用，其效捷于桴鼓。语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此慧屡经试验，敢为先生畅发其义焉。

痧胀看证法

治病必须凭脉，若犯痧胀，则脉不对证，证不合脉，或云痧筋为据，亦惟现外焉。夫痧胀有为食积、血痰阻滞者，或阻于上，或阻于下，或阻于左，或阻于右，或阻于两胁，苟非认证的确，求其中病也，难矣。治痧一见脉有不合，先看痧筋，次审气色，三听声音，四问犯病之由。其间或有食积、血痰阻于上、中、下、左、右各处之分，须细辨其病原，庶乎用药不误。凡痧脉有一部独异，有六脉俱异，而异之中，亦有阴阳、寒热、表里、虚实、脉息之神气可辨，并非一端可执，惟善医者审之。

放 痧 辨

客曰：子于痧也，有先用药而放、刮者，有先放、刮而用药者，舍放与刮，治无别欤？答曰：明乎哉问也。若犯太阳经，表证用麻、桂、羌活，里用五苓散；犯阳明经，表证用升麻、葛根，里用白虎、承气诸法；犯少阳经证，表用柴胡，里用黄芩。证有所犯，治有所宜。若气分有痧宜刮，血

分有痧宜放。至于脏腑、经络有痧，其人昏迷不醒者，宜急放、刮而兼用药疗之，何尝拘于一法耶？司命之士，神明其法以救人，庶无愧焉耳。

痧脉十二经辨

脉芤而浮者，手太阴肺痧也；脉芤而数者，手少阴心痧也；脉弦长而动者，足厥阴肝痧也；脉芤大而滑实者，足太阴脾痧也；脉沉细而动止不匀者，足少阴肾痧也；手阳明大肠之痧，类于肺而长；手太阳小肠之痧，类于心而细；足少阳胆之痧，类于肝而数；足阳明胃之痧，类于脾而紧；足太阳膀胱之痧，类于肾而浮虚；手少阳三焦之痧，脉必怪异。

痧证内伤外感辨

伤食之痧，脉多战动；伤血之痧，脉多芤滑；伤暑之痧，脉多洪滑而疾数；伤风之痧，脉多沉微；秽浊之痧，脉多变异不常；伤气之痧，脉多沉伏或形如雀啄；伤湿之痧，脉多沉细。痧证之脉，与诸证之脉不同。如伤寒、伤风之脉，一兼痧证，其脉必变，病必凶暴是也。凡遇杂证兼痧皆然。

痧证表里辨

痧之初发，必从外感，感于肌表。人不自知，则入于半表半里，故胸中作闷，或呕吐而腹痛生焉，此可刮、放而愈。不愈，选用荆芥汤、藿香汤。痧入于里，故欲吐不吐，欲泻不泻；痧痛冲心，则心胸大痛；痧毒攻腹，则盘肠吊痛，此可以放痧而愈。不愈，选用陈皮紫朴汤、棱术汤。

痧中于里，则痧气壅阻，毒攻心膂，立时发晕，放痧、刮痧皆不中用，强于发晕时放之，气血不流，即有些虚，不过

紫黑血点而已，此痧毒深而凶危立见。惟智者能审脉辨证，果系风、寒、暑、湿、燥、火、气血、食积、痰饮，审在何因而施治，候其苏醒，气血活动，然后扶起放痧，细心调治。倘或不醒，再用牛黄丸、三香丸、救苦丸，亦庶乎可以挽回此等危候，曲全其生，德莫大焉。

唇舌辨

痧者，急证也，不醒不言，心胸烦闷，将何以辨之？善治者先看其唇舌，舌黑者凶，黄者重，淡红者略轻，黄色者内热，黑色者热极。淡红色虽热，用药不可太凉。大小便宜通，放痧自愈。

咽喉危急，则痰喘如锯，先放其痧，急用薄荷、大力子、童便、山豆根，或兼用冰硼散吹之，余证缓治。

治痧三法

肌肤痧，用油、盐刮之，则痧毒不内攻。血肉痧，看青紫筋刺之，则痧毒有所泄。肠、胃、脾、肾、肝、三阴经络痧，治之须辨经络、脏腑，在气分、血分，则痧之攻内者，可消、可散、可驱。欲绝其病根，宜服断痧丸。

治痧当识痧筋

痧证轻者，脉固如常，重者脉必变异。若但据夫脉，不识痧筋，势必据脉用药，而脉已多变，则实病变虚，虚病变实，诚不可恃。倘脉证不合，认痧筋有无，有则据痧用药，无则据脉用药，尤须兼望、闻、问三法行之，方无差误。

放痧有十

一在头顶心百会穴，一在印堂，一在少阳两侧，一在喉管两旁，一在舌下两旁，一在双乳，一在两手十指尖，一在两臂湾，一在两足十指尖，一在两腿湾。凡痧有青筋、紫筋，或现在数处，或现在一处，必须用银针刺之，先去其毒血，然后据痧用药，治肝、脾、肾及肠、胃、经络痧，万不失一。要知痧者热毒也，或误饮热汤，则青筋、紫筋反隐而不现，即或见青筋、紫筋而放之，其血亦不流，并刮痧亦不出，何也？热汤之为害也。此当急饮凉水以解之，然后可再放而血流，再刮而痧出。或又有痧毒方发，而为食物积滞所阻，食积与痧毒凝结于中，即放之不出、刮之亦不出，食物积滞之为害也，此当先消食积，而再刮放。或又有痧毒瘀滞，热极血凝，而瘀血不流，阻于胸腹，故放之、刮之有不尽者，此当先散其瘀血，而后刮放。或又有痧毒方发，而兼遇恼怒气逆，怒气伤肝，则愈作胀，故痧气益盛，而放、刮俱难尽，此又当先用破气之药以顺之，而再行刮放，痧毒自尔消矣。如此，则治痧之法，庶乎以全，是在临证之细心审究耳。

刺腿湾痧筋法

腿湾上下，有细筋深青色，或紫色，或深红色者，肌肤白嫩方有紫红色，此即是痧筋，刺之方有紫黑毒血。其腿上大筋不可刺，刺亦无毒血，反令人心烦。腿上两边硬筋上筋不可刺，刺之恐令筋吊。若臂湾筋色，亦如此辨之。其余非亲见不明白，故不敢载。至有头顶心一针，惟取挑破，略见微血，以泄痧毒之气而已，不可直刺。其指尖刺之太近爪甲，虽无大害，当知虚人头眩。若应该刺，宜银针锋尖，微微入

内，切勿深入。

尝见放痧用铁针，病轻体旺者一针而愈，重者不惟不应，铁性有毒，防痧难解。慧涵杏林数十年，俱用银针尖锋，细心轻针，未误一人。又考银性最善，入肉无毒。余每刺痧，务要锋尖，乃可下手，盖不敢视人命如儿戏也。

刮 痧 法

背脊颈骨上下、胸胁肋、两背肩臂等处痧，俱用青铜钱蘸香油刮，或用牙刷子脚蘸香油刮亦可。头、额、腿三处之痧，俱用棉纱线或苎麻线蘸香油刷上刮之。大小腹肉内痧，用食盐以手量轻重擦之，其效甚速。

遍身肿胀痧

痧有遍身肿胀，乃误中时疫暑热恶毒之气，若再误饮热酒热汤，祸不旋踵。

治　　验

曾治长邑县令曹秉让米郡，患遍身肿胀，势在危急，吴友迫视。见其手足俱肿，将逮胸腹，诊之脉微如丝，视腿湾十指，青筋交现。命刺之出紫黑毒血，乃命冷服宝花散及桃仁红花汤，肿痛消而回县。

闷 痧

痧毒攻心，发晕，昏闷无知，一似中暑、中风等证者，然人不知觉，立时而殂，此痧之最急者。如略苏醒，扶起放痧，审证用药。如晕不醒，扶不起者，尤须详审，证在何经，用药灌醒，然后扶起刮、放，细心调理，庶不致乎误人。

治　　验

曾治长邑明经邓庚兄来寓谒见，发晕昏迷。余即诊之，两寸芤而散，余脉如常，重按歇指。此暑热秽气触犯心君。先与宝花散、薄荷汤，继与藿香汤冷服，觉醒扶起，速刺腿湾三针，用沉香阿魏丸、薄荷汤微冷饮之。稍愈，用四物汤调理而痊。

落　弓　痧

此证倏忽昏迷不醒，或痰喘不已，眼目上吊，形如小儿落弓证。此暗痧难识，必须审脉辨证，果是痧毒，辜身上凉热，唇上燥润，细心治之。

治　验

曾治泸阳汤时顺，首夏忽发热口渴，昏迷不醒，两目上翻。延余诊之，六脉微细而伏。先与宝花散调砂仁汤冷服而苏，扶起放痧，出紫黑毒血。继与救苦丹及大黄细辛丸调砂仁汤，稍冷服。又与防风散痧汤加金银花、丹参、山楂、莱菔子而安。

噤　口　痧

默默不语，语亦无声，形如哑子，此乃痧气壅盛，热痰上升，阻逆气管，故咽喉闭塞。治宜先放其痧，审肺、肾、脾三经之脉，而后推详余经，则问起于何时，得于何因，则病源自知矣。

治　验

曾治泸阳周长庚，忽患痧胀，心中烦闷，昏昏不言。延予诊之，左脉有力，右脉沉微。余曰：怒气伤肝，痧气阻塞肝经。刺腿湾紫筋三针，血流如注。又刺顶心、臂、指二十余针，乃与三香散、陈皮厚朴汤加元胡、香附，微温饮之而

愈。

霍 乱 痧

痛而不吐，名干霍乱。毒入血分，急宜放痧。新食，宜烧淡盐汤，入童便搅匀，三饮而三吐之；久食，宜消下结宜攻。痛而吐者，毒入气分，宜刮痧；视有青筋，宜放。总之，调和气血为主，山药、茯苓不可乱施，燥湿之剂俱在所禁，热汤、滚酒，切勿乱投，切嘱切嘱。

右陶治沈篆下，九月间患干霍乱，腹中盘肠大痛。放痧三十余针，用宝花散加大黄丸，清茶稍冷饮之而愈。

治 验

曾治庠生凌澜祖之母，患干霍乱，余即用烧盐探吐法治之而效。此案详载四卷中。

右陶治童敬桥之妻，患吐血腹痛，自刮痧，服阴阳水，其痛加剧。余用三香丸，微冷饮之而安。

绞 痛 痧

心腹绞绞大痛，或如石硬，或如绳缚，或如锥触，或如刀割，痛不可忍，轻者亦微胀闷，绞痛非常，放痧可愈。否则毒攻脏腑，有立坏之势。世有无知者，谓此宜听命于天，不可救药，不知多放痧数次，审证用药，亦可挽回。

右陶治贾公清，腹痛如绳绞。诊其脉，大而数实。放痧不应，乃与乌药顺气汤加大黄下积而愈。

又治何君雅子，暮春患盘肠绞痛。诊之脉伏。令刮、放痧，乃与沉香郁金散、棱术汤冷饮之稍愈。将晚，复绞痛异常，喊叫不已，又与细辛大黄丸，清茶微冷饮之，继用紫朴汤而痊。

头 痛 痧

痧毒中于脏腑之气，闭塞不通，上攻三阳颠顶，故痛入脑髓，发晕沉重，不省人事，名曰真头痛，朝发夕死，夕发旦死，速急刺破颠顶，出毒血以泄其气，药惟破其毒气，清其脏腑为主。痧毒中于脏腑之血，壅而不流，上通三阳头面肌肉，故肌肉肿胀，目闭耳塞，心胸烦闷，亦宜急刺颠顶及诸青筋，出紫黑毒血，药宜清其血分，破其壅阻为要。

右陶治张显如，患头痛发晕沉重，六脉俱伏。刺颠顶百会穴一针，余痧筋俱刺，少苏。复诊其脉，沉实而上鱼际，用清气化痰饮，冷服而安。

心 痛 痧

痧毒冲心，属之于气则时痛时止，痰涎壅盛，昏迷烦闷，此其候也，治宜刺手臂湾，服顺气之药为主。痧毒攻心，属之于血则大痛不已，昏沉不醒，此其候也，治宜刺两腿湾，服活血之剂为主，迟则难救。

右陶治郑延旦次子，心中暴痛，口吐痰涎，迷闷不能出声。诊之两寸沉而伏，关尺洪而紧。刺痧筋二十针，用乌药顺气汤四剂而安。

腰 痛 痧

痧毒入肾，则腰痛不能俯仰，若误饮热汤、热酒，必然烦躁昏迷，手足搐搦，舌短耳聋，垂毙而已。

右陶治黄敬宇内室，腰中大痛，强硬如板，误饮热酒，发热烦躁，昏沉痰壅。左尺虚微，右尺洪实，脉且歇指。此痧中于肾也。刺腿湾痧筋，仅有紫黑血点不流，用降香桃花散，

微冷服，腿湾痧筋复现，刺二针，血流如注，痧退痛减，调理而痊。

胁痛痧

不忌食物，痧毒裹食，结成痧块，入于胁作痛。且痧块变证多端，最为难治。治痧惟在初发，若不识痧，或误饮热汤，毒血凝滞，遂为慢痧。虽不伤人，亦成胁痛，瘀蓄既久，势必难散。

右陶治朱子佩内室，患身热、吐痰、胁痛，饮汤喘呕不已。左脉洪数，右脉似伏。余曰：痧也。刺腿湾痧筋二针，不应。令服童便，喘、呕稍减。乃与阿魏丸、大黄丸，白汤微冷下，三剂而瘳。

小腹痛痧

痧毒一入大小肠，腹大痛不止，形如板推，绞绞不已。治之须分左右二股，屈伸为验。

右陶治盛成均子，患小腹大痛，每每坐卧，左足不能屈伸，此手太阳小肠经痧也。筋隐不现，用木通汤微冷服四剂，方见左腿湾痧筋。刺二针，出紫黑毒血，乃与红花汤冷服，痧退调理而愈。

角弓痧

不治。

扑鹅痧

痰涎涌盛，气急发喘，喉声如锯，痛若喉鹅。但喉鹅之证喉内肿胀，若痧则有如喉鹅之痛，而无其肿胀。又形若急

喉风，但喉风之证痛而不移，痧则痛无一定。且痧有痧筋可验，喉鹅喉风无痧筋。临证之际，以此为辨耳。

治　验

曾治王子男，痰气壅盛，凶暴痛极。延予诊视，脉多怪异。余曰：此三焦命门痧也。阅臂湾手指筋刺十二针，腿湾二针，出紫黑毒血。乃用救苦丹、沉香郁金散，清茶冷饮之；外吹冰硼散。继与荆芥金银花汤，微冷饮之，二剂而愈。

曾见周龙生，喉痛之极，痰涎壅盛。余曰：痧也。不信，频饮热汤，至夕而殁。惜哉！

眼　目　痧

痧者，火证也。若犯痧，适与心君之火相合。故痧毒逆冲，每要防攻心之患。今少阴心君不受邪，逆犯厥阴肝母，故双目红肿如桃，甚则眼珠突出，最是凶险。然他证患目，惟在于目；因痧为患，必预觉心中烦闷，而目疾因之。设不知早治，则痧毒已参阳位，其火势炎热，轻则坏目，重则殒命。治宜先刺百会穴以泄痧毒之气，当放者放，当刮者刮，用清火、活血、顺气之剂加牛膝、石斛引火下行，斯为良法。

治　验

曾治汪名扬，心中烦热，头眩，两目红肿如桃，其痛不可忍，因饮热酒，眼珠突出，左目尤甚，是晚昏沉发晕。延余诊之，左脉微细无根，乃痧毒为害。放痧不应，乃用两宝、茜草、连翘、黑栀、枳壳、丹皮、赤芍、牛膝、石斛、草决明煎，和入童便，微冷饮之，眼珠方收，调理而安。

瘟　痧

寒气伏郁肌肤血肉之间，至春而发，变为温证，是为瘟

痧。又暑热伤感，凝滞于肌肤血肉之中，至秋而发，亦名瘟痧。但春瘟痧少，不相传染。至秋，瘟痧即多，互相传染，无分老幼。其发也，必恶寒发热，或腹痛，或不痛，似疟非疟；或气急发喘，头面肿痛，胸腹饱闷；或变下痢脓血。轻者牵延岁月，重者立见凶危。治宜放刮、消食为主，俟痧毒已泄，然后用和解调理之法。

治　　验

曾治杨和明，重九登高，忽寒热如疟，心腹绞痛，吐泻不已，六脉沉紧，是瘟痧为害也。用沉香阿魏丸，清茶微冷下。继与和脾宣化饮，入大黄二三钱合煎，微冷饮之。次日再服而愈。

盘　肠　痧

痧毒肆行，盘转肠胃，虽不疼不痛，苦楚万状，命在须臾，此紧痧证也。

治　　验

曾治张天元室人，患胸腹中气不舒畅，惟盘旋绞绞于胸腹肠胃中，喊叫几死，将近一日，时晚延治。余诊其脉，洪大无伦。余放指头痧二十余针，乃与救苦丹、沉香丸，清茶稍冷饮之。继与防风胜金汤加桃仁、红花，服之而安。

又治牛四美，患胸腹迷闷，作苦之极，自谓死无所逃，举室惶惶，迫予诊治。按之右脉俱伏，左脉洪大无伦。即放指头痧二十余针，遂与白矾汤冷饮二碗，吐去新食。继与蒲黄饮去姜黄，加莱菔子，微冷饮之而愈。

凡腹之痛急者，绞肠痧也。用干马屎（炒黑）一两，干黄壁土（炒枯）一块，淡黄酒一斤，煎服而安。余屡试屡验，其方案载四卷中。

咽喉诸证兼痧

咽喉肿胀，水药不入，古人刺少商穴。少商属肺经，刺之出血以泄其毒。治在一经尚能见效，况兼痧乎？凡诸经兼痧，或上或下，随经刺放，痧毒一去，继服药饵，外用吹敷，何惧兼痧有不愈者？

治　验

曾治从元孙仲子，犯喉痹证，脉细而数。视腿湾痧筋放五针，出紫黑毒血，外吹冰硼散，服清凉至宝饮减细辛，加射干、连翘、枳壳、牛膝、贝母，微温饮之而安。

口舌兼痧

口舌有痰，适因感触犯痧，痧证虽发在后，治之刻不容缓。即使口舌证凶，痧胀较之尤急，切勿先治口舌，而后刺放痧胀，以致有死生反掌之虞。

治　验

曾治徐四可，患重舌，苦不可言，连更数医不应，促骑求救。按之左寸沉细，右关无力。据证宜补，据脉宜凉，余知其有痧，令放腿湾痧筋十三针，出紫黑毒血。乃与清凉之味加川连，吹用引涎之药多加冰片，药以温凉服之，调理五日而痊。

耳痛痧

耳孔甚微，肿痛最苦，若兼痧胀，其势必甚，治法宜以痧为急，而耳痛亦易奏效焉。

治　验

曾治万鹤鸣，右耳肿痛，日夜不安。诊之脉微而紧。放

腿湾痧十三针，出紫黑血甚多。乃服清凉至宝饮减细辛，加射干、连翘、枳壳、牛膝、贝母，微温饮之而安。

小儿夜啼痧

治　　验

曾治邻右徐盈科二女，周岁时将夜半，忽然啼哭不止。余意必胸腹疼痛，恐其是痧。令伊母用刷子蘸香油刮之，痧起，不药而安。

又治胡怡泰子、二岁时更深啼哭，黎明不止。延余视之，腿湾有痧筋，现放一针，出紫黑毒血。乃与防风胜金汤倍加麦芽，稍冷饮之而安。

惊风兼痧

小儿患痧类于惊风，用药定惊而惊更甚。余常审此证候稍杂，细阅之有痧筋，即以痧治而安。

治　　验

曾治庄以恭次子，发热面赤，痰涎如锯，两目上视，昏迷之极，诸医不应。余在兴邑，回寓诊之，脉数急甚。乃与圆红散稍冷饮之，然后刮痧。痧起，用和脾宣化饮研细辛大黄丸，微冷饮之而愈。

筋骨疼痛兼痧

筋骨疼痛，多致延蔓终身，治之细审，或风或湿，或气阻血凝，或流痰流火。然治之有效，有不效，此必为暗痧相缠也，辨证者宜留意焉。

治　　验

曾治梁尔章，筋骨疼痛，卧床一载，诸医不应。延予诊

之，右脉微弦，左脉沉细。视腿湾痧筋放之，俟紫黑毒血流尽。乃与圆红散，微温饮之。继与蒲黄饮加五灵脂、天丁，温服四剂而愈。

痫证兼痧

痫，固疾也，患者防跌水火岩坎，否，往往有永寿者。治惟疏风、消痰、清热，或温补下元。世人鲜有知其兼痧者，临证宜详辨之。

右陶治盛昭元次子，患猪痫风六载，其脉浮紧而数。阅痧筋放之，脉乃平。即以沉香滚痰丸，微温汤饮之，遂果不发。

治　　验

曾治徐知州妾，犯羊痫风七载矣，已生二子，诸医不应。延余诊之，六脉紧伏不匀。视其手臂、两侧少阳穴有痧筋，现放之。乃与沉香滚痰丸，微温汤饮之，遂不再发。

痧证变吐衄亡血

痧毒冲心则昏迷，冲肺则气喘痰涌，甚则鼻衄，痧毒人肝则胸胁疼痛，入大肠则便血，入膀胱则尿血。此等证治，宜先清痧毒之气，顺其所出之路，则气顺而血和矣。设不知此，紧痧变在顷刻，慢则变成劳弱，或便血、溺血，难愈。

右陶治周瑞亭子，六岁，大便红。令其放痧，服散血消瘀之剂而痊。

又治潘国安，患鼻衄、泄泻兼痧。令伊服清凉至宝饮而痊。

小儿痘前兼痧

痘本先天，因时而发，必由外感，痧胀亦因时疫所感，而胎元之毒因感即发。凡痘未见点之时遇痧，必心胸烦闷，痰涎壅阻，昏迷沉重，此其候也。若疑似难明，看痧筋可辨，是痧即刺放毒血，而后用清理，则痧自退而痘自起矣。若痘点既现，触秽痘隐者，痘科自悉，兹不多赘。

右陶治夏子亮次子，蒲月发热，痰喘气急，四肢战动，两目无神，口热如炉，面有隐隐红紫细点，视腿湾有青紫筋两条。乃曰：两目无神，四肢战动，痘之候也；口热如炉，面色红紫，痘之热也；隐隐微点，痘之形也。但痰喘气急，腿湾有青筋两条，必痘兼痧而发。治宜先治其痧，后发其痘，则痘自起。用针刺出毒血，随用荆、防、连翘、红花、青皮、桔梗、枳壳、山楂、莱菔子一剂，微冷饮之，其痘即发，至十五日而安。

痘后兼痧

痘后中气大虚，有感必伤，尤贵保护。常见痘后收靥脱痂，安然无恙；一遇暑热所侵，或秽恶所触，即成痧胀，往往有忽然生变；人多认为热毒痘后移害，痘科不识，亦以为贸贸然，竟不知痧之为害也。

右陶治胡丹子，七岁出痘，脱痂光洁，饮食如常，行动如故已二十五日，忽然喊叫不已，发晕欲死，人皆以为痘后余毒。诊之六脉俱微细而伏。乃曰：痘后余毒，脉当沉紧有力，今微细面伏，若此脉证不合。视其痧筋，历历可指，刺出紫黑毒血，不应。乃与荆芥金银花汤合和脾宣化饮，稍冷饮之而苏。后小腹痛，变为痢疾，用当归五钱、楂肉二钱、酒

军二钱，入童便，微温饮之。稍安，仍用前药去酒军，四剂而愈。

胎前兼痧

胎前痧毒攻胎，可畏者，胎孕绞痛，宜防陨命。况痧有毒血攻冲胎中，胎孩嫩极，难于安静。安胎宜归、术、陈、砂，痧所大禁；痧胀宜破气破血，胎孕又忌。余常刮、放不应，活血用红花、两宝、丹参、益母草、真桑寄生消瘀而不损胎元，顺气用香附、陈皮、朴、砂、乌药行气而不伤胎气，散痧用荆、防、独活、细辛透窍而不动胎气，消食用曲、麦、楂肉、莱菔宽中而不伐胎性，采择稳当，用最神奇，皆从寤寐神游中得来。若痧毒势盛，权宜用克伐一二味，又恐于胎有害，余故反复踌躇，而不敢轻任也，高明酌之。

治　验

曾治俞光斗之妻，孕娠七月，闷乱不安，寒热交作。延余至时兼痧已发，脉尚未现，用药不应，更渐昏沉，如痴如醉。明早复脉，左脉俱伏，面色微黑，方知其有痧也。令视其腿湾果有青筋，刺六针，出紫黑毒血，稍安。乃与真桑寄生、红花、益母草、荆、防、吴曲、莱菔子煎汤，冲砂仁末调冷服之。继与小柴胡汤，用黄芩退少阳之腑热，加茯苓、归、地以健脾养血而安。

产后兼痧

产后用药，必须温暖；痧胀用药，独喜清凉，斯二证相反也。施治之法，毋执产后，亦毋执痧证，惟调剂得宜斯可耳。余制一法，散痧用独活、细辛，破血用红花、桃仁，顺气用香附、乌药、陈皮，解毒用紫花地丁，消食用曲、麦、山

楂。如产后利，用姜灰、肉桂温血，痧证大禁；痧利，荆、防散痧，连翘、薄荷清热，产后不宜；况痧胀急，尤重大黄、枳实、槟榔以通积滞，产后又禁，恐伤气分。产后服药宜温，痧胀宜冷。痧误用温，胀更加胀；产后用冷，瘀渐加瘀。余临证惟取微温之气，毋害产后，亦毋助痧祸。痧若凶危，微温之剂难于制之，重加童便消瘀清热，方保两全。同志者委曲调护，周旋其术以救人，诚能仰体。上帝好生之心，而亦自求多福之阶也。

治　验

曾治贡生梁尔常之侧室，产后七日，周身疼痛，寒热往来，昏沉之极。诊其六脉，乍隐乍现。视其中指、无名指稍黑，方知兼痧也。刺二指各三针，出紫黑毒血，臂湾一针，舌底一针，痧退。用归、术、地、芍，加桃仁、山楂、益母草四剂，寒热乃退，调补月余而元气康复。

倒　经　痧

经信来时，适遇痧发，阻经逆行，或吐衄，或肿胀，卧难转侧是也。肚腹不痛，亦为暗痧。若痧毒攻坏脏腑者，不治。

妇人隐疾痧

妇人隐疾，多有兼痧，最难认识，惟在审脉。倘脉不合，更当秘问其夫，方知病情，庶不致误耳。

治　验

曾治俞清庭室人，血淋半载矣，头面手足俱肿。诊之六脉洪大紧盛，热已极矣。因何头面手足俱肿，殆非痧乎？令其家老成人放痧筋二十余针。乃用解毒之剂，而肿痛俱消。继

用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调理而愈。

疟痢兼痧

夏伤于暑，秋必疟痢，痢疾初发，必先泄泻，肠胃空虚，虚则易于感触秽恶之气，时行疫痢，感触肠胃，均致痧痛。痢不兼痧，积去而痊，若一兼痧，势必绞痛异常。只治其痢，药必无效。余必先治其痧，兼治其积，则痧消而积易去，积去而痧可清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洵不诬耳。

至于疟疾为害，尚属缠绵，若一兼痧，更见凶迫。即令慢痧，不知治法，难于奏功；设遇紧痧，危亡立至矣。知疟有兼痧之害，可不细心审究哉？

治　验

曾治雷洪兴，痢血，日数十次，腹中绞痛，呕哕不食。诊之六脉，或迟或数，或时歇指。余曰：此秋痢兼痧也，恐防危殆。乃放痧时许，其痛略松。煎砂仁汤送阿魏丸，稍冷饮之。继与当归、楂肉、红花、枳实、赤芍、泽兰、青皮、槟榔、莱菔子，加酒军二钱，冲童便一钟，稍冷饮。二剂，痢转鹜溏而无红，诸证悉退。重用参、芪、苓、术、芡实、苡米、炮姜、建莲米、怀山药以兜涩大肠而愈。

曾治张天全室人，季秋患疟，发热痰嗽，烦闷口渴。诊之左三部微涩数甚。余曰：此疟兼痧之证。即放痧十二针，服散痧顺气、活血解毒不应。明日又复放痧，脉始弦紧。仍与前药，诸证顿退。继服柴胡双解散四剂，疟愈止。用消痰顺气药冲童便，服四剂而痰嗽如失。

吐蛔、泻蛔、蛔结兼痧

痧毒入胃，胃必热胀，蛔不能留，因上涌乘吐而出；或

蛔结腹痛不大便；或痧胀而蛔入大肠由大便出；或痧毒攻胃，而蛔死入大肠，与宿粪相结，腹中大痛，名曰蛔结。与伤寒吐蛔不同，治宜清其痧毒为主。

治　验

曾治蒋东升次子，心疼发热，口吐涎沫，吐蛔数条。诊之右关沉细而紧，余脉洪数。刺腿痧筋二针，微有紫黑血出。乃与连翘薄荷饮四剂，痧退而仍寒热往来，乃与小柴胡汤三剂而热退身安。

曾治汪多士长子，七岁，痧发痛极，头汗如雨。诊之脉芤洪数。放痧不出，刮亦不起。乃与细辛大黄丸微冷服。又用荆芥防风汤，稍冷饮之。明日痧筋自现，放之血流如注。仍服前药加大黄，下死蛔数条，结粪随下。其痛不止，痧筋复现，又复放之，仍服前药二剂而愈。

痧变肿毒

痧毒不尽，留滞肌肉腠理之内，积成肿毒，宜先刮放，用散痧解毒之药以绝其根，然后审其毒之所发，分十二经络、脏腑、阴阳、表里、寒热而施治。轻则消而重则托，虚则补而实则泻。肿者属阳，宜忍冬汤加引经药治之；白色不红，平肿不起者属阴，用参归化毒汤加引经药托之。毒有半阴半阳，用活络透毒饮加引经药透之，穿破之后，用神仙太乙膏贴之。若肿毒无脓，只有毒水流出，或脓少血多，用飞龙夺命丹研末些子，填太乙膏中贴上，拔去毒水脓血，后单用太乙膏贴之。毒口难收，用红肉散擦上。肉黑者用伐刀散，以棉花絮微掺之，即变红色，贴膏自愈。

右陶治姜云衢，遍身疼痛，背发一毒，黑烂痛苦。诊之脉沉微，指头黑色而恶热饮，此痧变恶毒，用冷围药而成背疽也。令

去其围药，放痧讫。候痧气已绝根，用参、芪、姜、桂、熟附子温托之。外敷以代刀散，黑变红色，贴太乙膏而痊。

治　　验

曾治曾荣先，暑月吐泻，腹中绞痛。余令刮痧，其痛即止。但两臂红肿而痒，遂与香薷饮服之，一剂而肿消矣。

羊毛瘟痧

予友自北归，云及北人胸前生白羊毛，治法用大青铜钱置患所，以陈艾绒放钱上，用细捻子烧之，即将瓦罐或竹罐盒之，立时收出汗水而愈。又一法，用手推臂上二筋，撮起掐紧一时许，揪之数次，亦能治痧痛。此二法甚为简便，可为穷乡僻壤无药治疗者广生一路焉。掐音恰，用两指掐住。

余出游，轿夫发痧，昏晕欲死，正仓卒无药，忽来一老翁告曰：可即透取烟油如豆大，放舌下，捧田水饮之。余然其言而依其法。翁又曰：此法不特治痧，犹能治毒蛇咬伤，以烟管烧热滴油擦患处，立效（后余试用，果验）。少顷，轿夫起曰：真灵丹也，我病去如失。翁忽不见，慧疑仙也，望空拜谢，轿夫遂能抬予回家。

小儿痧胀

夫痧有阴阳之辨，阴痧腹痛则手足冷，阳痧腹痛则四肢温。又有似寒非寒，似热非热，四肢懒动，不思饮食，或因水惊激，或感冒风寒。宜用青布蘸热水搭膊，将苎麻线频频刮之，候紫红色出为度。甚者，将两手自臂捋下，令血聚指头，用银针轻轻刺十指背近爪甲一分处。或视其身背有红点，以灯草蘸香油燃灸之，开通腠理，使寒邪易散，血气流通，其病自愈。

火　龙　丹

明雄、焰硝等分。共研极细，磁瓶收贮。

治小儿心腹、腰背痧痛，及一切患痧痛，每用银针挑少许，点大眼角内，男左女右。

附：小儿撮口、噤风、脐风

（三证名异，受病则同）

余于幼科虽未专习，而阅历亦多，余每见小儿初生患此三证，不数日而夭亡者比比皆然。慧深悯之，乃考其因。

撮口者，舌强唇青，啼声不出，齿龈上有小泡子，似粟米状，急用温水蘸熟青布裹指，轻轻擦破，口开便安。甚者用真牛黄、苦竹沥调匀，滴入口中，神妙之极。

噤风者，口噤不开，啼声渐小，舌上聚肉如粟米状，吮乳不得，上腭必有点子，以指甲轻轻刮破，即服定命散。不应，用生南星末和龙脑紫苏叶一张，入生姜汁蘸指上，擦大牙龈，其口立开。

脐风者，多因断脐时因风湿所乘，或胎元有热毒。儿一下地，即视其脐若直若硬者，定有脐风。由脐发出青筋一道，两岔行至心者必死。一见青筋初发，即用灯心蘸香油燃点，焠青筋头，并岔行尽处焠之以截住，不致攻心。外灸中脘三壮，内服万亿丸二三粒以泄胎毒也。

定　命　散

治噤口风，用蝉退十四个（去嘴足）、全蝎十四枚（酒洗，焙去毒），入轻粉少许为末，和乳汁入碗中，加百沸汤温服。

一治撮口脐风，用连根须生葱捣汁，和直僵蚕三个细末，调乳涂母乳头，令儿吮之，灌之亦可。

又方用生地、生姜、葱白、卜子[1]、田螺肉等分，入麝香五厘共捣，涂脐四围，抱住一时许，有屁下屎尿而愈。

治　　验[2]

曾治余甥喻观佑患脐风，每痛即啼哭不止，将近百日，医治罔效。适余外归，妹求救疗。视之脱证已具，用乳、没、广香为末，调乳灌之；外用连须葱子一握捣烂，焙热包脐。少顷二便俱下，痛去如失。能治盘肠。

痧胀要方纂

防风散痧汤：痧有因于风者，此方为主。

防风，陈皮，细辛，两宝，荆芥、枳壳。头面肿加薄荷、甘菊；腹胀加腹毛、厚朴；手足肿加牛膝、灵仙，倍两宝；烦热加连翘、知母；痰多加贝母、蒌仁；寒热加柴首、独活；吐不止加童便；小腹痛加青皮；血滞加茜草、丹参；咽痛加射干、豆根；食积腹痛加山楂、卜子；心痛加元胡、蓬术；赤痢加槟榔；口渴加花粉；面黑血瘀也，加红花、苏木；放痧不出，倍荆芥、细辛，加苏木、桃仁；秽触加藿香、薄荷。

水二钟，煎七分，稍冷服。以下诸方，俱同此法煎服。

荆芥穗汤：痧有郁气不通，此方为主。

荆芥、防风各一钱，川芎三分，陈皮、青皮、连翘各八分。食不消，加山楂、卜子；心烦热，加山栀，去川芎；有积加槟榔；痰多加贝母、白芥子；气壅加乌药、香附；血壅加桃仁、红花；郁闷加细辛；食积加三棱、莪术；大便不通加枳实、大黄；暑热加油朴、香薷；小便不通加泽泻、木通；

---

① 卜子：莱菔子。后同。
② 治验：原脱，据目录补。

喉痛去川芎，加薄荷、射干、大力子；咳嗽加桑皮、马兜铃。

陈皮厚朴汤：痧有因于气阻者，此方为主。

陈皮，厚朴，山药，乌药，青皮。痰多加白芥子、川贝母；痧筋不现加细辛、荆芥穗；血瘀加桃仁、红花、香附、元胡索；头汗加枳实、大黄；口渴加薄荷、天花粉。

宝花散：此方治痧之仙剂。

郁金（痧毒攻心，非郁金不能奏奇功，姜黄破滞气恶血，不能代郁金），细辛三分，降香三钱，芥穗四钱。四共为末。每服三钱，清水调，冷服。

救苦丹：治痧气郁闷之剂。

枳实、卜子各一钱，郁金二钱，乌药、连翘各八分。共为细末。清茶调，冷服。

三香散：治过饮冷水，痧不愈者。

木香、沉香、檀香各等分。共为极细末。每服五分，砂仁汤调，冷服。以砂仁末泡开水，即砂仁汤是也。

三香丸：于前散中加灵脂、砂仁各六钱，莱菔八钱。共末，水打为丸。微温白汤送下。

化毒丹：治痧气壅盛。

金银花，苏薄荷，北细辛，大枳壳，川贝母。共为末。每服六分约，用冷茶下之。

沉香郁金散：治痧气寒凝之剂。

沉香、郁金、木香各一钱，乌药、降香各三钱，细辛五钱。共为细末。每服三分，砂仁汤稍冷服。

红花汤：治血瘀之剂。

红花、蒲黄、青皮各一钱，川贝、香附各五分，枳壳一钱。

清凉至宝饮：治热痧之妙剂。

薄荷、骨皮、丹皮、黑栀、元参、花粉、细辛各等分。

防风胜金汤：痧有因于血积血滞者，此方为主。

防风、乌药、元胡、桔梗、枳壳各七分，槟榔、两宝、山楂、连翘、赤芍各一钱，莱菔二钱。

棱术汤：痧有因于食积者，此方为主。

三棱、莪术、卜子、青皮、乌药、槟榔、枳实各一钱。

藿香汤：痧有因于秽气者，此方为主。

藿香、香附、枳壳、山楂、连翘各一钱，薄荷六分。

冰硼散：治咽喉肿痛痧。

真硼砂、天竹黄二钱，净朱砂二分，真洋片、元胡粉各一分。共细末，磁瓶收贮。每用吹喉。

牛黄丸：治痧涎喘急。

胆南星、天竹黄各三钱，净明雄、净朱砂（水飞漂，各五分），真牛黄、官麝香各四分。共末，甘草水为丸，梧子大。每服二丸，淡生姜汤稍冷下。

细辛大黄丸：治痧，大便干结，气血不通，烦闷壅盛，沉迷者。

细辛，大黄，厚朴，枳实，麻仁，青皮，桃仁（去皮尖）。共等分为末，水丸。每服一钱，重者二三钱，淡姜汤稍冷下。

和脾宣化饮：治痧气食积，胸中饱闷，腹内绞痛。

广皮、细辛、卜子、前胡、腹毛、麦芽各一钱。外用楂肉二两煎水，后入前六味，煎好稍冷饮之。

沉香阿魏丸：治痧，气壅血阻，昏迷不醒，周身沉重，不能转侧。

真阿魏一钱，紫蔻仁五钱，五灵脂、广皮各一两，青皮、姜黄、蓬术、三棱各七钱，枳实六钱，木香三钱，乌药五钱，

天仙子七钱，真沉香三钱。水打丸，绿豆大。每服三十丸，稍冷汤下。

蒲黄饮：治痧毒，散瘀、引火下行之剂。

牛膝三钱，独活、枳壳、连翘、桃仁、泽兰、赤芍、楂肉、姜黄、蒲黄各一钱。水煎，微温服。

乌药顺气汤：治痧气内攻之剂。

三棱、莪术、卜子、白芥、元胡各一钱，枳壳、青皮、乌药各八分，红花、香附各七分。水煎，稍冷服。

必胜汤：痧有因于血实者，此方为主。

红花、香附各五分，桃仁（去皮尖）、大黄、贝母、青皮、赤芍、山楂、灵脂各一钱。

紫朴汤：痧有食气壅盛者，此方为主。

紫朴，山楂，卜子，三棱，莪术，枳实，连翘，青皮，陈皮，细辛。

射干兜铃汤：治痧似伤风咳嗽。

射干，桑皮，兜铃，桔梗，薄荷，元参，花粉，贝母，枳壳，甘菊，两宝。嗽甚，冲童便，微冷服。

如圣散：治痧，咽喉肿痛。

牛蒡子、苏梗、甘菊、两宝、苏薄荷、连翘各一钱，桔梗、乌药各八分，川贝母、枳壳各一钱。水煎，微温汤冲童便服。

消疳解毒散：治痧后牙疳。

人中白，儿茶，硼砂，花粉，老川连，薄荷，甘草，青黛，雨前茶，冰片，牛黄、珍珠。研细末，以无声为度。先用浓茶拭净，去其腐肉，然后吹敷患处。

阿魏丸：治食滞壅阻痧毒，气滞血凝，疼痛难忍，头面黑，手足俱肿，胸腹胀闷。

元胡、苏木、灵脂、卜子各一两，真阿魏二钱，降真香、真沉香各[1]二钱，天仙子一两，香附子四钱，油厚朴、槟榔、姜黄各七钱，乌药五钱，三棱、莪术各[2]七钱，广皮五钱，枳实七钱。水打丸，绿豆大。每服十五丸，砂仁汤稍冷下。

木通汤：治痧毒结于膀胱。

牛膝三钱，丹皮、细辛、连翘、两宝、泽兰、白芨、蒲黄、元胡、木通各一钱。水煎，加童便，微温服。

探吐法：治痧有新食，吐去之，以解痧毒，必须多饮乃吐。并列二方于下：

食盐一块，烧去卤水，用水煮化，尝其味淡，俟温冷，扶病者灌下，三饮而三吐之，名淡盐汤。

白矾一块，用滚水泡，水稍冷服，即名矾汤。

沉香丸：治痧气急，胸腹胀痛，迷闷昏沉。

天仙子（即大蓼子）、三棱、蓬术、广皮各六钱，真沉香、槟榔各五钱，卜子、枳实、油厚朴各七钱，白蔻、乌药各四钱，广香三钱，姜黄末五钱。水打丸，绿豆大。每服三十丸，砂仁汤稍冷下。

圆红散：治痧，血郁不散。

北细辛四钱，没药（去油），桃仁（去皮尖）、元胡各[3]三钱，白蒺藜一两，降香四钱，共为末。每服一钱，紫荆皮汤温服。

忍冬解毒汤：治痧后余毒窃发者，以此消之。

牛蒡子、两宝、甘菊、红花、川贝母、芥穗、甘草、木

---

① 各：原脱，据文意加。
② 各：原脱，据文意加。
③ 各：原脱，据文意加。

通、紫花地丁、连翘等分，胡桃一个。水煎温服。

参归化毒汤：治痧后余毒流连，气血虚不能速溃，以此化毒托出之。

人参、当归、黄芪、甘草、两宝、牛膝、红花、贝母、楂肉、天丁、白芷等分、胡桃一个。水煎温服。

活络透毒饮：治痧后热毒流连，余毒在所不免，以此汤预活之。

羌活、红花、荆穗、木通、牛蒡子、当归、川牛膝、蝉蜕、青皮、连翘等分。水煎温服。

参苓归术散：治痧气已绝，气血虚弱者。

人参，黄芪，白术，当归，川芎，白芍，熟地，茯苓，陈皮，炙草。水煎，空心温服。

奏凯和解饮：痧退，调理和解者，此汤主之。

两宝、贝母、山药、楂肉、白扁豆、荆芥穗各一钱，官拣参四分，当归一钱，甘草四分，胡桃一枚，莲肉六粒。水煎温服。

一方用河水、井水各半同服，治痧痛。

一方用黄泥浆水服之，治痧痛。

一方用白糖搅梅水服之，治痧痛。

一方用北细辛为末，调砂仁汤冷服，治痧痛。

一方用晚蚕砂为末，调开水冷服，治痧痛。

已上五方，用之神效，然必无食积阻滞者乃可。

断痧丸：治数患痧胀，必俟痧气已愈，然后可服此丸，以绝其根。否则，痧气稍有未除，切不可服，恐甘者作胀，热者助邪，不惟无益，而反害之。

甘草、明矾、食盐各一两，川乌二钱，干姜三钱。共为极细末，米饭碾为丸。每服五分，白温汤下。

凡新患痧者，服此药一二次即愈。久犯痧者，十服痊愈，永不再发。盖用甘草以助胃，姜、乌以充胃，矾以解毒，盐以断痧，诚良剂也。但姜、乌性热，故每服只五分，惟取能断痧根焉耳。若虚寒之人，必多服方效。

崇正辨讹医案绪言

大哉，医道之难知也。甚哉，医道之不可以不深知也。

庚戌之春，予以病躯辟馆，游南岳，露宿风餐，愈形困惫，因此益飘然有世外想，欲访道德之士而师事之，而养生，而延年焉。行有日矣，至一云岩，松枝拂帽，桃芯流霞，更数武，见一石扉，上题"仙鹅洞"三字，叩关而入，遇一道士，羽衣翩跹，俨似神仙中人，予拱而立，言论久之，愿执弟子礼。道士曰：居吾语子，父母俱存，胤子尚幼，此道安可为也？观子骨秀神清，语言隽雅，乃仕路中人，但形骸羸弱，既无心荣贵，盍学为良医，保身活人，则养生延年，即在于是。予曰：然则高士知医乎哉？曰：难言也，世之浅于医者，徒记药性汤头、简捷歌括，一切无方之书，全不考究，而一切有方之书，奉为灵宝，偶试而效，遂而自长，岂知医学渊源、名贤著作之富哉？夫医近于儒，《灵》《素》诸书，儒之五经也；《伤寒论》说，儒之四书也；张、刘、李、朱之典籍，周、程、朱、张之注疏也。二者皆贵乎精研之，未有不精研而能条对详明、临文制胜之儒者，亦未有不精研而能分经辨证、见病知源之医者。吾劝子学医，吾即授子以学医之玉尺也，特恐持此以量天下士，难存什一于千百耳。余闻言如梦初觉，始叹前此之日，就诊视而与参苓为伍者，均无当于法也。揖别后博览方书，贸易遍游，足迹几半天下，而访

遇医士类，皆一表堂堂，高车驷马，即叩其中藏，或执有据之论，而病情全不相符；或兴无本之言，而医理何曾梦见，左支右吾，漫无实际。因信道士之言不谬，而愈信医道为难知。

丁巳初夏，武昌游仙馆得谒黄超凡先生，见其言论丰采，迥迈时流，知为夙学。其临证也，则曰病在何经主用何药，有一定不移之见；其论古也，则曰孰当于理，孰悖于道，有卓然至正之规。予心焉折之，操贽就业。先生出驰远《集注》以示，予阅至少阳头痛在两侧之语，遂掩卷曰：世书咸绘少阳穴为太阳矣，先生今辨讹虽确，而指示则尚未明也，予阅至此而生疑，得毋有阅至此而亦如我之生疑者乎？何如分经绘图，注明脉穴，使人一见而了然乎？师曰：驰远先生非见不及此，特著书难于周详，留待亲传口授耳。予既有见地，留心精习，他日可作补遗。遂于馆中步月楼独居二载，课读录写者数十余部，绘图摘要者满案盈箱。师见而讶曰：子诚非无恒人，医道洵可作也，吾弗逮子也远矣。

予领吾师之命，益存济世之心，览古凝神，临证加意，不偏执己见，不阿徇古人，迄今三十六年，而成此书。非敢出而问世，聊欲共证将来。首编六经伤寒，示医门之领要、临证之首务也。中之先天、后天，示治疗之根本也。继之以吐血证治，示予之所心得也。又继之以妇科杂治，示医学之宜研搜博考也。虽然微道士之言，予乌知医之难哉！微吾师之训，予乌能精心于医哉！癸巳小阳，梨枣告竣，谨志颠末，以质同人。

有堂齐秉慧书[①] 于课易草堂，时年七十[②]

---

① 齐秉慧书：原作“齐氏四种”，据怀清堂本改。
② 时年七十：原脱，据怀清堂本补。

病家十戒

一戒节色欲。世人骄恣慆淫，常近女色，不自保护。及至有病，徒乞灵于草木，尚不能坚力以远房帏。惟持智慧剑者，防之极严，以理制欲，心如槁木死灰，直视四大假合，则心以清而肾以宁，未病者终不病，已病者可无病耳。语云：服补剂十朝，不如独眠一宵。又太中丞享高寿者，自谓平生惟服独睡丸。予故读诗至“真精送与粉骷髅，却向人间铄秋石”之句，而不禁为世之不善守身者三叹也。

一戒信医不专。盖医之工拙，审择在于平时，苟至临证，犹疑信相参，旦暮更医，药力未行，前方又换，不惟无益，而反害之。又且有病家亲朋，偏论是非，或举荐医，或自献方，攻补妄投，毫不中病，岂不戕生？

一戒不节饮食。盖病中好食烤炙，醉饱自耽，即日服参茸，终属无效。惟淡泊清芬以调养脾胃，始能助药力以成功。

一戒信巫不信医。若妄事杀牲祈祷，干渎神灵。书曰：自作孽，不可活，可立待也。慧历年来，惟见力行善果，叩许即送《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或《圣训合编》、《丹桂籍》诸书，量力勉为者，每每病有转机，药能奏效。盖惟以善补过，乃能仰邀庇佑云。

一戒不能安命，怨天尤人，横生懊恼。须知疾苦颠连，夙业所致，惟欢喜领受自然，服药有益，可保长年。

一戒治疗失时。或艰于服药，或过于惜钱，怠缓因循，日复一日，及至大势已去，始俯首乞怜，虽有善者，亦终无如之何也。

一戒心性务宜和平，不可动怒。盖怒则伤肝，病愈难治。

须知祛病延年第一妙法，惟寻花鸟以抒情，对鱼虾而悦性，或觅良朋益友讲开怀出世之谈，庶几心旷神怡，日服药饵，而日有生机也。

一戒专心服药，屏去杂念。凡人患病，酒、色、财、气各有所因，知其所因，即当畏如狼虎，苟复营营心中，致使神明内乱，则病必加剧，终亦必亡而已矣。

一戒起居不慎。盖病中，春夏宜早起以养阳，秋冬宜晏眠以养阴。苟不善保养，致为风寒所侵，神昏扰乱，又遇粗工表里不分，糊乱杂投，酿成坏证，斯时欲补益不得，欲表散不能，虽明医值此，亦大费踌躇矣。

一戒轻身重财。遇病来时，但索简便方头妄自加减，价贵之品置而不用，滥恶之材随便煎服，此非爱命之君子也，病之轻者必重，重者必致死矣。冤哉！冤哉！

是书以十劝首，欲医士之为良医也；以十戒终，欲病家之为明人也。明人不遇良医，固无以疗其病；良医不遇明人，几无以展其术。医士病家，实两相需而两相成者也。慧故于是篇之始末，谆谆告诫，均为三致意焉。